武俠世界

六太子（南宮雪傳奇故事之五） 傅紅雪·著

他，英俊瀟洒、風度翩翩。他，允文允武、氣質迷迷人。

他，皇室出身、權傾朝野。他，無疑是個令天下女人心傾的男人。

可是，南宮雪却毅然決然的拒絕了他的示愛，為什麼？



第29年
33

$ 7.00

編者話

南宮雪和夏無情為了維護「忘佛和尚」的遺體不受別人的毀壞，屢遭天竺高人的追殺，其中有大太子的手下，也有六太子的爪牙，最後「忘佛和尚」的遺體得以順利火化，但南宮雪却又遇上一個更可怕的人物——六太子……今期巨型小說「六太子」，是傅紅雪先生所撰著「南宮雪故事」的續篇，本故事情節曲折，打鬥場面激烈，而結局更是出人意表，南宮雪如何對付可怕人物六太子呢？六太子到底是如何可怕的？敬請各讀友詳閱本文。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狄心先生新著「江湖了斷」，狂俠曾十一在一個偶然機會中捲入了一場腥風血雨大屠殺的漩渦之中，在這你虞我詐、危機重重的江湖中，狂俠是如何去對付呢？請各讀者切勿錯過！

☆ ☆ ☆

本刊自創刊至今已廿九年而屹立不倒，全賴各地讀友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謝！本刊更歡迎有寫作興趣的讀友投稿，使本刊內容更為豐富。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86.00
	一年港幣 $37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12.00
	一年港幣 $42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72.00
	一年港幣 $54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較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 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33期
（總號147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七元・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謀權奪位 禍及高僧

三更早過。

月兒彎彎，星兒稀稀。

靜心湖畔，忘佛和尚與百醉書生靜靜的躺在那裏，臉上一片安祥平和之色，彷彿是熟睡了似的，誰也看不出他們已離開了這大千世界。

南宮雪靜靜的跪在他們身側。

她在做最後默哀、憑悼。

她尊敬他們。

由心底的尊敬。

她跪了很久。

當她緩緩起身時，忽發現右側不遠處的湖濱也正立著一條黑影。

「誰？」南宮雪以為是慈悲劍客夏無情，他的輕功就和他的劍法一樣高超。

那人慢慢走了上前來。

南宮雪很快發現那人不是夏無情，而是一個從未見過的陌生男人。

「你是什麼人？」南宮雪凝神戒備，極像森林中機警的猛獅。

「我叫拉吉夫。」那人在南宮雪面前停了下來，而且還朝她微微一笑，態度相當友善。

南宮雪的神色却相當冰冷，眉尖兒一挑，道：「你是天竺人？」

那人的服飾裝扮和漢人無異，只不過輪廓外形以及口音和漢人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南宮雪接觸過忘佛和尚以及天竺來的大內高手，因此現在的她已能一眼斷定那個陌生男人是從天竺來的。

「你來幹什麼？」南宮雪很自然的認為他也是天竺六太子派來的殺手。

那個叫拉吉夫的男人並未回答南宮雪，他那碩大的身子忽朝忘佛和尚的屍體跪了下去，然後畢恭畢敬的彎身行禮，黧黑的臉上一片虔誠之色，雙掌合什，口中唸唸有詞的說了一些南宮雪聽不懂的天竺語……

南宮雪頗感疑惑，待他起身後又冷冷問：「你是不是天竺六太子派來的殺手？」

拉吉夫嚅了嚅咀，正想回話，忽見遠處有人影正疾奔而來，他立刻對南宮雪說：「那些人才是六太子派來的大內殺手。」

那些人身法好快，幾個縱跳，須臾間已來到了眼前，南宮雪認得他們，果然是大內殺手。

這些殺手約莫僅剩二、三十名左右，顯然在追殺南宮雪與忘佛和尚時死傷慘重，十分已去了七分。

南宮雪沒有動。

她不想動。

——忘佛高僧已死，她想看看那些殺手的下一步行動是什麼。

殺手們也沒有動。

他們顯然被忘佛和尚的死而驚呆住了。

南宮雪冷漠的瞪視著他們：「忘佛高僧已仙逝，你們可該高興了吧？」

那些殺手臉上的確有高興之色，顯然忘佛和尚之死讓他們心中放下一塊大石；但是他們眼中却有一絲疑惑，為首身穿黃色大袍的殺手注視著拉吉夫片刻，緩緩開口說了一句話。

他說的是天竺梵語，南宮雪聽不懂。

她只看到拉吉夫冷冷的搖了一下頭。

南宮雪冷眼旁觀。

黃袍漢子又說了幾句話，拉吉夫始終不答腔，只是冷漠的搖著頭，他那副神情，不僅冷傲非常，彷彿極之不屑與那班人說話似的。

黃袍漢子忽然勃然大怒，暴喝一聲，手中的大彎刀出其不意的劈向拉吉夫！

黃袍漢子一動，身後的二三十名殺手也跟著全部動了！

像狼群般的狂撲過來！

拉吉夫沒有閃避。

他以更快的速度拔出腰間的大彎刀，呼的一聲，凌厲無比的架住了黃袍漢子的一刀！

* * *

南宮雪本來不想動。

這件事好像與她無關。

天竺人打天竺人關她什麼事？

再說，她到現在還不知道他們為何而打了起來，如果貿然介入豈非寃大頭一個？

更重要的是，她根本還不瞭解那個叫拉吉夫的天竺人究竟是何來路，是敵？是友？如果橫加插上一手，那真是冬瓜豆腐一團爛了。

她從不打迷糊仗。

可是她還是動了。

迅速而冷沉的拔劍而動！

——因為，她看見有一名殺手竟然

子



南宮雪傳奇故事之五

傅紅雪・文
可飛・圖



六太

揮刀欲砍下忘佛和尚的首級！

她當然不能忍受。

所以她加入戰圈了。

＊　＊　＊

拉吉夫只是中等身材，除了他那雙眼神讓人覺得炯炯有神之外，其外表看來甚是平凡普通，可是，他的武功就絕非平凡普通了。

他一刀把那黃袍漢子直逼得退出丈外去，然後一個詭秘凌厲的凌空撲飛，刀光捲起，一片血肢在寂靜的夜空裏飄飛、戰慄……

南宮雪表現得更好。

顯然她已有過兩次與那班殺手交手的經驗，對於他們的武功路數、刀法招式已有一定程度的熟識與瞭解，她已頗能適應，甚至可以說是輕車駕熟！

但只見她宛如惡虎撲狠，所過之處一片腥風血雨，殺得敵人望風而倒，一陣大亂！

然而戰鬥並未持續多久，那爲首之黃袍漢子一看不對勁，立刻抽身暴退，大喝一聲，那班殺手便皆收刀而退！

他惡狠狠的望了望一臉冷肅的南宮雪，又望了望面無表情的拉吉夫，然後用漢語說了一聲「後會有期」，便偕同那班殺手隱沒於黑夜中。

他們來得快，去得也快，彷彿一陣風似的。

南宮雪沒有追，她輕輕的吹去劍鋒上的最後一滴血，然後緩緩歸鞘……

拉吉夫則將刀鋒在敵人的屍體上擦拭，他微透了一口氣，然後溫和而友善

的望住南宮雪，眼裏充滿讚賞之色：「姑娘年紀輕輕竟有如此身手，佩服，佩服。」

「你也不錯！」南宮雪淡淡的凝視著他：「他們爲什麼要殺你？」

「他們要割下忘佛和尚的腦袋回去交差，我不肯，所以他們便動手。」拉吉夫的漢語雖有濃重的天竺口音，不過大致上南宮雪還是能聽得懂。

「你和忘佛和尚是什麼關係？」南宮雪很好奇，她心中同時在暗暗猜忖對方的歲數，她發現天竺人的實際年齡不太容易讓人能一眼便看出來，她猜他縱使沒有四十歲也該有三十多歲了吧。

拉吉夫沒有回答南宮雪的問話，他只是默默的注視著地下的忘佛和尚，片刻才說：「南宮姑娘，我可不可以帶走忘佛和尚的屍體？」

對方居然能叫出南宮雪的姓氏，顯然他很早就隱伏在暗處偷聽自已與忘佛和尚、百醉書生的對話了，南宮雪不禁對他疑心大起：「你到底是什麼人？爲何要帶走忘佛高僧的屍體？」

「忘佛和尚已死，百醉書生也死了，」拉吉夫低歎一聲，彷佛不勝感傷：「他們在最緊要的關頭，勇敢的付出了自已的生命，他們是大智、大勇、大悲、大慈……唉，事情已過去了，我是什麼人已無關重要了，我只想將忘佛和尚聖潔的遺體好好火化，不要遭到任何俗人的騷擾侮辱……」

南宮雪看到了他眼裏有尊敬之色，而且她還看到了他眼梢竟有一層薄薄的淚光。

她沉默著點了點頭。

旋即她又問了一句：「你是否要帶他回天竺去火化？」

拉吉夫搖搖頭，眼角那顆淚珠緩緩滑下，聲音低啞而沉痛：「天竺沒有這個福氣擁有這樣高貴的聖靈，如果有，今天的天竺就不會如此落後而腐敗了……」

南宮雪茫然：「你的意思，是要將他在中土就地火化？」

拉吉夫點點頭。

「那，」南宮雪說：「何不將他和百醉書生一起火化？他們生前是世上最好的酒伴，而且又同時從容赴義，何必死後將他們分開來？」

拉吉夫想了一下，說：「如果是這樣，那就必須趕快行動，否則只怕會有變故……」

「什麼變故？」南宮雪眨著黑溜溜的眸子問：「是不是那班人會再來搶忘佛和尚的遺體？」

「是的，」拉吉夫苦澀一歎：「六太子已下達了活見人、死見屍的格殺命令，他們不會罷休的，肯定還會捲土再來……」

「人都已死了，他們居然連死人都不肯放過，」南宮雪眼中有忿怒之色：「那個六太子也未免太無人性了……」

話聲甫落，南宮雪又聽到背後傳來一陣雜亂的腳步聲！

她倏然轉身！

＊　＊　＊

南宮雪一轉身便看到了足足有近百名的彪形大漢來到了她眼前。

那些人個個手持大彎刀，雖也和拉吉夫一樣身著漢裝，但一看就知是天竺人。

又是天竺人！

南宮雪眼裏幾乎噴出火來，她想不到那班人行動居然如此快速，馬上又召集了這麼多人來搶奪忘佛和尚的屍體。

六太子究竟派了多少人來？

南宮雪不知道。

她只知道，除非她死，否則她絕不會讓那班人奪去忘佛和尚的遺體。

雖然，忘佛和尚說過人的軀體只是一具臭皮囊，沒有生命與靈魂的臭皮囊，不值得珍惜；但是南宮雪的想法可不一樣，她認爲人死了，即使是十惡不赦之人死了，也不該再殘害他的遺體，那是極端野蠻而又不文明的行爲。

她討厭，不，是憎惡痛恨，她非常非常憎惡痛恨這種野蠻行爲！

所以，她不待那班殺手有任何舉動便猛然拔劍，一言不發的猝然出手！

「等等，南宮姑娘！」拉吉夫却突然開聲道：「他們不是六太子派來的！」

南宮雪一楞，立刻抽身而回，詫異道：「他們不是六太子派來的？」

南宮雪凝目細細打量，果然發現爲首之人不是方才的黃袍漢子，而是黑衣勁裝大漢。

不過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個個目露精光，一臉兇悍之氣，不遜於六太子派來的大內殺手。

「那他們是什麼人？」南宮雪頗覺奇怪：「他們來幹什麼？」

拉吉夫沒有回答她。

因爲這個時候，那個爲首的勁裝漢子忽用天竺語與他交談了起來……

南宮雪當然還是聽不懂。

不過，從表情上看，他們似是在爭論著某一件事，音調越來越高，音量也越來越大……

間中，他們不時把目光投向忘佛和尚的屍體，似乎他們談論的事情和忘佛和尚有關。

南宮雪心中一動，暗忖——莫非，這班人也是要來搶野和尚的遺體？

南宮雪戒心大起！

忽然，拉吉夫與勁裝漢子的談話中斷了下來。

緊接著，那班人忽然都退到十幾丈外去，個個持刀靜立不動，彷佛在等待什麼事情似的。

南宮雪被搞得一頭霧水，忍不住問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拉吉夫面色相當沉重，他壓低著嗓子說話，彷佛生怕十幾丈外那班人聽見似的：「南宮姑娘，現在我已沒有多餘的時間跟妳解釋這件事了，如果妳想保全忘佛和尚的遺體不被汚辱的話，那麼妳就得跟我合作……」

「如何合作？」

「等一下我們假裝一言不合打起來，然後妳很快的背起忘佛和尚的遺體逃走，我假意急追……」

「爲什麼要這樣？」南宮雪冷冷截斷他的話：「他們也是要搶奪忘佛高僧的遺

體？」

「我說過，」拉吉夫轉首望了望那些虎視眈眈的殺手，略顯不安道：「我已沒有工夫向妳說明這件事，妳快照我的話做，否則……」

「否則怎樣？」

「否則忘佛和尚的首級便會被割下來了！」拉吉夫目露焦急。

南宮雪卻目光冷漠：「我背著忘佛和尚的遺體逃走，你在後面追，然後呢？」

「然後我便假裝追失了妳，把他們引導到錯誤的方向去，那麼妳就有時間將忘佛和尚的遺體火化了，」拉吉夫語音急迫：「只要火化了遺體，那麼誰也沒有辦法汚辱忘佛和尚了……」

「如果我不答應呢？」

「如果妳不答應，憑妳一個人能應付得了那麼多人嗎？」

南宮雪淡淡一笑：「人多不一定有用，特別是拚命搏招，人多反而礙事呢！」

「這個我知道，但那只是對烏合之衆而言，」拉吉夫忙不迭道：「妳一定看得出，那班人絕不是不堪一擊的烏合之衆，無論如何憑妳一己之力絕討不到便宜的，我勸妳還是……」

「他們究竟是誰？」南宮雪瞪視著他：「你跟他們是一路的？」

「這些都不重要，」拉吉夫急聲道：「重要的是妳趕快依照我的話做……喏，現在妳假裝突然踢我一腳，然後背起忘佛和尚趕快逃走，快，快呀！」

南宮雪卻紋風不動。

「妳為什麼還不動？」

南宮雪面無表情道：「叫他們來吧，我南宮雪不想跑！」

「為什麼？」

「不為什麼，我今天一連幾次被你們天竺人追得如喪家之犬，我已經受夠了，」南宮雪眸光森冷：「你們天竺人如此囂張狂妄，殺人殺到中土來，簡直是目中無人，居然連已死之人也不肯放過，我南宮雪如果再逃，豈非讓你們天竺人以為我中原個個是酒囊飯袋？喏，你招呼他們放馬過來吧，看看誰怕誰？」

「現在不是誰怕誰的時候，」拉吉夫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我是耽心忘佛和尚的遺體遭到凌辱破壞，一來也是為妳的安全着想……」

「既然你不肯叫他們過來，那麼我只好過去領教他們的功夫了。」

南宮雪噙著冷笑，居然真的舉步走向那十幾丈外的天竺殺手……

拉吉夫似是料不到南宮雪如此倔強，一時間竟也忡怔於地……

南宮雪緩緩的走到他們面前，目光盯住為首的勁裝漢子冷聲問：「你們要忘佛和尚的腦袋？」

「是的。」勁裝大漢傲然點頭：「忘佛和尚是我天竺國的叛徒，我們奉命活見人、死見屍，一定要砍下他的腦袋回去交差。」

「奉誰的命？」

「恕難奉告！」勁裝大漢冷哼道：「這是我們天竺國的家務事，妳管不著，如果妳識相的話，請別插手這件事，否則……」

「否則怎樣？」南宮雪冷冷的補上一句：「否則你就要殺我是嗎？」

勁裝漢子沒有回答。

他已無法回答。

——因為南宮雪那個「嗎」字剛剛滑出舌尖，仍在空氣中漾動時，她的人與劍也已在半空中了！

勁裝大漢駭然失色，立刻舉刀相迎！

果然，正如拉吉夫所說的，那班人絕不是烏合之衆，更不是省油之燈，單看勁裝大漢那一刀便足以証明他的確是高手。

他那一刀眞是又快、又勁、又狠。

只可惜不夠準。

他那把大彎刀並沒有劈進南宮雪的身體，也沒有擋住她手中的劍。

這其實也算不了什麼，與人過招，一刀撲空是常有的事。

一刀不行，可以再來第二刀、第三刀……甚至幾十刀都可以。

問題是，他這生人已永無機會再揮出他的第二刀，永遠沒有！

——因為他那結實的胸膛已被南宮雪一劍穿透！

血，像雨蓬，在夜空裏飄然而散；在月光的掩映下，你還以為那是楓葉飄零呢。

一劍奏效，永遠是南宮雪與人搏招的最高也是最佳的戰術與戰略觀念。

她不喜歡拖泥帶水，特別是殺人的時候。

她把劍從勁裝漢子的身軀拔出來的時候，順勢斜斜劈出，正好切斷了兩名迎面而來的敵人的喉嚨！

不只如此，她藉勁一記「羅通掃北」螳螂腿掃出，正好踢碎了兩名自後劈刀而來的敵人的下巴！

她眞會把握時間，一個照面便叫五個兇悍的敵人向閻王爺報到了。

南宮雪沒有停。

她不能停。她只要一停，無疑便會落於被動。

——與敵相搏，誰掌握主動，誰就可能是勝利者。

這是她從「野豬林戰役」得來的慘痛經驗。

她掌握得很好。

當她再一劍像切西瓜般的把敵人的腦袋劈成兩半時，那班敵人已陷入一片混亂。

混亂，正是南宮雪所需要的。敵人越亂對她越有利。

人家是趁火打劫，她卻是趁亂殺人。

她還做出了一件非常「老奸」的事情：——她趁著敵人混亂的時候，不著痕跡的邊打邊退，往醉仙樓的方向退。

她這樣做當然是有目的。

而且目的也已成功達到。

——當她把戰圈移到靠近醉仙樓一定程度的距離時，她多了一個有力的幫手。

當然是慈悲劍客夏無情。

——他今夜住在醉仙樓，戰鬥廝殺聲吵醒了他，他當然挺劍而出助南宮雪

一臂之力。

有了他的幫助，對南宮雪來說無異如虎添翼，更殺得那班天竺阿三橫屍遍野，血流成河！

突然，南宮雪聽到有人用天竺語吆喝著，緊跟著便見有人撲向靜心湖畔！

南宮雪暗道不妙，敵人顯然是想趁此割下忘佛和尚的腦袋一走了之。

她立刻凌空翻飛，急急撲前而去！

只可惜一大片的敵人如蝗如蟻般的湧了上來，截斷了她的去路！

南宮雪心急如焚，大聲對夏無情道：「別讓敵人到湖濱去！」

夏無情並不知百醉書生與忘佛和尚已死，也不知道這班殺手的來意，不過他知道南宮雪要他狙殺奔往湖邊的敵人一定有用意，因此大喝一聲，劍起刀落，一連斬斃了數名敵人，拔身而追……

遺憾的是，敵人早有防備，又快了一步堵住了他的去路！

「南宮雪！」夏無情殺到南宮雪身旁去：「我來掩護妳，妳追吧！」

「好！」

夏無情劍舞如風，殺倒了一排敵人，南宮雪立刻抓住這個機會，長吸一口氣，嬌軀陡然一縱，驀然如離弦之箭般的急射而出！

她拿捏得很好，正好掠過了敵人的人牆，飛也似的向那撲向湖濱的敵人殺去！

奔向湖濱的敵人多達十幾個，南宮雪一劍擊斃一個，但只不過殺了五名敵人之時，最前頭的兩名敵人已到達了湖濱停屍處……

南宮雪心中一緊。

她無論如何阻止不了他們了。

然而她突又眼睛一亮。

因爲她發現那名敵人並未砍下忘佛和尚的首級。

——湖濱只剩下百醉書生的遺體，忘佛和尚竟然不見了！

忘佛和尚怎會不見？

他不是已死了麼？難道屍體還會跑路？

屍體當然不會跑路，肯定是被人帶走了。

南宮雪立刻想到了拉吉夫，一定是他趁亂的時候帶走了忘佛和尚的遺體。

南宮雪放下了心中的一塊大石。

現在，她可以安安心心，毫無顧忌的全力對付敵人了。

然而敵人却忽又撇下她不管了。

——當敵人知道忘佛和尚的遺體已不見時，突然全都撤身而走了。

只留下了一具具猙獰可怕的屍體躺在那裡。

戰鬥已結束。

血腥却仍濃。

＊　＊　＊

秋天的夜本就長了點，特別是今夜，對南宮雪來說彷佛是最長的一夜。

這一夜，她歷盡了幾番生死，不知殺了多少敵人，大大小小的戰役，如果連與夏無情在城裏茶樓打架也算進去的話，竟幾達十次之多！

南宮雪眞有點累了。

不過她還是耐著性子把忘佛和尚與百醉書生之死、拉吉夫之出現、天竺六太子派來的大內殺手欲斬忘佛和尚之首級，以及另一班不知來路的天竺殺手之出現，簡單扼要的說給夏無情聽。

夏無情聽完之後忍不住長嘆一聲：「想不到忘佛和尚和百醉書生竟會以結束自己的生命，來消弭和壓止江湖上的刦殺……」

「他們這樣值不值得？」南宮雪靠著沙堆坐下，一面運功調息，一面問。

「我不知道。」夏無情立在百醉書生身旁，默默瞻仰著他安祥而無悔的遺容，半晌才在南宮雪對面的小土堆坐下，喟然而歎：「其實，一個人想做某件事，並不是要別人認爲值不值得，最重要的是自己認爲值不值得，妳不認爲是？」

南宮雪忽也輕歎了一口氣。

「妳不同意？」夏無情含笑問。

「同意。」南宮雪說。

「那妳爲何歎氣？」

「因爲你那副樣子不禁使我想起了一個人。」南宮雪掠了掠微亂的髮絲。

「誰？」

「柳花花。」

「哦？」

「因爲他也和你一樣，看起來年紀輕輕的，」南宮雪說：「但某些時候總會露出令人憎惡的老氣橫秋，令人以爲他是個老頭子。」

夏無情輕笑了起來：「居然有人說我像老頭子，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現在，」南宮雪望住他：「我們接下去應該怎麼辦？」

「什麼怎麼辦？」

「百醉書生的遺體應該如何處理？」

南宮雪望了望賀萬杯的遺體。

「他沒有交待嗎？」

「噢，你不說我倒忘了，他服毒前交有一封遺書給我。」

「那妳快打開來看呀。」

南宮雪立刻從懷裏掏出賀萬杯交給她的紙箋，藉著皎潔的月光，南宮雪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紙箋上的字跡。

「遺書上怎麼說？」夏無情問。

「沒說什麼，只是交待他的遺產而已，」南宮雪把信紙遞給他：「他在這世上已無親人，他希望能將他的財產分爲五等分，一份給『烈女劍』梅姬，做爲她與司馬其煙結親時的賀禮；一份給他的知交好友『小華佗』華三元；一份捐給少林寺做慈善之用；另外兩份，你我各一份，做爲我們幫他的酬勞。」

「我並沒有幫他什麼，有嗎？」夏無情把箋紙交還給她。

「會的，你肯定會幫到他的忙的。」南宮雪把遺書揣回懷裏。

「哦？」

「至少你可以幫他處理後事呀，」南宮雪說：「最重要的是，你必須幫他救出華三元。」

「華三元？」夏無情微楞：「忘佛和尚與百醉書生已死，這世上再沒有人知道神油秘方，敵人再抓一百個華三元也沒用了，不是嗎？」

「你認爲敵人會放華三元？」

「為什麼不會？敵人留著他還有什麼用？」夏無情眨眼：「妳不是說忘佛和尚和百醉書生也是這樣認為嗎？如果不是這樣，他們豈非白死？」

「如果敵人來個殺人滅口呢？」南宮雪沉聲問：「如果你是敵人，你不會這麼做嗎？」

夏無情呆住。他無言以對。

——殺人滅口，是極之平常的事。

「那，」夏無情吃驚問：「妳既已想到這點，妳可有告訴他們知道？」

南宮雪搖搖頭。

「為什麼？」夏無情茫然。

南宮雪長歎一聲：「你以為他們沒想到這點嗎？他們……」

夏無情打斷她的話：「他們如果有想到這點，一定會先救出華三元然後再自盡的，於情於理，應該如此的，不是嗎？」

他再補充道：「假設他們既已想到敵人可能會殺華三元滅口，那他們豈非置華三元之生死於不顧？」

南宮雪卻不以為然道：「其實，敵人既敢大大方方的讓百醉書生有將近兩天的工夫考慮，實際上已擺明有恃無恐，自信到時一定有辦法讓百醉書生屈服交出神油秘方，而且……」

「而且怎樣？」

「而且必有把握拿到秘方之後，連帶百醉書生也殺之滅口，否則敵人的手尾豈非長得很？」南宮雪微笑問：「這一點你同意嗎？」

夏無情點頭道：「百醉書生其實心中有數，欲安全救出華三元是微乎其微之事，因此他才會提出必要時幫他殺了華三元？」

「是的，」南宮雪輕歎一聲：「從這一點看，他便是個了不起的英雄，寧願玉碎也不願瓦全。」

夏無情目露尊敬之色：「唉，我總以為他只是個光懂得喝酒的酒鬼而已，想不到……」

「或許，」南宮雪說：「華三元說不定如你所說的已無利用價值，敵人會放他出來，但是，他如果知道了敵人太多秘密的話，肯定會被滅口的。」

夏無情點點頭，微一沉思：「這麼說，我們暫時還不能公佈百醉書生的死訊囉？」

「我就是要跟你討論這一點，」南宮雪徐徐道：「如果我們對外公佈百醉書生的死訊，萬一華三元被滅口，那麼敵人便可以逍遙法外，真令人不甘心……」

「不，」夏無情截口說：「至少我們還有『終南之虎』鐵不歸那條綫索呀？」

南宮雪搖搖頭：「鐵不歸在江湖上雖算得上是個人物，不過以這種情況判斷，他也不過是敵人的馬前卒，一個幌子吧了，他既然敢明目張胆的出面，自然會有妥善的退路，只怕到時我們不僅找他不到，肯定連他的鬼影子也找不着。」

「說得是，」夏無情兩手環胸，想了想，又說：「那麼，妳的意思是暫時把百醉書生的死訊壓下，然後設法救出華三元？」

「是的，」南宮雪點點頭：「如果能救出華三元，相信百醉書生在九泉之下也會覺得安慰的。」

一頓，凝聲道：「最重要的是，我們一定要查出真正的敵人是誰，總不能讓這件事成了無頭公案，不了了之，豈非太便宜了敵人！」

「能這樣當然是最好，」夏無情皺眉道：「問題是，百醉書生已死，敵人不見他赴約，肯定是最先殺了華三元，不是嗎？」

說到這裏，他忍不住歎了一口氣又說：「其實百醉書生至少應該等到營救行動之後才死，雖然機會不大，但也總該一試呀！」

「不，」南宮雪持着不同看法：「我認為他這樣做是對的。」

「哦？願聞其詳。」

「雖然百醉書生已下定決心無論如何絕不肯交出秘方，甚至必要時不惜犧牲他的知交好友華三元，」南宮雪緩緩道：「然而決心歸決心，畢竟人總是有血有淚有感情的動物，到時百醉書生一見到華三元被折磨的那副慘狀，只怕他自己也克制不住自己而向敵人屈服妥協，你不認為有這個可能？」

「有可能，」夏無情苦笑道：「人，在很多時候往往會做出身不由己之事。」

停了一下，凝眸問：「妳認為我們應該如何救華三元？」

「你說呢？」南宮雪學到了柳花花的口頭語。

「我不知道。」夏無情搖搖頭。

「我倒有個方法，你看看行不行，」南宮雪含笑道：「方法是這樣……」

＊　＊　＊

夏無情聽完南宮雪的營救方法之後，忽然長歎了一聲。

「你為何歎氣？」南宮雪眨眸問：「你不同意我的方法？」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夏無情說：「妳令我想起了一個人。」

「誰？」

「獨孤美。」

「獨孤美？」南宮雪微怔，忍不住問：「為什麼會想起她？」

「我總以為江湖上最聰明的女人就是她，」夏無情含笑說：「原來這句話錯了……」

「那裏錯了？」提到獨孤美，南宮雪心底深處總不免會有一股酸溜溜的味道：「當今江湖上，大家都承認她是最聰明的女人，不是嗎？」

「不，至少還有一個女人和她一樣聰明。」夏無情表情認真。

「誰？」南宮雪很好奇。

夏無情只說了一個字：「妳！」

南宮雪白了他一眼，但却抑不住心花怒放，一陣飄飄然。

——她一直鞭策自己能追上她，甚至是超越她。

夏無情忽又補上一句：「而且，妳看來還要比她奸狡。」

南宮雪瞪眼。

夏無情大笑。

* * *

月已殘、星已暗，四野一片漆黑。天將亮未亮。

夏無情走了。

——扛著百醉書生的遺體走了。

* * *

南宮雪洗了一個熱水澡，洗去了身上的血污，正準備上床好好睡一覺時，忽聞遠處隱隱有脚步聲傳來，警覺性高的她立刻走到窗口探望……

天雖暗，不過她的目力極好，很快便看出那疾奔而來的人竟是拉吉夫！

他怎麼又回來了？他不是已帶著忘佛和尚的遺體走了麼？

南宮雪頗感納悶，立刻飄身而下……

拉吉夫陡見有人影飄掠而來，馬上機警的低喝一聲：「誰？」

「是我，南宮雪。」

拉吉夫定睛一瞧，果然是南宮雪，立刻趨前道：「南宮姑娘，我特地趕回來看看妳有沒有事，那班人傷著妳了沒有？」

「沒有，」南宮雪回答：「那班殺手一發現你帶走了忘佛和尚的遺體，立刻就走了……」

南宮雪心中有頗多疑問，到目前爲止還搞不清楚眼前這個天竺人究竟是什麼身份？而且另一班殺手不是天竺六太子派來的，那到底是誰派來的呢？爲什麼要追殺忘佛和尚？而且死後竟連死屍也不肯放過？拉吉夫看似好像和那班殺手是同路的，但却又竭力保護忘佛高僧的遺體不被破壞，他究竟是什麼人……

南宮雪最掛心的問題是：「忘佛高僧的遺體呢？是否安然無恙？」

「放心，毫髮未損。」

「遺體呢？」

「我藏在不遠處的密林裏。」拉吉夫接著說：「南宮姑娘，我回來還有兩件事請教。」

「請說。」

「第一件事是，妳方才說希望百醉書生能和忘佛和尚一起火化……」

「我看是不必了，」南宮雪插咀道：「百醉書生的遺體我們已另行處理了……」

「那就好，」拉吉夫點了下頭：「還有一件事是，妳知不知道火葬場在那裏？」

「知道。」南宮雪之所以知道火葬場在那裡，是因爲她曾經帶杏子的遺體去火化。

「那妳可不可以告訴我在那裏？」拉吉夫說：「老實說，我對這地方並不太熟，如果南宮姑娘方便的話，在下想斗胆請求姑娘帶我前去……」

南宮雪略一沉思，點頭道：「好。」

* * *

路上，南宮雪開始問了第一個問題：「你說第二撥殺手不是六太子派來的，那是誰派來的？」

拉吉夫面現苦笑：「是大太子派來的。」

「大太子？」南宮雪吃了一驚：「大太子爲何要殺忘佛高僧？」

拉吉夫歎了一口氣：「只因爲大太子認爲忘佛和尚是佛門叛逆。」

「佛門叛逆？」南宮雪茫然：「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不是貴國宮廷裏的法度高僧麼？」

「是的。」

「法度高僧的地位在貴國不是非常崇高的嗎？據說連天子都要禮讓他三分，爲何說他是佛門叛逆？」南宮雪很驚訝。

南宮雪忽又想起了一個問題，接著又說：「忘佛高僧曾告訴我，六太子野心勃勃，爲了爭奪權位，不惜向他要神油毒殺大太子，大太子知不知道這件事？」

「知道，」拉吉夫說：「六太子在朝廷裏雖勢力龐大，黨羽衆多，但大太子貴爲儲君，自然也耳目衆多，他隱隱知道六太子有殺他之心……」

南宮雪更覺奇怪了：「忘佛高僧不願見到他們因權位之爭而手足相殘，照說忘佛高僧如此大義忠心，大太子竟然要殺他，豈非太沒天良？」

「大太子想殺他是有兩個目的的。」

「那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是，」拉吉夫苦澀一笑：「大太子知悉六太子派人追殺忘佛高僧時，於是想出了一個計策，事先暗地裏擒住了六太子兩名親信，然後混水摸魚，欲搶在六太子前頭殺了忘佛和尚，然後提著他的腦袋和大太子那兩名親信向他父皇告狀，誣指是六太子殺的，那麼他便可以除去六太子這個眼中釘了……」

「嘩，一個比一個狠！」南宮雪吸了一口氣：「宮廷裏竟是如此骯髒齷齪，怪不得有人說千萬不要出生於帝王之家。」

一頓，她接著問：「第二個目的是什麼？」

「就因爲他是佛門叛逆。」拉吉夫沉聲道：「妳已經知道的啦，忘佛和尚是葷素通來……」

「就因爲他吃葷所以要殺他？」

「倒不是爲了這個，佛教本有大乘、中乘、小乘之分，在我們國度裏大、中、小乘的教徒都有，吃葷並不算稀奇……」

「那爲何說他是佛門叛逆？」

南宮雪很快便想到了，即刻又問：「是不是因爲他不唸經拜佛？」

「這只是原因之一，其實他地位崇高，住在深宮的佛殿裏，唸不唸經、拜不拜佛都無關緊要，反正他底下有小和尚替他唸經拜佛……」

拉吉夫吞了一口口水，續道：「最主要的原因是，他閑來無事經常四處傳播佛理……」

「傳播佛理是好事呀，」南宮雪忍不住插咀道：「爲何指他是佛門叛逆呢？」

「問題是，」拉吉夫苦笑道：「他所傳播的佛理却偏離佛經太遠，簡直可說是離經叛道……」

「你可不可以舉個例子？」南宮雪很想知道忘佛和尚的「佛理」是什麼。

「比方說，他一面宏揚佛理，却又一面駁斥佛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一時也很難舉出個確切的例子，」拉吉夫輕敲著額角，似在極力思索著，忽地他眼睛一亮：「哦，有了，我想起

了他曾經說過的一句話，這句話或許妳有興趣聽……」

「那一句話？」南宮雪興趣盈然，她深信忘佛和尚的「佛理」必是驚世駭俗。

果然，拉吉夫說了：「佛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妳同意這句話嗎？」

「當然同意！」南宮雪睜大了眼：「難道，忘佛高僧不同意？」

「是的，他完全否定這句話。」

南宮雪呆住！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句話從她甫一懂事的時候便聽到現在，而且她也一直深信不疑，簡直就把它奉爲眞理，她做夢也想不到居然有人會否定這句話！

南宮雪難以置信的搖搖頭，她臉上的表情就好像聽到了太陽從西邊出來一樣，驚異得不得了：「我不相信，世上有誰敢否定這句話？快告訴我，他否定的論點在那裏？」

「他說，」拉吉夫緩緩道：「某甲因一時貪念刦財而殺了某乙，最後某甲被繩之以法，而得到了『惡有惡報』的應得下場……」

「是呀，這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嘛，」南宮雪迫不及待的說：「他舉的這個例子並無不妥之處……」

「可是，」拉吉夫微微一笑：「某乙呢？那個被殺的某乙得到的是什麼報？」

南宮雪楞住！

「是的，某甲刦財殺人得到了惡報，然而被殺的某乙呢？他豈非也同樣得到了惡報？」拉吉夫沉聲說：「如果說，某乙生前是個大善人，從來未做過傷天害病理的事，可是却遭到如此悽慘下場，請問，『善有善報』，某乙的善報在那裏？」

南宮雪沒有回答。

——她根本就答不出來！

「佛說，種什麼因得什麼果，」拉吉夫接著說：「佛說天理昭彰，因果循環，報應不爽……那麼，某乙的悲慘下場如何解釋？」

拉吉夫望住南宮雪：「南宮姑娘，妳能不能解釋這件事？」

「我不能，」南宮雪搖搖頭：「不過我却能依一般世俗之見來解釋這件事。」

「願聞其詳。」

「佛說有『前生』與『來世』，某乙今世人雖行善反得了惡果，那是他『前生』做了壞事，種了惡因，因之今生人嚐到了惡果。」

「妳同意這個觀點？」

南宮雪沉默。

——她從沒有想過『前生與來世』的問題。

她問：「我不知道世俗之見對不對，不過我知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句話是鼓勵世人多做善事、少做壞事，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句話是肯定而值得加以頌揚的，不是嗎？」

「可是，忘佛和尚的見解是，這句話雖能引人向善，却同時能引導人趨於苛薄……」

「苛薄？」南宮雪茫然。

「妳想，」拉吉夫徐徐道：「如果世上每一個人都認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句話，那麼很自然的看到了有不幸而得到『惡報』之人，便直覺的認爲那人一定是做了什麼壞事，就好像妳方才說的，某乙行善被殺，是『前生』做了壞事而今生得了報應……如此一來，人的悲憫同情心豈非會越來越薄，甚至會趨於冷酷、殘忍，何只是苛薄而已？」

南宮雪再次沉默。

她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母親與師父。

她們都是極其善良的人，至少絕不是大惡不赦之人，可是她們的下場却極其悲慘。

善者，一定有善報嗎？

南宮雪茫然。

她甚至覺得洩氣。

——如果，善者無善報，惡者無惡報，那麼這世上誰還願意去做善事呢？

究竟，是佛理說得對？抑或忘佛高僧說得對？

「或許，忘佛高僧說得對，」南宮雪歎了一口氣：「但是，佛的苦心與用意也是用心良苦的，至少他是警戒惡人，鼓勵善人呀，不是嗎？」

拉吉夫笑笑：「當然，任何事物道理都有它好的一面與不良的一面，忘佛和尚身居朝廷，早已發現宗教被做爲『政爭』與『愚民』的工具，已非佛當初所創立宗教的本意。固然，任何宗教的出發點都是導人爲善的，這是它表面的價值，然而，它負面的影响却非常深遠，遠超過了它表面的意義……」

「哦？」

「在我國，人種複雜，宗教林立，」拉吉夫語音低沉：「有佛教、印度教、婆羅門教、錫克教、回教……以及其他不知名的宗教，多到令妳眼花撩亂。最糟糕的是，不管是那一門宗教，都是教系門派林立，各教各派都對『聖經教義』有自己的看法與解釋，而且堅信自己所信奉的才是『眞神』，別人信奉的是『旁門左道』、『奸邪妖佞』，動不動便藉『神』的旨意而發動慘無人道的戰事，而且還美其名爲『聖戰』……」

南宮雪歎息。

她想起了中土也有什麼『白蓮教』、『五斗米教』什麼的，不也發動了人頭落地的殘酷戰爭嗎？

「最可怕的是，」拉吉夫肅然道：「任何人信奉宗教到了某一種『虔誠』的程度時，很容易走火入魔成了『迷信』！人一旦迷信，那麼這個人可以說已失去了『自我』，無論他碰了什麼事都歸諸於『神的旨意』、『天意』等等，對自己失去了信心。除了『聖經教義』之外，很難再接受其他更新的事物與思想，不思進步突破，整個思想腦筋都被限死，再也沒有任何『創意』……」

南宮雪打了一個冷顫。

——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失去了『創意』，可想而知那種國家或民族必然是『又痴又呆』、『又落後又可憐』！

——創意，永遠是人類進步的最大因素之一！

——人類一旦失去了『創意』，那麼

也應該是「世界末日」的時刻了。

拉吉夫沉重的喟歎一聲：「在我國，妳可以看到滿街的牛與牛糞，而且妳還可以看到整條『聖河』充滿了臭氣薰天的死屍……」

「爲什麼？」南宮雪睜大了眼。

拉吉夫苦澀一笑：「那自然是迷信的結果。」

南宮雪搖搖頭，她很自然想起曾親眼見過很多「信徒」靠吃香灰符水治病的。

唉，宗教……

可是，人類如果沒有了宗教，世界又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南宮雪喃喃自語道：「人類如果失去了宗教，還有人肯做善事麼？」

「妳以爲善事是什麼？」拉吉夫忽然冒出了一句。

「善事就是好事！」南宮雪很自然的回答：「如果世上每個人都樂於做善事的話，那麼今天的世界肯定是又平和又安寧，不是嗎？」

「當然是，」拉吉夫淡淡一笑：「問題是，一個人在『善有善報』的信念下行善，往往行的不是眞善，甚至可以說是醜陋的僞善！」

「什麼叫眞善？」

「眞善是無價無報的，它唯一能報償妳的就是妳心境的安寧，」拉吉夫烏黑的瞳孔裏閃著一片光芒：「貴國有一句名言：爲善不欲人知才是眞善。換言話說，欲人知的善是『做給人看的』，絕不是眞善，何況是祈冀有『善報』的善，那是『有條件的善』，更加不是眞善，充其量是『僞善』吧了！」

「這是忘佛高僧說的？」南宮雪眨著眼問。

「是的。」

南宮雪歎息道：「他果然是個高僧，我本以爲他排斥宗教哩，原來他只是勸人不可迷信……高僧，他絕對是個令人敬仰的高僧，他不拜佛唸經，但是他一到了緊要關頭，毫不猶疑的捐出了自己的生命殉道，他昇華了佛家『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偉大精神……」

一頓，她眨眸問：「從這一點來看，忘佛高僧根本沒有離經背道，相反的，他是對佛家去蕪存菁，應該說他才是佛門的眞正弟子哪，大太子難道不知道他的用心良苦？竟然狠心要殺他，爲什麼？」

拉吉夫長歎一聲：「忘佛和尚鼓勵信徒拜佛而不迷信，他鼓勵信徒不可『安天命』，要積極的面對人生，不可消極遁世，努力追求新知，努力爭取權益，努力打破現狀……」

「這是好事呀。」

「但是對大太子來說就不是好事了。」

「爲什麼？」南宮雪詫異。

「大太子是儲君，他是未來皇室的繼承人，」拉吉夫苦笑道：「說來妳大概不肯相信，任何專制王朝都希望能千秋萬歲，永無止境的統治下去，百姓人民越『聽話』、越『乖』越好，老實說，佛家的教義講『因果循環』是相當消極的，它要人『修來生』、『四大皆空』、『六根清靜』……一個人如果眞『修』到了這個地步，我想那個人大概和木頭差不多了，絕無任何雄心壯志，如此一來，對在上位的統治者豈非一大『福音』？」

「愚民！這就是愚民！」南宮雪脫口道：「大太子根本就是利用宗教來愚民，以鞏固他的統治地位！對不對？」

「一點不錯，」拉吉夫用力點了一下頭：「在貴國，皇帝自稱『天子』，是上天的兒子，他是『奉天之命』來統治百姓的；在我國何嘗不是如此，他們希望人民越迷信越好，那麼老百姓便會『安天命』、『信天意』，承認帝皇之家是『善有善報』，所以他們才會貴爲『天子』，……」

南宮雪歎息。

她忽然覺得宗教一點也不可愛了。

拉吉夫苦笑又道：「大太子其實老早就想殺他，只是苦於無機會下手；倒是六太子用計誘出了忘佛高僧，假意命他前來貴國宏揚佛理，實則想在此殺了他，因爲忘佛和尚在敝國地位尊貴而崇高，無論如何不敢就地下手，怕有不良作用……」

一頓，他續道：「當大太子知悉六太子派殺手來中土時，也立刻派遣了一批殺手，希望能捷足先登，將忘佛和尚的首級帶回天竺。一來可誣告六太子，使其入罪；二來可向人民百姓扭曲事實，醜化忘佛和尚，指他離經叛道，『惡有惡報』，而落得橫死的下場。」

「媽的！」南宮雪不自覺的罵了一句粗口：「說什麼我也不會讓那班喪心病狂、骯髒齷齪的無恥之徒汚辱忘佛高僧聖潔的遺體！」

這時候，他們已轉入了一座樹林中。

南宮雪忽又想起了一個問題：「這些事情你爲何知道得這麼清楚？」

「我本也是朝廷中人。」

南宮雪訝道：「你是大太子的人？」

拉吉夫點了點頭。

「那，」南宮雪大惑不解道：「那你爲何要保護忘佛高僧的遺體呢？」

拉吉夫苦澀一歎：「我本是大太子的一品帶刀侍衛，也是大太子極爲信任的心腹，大概是一年多以前，大太子命我設法暗殺忘佛和尚，我不忍殺他，於是假意失手，便自請棄纓而去，已離開了宮中……」

「怪不得大太子派來的殺手認得你，我還以爲你們是同路的哩。」南宮雪掠了一下髮絲：「你爲何不忍殺忘佛高僧？」

「因爲我認爲他是個了不起的高僧，我尊敬他。」拉吉夫正色道：「我絕不會對一個我尊敬的人下手。」

「那你爲何會趕來中土呢？」

「我雖離開宮中，不過宮裏仍有對我忠心的屬下，大體來說，宮裏的消息我還是蠻靈通的。」拉吉夫說：「我一得知忘佛和尚被狙殺的消息，立刻便趕來中土，希望能助他一臂之力，誰知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却正好見到他與百醉書生服毒自盡……」

他那深沉的眼光裏忽湧上了一片薄薄的淚光：「他死了，我想，敝國的貧窮

與落後不知要延續到什麼時候……」

南宮雪看到了他眼裏那顆淚水緩緩流下，她看到了他滿腔的憂國憂民之心。

南宮雪肅然起敬。

她不禁也想到了自己的國家，那也是個充滿了迷信的國家啊！

——「偉大」的炎黃子孫、「偉大」的龍傳人，什麼時候才能脫離迷信的桎梏走向富強之路啊？

* * *

這條路是通往火葬場的。

路上有三個人。

兩個活人一個死人。

當然是南宮雪、拉吉夫與忘佛和尚。

南宮雪去過一次火葬場，那是因為火化「杏子」的遺體之故。

一般人都比較注重土葬，實行火葬的並不普遍，因此並不是每個城市都有火葬場的，而且火葬場通常都設置在較為荒涼偏遠處。

火葬場，說直接點，就是燒死人的地方，這種地方除非萬不得已，否則不會有人願意前來的。

所以，南宮雪與拉吉夫到達火葬場的時候，四野一片闃黑陰森，連半個人影也看不到。

此時天已快亮，晨煙迷漫，濃霧陰霾，更增添了幾分詭異神秘的氣氛，膽小的人肯定會有背脊發涼、頭皮發麻的感覺。

南宮雪與拉吉夫並沒有叫門，便長趨直入進到了火葬場室內，因為火葬場的門並沒有關上。

——有人盜墓偷死人的陪葬物，也有人膽敢盜取神廟佛殿的財物，就是沒聽說過有人偷火葬場。

其實也不奇怪，大凡火葬之人連屍骨都燒成灰了，當然也不會有什麼珍貴的陪葬物，再笨的賊也不會光顧火葬場。

所以除非冰封大雪、刮風暴雨，否則火葬場總是一年到晚也是門戶大開的。

「阿火伯，阿火伯！」南宮雪認得這裏負責焚化屍體的阿火伯，他已年逾花甲，耳朵有點重聽，所以她又提高嗓子叫了兩聲：「阿火伯！阿火伯！」

叫了幾聲，卻不見阿火伯出來，南宮雪相信他一定睡熟了，畢竟拂曉時分是人體上最睏倦的時候，於是她對拉吉夫說：「偌大一個火葬場只有一個阿火伯負責，相當辛苦，而且年紀已大，我看還是讓他多休息點吧，不如咱們先把忘佛高僧的遺體放置到焚化爐裏去，等阿火伯醒來再生火焚化，你說好不好？」

拉吉夫點點頭。

到了焚化室之後，他便把扛在肩上的遺體放到了焚化爐去……

焚化室相當恐怖，四處放滿了待焚化的棺殯，加諸一片黑壓壓的，膽小的人眞是不敢來這裏。

正當拉吉夫把忘佛和尚的遺體放置妥當時，忽然湧進了一大堆人！

南宮雪定睛一瞧，居然是大太子派來的那班殺手！

焚化室本來不大，只有一個門可供出入，敵人一湧進來便把出路堵死了。

當然，南宮雪若有心逃的話，不是沒有辦法，至少她可以衝破屋頂而逃。

問題是，她此刻不能逃。

——忘佛和尚的遺體剛剛放到焚化爐裏，此刻無論如何已沒有時間再把他的遺體拿出來了。

如果這樣一走了之，那麼忘佛和尚的遺體勢必會遭到敵人的割解，豈不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因此南宮雪一見到敵人忽然出現的那一剎那，第一個意念便是：殺！

當那「殺」字意念在她腦海閃起時，她已經抽出了她腰間的短劍！

而且，還以迅雷不及掩耳、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刺穿了當先撲進來的敵人咽喉！

——她殺敵永遠是把握「第一時間」。

什麼都可以慢，殺敵絕不能慢；什麼都可以心軟，殺敵絕不能心軟！

這是她的經驗。

血的經驗！

——對敵人慈悲就是挖自己的墳墓。

南宮雪永遠不會做出這種蠢事。

她做得很好，也很狠！

不過幾個照面，當先衝進來的敵人竟全部被送上極樂西天去了！

拉吉夫雖說是天竺的大內高手，反應顯然還不及南宮雪來得快，當他抽刀而上時，南宮雪早已把敵人逼出門外去了！

南宮雪很精，她並不追出去，她就把守住門口，門口不大，敵人雖多却無法同時衝進來，這反而對她有利，來一個殺一個，來一雙殺一對，大有張飛當年在長板坡的氣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

兇狠的敵人被她的氣燄逼得一窒時，南宮雪立刻抓緊機會，一腳把房門踢上，而且立刻上了門！

敵人當然用力撞門。

在門還未撞破之前，她轉身對拉吉夫說：「我守住門口，你快點燃爐火，盡快將忘佛高僧的遺體焚化，那麼敵人便沒轍啦！」

「好！」拉吉夫即刻奔到爐口去，放下刀，拿出了火摺子，準備引燃爐裏的薪火。

「不好！南宮姑娘！」拉吉夫忽又叫了起來：「爐口裏一根薪柴也沒有！」

「原來敵人早已算準我們會來這裏，事先搬走了薪柴，準備將我們一網打盡！」南宮雪用一隻腳頂住那扇被撞得咚咚欲破的門。

敵人不只是撞門，而且還用刀劈門，門已被劈破了幾個缺口……

「現在怎麼辦？」拉吉夫奔上前來問。

南宮雪沒有回答，她已無法回答。

——這時候，門雖還未破，緊閉的窗子以及天窗、屋頂却破了。

敵人從四面八方而來！

此時此刻還能怎麼辦？

當然是殺了！

南宮雪的兩眼已紅，通紅。

她的劍鋒也已紅了，血紅！

拉吉夫則全身嫣紅，被敵人的鮮血染紅！

殘酷而血腥的戰鬥已全面展開！

敵人的攻勢瘋狂而猛烈，一撥接一撥，令你喘不過氣來！

南宮雪與拉吉夫已無選擇的餘地。

他們想逃，但却沒有工夫將已被放置在焚化爐內的忘佛和尚的遺體搬出來一起逃。

因此他們只好背水一戰。

哦，不，是背「爐」一戰！

——南宮雪與拉吉夫緊緊守住焚化爐，絕不讓敵人越雷池半步！

他們能守得住嗎？

能守到幾時？

百醉書生　死而復生

他們守住了。

憑著鋼鐵一般的鬥志、憑著高超的武功與奇妙的劍術刀法，他們終於守住了焚化爐。

敵人兵敗如山倒，倉惶而逃。

逃得一個都不剩。

他們肯就此甘心罷手嗎？

他們會不會捲土再來？

南宮雪不知道。

她只知道一件事：趕快焚化忘佛和尚的遺體，那麼敵人便已喪失了目標，來不來都無所謂了。

南宮雪持劍立在爐口上，對拉吉夫說：「趁敵人沒有再來以前，咱們先焚化忘佛高僧的遺體，我守在這裏，你到外面去找薪柴，我想薪柴就在外面，敵人不會把它丟得太遠的……」

「好，我就去。」拉吉夫一面喘息，一面拭汗，應了一聲，便到外面找薪柴。

外面，天已朦朦亮了。

南宮雪在短短時間內歷經了幾番大廝殺，而且整夜未眠，委實有點累了。

她乾脆在爐口上坐了下來，藉以調息體內眞氣，希望能在最短時間內盡可能恢復體力……

然而她甫一坐下，驀然全身神經猛烈收縮！

——放置在焚化室的棺木突然全部裂開！

然後南宮雪便看到了幾條鬼魅般的人影從四方八面撲來！

南宮雪眼裏有驚悸之色。

她並不是怕那些鬼魅般的人影，可怕的是他們手裏的那把刀。

森冷的刀。

鋒利的刀。

——正以閃電般的速度劈向南宮雪週身！

多可怕的敵人！

南宮雪這時才明白敵人爲何這般心甘情願的走了，原來他們早已暗伏奇兵。

最令南宮雪驚駭的是，棺木裏的敵人並不先發動攻擊，一直等到南宮雪與敵人廝殺了大半陣子，體力與警戒心處於低潮時才猝然出手。

多聰明的敵人。

還有一點令人歎服的是，敵人故意將薪柴拿走，似已算準南宮雪與拉吉夫一定會有一個出外找薪柴，敵人在這時候出手無疑是最佳良機。

多狡滑的敵人。

敵人除了可怕、聰明、狡滑之外，而且還非常狠、非常毒！

——八支尖利的刀鋒幾乎是在同一個時間內，又狠又毒的劈向南宮雪週身！

南宮雪跳了起來！

不是被嚇得跳了起來。

她必須如此，否則便會被那八支鋒利無比的大彎刀劈成肉醬！

——孔夫子的得意門生子路便被劈成了肉醬，害得孔夫子自此之後再也不敢吃肉醬；「流氓皇帝」劉邦的開國功臣韓信最後也被呂后斬成肉醬，害得韓信落個「婦人之仁」的悲慘下場。

南宮雪頗同情子路與韓信。

想不到自己也會有被剁成肉醬的一天。

南宮雪有沒有變成肉醬？

差一點！

——就在她猛然彈跳起來的時候，敵人那精光閃閃的刀鋒便挨著南宮雪那雙美麗的繡花鞋底飛掠而過！

就差那麼一點點、一滴滴、一絲絲、一些些，南宮雪便要對大家說聲「朋友再見」了。

不，如果她吃上了凌厲無比的八刀，只怕連那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南宮雪閃得眞好、眞險！

她一口氣跳上了屋頂。

然而她雖躲過了一劫，可是却也失去了先機，最糟糕的是她還失去了位置。

——把守焚化爐口的位置。

她眼角餘光瞥見八名敵人當中，七個像餓虎撲羊般的猛撲而來，另一個則躍上了爐口，顯然是想將忘佛和尚的遺體拖出來，砍下他的首級！

這一回，南宮雪再也無法保護忘佛和尚的遺體的完整了！

她憤怒，却也無奈。

她本想射出暗器將那名敵人擊斃，只可惜她已無機會，她現在只能全心全力的對付追上屋頂來的七名敵人。

七名敵人，這數目不算多。

然而兵在於精而不在於多。

如果是精兵的話，別說是七個，一個就夠你受的了。

眼前的七個是不是精兵？

應該是。就算不是精兵，也絕不會是庸兵。

因爲南宮雪已被他們逼得連連退後！

她退得很快，全力的退。

驀然一個凌空翻飛躍到了地面！

——她看似是被敵人逼退。

其實不是。

她詐退！

——她已利用這個機會由窗口撲進焚化室。

這時候，焚化室裏面那個敵人正好抓住忘佛和尙的脚，把他從焚火爐裏拖了出來，正準備一刀割下忘佛和尙的腦袋，南宮雪非常驚險的趕了上來，不由分說從背後一劍斬斷了那名敵人的頭顱！

南宮雪略施小計便保存了忘佛和尙遺體的完整。

——她，越來越精了，嗯，也越來越詐了。

兵不厭詐。

無詐不成兵。

南宮雪做得很好。

現在她可以氣定神閑的對付那七名敵人了。

她昂然、凜然、悍然的站立在爐口上，竟有一股威然迫人的氣勢！

至少那七名急追而來的敵人便被那懾人的磅礴氣勢震住！

他們都身形一窒，呆立了下來。

南宮雪沒有動。

她絕不離開爐口。

她以逸待勞，等待敵人前來送死。

她的眼光、她的神態、她的氣勢，讓敵人有「送死」的感覺。

送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送死，所以那七名兇悍的敵人竟有畏怯之色。

嗯，也是怕死之色。

雙方忽然都靜止了下來。

就好像一首雄壯激昂的樂章忽然碰到了「休止符」而停頓了下來。

要停頓多久？

南宮雪不知道。

她只知道此時此刻誰能堅持到最後一刻鐘，誰就是勝利者。

她必須勝利！

她討厭失敗！

她不能失敗！

否則她就無法保存忘佛和尙遺體的完整了。

她尊敬忘佛和尙，她認為他是世上最了不起的「野和尙」。

他昇華了佛家的積極精神！他是個出家而不出世的高僧！南宮雪絕不允許任何人對他高貴而聖潔的遺體做出任何不敬或汚衊的舉動。

——她那昂然、悍然、凜然、浩然的氣勢就是從她那堅強的信念發出來的！

氣勢，懾人而令人不敢仰視的氣勢，並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南宮雪竟然有了。

只因為她已成熟！

那七名慓悍兇猛的敵人竟不敢再進攻，他們甚至有了退怯之意。

然而他們並沒有退，因為先前那撥假意敗走的敵人忽又一湧而到！

——他們正追殺著急奔而來的拉吉夫！

＊　＊　＊

南宮雪與拉吉夫並肩作戰。

嗯，又是背「爐」而戰。

這一回合，是決定性的回合。

誰勝利誰生存！誰失敗誰死亡！

因此誰都拚出全力。

刀光劍影、血光衝天、厲嗥哀叫、暴喝疾叱、人影翻飛、殘肢斷首、穿腸破肚、腦漿如花、血水如虹……火葬場已成了「血葬場」！

人間地獄！

人間屠宰場！

一個個生命宛似大海中的小浪花，瞬間消失，瞬間毀滅……

血流成河，屍堆如山！

戰鬥激烈而僵持！

南宮雪，哦，不只是，所有人都瘋狂了！他們個個眼佈紅絲，猙獰可怖！他們像野獸，兇猛而殘酷的猛獸，正在進行著人類最原始、最無情、最殘忍、最冷酷、最殘暴的大廝殺！

敵人一撥撥的倒下去！

但也一撥撥的撲上來！

可怕的人海戰術！

然而人畢竟不是海，儘管敵人像海潮般的前仆後繼、一撥接一撥的撲上來，人數却也越來越少了，如此下去，再多的敵人也有被殺光的時候。

問題是，南宮雪與拉吉夫能支持到那時候嗎？他們無疑有鋼鐵一般的意志力，可是體力呢？

人的體力固然有强弱之分，南宮雪與拉吉夫雖有深厚的內功與充沛的體力，但畢竟不是鐵人，再充沛强勁的體力也有用完的時候啊！

至少他們現在便已有體力不支、疲態漸露的跡象，只怕敵人還未死光，他們便要被砍成肉醬了！

拉吉夫已看出不對勁，他一刀劈破了一名猛撲而來的敵人的小腹時，對南宮雪大聲說：「南宮姑娘，妳快帶著忘佛和尙的遺體走吧，快，讓我來掩護妳！」

南宮雪沒有回答。

因為就在這時候忽又湧進了一片密密麻麻的敵人！

南宮雪心中倏地猛沉！

現在，別說要她背著忘佛和尙的遺體逃走，只怕要她兩手空空的逃都很困難的了！

忽然，南宮雪與拉吉夫都面露喜色！

原來那班殺手是六太子派來的！

令南宮雪與拉吉夫高興的是那兩班人顯然志在必得，非得到忘佛和尙的首級不可，竟彼此火併起來！反而將南宮雪與拉吉夫「冷落」在一旁。

情勢變得相當微妙。

兩班人馬旗鼓相當，殺得你死我活，如火如荼。

南宮雪和拉吉夫自然樂得袖手旁觀，隔山觀虎鬥，清閑得很。

拉吉夫立刻背起忘佛和尙的遺骸，對南宮雪低聲道：「趁這機會，咱們趕快溜之大吉吧！」

「不，」南宮雪壓低著嗓子說：「如果我們現在强行逃走，萬一引起他們聯手追殺，那豈不更糟糕？」

「那，」拉吉夫問：「咱們就在這裏等他們殺完，再跟他們拚命呀？」

「那倒不必，」南宮雪說：「你先把忘佛和尙的遺體放入焚化爐裏，趁他們

打得火熱的時候，咱們把遺骸火化，不就成了嗎？」

「可是，找不到薪柴呀，方才我找遍附近，一根薪柴也找不到，肯定是被他們不知丟到那裏去了，」拉吉夫說：「再說我們如果找到了薪柴，他們也絕對不會讓我們生火的啊！」

「這個我知道，」南宮雪持劍凝神戒備：「我掩護你把遺體放進去再說……」

拉吉夫顯然對南宮雪相當有信心，於是點點頭便又把忘佛和尚的遺體搬進焚化爐裏去……

大太子與六太子的人馬殺得不可開交，似乎暫時都忘却了他們。

「你現在仔細聽我說，」南宮雪壓著喉嚨說：「趁他們無暇顧到我們的時候，你守住這個爐口，我知道那裏藏有火油，我去放火將這個火葬場整個燒了，不就成了嗎？」

「好辦法，」拉吉夫眼睛一亮：「妳快去吧，這裏讓我來。」

「好。」南宮雪低應了一聲，猛一提體內純眞之氣，像貍貓的躍到了屋頂上去。

南宮雪的動作不僅快速，而且無聲無息的，不發出一絲聲响，那兩班殺得天昏地暗的敵人竟也沒有發現南宮雪掠上了屋頂去。

南宮雪在火化杏子的遺體時，曾見阿火伯到後院去取火油生火，因此她急速向後院急掠而去。

果然，後院一間小木屋裏正擺放著一桶桶的火油，她動作敏捷的一手提著一桶火油四處澆淋……

她澆完兩桶火油時，忽想起阿火伯在睡覺，如不把他叫醒，豈非將他活活燒死？

於是匆匆向阿火伯房裏跑去。

她繞過後院迴廊向前院跑去時，忽在轉角地下發現阿火伯渾身浴血的躺在那裏！

「阿火伯，阿火伯！」南宮雪趨前一看，發現他已氣絕身亡。

「原來敵人早已殺了他。」心中一陣憤怒，乾脆回頭將所有的火油都提了出來，將整個火葬場的前院後院，屋角四週都澆上火油。

——她希望能一把火將敵人全部葬身火海！

她澆完火油之後，立刻又躍上屋頂，掠到了焚化室的屋脊上，朝拉吉夫打了一個手勢。

拉吉夫向她會意點點頭，覷個準，便也躍身而上！

他的動作很快，只可惜不夠俐落，當他那壯碩的身子穿過屋頂的破洞時，竟不小心碰到了殘樑敗瓦，一陣乒乓响，泥灰瓦屑滿天飛，立刻引起了敵人的注意！

那兩班敵人並未注意到拉吉夫已將忘佛和尚的遺體放入焚化爐裏，以爲他背著屍體逃了，於是他們停止了廝殺戰鬥，紛紛挺腰縱身追了上來！

拉吉夫大彎刀一揮，將兩名首當其衝的敵人劈得血肉橫飛，哀號著墜了下去，後面的敵人被迫身形一窒，只好轉向房門窗口掠去……

趁這個機會，拉吉夫對南宮雪急問道：「敵人以爲我背著忘佛的遺體逃了，咱們將計就計，我引開敵人，妳快放火吧！」

他沒有等南宮雪回答，他已無工夫等她回答，因爲敵人已從四面八方躍上來了！

他立刻展開身形向遠處急掠而去！

這時那兩班敵人情勢又是一變，他們停止了廝殺，共同追殺拉吉夫去了！

此際雖已天亮，但天色絕早，晨霧如煙，加諸敵人廝殺得暈頭轉向，也沒注意到拉吉夫根本沒背著忘佛和尚的遺體，却一個勁的猛追而去！

更妙的是，他們在倥傯急促裏，竟沒注意到南宮雪也在屋頂上，或許他們有看到南宮雪，只不過他們一心要忘佛和尚的腦袋，因此也就撇下她不管了。

這倒好，敵人跑光之後，南宮雪可有從容工夫來處理忘佛和尚的遺體了。

她現在改變了主意。

敵人既然都走了，那就不必把整個火葬場燒了，只要找些薪柴生起爐裏的火不就成了嗎？

然而她隨即一想，萬一敵人發現拉吉夫使得是調虎離山計，又回過頭來那豈不更糟？

想想，爲了安全起見，還是取出了火摺子，狠心的將整個火葬場付之一炬了！

當熊熊烈火照得滿天通紅時，南宮雪長長透了一口氣，雙掌合什，喃喃道：「野和尚，您安息吧，願您聖潔而高貴的靈魂與佛同在……」

火光未熄時，忽又看到一大堆人影掠空而來。

不用看，也知道那班人是誰。

——一定是敵人發現上當而急急趕回來。

南宮雪心中浮起了一絲快意，一扭纖腰，嬌軀一縱，已揚長而去！

＊　＊　＊

南宮雪一覺醒來，早已過了午飯的時間。

她起來的第一件事是探望秋老虎。

秋老虎的情況很穩定，她吩咐掌櫃的找來一批苦力，付了一筆錢，要他們將湖畔的殘骸搬去掩埋，以回復靜心湖的安祥美謐。

第二件事，她要了一頓豐富而「過時的早餐兼午餐」。

她吃得很多，也吃得很慢。

吃得多是因爲要保持充沛的體力，保持充沛的體力是爲了營救華三元。

今晚的救援行動，必須面對神秘而可怕的敵人，那是可想而知的事。

吃得慢是因爲她在等人。

等人？她等誰？

第一個是慈悲劍客。

照她預定的時間，夏無情應該是在這個時候回來靜心湖的。

第二個人是拉吉夫。

拉吉夫會不會來？南宮雪並沒有跟他約好，她不知道他會不會來。

他是否被敵人亂刀殺死了？

南宮雪很關心他。

南宮雪關心他是有理的。

她認爲他是個「威武不屈、富貴不淫」的男子漢大丈夫。

他本是天竺的六太子親信，前程如錦，無可限量，但他却背叛了大太子！

表面上，他背叛的原因是因爲他崇敬忘佛和尚的崇高人格，以及感念他偉大的犧牲精神；實際上，他是滿腔赤子丹心，憂民憂國，希望自己的國家能早日擺脫因「迷信」而帶來的封建、落後與貧窮！

他高瞻遠矚！

他浩氣沛然！

南宮雪敬佩這種人。

所以她關心他的生死。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想再見到他。

——她想請教他一些問題。

南宮雪也在想，那兩班大太子與六太子派來的大內殺手，在知悉忘佛和尚的遺體已火化之後，是否都回去天竺覆命了？

結果，夏無情沒有來，拉吉夫也沒有來，那兩班殺手也沒有來。

倒是有一個人來了。

＊　＊　＊

這個人南宮雪不認識。

全酒樓的人都不認識。

因爲那個人是天竺人。

＊　＊　＊

其實那個人全身上下都是漢人裝扮，而且腰間懸掛的不是天竺彎刀，而是中原佩劍，可是那人的面孔却改變不了，一看就知道不是漢人臉孔。

南宮雪不用說啦，昨天一整天就不知道和天竺人打了多少次「交道」，有敵有友，因此一眼便能認出那人是天竺人。

此刻，用膳時間已過，而最近生意本就淡了點，偌大酒樓空蕩得很，客人沒幾個，小貓兩三隻而已，因此那個天竺人的出現顯得相當惹目。

南宮雪很好奇。

她甚至覺得驚奇，究有有多少天竺人來到了中原？眼前這個人是什麼來路的？是否和「神油事件」有關？

好奇加上驚奇，使得南宮雪不自覺的望住他細細打量……

憑心而論，那個天竺人相當吸引人注目，並不是因爲他的穿著打扮高貴而光鮮，也不是因爲他長得英俊高大、氣宇軒昂，這種男人南宮雪看得多了，算不了什麼；讓南宮雪驚異的是，她能很强烈的感覺出那個天竺人渾身上下，有形無形的散發著一股氣質。

那股氣質，一時說不出是什麼氣質，她無法形容。

她只覺得他是個有教養而高貴的男人。

有這種氣質的男人並不多。

南宮雪好像是第一次見到這種男人。

——她竟忘神得幾近於失態的盯住他瞧。

也許，南宮雪的眼光太「放肆」了，那個天竺人走進來的時候，便發現了南宮雪「大胆」的眸光，他很自然的朝她露出一個微笑，溫文有禮而瀟洒飄逸的微笑。

南宮雪立刻轉過頭去。

面頰微酡的轉過頭去。

她從不主動去看陌生男人的。

她甚至討厭男人。

但是，自從她認識了銀刀、柳花花、白則七、夏無情、賀萬杯、秋老虎、甚至是來自天竺的忘佛和尚與拉吉夫，她已改變了對男人的看法與態度。

特別是柳花花給她的影响格外深遠，使她瞭解到男人並不全是「壞人」。

然而她雖不再討厭男人，可也不曾如此「大胆主動」的去看男人啊。

她覺得好羞。更覺得好臊。

她臉紅。而且，一顆處女芳心竟也莫名其妙的亂跳起來。

她趕緊假裝喝茶。

「公子爺，」伙計殷勤的招呼著：「您是用膳還是住店？」

「都不是，」那人的漢語好標準，字正腔圓，聽不出有任何天竺口音：「我是來找人的。」

伙計堆笑問：「不知公子爺找的是那位？」

「請問，」那人不僅態度謙和，語氣也相當有禮貌：「貴店是否有一位南宮姑娘住在這裏？」

「是的，南宮姑娘就住在敝店，」伙計說了一半，忽然省起道：「呀，南宮姑娘此刻就正在那裏用膳，喏，小的立刻爲您通報去……」

伙計並沒有通報，他根本用不著通報，因爲南宮雪早已聽到了他們的對話，她望住那個天竺人淡淡道：「我就是南宮雪，你找我？」

那人立刻起身走到南宮雪桌前，微微抱拳，含笑道：「南宮姑娘，我可以坐下來嗎？」

南宮雪不喜歡繁文縟節，她只是微一點頭，態度不算好也不算壞的說了一聲：「請坐。」

那人坐下來之後，那雙星也似的眸子頗有「節制性」與「禮貌性」的打量著南宮雪，唇角上那縷極爲飄逸脫俗的微笑始終不曾消失，他首先自我介紹：「我是天竺人，不過我有一個漢人名字，我叫李世民。」

「李世民？」南宮雪本能的一怔，李世民不就是唐太宗的名字麼？

「是的，」那人含笑著笑：「我們天竺人的名字發音古怪，而且名字又長，對你們漢人來說不易記下，於是我便給了自己一個漢人姓名。」

南宮雪頗感有趣，同時覺得眼前這個天竺人相當聰明，他不僅身著漢服，連姓名也漢化了，在「大漢族」的心理作崇下，南宮雪很自然的對他產生了好感，微笑著問：「爲什麼要取李世民這個名字呢？你知不知道李世民是我國的賢君？」

「知道，」那人——李世民，他那清澈有神的眸光裏透著幾分自負：「就是

因爲我知道他是貴國歷史上著名的好皇帝，我崇拜他，所以我便斗胆的僭越了他的名諱，我以他爲榮，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和他一樣名垂青史，萬古流芳。」

嘩，好大的口氣，南宮雪心裏這樣想，咀上却問：「你找我什麼事？」

「是拉吉夫要我來找妳的。」

「拉吉夫？」南宮雪立刻問：「拉吉夫怎麼樣了？他現在那裏？」

李世民說：「他受了傷，現在正在一個隱密的地方養傷，他要我來問妳，忘佛和尚的遺骸是否已順利火化了？」

「忘佛高僧的遺體沒問題了，再也不會受到凌辱汚衊了。」南宮雪接著問：「拉吉夫的傷勢要不要緊？有沒有生命危險？」

「沒有，休養幾天便行了。」

「你和拉吉夫是什麼關係？」

「朋友。」南宮雪望住他。

眼神頗爲怪異的望住他。

但是她很快的笑了笑，淡淡問：「除此之外，還有什麼事？」

「沒有了，就是忘佛和尚那件事：」李世民又道：「哦，還有一件事，他要我來看看妳，是否安然無恙？」

「我很好，多謝他的關懷。」南宮雪淡淡一笑，便沉默了下來。

「聽拉吉夫說，南宮姑娘武功高超，這次若非妳大力幫忙，只怕忘佛和尚的遺體要遭到踐踏了，我謹代表他向姑娘致謝。」李世民眼裏有欣賞之色，忽又笑著說：「但他却忘了告訴我一件相當重要的事……」

「什麼事？」

「他只告訴我姑娘劍法高超，是難得一見的女中豪傑：」李世民表情認眞：「但他却忘記告訴我姑娘竟也是個美人胚子，絕色女人。」

「是嗎？」南宮雪微笑。

「絕對是！」李世民很肯定的說：「在沒見到姑娘以前，我還以爲姑娘是個高頭大馬，手臂粗過男人的『大女人』，所以方才我一進門的時候便看到了姑娘，但不敢相信妳就是南宮姑娘。」

南宮雪掩唇嬌笑。

她看來笑得很開心。

——任何女人被讚美，特別是被年輕俊美、氣質迷人的男子讚美，肯定是心花怒放、樂不可支的。

南宮雪是女人，自然也不例外。

但是，她笑完之後，忽然眸光冷冷的盯住李世民，冷聲道：「其實，拉吉夫還少說了一點。」

「那一點？」李世民含笑問。

南宮雪用眼角睨視著他：「他應該告訴你我南宮雪除了武功、外表之外，實際上還是個相當有腦筋的女人……」

李世民望了望她，眼神頗怪的望了望她，然後展顏一笑。

南宮雪面無表情的凝視著他，不發一言。

李世民忽然輕歎了一聲：「妳已經看出我不是拉吉夫的朋友？」

南宮雪黑如點漆的眸孔裏浮起一絲譏嘲之色：「如果不是你的撒謊技術不夠高明，便是你存心有意看扁我南宮雪，否則你實在不該拿這麼低劣粗俗的謊話來哄騙我南宮雪！」

「破綻在那裏？」李世民始終含著一縷俊逸瀟洒的微笑。

「破綻很多，」南宮雪撇了撇紅唇小咀兒：「第一，『忘佛高僧事件』非等閑小可的事，至少對你們天竺人來說是件大事，否則不會有這麼多人遠從天竺殺到中原來了，而拉吉夫願意將這麼重大的事情告訴你知，那麼你們之間必然是十分密切，絕非泛泛之交，既然你們有如此深厚的交情，爲何你昨天沒有出現？那你遠從天竺來中原的目的是什麼？」

「第二，」南宮雪接著說：「從你的神態看來，你並不關心拉吉夫的傷勢，不過輕描淡寫的帶過，根本不似朋友般的關心。第三，你的語氣充分顯示拉吉夫受的只是小傷而已，既是小傷，他根本不需要你來探究竟，他自己來不就行了麼？」

「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一點，」南宮雪烏溜溜的眸子裏閃著慧黠精靈的神采：「當他用調虎離山計把敵人引開時，我即刻縱火，火光冲天，烈焰騰空，老遠的地方都可見到火舌與濃煙，連敵人都匆忙回頭來了，他自然也見到火光才對，換句話說，他理應知道忘佛高僧的遺體已順利火化，他再差你來探詢，豈非多此一舉，矛盾得很？」

李世民微笑著點了點頭，說了一聲：「有道理，姑娘果然好腦筋……」

南宮雪嗤了一聲，截斷他的話：「這不是道理，這只不過是最簡單的常識吧了。」

李世民瞇了瞇眼，含笑問：「那麼妳知不知道我是誰呢？」

南宮雪冷漠的搖了搖頭：「我不知道你是誰，我也不想知道你是誰，橫豎忘佛高僧已死，遺體也已順利火化，不管你是誰，是拉吉夫的朋友也好，是大太子派來的也好，或是六太子派來的也好，這已不重要，與我南宮雪毫無關係，我爲什麼要知道你是誰？」

李世民微微一楞。

「現在，」南宮雪眸光冷冷的瞪著他：「你是否可以走了？」

「妳在下逐客令？」李世民又是一怔。

南宮雪沒有回答。

不過她的態度已表明的確是在下逐客令。

她下逐客令的理由有二：

——一是她認爲「忘佛高僧事件」已告結束，她不需要再跟任何來歷不明的天竺人打交道。

——二是慈悲劍客夏無情很快就會來到，她必須跟他進行營救華三元的行動，而她這個行動當然是絕對機密的。

但是，李世民却沒有想走的意思。

他含著笑注視南宮雪。

目光和煦而溫柔。

南宮雪被他看得芳心一陣鹿撞。

昨天一整天，她幾乎都和天竺人「打交道」，她看到的天竺人都是黑黛黛的，個個長得像燒焦的木炭似的，難看的要死；但眼前這個天竺人却皮膚白晰，無

論是神態或舉止都流露出與衆不同的氣質。

——南宮雪已經開始懂得「欣賞」男人了。

憑心而論，她並不討厭這個男人。

她認爲他相當有魅力。

她被他看得有點手足無措。

不過她還是很快鎮定下來了，而且還眉尖一揚，冷冷道：「你是不是要我動手攆你才肯走？」

李世民却微笑著說：「南宮姑娘，我可不可以跟妳做個朋友？」

南宮雪微愣。

在她未涉入江湖時，她一個朋友也沒有，她甚至連什麼是朋友也不懂；歷經了幾番生死之後，她的人生觀念慢慢成熟了，她開始懂得什麼叫朋友，也認識了一些朋友，也瞭解到人生在世一定要有些朋友，否則孤孤單單的過一世人太寂寞了，也太沒意思了。

南宮雪是需要朋友的。

但是她却回絕了李世民的要求，她冷冷的搖了搖頭：「對不起，我現在不想跟任何人做朋友，包括你在內，我只想你趕快離開我！」

李世民碰了個釘子，頗感失望的說：「爲什麼？貴國不是有句話『四海之內皆兄弟』嗎？妳爲什麼要拒絕我於千里之外呢？是不是妳認爲我來歷不明，所以妳不想跟我……」

南宮雪打斷他的話：「我說過，我不想知道你的來歷，你是何來路不關我的事……我最後一次告訴你，你如果再不走的話，我可要不客氣啦！」

言下之意，她要動手了。

結果，她並沒有動手。

因爲李世民很識趣的走了。

臨走的時候，他仍不忘記朝南宮雪微微一笑，溫文有禮的說了一聲：「後會有期。」

他跨出酒樓門口的時候，那雙明亮的眸子突然湧上了震驚之色。

——他看到了一部馬車急飛而來，在階梯口停下，然後便見到一個人步出車廂。

——那人竟然是「百醉書生」賀萬杯！

＊ ＊ ＊

南宮雪也看到了「百醉書生」。

她竟無震驚之色。

相反，她那美麗的唇角居然浮起了一絲不自覺的笑意。

＊ ＊ ＊

當「終南之虎」鐵不歸接到緊急飛鴿傳書時，立刻趕到了那座跡近被廢棄的關帝廟裏。

他懷著非常驚異的心情來到這裏。

「聖座，」鐵不歸垂手肅立，恭謹道：「屬下鐵不歸聽候指示。」

神案上那座已斑剝落漆的關帝雕像後面傳來一陣生澀的聲音：「今夜的行動照原定計劃進行。」

「啓稟聖座，」鐵不歸吃驚道：「今兒一早，您不是已指示計劃取消了嗎？百醉書生既已死，整個計劃豈非已失去意義？」

「不，他沒死。」

「沒死？」鐵不歸更驚訝了：「聖座不是說得到消息，百醉書生已服毒自盡了麼？」

「那項消息顯然不正確，本座剛剛得到最新消息，証實百醉書生實際上並沒有死去。」

鐵不歸呆了一呆。

神案後面的人又說：「今夜的行動要格外小心，根據判斷，百醉書生今夜肯定會來赴約，而且一定會帶兩個武功高强的幫手暗中隨行。」

「那兩個幫手？」

「就是南宮雪與慈悲劍客夏無情。」

「這麼說，」鐵不歸吞動了一下喉結：「百醉書生根本不打算交出神油秘方，他的目的實際上只想救出華三元。」

「那是自然，」那神像後面的神秘人說：「百醉書生當然不會這麼輕易便交出秘方，否則咱也不會安排這個計劃了……」

一頓，語音轉沉：「記住，一切照計劃行事，萬不可有閃失，人手本座已經替你調動好了，你速去安排佈置妥當！」

「是。」鐵不歸彎腰抱拳。

＊ ＊ ＊

百醉書生賀萬杯明明死了。

那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爲何又跑出一個百醉書生來？

難道，世上有兩個百醉書生？抑或，百醉書生死而復生？

世上當然只有一個百醉書生，再沒有第二個；任何人死了絕不可能死而復生，百醉書生也不能例外。

那麼，眼前坐在南宮雪前面的百醉書生又是怎麼一回事？

那當然是假的。

——他實際是慈悲劍客易容裝扮而成的。

這是南宮雪想出來的計策。

南宮雪很滿意。

她一臉讚歎之色：「想不到『千面神龍』春常在的易容之術高超到這種地步，何只是栩栩如生，幾可亂眞，簡直是比眞的還要眞哪。」

百醉書生，不，是夏無情，他眨著眼說：「千面神龍的易容之術不僅高超，而且製造人皮面具的速度奇快無比，若非我親眼目睹，我眞不敢相信世上竟有這種人，簡直是鬼才哪！」

南宮雪含笑說：「最主要的是，你的身材體形和賀萬杯差不多，由你來假扮他再也合適不過了。」

一頓，她笑著問：「千面神龍春常在早已退出江湖多年，而且還聽說他早已不替人家製造人皮面具了，我一直担心你會碰釘子呢。」

「誰說我沒碰釘子？」夏無情瞪著她說：「千面神龍這老傢伙人雖老，脾氣可不老哪，我找上門時，他壓根兒不理睬我，一句話不說便把我轟出門來了。」

「那他怎麼又肯替你做面具了？」南宮雪未出江湖時，便聽她師父傳小石提過這個人，她知道當今世上易容術最精的人便是春常在，所以她才會想出要夏無情假扮百醉書生這個妙計來。

「妳猜猜看。」夏無情喝了一口竹葉靑，他喝酒的樣子便不像百醉書生了。

「給了他一筆錢？」南宮雪笑瞇著眼說：「這世上，年紀越大的人好像越是愛錢，不是嗎？」

夏無情哼了哼：「世上就有不愛錢的人，特別是春常在自小就在江湖上打滾，早已撈得滿盆滿鉢上岸啦，才不稀罕錢哩。」

「那麼你是用强的囉？」

「什麼用强的？」

「就是用你手中那把劍逼他屈服就範呀，」南宮雪笑著說：「這年頭，好像是年紀越大的人越是怕死，不是嗎？」

「這妳又錯了，」夏無情搖搖頭：「春常在是個老江湖，常年在刀尖上打滾，生與死，他見得多了，而且也看得開了……」

「這麼說，他是軟硬不吃囉，」南宮雪很好奇：「那你是用什麼方法使他屈服的？」

夏無情只回答了一個字：「賴！」

「賴？」南宮雪楞了楞，忍不住又問：「我不懂你的意思，怎麼賴？」

「這都不懂，」夏無情眨眼道：「賴的意思，就是死纏死黏的賴著他呀。」

「怎麼個賴法？」南宮雪睜大了眸子。

「這個方法再簡單也不過了，三歲小孩都會，」夏無情眼裏浮起一絲得意之色：「他不答應，我就賴著不走，他到那裏我就跟到那裏，一直到他屈服爲止。」

南宮雪吸了一口氣：「這簡直是無賴嘛！」

「沒辦法，對付這種軟硬不吃的人，只好耍無賴手段了。」夏無情聳聳肩：「他吃飯，我就坐下來吃，他睡覺，我就站在他床頭唱歌，他上厠，我就站在門口……總之，無論他到那裏，我就像陰魂不散的跟住他。」

「背著百醉書生的遺體跟住他？」

「是呀，」夏無情點點頭：「我總不能丟下賀萬杯的遺體不管呀。」

「天，」南宮雪低叫起來：「無論是誰，在吃飯、睡覺，甚至是浴厠，被兩個人，一個活人跟一個死人纏在身邊，誰受得了呀？如果是我，只怕不發瘋也要被活活氣死哪！」

南宮雪搖搖頭，又道：「既然是個脾氣古怪的人，他能容忍你賴著不走麼？我的意思，他有沒有動手趕你走？」

「當然有，」夏無情嘿嘿兩聲：「問題是，我武功比他好，他趕我不動，於是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爲我製造面具啦。」

南宮雪歎了一口氣：「原來你是天下第一無賴，誰碰到你誰倒楣。」

「還不是妳想出來的鬼主意，」夏無情瞪了她一眼：「喏，妳瞧，面具雖然做得精巧，但黏在臉上那種滋味眞難受，既不能太大聲說話，也不能笑，以免弄皺了面具，而且密不通風，一流汗時又熱又痕癢，難過死了，我眞後悔聽妳的主意哪。」

南宮雪抿咀而笑：「你說這話就不公平了，我可也沒閑着啊，我也要戴面具哪，不是嗎？」

「哦，妳不說我倒差點忘了，」夏無情眨眨眼，忽從懷裏掏出一包東西：「喏，這是妳的面具，妳拿去吧……」

南宮雪打開略爲一看，忽又問：「賀萬杯的遺體呢？」

「千面神龍爲我們做了兩個面具，乾脆好人做到底，他答應埋葬賀萬杯的遺骸。」

一頓，他凝眸問：「現在一切都沒問題了，是否照計劃行事？」

「是的。」

* * *

南宮雪的計劃是什麼？

說穿了，其實很簡單。

她要夏無情裝扮成百醉書生的模樣，準時赴敵人之約，而她則易容喬裝成一個老太婆，先行潛伏在城隍廟裏，希望能救出華三元。

當然，也希望能揪出幕後敵人。

她的計劃能不能成功？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當她來到城隍廟時，她發現敵人選定這個地方實在是太聰明了。

因爲這座城隍廟不僅規模宏大，共分成前、後、中、左、右等五個殿，而且香火極盛，信士香客如過江之鯽，特別是今天正好是初一，通常大廟每逢初一十五都是不關門的，任由信士進香到天明。

本來，南宮雪是在未天黑以前來到城隍廟，是想選一個隱蔽而有利的位置隱藏起來，然而一看城隍廟如此宏大，而上香之人多如過江之鯽，但只見萬頭鑽動，摩肩接踵，簡直是寸步難行。如此一來，南宮雪根本不知道要藏身在那裏才好。

她有點不死心，她想入夜以後香客大概會越來越少，於是便跑去問解籤單的老廟祝，結果回答是——午夜之後，也是信徒最多的時候！

南宮雪傻住了。

人多廟又大，南宮雪到底要藏在那裏才好呢？

她想了想，敵人只約百醉書生在城隍廟見面，並沒指明在那一殿，顯然必會在廟宇門口等候，於是她便繞到正門口去。

可是她又想到了一點。

——敵人既然指定在這裏見面，顯然並非是眞正「交易」的地點。

無論如何敵人絕不會笨到這種地步，在衆目睽睽之下挾持華三元來逼百醉書生。

任何人都不可能這麼做！

那麼，敵人的用意是……

南宮雪知道。

敵人的用意極其明顯：敵人利用人潮而潛伏其中，如果百醉書生找來大批幫手，肯定是會被發現的。

多狡猾的敵人！

南宮雪的心情相當沉重。

本來她那滿滿的自信心也隨著遞減了。

然而事到如今，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走一步算一步了。

* * *

結果，南宮雪只呆在大門口一會便走了。

她並沒有離開很遠，她一步一拐的走向廟門口對面賣香燭錫紙的攤檔去……

「阿婆，」南宮雪一走前去，那些小販立刻「阿婆長、阿婆短」的，爭相拉生意：「阿婆您要上香拜神呀？真誠心呀，啱，我這裏有香燭金紙，一應俱全，多謝您光顧，算您便宜點啦……」

南宮雪東看看西望望，終於選了一個與廟門口正對面的攤販，對滿面臉堆笑的小販說：「我不是來買香燭的，我是來幫妳做生意……」

「阿婆，您說什麼？」小販是個中年婦人，她睜大了眼，望了望南宮雪：「阿婆要幫我做生意？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我看你們做生意很辛苦，而我又閑著無聊，所以我就……」

中年婦人楞了楞，不禁笑了起來：「多謝您，我這種小生意不需要人幫手的……說句老實話，阿婆別生氣，您年紀這麼大了，只怕您非但幫不了我做生意，反而會越幫越忙呢。」

南宮雪當然不是真的想幫她做生意，只不過是想利用她絕佳的位置，以便暗地監視城隍廟的大門口，因此她見那婦人不肯答應時，便掏出了兩錠亮澄澄的大銀：「這樣吧，就算我跟妳租如何？」

中年婦人睜大了眼。

她以為她碰到了瘋子。

因為南宮雪那兩錠大銀足以將她整個攤檔買下來，而且肯定是綽綽有餘。

世上居然有這種人？

中年婦人確定南宮雪不是瘋子，也不是跟她開玩笑之後，立刻抓住南宮雪手上那兩錠大銀：「阿婆，別說租了，我把整個攤檔都給了您吧！」

她唯恐南宮雪會反悔，拿了銀子頭也不回的便跑走了……

處心積慮　奇兵暗伏

夏無情整整提早了一個時辰來到城隍廟。

他先來觀察地形地物，熟悉一下環境，免得到時手忙腳亂。

他也是第一次來到這座廟。

一看之下，他的心情也沉重起來了。

他來的時候已經看到南宮雪。

他在廟裏兜了一圈之後，便假意到對面的香燭攤子四處瀏覽……他當然在南宮雪的攤檔停了下來，他一面挑香檢燭，一面壓著喉嚨說：「看這樣子，敵人是不會在廟裏談『交易』的……」

南宮雪點點頭：「很明顯的，敵人是為了防止你有幫手，只不過是將這裏當做連絡站，然後將你接到一個秘密的地方，若發現有人跟踪的話，即刻對你要脅殺華三元，逼得你只好摒退跟踪而來的幫手……」

「敵人果然精靈得很，比我們想像的還要狡猾，」夏無情問：「妳有把握跟踪而來嗎？」

「只怕很難，」南宮雪凝聲說：「若我無法跟踪的話，你隻身入虎穴，危險得很哪。」

「危險倒說不上，情況不妙時大不了一走了之，」夏無情說：「問題是，如此一來我們便無機會救出華三元，也無法揪出幕後敵人了。」

「你有什麼好方法？」

「方法是有，只是不知道行不行。」

「說來聽聽。」

妳鼻子行不行？」

「什麼鼻子行不行？」南宮雪楞了楞。

「到時候如果敵人如我們所料的把我接到別的地方去的話，不管是走路或坐車，我都會手捧一束紫檀香，妳能不能循著香味追踪而來？」

「我不知道，我沒有經歷過，」南宮雪說：「不過我的鼻子無任何毛病，嗅覺蠻靈的，這個方法倒值得一試……」

一頓，她提出一個問題：「如果敵人不肯讓你燃香呢，怎麼辦？」

「不肯也得肯，」夏無情說：「到時我堅持自己是個信徒，非燃香不可，如果敵人不答應，那我就威脅敵人放棄華三元，你想，敵人敢不讓步嗎？」

「不錯，敵人最大的本錢就是以華三元來要脅你，如果你豁出去不顧華三元的死活，那敵人整個計劃便功虧一簣……」

南宮雪微一停，又問了第二個問題：「如果，你手上那束香燒完了之後仍未到達目的地，那怎麼辦？」

「這個問題就要看妳了，」夏無情沉吟著說：「照常情判斷，敵人是在開始那一段時間保持高度的警戒，防止有人跟踪，所以這段時間妳必須格外小心，千萬不能讓敵人發現妳的影踪……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敵人見無人跟踪而來，自然會鬆懈下來，那時候妳必須設法盯住目標；如果是坐車，妳必須設法攀住車頂或車後座，甚至是車底，若是徒步奔跑，那就要看妳的輕功與耐力了……」

「我當然會全力以赴，」南宮雪說：「但凡事總有個萬一，萬一我跟踪失敗了呢？」

夏無情聳聳肩：「那我當然只有見機行事，孤軍奮戰啦。」

「先說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可千萬別逞强哪，千萬記住，一發現不對勁就該溜之大吉喲！」南宮雪又叮嚀了一句：「你記住我的話沒有？」

夏無情忽然歎了一口氣。

「幹嘛？」南宮雪問。

夏無情望住她：「妳連說話的語氣都像個十足的老太婆哪。」

南宮雪橫目瞪著他。

當夏無情緩走向廟門口時，南宮雪望著他頎長的背影，忍不住在心中對自己說：「他其實是個相當不錯的男人。」

* * *

臨近午夜的時候，上香的人果然越來越多，顯然大家都想來上頭炷香。

人潮一直排到廟門口外面，幾乎快要排到對面的香燭攤檔去。

夏無情站在廟門口右側的石獅子旁，手裏拿著一束未燃的紫檀香。

午夜來臨的時候，夏無情看到人潮中，有一個人向他這裏擠來。

他認得那個人。

——「終南之虎」鐵不歸。

夏無情的態度非常鎮定，只是冷冷的注視著他。

鐵不歸的神態也相當冷漠，他瞧了瞧夏無情兩眼，便說：「跟我來。」

「等一等。」

「幹嘛？」

「先讓我上個香再說，」夏無情說：「借個火如何？」

鐵不歸皺皺眉頭：「你信神？」

「不信。」

鐵不歸楞住：「那你上什麼香？」

「就是因爲我不信神才上香，」夏無情緩緩道：「信神的人心中自有神，根本不需上香，這個道理你不懂？」

鐵不歸兀立於地。

他從沒有聽過這種怪論。

夏無情其實也沒聽過，他只不過從南宮雪口中聽說過忘佛和尚是不上香唸經的高僧，於是隨口應出；他最大的目的是想引開鐵不歸的注意力，因爲他雖戴著栩栩如生的面具，但說話的語調嗓音無論如何也無法模仿得和百醉書生一模一樣，因此故意發此謬論，讓鐵不歸驚愕忡怔，而忽略了自己的音調。

果然，鐵不歸以極爲譏誚鄙夷的眼神掃了他一眼，便掏出火摺子：「哼，人家說你百醉書生是個徹頭徹尾的怪人，果然不錯！」

夏無情沒理睬他，他擧香過頂，虔誠萬分的拜過城隍爺之後，便對鐵不歸說：「現在可以走了。」

鐵不歸詫異道：「爲什麼不把香插入香爐裏去？」

「神在心中，香爐自也在心中。」

「瘋子。」

鐵不歸一揚首：「跟我來！」

隨即又瞪住夏無情冷冷道：「賀萬杯，我可先提醒你，千萬可別耍什麼花樣，否則你今後再也見不到華三元了！」

＊　＊　＊

鐵不歸在前面走，夏無情在後面跟。

人很多，所以夏無情必需把手裏的香高高擧起，以免燙到了別人；由於人潮如湧，夏無情耽心南宮雪看不到自己，因此故意走得很慢，而且還不時假裝爲了擠人潮而不時揮動高擧的香炷。

幸好南宮雪選的位置極佳，夏無情已看到她也正在揮動手中的香束，口裏叫著：「通天一炷香，通天一炷香……」

——「通天一炷香」是他們約定的語，表示南宮雪已知道夏無情的狀況了。

夏無情很放心跟著鐵不歸往前走，鐵不歸始終不曾回過頭來，他似乎已肯定夏無情不敢亂來。

他們走進了一條胡同。

胡同很長、很暗，而且曲折。

鐵不歸的脚步穩重而輕快。

夏無情的心情却愈來愈沉重。

因爲他發現這條胡同裏每一個轉角暗處都埋伏著一個人。

這種情形，無論是誰都無法跟踪上來。

於是夏無情停下脚步，冷然開聲道：「鐵不歸，你要帶我去那裏？」

「稍後你自然會知道。」鐵不歸頭也不回。

「我不喜歡跟著人家屁股後面團團轉，」夏無情冷澀道：「你若不肯告訴我要去那裏，我想咱們這宗交易便要告吹了！」

「稍安勿躁，」鐵不歸回過身子：「其實大家心裏有數，我不過是不想見到有人跟踪罷了。」

夏無情只好硬著頭皮跟他走下去。

他一面走，心中一面暗自盤算：看這光景，南宮雪若想神不知鬼不覺的跟上來，只怕很難了，現在，應該怎麼辦呢？

＊　＊　＊

南宮雪一看鐵不歸與夏無情進入胡同，她當然也跟著走進胡同。

走沒幾步，忽見轉角暗處跳出一名持刀大漢擋住去路，冷喝道：「老太婆，此地禁止進入，快走！」

南宮雪一見人影閃動時，本想來個先下手爲强，企圖無聲無息的制住敵人，但又忽見胡同裡人影飄動，刀光閃閃，若强行動手必會驚動裡面的敵人，反而不妙，於是故作受驚，倉惶道：「好，好漢饒命……」

持刀漢子顯然因她是個老婆子，並不爲難她，只是揮揮手道：「阿婆，這裡是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妳快走吧，免遭池魚之殃！」

「是，是，老身即刻就走……」南宮雪哈腰如蝦，看上去一副龍鍾老態，即連聲音都裝成老邁無力，她的確是有演戲天份。

當她退出胡同時，四下張望了一下，確定四野無人後便猛提一口眞氣，鬼魅般的掠上了屋頂！

一上了屋頂，她匐伏著身子，謹愼戒懼的巡視了幾回，發現敵人並未在屋頂上佈哨，於是便像小偷般的躡手躡脚，沿著胡同右側的屋脊向前推進……

她的速度不僅快，而且無聲無息，壓根兒不發出任何聲响，很快的，她便聞到了濃郁的紫檀香味隱隱隨風飄來……

她心中一陣竊喜。

＊　＊　＊

夏無情心念起伏不定。

他在想，如果南宮雪無法跟踪上來，憑自己一人之力能救出華三元嗎？如果不能，自己隻身入虎穴又有何意義？與其被動挨打，何不來個主動出擊，出其不意的制住鐵不歸，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來個「反要脅」，以鐵不歸一命換回華三元一命……

這個方法才行嗎？

夏無情不敢確定。

不過有一點他能確定：

——世上並不是每件事可以事先思慮週全的，有很多事情是必須做了之後



南宮雪看着夏無情手持一炷香在人叢中走着。

才知道行不行得通。

這件事顯然是如此。

因此他決定動手。

出其不意的動手！

他已凝聚眞力……

突然，他聽到了一種聲音！

極微極微的聲音。

——微到只有像他武功這麼高强的人才能聽得到的聲音。

聲音好像來自屋頂上。

他本能的轉頭望去。

一望之下，他決定不動手了。

——因爲他已看清楚屋頂上之人正是南宮雪！

夏無情暗暗舒了一口氣。

但是他並不敢掉以輕心，他深怕鐵不歸也聽到南宮雪的脚步聲，於是故意開聲說話，希望能分散鐵不歸的注意力：「喂，姓鐵的，你究竟要帶我去那裡？我可沒這個耐心跟著你瞎走亂撞哪！」

鐵不歸根本不睬他。

夏無情故意把脚步聲加重了一點，希望能干擾鐵不歸的聽覺。

他這一招顯然用得很妙，至少鐵不歸看來並沒有發現南宮雪的樣子。

忽然，鐵不歸轉過身來冷冷道：「很好，你果然沒有請幫手，我還以爲你請了南宮雪與慈悲劍客夏無情同來呢。」

夏無情以爲他發現了南宮雪，故意試探問：「你怎麼知道我沒請他們來幫忙？」

鐵不歸淡淡道：「如果有的話，這條胡同不會這麼安靜了。」

語畢，他忽然把兩根手指放入咀裡，用力吹了一個哨！

哨音急促尖銳。

須臾，埋伏在巷角暗處的狙擊手全都湧了出來！

夏無情略微算了一下，至少有二十名以上。

鐵不歸似乎也不清點人數，目光掃了衆人一眼，冷沉道：「有沒有發現可疑人物？」

「沒有。」衆人齊聲應道。

鐵不歸很滿意的點了下頭：「走！」

「是！」

拐了一個彎，便出了胡同口。

巷口停著一部馬車。

「請！」鐵不歸朝夏無情微微一擺手。

夏無情望了望那部馬車，又望了望自己手上的紫檀香；他忽然一言不發將手中的香炷射向鐵不歸！

「你幹什麼？」鐵不歸很機警，他顯然時時刻刻在提防夏無情會突然出手，因此夏無情出手雖快，但他仍很輕易的挪身閃開！

一擊不中，夏無情忽又回過身來撲向那些團團圍住他的狙擊手！

他出手如電，一拳便將一個彪形大漢打得飛了出去，再一脚，把迎面撲來的敵人踢得四脚朝天！

敵人陣脚大亂！

鐵不歸怒喝道：「賀萬杯！難道你不想要華三元活了？」

這句話很有效，夏無情立刻安靜了

下來。

「我當然要華三元活，否則我就不會來了，」夏無情冷冷瞪視著鐵不歸：「只是我不喜歡被人像呆瓜般弄得團團轉，媽的，走了一炷香工夫的路，居然連華三元的影子也沒見到，我怎麼知道你們在搞什麼鬼？」

鐵不歸怒瞪著他：「上了車，自然就會帶你去見華三元啦！」

「我怎麼知道你說的是不是眞的？」

「你有選擇的餘地嗎？」

夏無情沉靜了下來。

他的確已無選擇的餘地。

「告訴你，」鐵不歸緩緩透了一口氣：「如果我們不能在指定的時間回去的話，第一個先死的便是華三元，如果你不信，你就動手好了，就算你全殺了我們，也一定救不出華三元！」

一頓，冷冷一哼，續道：「何況，憑你一個人之力根本就殺不了我們！」

夏無情啞口無言。

鐵不歸冷嗤一聲：「我們已經浪費太多時間了，上車吧！」

＊　＊　＊

夏無情方才爲什麼要突然出手呢？

也許只有南宮雪才能了解他的用意。

而且她也及時掌握住了他的用意。

——方才，夏無情一見到敵人果如所料的準備馬車欲將他載到秘密地方時，他發現手中的紫檀香已快燃燒完了，而且敵人衆多，如此一來，他已無法靠紫檀香的香味與南宮雪連絡，而一部馬車無論如何坐不下那麼多人，而敵人肯定會攀附車門、車廂頂部、兩側與後座，南宮雪就算輕功夠快、耐力夠久，跟得上馬車，也一定會被敵人發現。因此夏無情情急生智，故意惱怒而出手，將敵人陣脚弄得大亂，希望南宮雪能掌握這個機會潛入車廂底部，那麼南宮雪便可隨車而行了。

夏無情並不知道南宮雪是否瞭解他的用意，也不知道她是否能掌握機會，反正他是盡人事而安天命了。

＊　＊　＊

當南宮雪像鬼魅般的，神不知鬼不覺的掠進車座底部時，她忍不住在心中歎了一聲：「夏無情，的確是個相當有腦筋的男人。」

＊　＊　＊

夏無情一上了馬車，也發現敵人太有腦筋了。

因爲車座裡非但沒有燈火，而且車窗緊閉，一片黑漆漆的，不僅無法看到外面的路徑，即連想看清楚車座裡的情形也相當吃力。

夏無情只知道車座裡坐了七八個人，其餘的都坐到車頂、車側與車後，令夏無情想心生反悔而逃都相當困難了。

夏無情當然不會想逃，事已至此，已是船在江心，箭在弦上，走一步算一部啦。

一路上，大家都靜肅無語，只聽得馬鞭聲、馬蹄聲與車輪擦地聲，劃破了寂靜的夜……

＊　＊　＊

夏無情一跨下馬車時，本能的用手遮住了眼睛，一道強光照得他幾乎睜不開眼！

當他適應了光綫之後，他這才發現，原來他已連人帶車馬置身在一個富麗堂皇的大堂中。

大堂中燈火通明，光亮如晝，夏無情從黑漆的車座裡下來，自然一下子無法適應；他環視了一下四週，但見堂上擺放著一張鋪有錦紋虎皮的太師椅，椅上坐著一個面目猙獰可怖的陌生人。

細看之下，原來那人帶著一副鬼面具。

除此之外，大堂兩側排列著十幾二十名的彪形大漢。那些大漢盡皆黑衣勁裝、臉覆黑巾，只露出兩個目光冷厲的眸珠子，看上去有一股震人之勢。

鐵不歸趨步向前，朝鬼面人躬身抱拳道：「啓稟聖座，百醉書生帶到。」

「只有他一人？」鬼面人在燈火掩映下，漾著詭譎而神秘的氣氛。

「是的，」鐵不歸恭謹回道：「並無任何人跟踪前來。」

「很好，」鬼面人點點頭，朝夏無情擺手道：「百醉書生，請坐。」

「我不是來坐的，」夏無情冷冷的道：「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華三元呢？」

「別急，」鬼面人沉聲一笑：「賀公子舟車勞頓，何不先喝兩杯？」

說畢，揚手又道：「馬車退下，上酒菜！」

「是！」

馬車徐徐退下，緊接著，珠簾閃動，一羣丫環使女緩緩端酒上菜而出……

夏無情冷聲道：「不必了，用不著假惺惺做態，咱們還是談正事吧，我已帶來神油秘方，華三元呢，他人在那裡？」

「賀公子，」鬼面人起身到夏無情面前：「你果然是言而有信之人，單人匹馬前來赴約，本座欣賞你的爽快俐落，天大的事等下再談，喏，請入座，讓本座聊表接風洗塵之意……」

「不必！」夏無情冷冷打斷他的話：「道不同不相爲謀，賀某人素不與鬼鬼祟祟，不敢以眞面目示人之鼠輩打交道……」

「放肆！」鐵不歸陡然大喝：「賀萬杯！你如果再如此出言不遜，不識抬舉……」

「算了，」鬼面人不待他說完，揮揮手道：「來者是客，休得無禮。」

「是。」鐵不歸收聲不語。

「賀公子，」鬼面人說：「我即刻命人帶華三元出來見你，請放心。」

語畢，一聲令下：「帶華三元！」

「是！」

＊　＊　＊

馬廄。

馬廄的隔鄰就是車房。

南宮雪現在就在車房裡。

她一直等到車伕離去之後，才小心翼翼的從車廂底座爬了出來。

嘩，只見她此刻渾身黃塵滾滾的，彷彿成了一個泥人似的。

她長長透了幾口氣，活動了一下幾乎麻木僵痹的筋骨，拍了拍身上的泥

塵……

潛藏在車底下，對南宮雪來說還是第一次，雖然那種滋味極端不好受，不過她倒也覺得非常緊張刺激；只有一點她覺得非常難受，那就是臉上那張人皮面具。

那張人皮面具雖然栩栩如生，精緻異常，但是黏在臉上，密不通風，非常不舒服，特別是悶熱流汗之時，那種痲癢的感覺，彷彿是螞蟻在臉上爬行似的，南宮雪好幾次想撕下那張人皮面具。

現在，她確定自己已順利混進敵人陣地時，她無所顧慮，第一件事便是剝下那張人皮面具，回復了她那張嬌嫩嫩的臉龐兒。

然而她那副模樣更令人發噱，她一身金衣馬褂，頭頂老人髮髻，腳著老人包鞋，看上去不倫不類，活像「娃娃老人」似的。

南宮雪管不了那麼多，她現在唯一在意的是，趕快找夏無情。

她絲毫不敢大意，抽出腰間軟劍，極其謹慎小心的步出車房……

* * *

夏無情最後還是入座酒席。

並不是因為他想喝酒，只因為他發現整張酒席只有鬼面人入座，連鐵不歸都只站在一旁，他覺得這是個好機會。

——他和鬼面人共桌飲酒，無疑距離極短，必要的時候，他可猝然出手制住鬼面人！

——依這情形來看，鬼面人顯然就是首腦人物，只要能制住他，難道還怕救不出華三元？

不過夏無情雖是入了座，可是杯箸未動，他深怕敵人做了手腳而著了道兒。

鬼面人似是看出他的心意，並未勸飲；其實他本身也杯筷未動，因為他臉上戴著一個鬼面具只露出兩個眸珠子，無論如何是無法進食的，除非他肯脫下面具。

顯然，他擺上這桌酒席無非是想緩和一下氣氛吧了。夏無情心中有數，為了減低對方的警戒心，於是他也放緩了語音：「酒，是好酒；菜，是好菜。只是，誰陪我喝啊？」

「當然是華三元陪你喝，」鬼面人淡淡道：「你跟華三元是哥倆好，多日不見，一定有很多話要訴衷腸，不是嗎？」

一頓，他忽然又說：「不過在他來之前，我還是應該陪你喝兩杯的，畢竟我是主人。」

語畢，他竟緩緩剝下面具……

夏無情儍住！

他料不到對方會有此舉動。

他不明白對方為何突然要以眞面目示人？

既然如此，對方戴面具豈非是多此一舉？

他的目的在那裡？

夏無情想不通。

當鬼面人脫下面具時，夏無情又是一楞！

因為他根本不認識此人！

夏無情很仔細的凝視著他，本能的脫口問了一聲：「你是誰？」

那人看來年紀相當輕，肯定不會超過三十歲，五官端正，一臉斯文，特別是唇角那縷若有似無的微笑，更增添幾許男人的魅力。

「先別管我是誰，」那人端起酒杯：「來，讓我敬你一杯，賀公子。」

話落，杯中酒一仰而盡。

夏無情沒有喝，冷冷瞥視著他：「不錯，你是誰不關我事，我是來救華三元的，他在那裡？為什麼這麼久還不見到他的人？」

夏無情為表「誠意」，從懷裡掏出預先準備好的「神油秘方」，擺放在桌上，冷沉道：「咱們有約在先，我交出秘方，你放出華三元，喏，這張紙箋就是神油秘方，你拿去吧！」

「你眞大方，」那人却看也不看，淡淡道：「你不怕拿了秘方而不放人，你豈不吃虧？」

「你們的目的是秘方，目的既已達，要人何用？」夏無情冷冷道：「如果你們食言反悔，豈非盜無道，小人一個？」

「這個世界就是小人的世界，君子是活不長命的，」那人忽然瞇了瞇眼眸，眼光浮起了一抹淡淡的憂傷哀愁：「君子是活不長命的，哎，我為什麼沒有想到這一點？」

夏無情茫然。

他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忽然，他看到那人眼裡竟有隱隱淚光！

他哭了！

為什麼？

夏無情被搞得一頭霧水，簡直是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

那人忽然問：「他臨死前說了些什麼？」

夏無情又是一楞，不由得脫口道：「你究竟在說些什麼？」

那人長吸一口氣，似乎在抑制心中的激動，他望住夏無情緩緩道：「你臉上這張人皮面具雖然做得維妙維俏，幾可亂眞，只可惜還是逃不過我的眼睛……」

夏無情心中猛然一震！

他隨即歎了一口氣：「原來，你故意擺上酒席，目的就是藉此就近觀察我……」

既然敵人已識破了他，再戴著那令人難受的人皮面具豈非多餘？於是夏無情也慢慢剝下了自己的面具……

那人並無驚詫之色，只是微微一笑道：「慈悲劍客夏無情，果然好風采……」

這時，站在一旁的鐵不歸與列隊而立的黑衣蒙面人倒是大吃一驚，鐵不歸驚叱道：「媽的，夏無情，你……」

話落一半，那人單手一揚，鐵不歸立刻收聲住口，靜立一旁……

夏無情剝下面具，覺得舒服多了，他撫了撫面頰，沉聲道：「不錯，百醉書生死了，他為了不想使『天竺神油』遺害人間，所以他選擇了死亡，是他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的……」

「他這樣做，豈非太蠢了？」那人忽然眼泛淚光，語音喃喃，彷彿在自言自

語：「他這麼年輕，他的人生才開始，他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他居然走上自絕之路……太蠢了，也太傻了……」

「蠢傻與聰明本就在一念間，」夏無情冷然道：「世上本就無絕對聰明或絕對愚蠢之事，百醉書生希望以己之死來消弭人世間的殺劫流血，你不認為他是個大仁大義之人嗎？」

「現在，」夏無情冷聲笑道：「你們既已知道百醉書生已死，也最好不過了，這世上再也沒有人知道神油秘方，那麼你們再挾持一百個華三元也沒用了，如果你們夠聰明的話，應該立刻釋放華三元，免得一錯再錯，越陷越深……」

話未完，他突然出其不意的撲向那個年輕人！

＊　＊　＊

敵人肯不肯釋放華三元？

夏無情不敢肯定。

不過如果「以己之腹度敵人之心」的話，他認為敵人不但不會放了華三元，而且甚至連自己也殺了。

殺人滅口，就像母雞下蛋一樣，一點也不稀奇

既然如此，與其等待敵人下手，為何不來個先下手為强？

所以，夏無情動了。

動如脫免。

快如閃電。

只可惜他失敗了。

＊　＊　＊

夏無情失敗的原因有兩個。

一個自然是那個年輕人的武功不俗，而且警覺性相當高，似乎早已料到夏無情會猝然偷襲，就在夏無情身形甫動時，他倏然一個倒掠翻飛，直往後激飛而去，正好坐到了堂座那張太師椅上！

夏無情第二個失敗的原因是，他並沒有拔劍。

他是當今武林十大劍客之一。

現今武當掌門人「疤面道長」推崇他是「天下第一劍」。

這或許是過譽，但這也說明了他劍法之淩厲，如果他猝然出劍的話，那個年輕人也許躲不掉了，至少不可能躲得如此輕易。

他為何不出劍？

——擒賊擒王，他想出其不意的制住那個年輕人的穴道，然後要脅他放出華三元。

一擊失敗，夏無情沒有追擊。

他已無機會追擊。

因為鐵不歸與那班蒙面殺手早已團團圍住了他！

他立刻拔劍，當然拔劍！

可是劍鋒甫一出鞘，忽聞得那個年輕人大喝一聲：「退下！」

然後他便看到圍上來的敵人立刻又回到了方才站立的地方，紋風不動。

敵人不動，他也只好不動，他按劍而立，冷冷望住那個狀似悠閑的坐在太師椅上的年輕人，沉聲道：「如果你現在肯交出華三元的話，我想，事情或許還有轉圜的餘地！」

那人驀然仰首大笑！

笑聲如嘶。

「你笑什麼？」夏無情蹙眉問。

那人停住笑聲忽然說：「夏無情，你認識華三元？」

「不認識。」

「那，我便交給你一個人，你可相信？」那人神色怪異。

夏無情一愣。

「其實，」那人面色一寒：「你心中還有一個疑問，你一定很奇怪，為何我自動把面具除下，以真面目示你，是不？」

夏無情直視著他。

他突然心中一動，脫口道：「你，莫非你就是華三元？」

「不錯！」那人又是一陣大笑。

夏無情呆住！

就在他呆住那一刹那，他看到了那人輕輕轉動了一下太師椅的右邊扶手！

然後夏無情便覺得他站立的地方突然陷了下去！

夏無情大驚失色！

他猛力吸氣！

而且長劍猛揮！

吸氣，是為了減緩他急速下墜的身形；揮劍，是企圖將劍鋒砍入陷阱的邊緣。

他的反應相當快，而且極為正確。

——他那鋒利的劍刃已成功的劈進了陷阱的邊緣！

然後他藉力扭腰反彈而上！

好一個慈悲劍客夏無情！

——他不僅成功的跳脫了陷阱，而且極其詭異的撲向仍端坐在太師椅上的年輕人。

吸氣、揮劍、扭腰、彈身上飛撲，幾個動作一氣呵成。

快得令人分不清先後，彷彿就是一個動作似的，單這一點，便足以說明他是罕見的絕頂高手了。

可惜的是，他仍然沒有制住那個年輕人。

——就在他飛身急撲的時候，那個年輕人依然端坐不動，神色自若，但却驀地轉動了一下太師椅的右邊扶手！

奇怪的事情又發生了。

夏無情只覺得眼前，哦，不，是四週，他只覺四週倏地漾起一片金光！

他大駭！他想抽身急退。

遺憾的是，他一步也不能退。

最糟糕的是，他居然連再進一步的能力也沒有！

他已進退不得。

——那片金光原來只是一隻鐵籠。

——鐵籠從天而降，正好罩住了夏無情。

瞬間，夏無情已成了動彈不得的籠中鳥！

好厲害的機關。

「他媽的！」夏無情駭極，也怒極，他揮劍猛劈鐵籠子，一陣叮噹响，火星四竄，却見鐵籠子安好無恙；他又用手去抬動鐵籠子，却發現它重逾千斤，無論他怎麼用力，鐵籠子彷彿生了根似的，居然紋風不動。

「媽的！」夏無情怒聲大吼：「鬼域技倆算甚麼好漢，有種的，放開我，咱們一對一！」

那個年輕人哈哈一笑，負著手踱了前來，眸光裏充滿了譏嘲不屑，掃了夏無情一眼，淡淡道：「勝利者就是好漢，勝利者就是有種的人，夏無情，虧你是個老江湖，怎麼竟像十七、八歲的小伙子一樣，難道你還眞相信世上有正義公理？」

夏無情苦笑。

他承認自己的舉動實在「幼稚」了一點。

他其實比誰都知道江湖上的眞理永遠只有一個：勝者爲王，敗者爲寇！

他之所以狂咆怒哮，無非是想激怒對方而已，看來敵人比他所想像的還要厲害，還要聰明，嗯，而且還要老奸狡猾！

於是，他乾脆坐了下來。

他認輸。

認輸的代價是什麼？

他當然知道，他淡淡一笑，語音也頗淡：「廢話少說，要殺要剮，悉隨尊便！」

「我不用殺你，」那人淡淡道：「這個地方極爲隱蔽，人跡罕至，關你幾天，你不餓死也一定會渴死！」

「人生終歸一死，我夏無情既敢隻身前來赴約，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夏無情瀟瀟洒洒的聳了聳肩，一副處之泰然的樣子：「只是，不知在我死前可否問你幾個問題？」

「你想問什麼？」

「你眞的是華三元？」

「我爲什麼要騙你？」那人含笑道：「老實說，你那張人皮面具可說是鬼斧神功，簡直比眞的還要眞，只可惜面具雖好，無論如何還是缺少了神韻，我如果不是百醉書生的知交好友，如何能窺知你是假冒的？」

一頓，他續道：「爲了證實你是假冒的，所以我脫下面具，你居然不認識我……」

「原來如此。」夏無情恍然大悟，他隨即又問：「既然你是百醉書生的知交好友，你爲什麼要用這麼手段來陷害他呢？你……」

「住口！」那人，華三元驀然大吼一聲，喝斷了夏無情的話語。

夏無情一楞，旋即冷冷一笑：「怎麼？我說錯話了嗎？」

「我不是要陷害他！」華三元忽然激動了起來：「我的本意只是……」

他說了一半忽又住口，冷冷的瞥視了夏無情一眼：「算了，他人已死，再說已是多餘的了，更何況你也是將死之人，何必再浪費口舌？」

一頓，他朝默立一旁的鐵不歸道：「吩咐所有的弟兄即刻撤離此地！」

「是！」鐵不歸洪諾一聲，忽又低聲問：「啓稟聖座，夏無情呢？是否……」

「放心，」夏無情瞇了瞇眼，沉聲道：「撤離之時，放把火燒了此地，他難道還有命嗎？」

「是！」鐵不歸應諾一聲。

「等等！」華三元忽又揚手道。

他似乎想起了什麼似的，望著夏無情說：「奇怪，既然你來了，那南宮雪呢」，她爲什麼沒有……」

話落一半，他忽然臉色驟變！

因爲他突然聽見一陣撞擊聲！

——窗子被撞裂的聲音。

他倏然轉首！

他那雙星也似的眸子浮起了一絲驚悸之色——他看見一條黑影如流星般的破窗而入！

那條人影並不是撲向他。

——竟是撲向那張太師椅！

太師椅上有機關。

「攔住他！」華三元大喝。

人也像箭般的急射而出！

然而他只撲出了一半，却突然回頭。

駭然回頭！

一回頭，他便見到那原本是關住夏無情的鐵籠子倏地昇起！

夏無情當然急撲而來。

像一頭出柙的猛虎。

華三元那驚悸的眼神泛起了一絲絕望。

死亡的絕望！

因爲他看見了一抹冷光。

奇快無比，比閃電還要快的冷光正如毒蛇般的噬向他的喉間。

華三元沒有閃避。

他無法閃避。

他也沒有叫。

他已無法叫。

——夏無情那詭譎的一劍已刺穿了他的喉嚨！

血，不多，只噴了一小朵；嗯，像朵小花，小紅花。

而且，華三元那粗粗的喉管也只破了一個小孔，只怕沒拇指頭來得大。

然而，這已足以令人喪命了！

——夏無情那頎瘦的身材已如山崩似的倒臥於血泊中。

——嗯，夏無情殺人永遠是那麼「慈悲」，而且「無情」。

* * *

那破窗而入、扳動機關的人當然是南宮雪。

她來得正是時候。

至少她已出其不意的救了夏無情，而且也製造了夏無情狙殺華三元的絕佳機會。

可是她自己却陷入了困境。

——在她撲向太師椅扳動機關時，不只是華三元撲向她，一旁的鐵不歸，以及那數名的蒙面殺手全都像流星般的猛撲而來。

特別是鐵不歸，他不需要拔刀，他那雙手就是刀，不，比刀還厲害。

——他苦練的「春風不留痕」鐵沙掌，據說曾一掌就打死一頭猛虎，故搏得「終南之虎」之美譽。

這究竟是不是眞的？

南宮雪不知道。

她只知道他那一掌劈來的時候，一陣強烈的掌風勁氣逼得她胸中一窒，內腑猛烈翻騰！而且斯時她正在扳動機關，根本無暇反擊，她只好倉促暴閃急退！

這一退，她已失却先機。

先機，永遠是勝利的先機。

先機，就好像是好的開始，好的開始亦是成功的一半。

南宮雪不是不懂得這個道理。

只因爲她爲了救夏無情而喪失了先機。

最糟糕的是，她一退便退到了牆角，再也無退路。

——她被逼入了死角。

敵人瘋狂的撲了上來！

刀光、劍影，像雨點般的落了下來！

她眼露紅絲。

她豁出去了！

像一頭被逼急、被逼瘋、被逼狂的母獅，驀然狂衝猛撲而上！

一排人影帶著哀號，帶著血光，像疾風偃草般的仆跌了出去！

南宮雪終於殺開了一條血路。

但是她也中了刀。

數刀。

她不知道中了多刀了。

她沒有時間去算。

她也沒時間去感到痛。

因爲她雖然衝出了重圍，敵人却又如蛆附骨般的猛撲過來！

好強悍的敵人。

但是他們却沒有動到南宮雪一根毫毛。

——夏無情已及時趕上來。

刷！刷！刷！

一連凌厲的幾劍，殺得敵人悲號狂仆，攻勢爲之一挫！

這當中，南宮雪已掉過頭來。

目露兇光的掉過頭來。她咬牙切齒，像一頭發怒的野獸。

她顯然想將敵人殺個片甲不留。

然而，就在這時候，忽然又冒出一大片敵人！

那些敵人並沒有幪面，顯然是埋伏在巷口的那班狙擊手。他們一到這裏便退下去休息，現在一定是聽到了格鬥聲又衝出來了。

奇怪，同樣是敵人，爲何有的幪面，有的則不幪面呢？

南宮雪與夏無情此刻當然不會去理會這個問題，反正幪不幪面都是敵人，是敵人就要殺。

殺！

南宮雪與夏無情大開殺戒！

然而敵人實在是太多了，像海濤般的一波又一波從四面八方撲湧而來！

南宮雪渾身是血。

有敵人的血與她自己的血。

但她依然勇不可當。

夏無情當然也是威風凜凜。

他左衝右撞，劍出如風，悍猛猶勝老虎！

無論你怎麼看，他已不像是個慈悲的人，簡直就成了一個猙獰可怖的殺手。

江湖上傳言他不曾殺過人。

任何傳言都不可能是絕對眞確的。

拿夏無情來說，他現在不但殺人，而且看似還殺得「津津有味」哩！

他顯然非常痛惡這班敵人，出手毫不留情，又狠又毒，立意殲滅所有的敵人才肯罷休似的。

然而當他眼角瞥見南宮雪已受傷時，心中大驚：「老太婆，我掩護妳，快走！」

南宮雪悶聲不哼。

「喂！」夏無情一劍劈斷了兩名敵人的咽喉，掠近南宮雪大聲道：「華三元已死，咱們再殺下去有什麼用？何況妳已受了傷哪……」

「我這點傷不礙事的！」南宮雪劍如輪轉，幾個血淋淋的頭顱飛起了半天來高：「媽的，這班狗賊子非殺他個寸草不留不可！」

此時，不知又從那裏湧來了一大堆敵人，殺聲震天的急衝了上來。

夏無情見狀大急：「媽的，老太婆，妳再不走我可要罵人啦！」

南宮雪一看不對勁，不知道敵人究竟還有多少，如果再一撥一撥的來，不被殺死也要累死的，當下也不敢逞强，大聲道：「要走一起走！」

「我當然要走，妳走先呀！」夏無情彈身躍起了半天來高，倏然一個俯衝，激起一片刀光血影，大喝道：「老太婆，快！」

南宮雪抓住這個機會，水蛇腰子一扭，嬌軀陡如離弦之箭般的衝門而出！

「南宮雪，留下命來！」一聲暴喝，鐵不歸急追而上！

「鐵不歸，夏無情陪你玩玩！」夏無情凌空翻飛，一劍刺向鐵不歸當胸要害。

鐵不歸舉刀急擋。

這當中，南宮雪已衝到了庭院……

＊　＊　＊

南宮雪並沒有躍牆而去。

她回頭望望夏無情。

她絕不是個棄友不顧之人，她要等他一起走。

夏無情果然衝出了屋子。

但，身後也跟著黑壓壓的敵人！

南宮雪舉劍欲撲。

她突然覺得左臂一陣刺痛猛烈傳來！

她低頭一看，這才知道整條手臂已被鮮血染紅，她淸楚的看到了臂上被劃上了一條頗深的傷口！

她立刻止住血道……

這當中夏無情已退到她身旁，他語音急促：「南宮雪，妳眞是成了個老太婆，竟如此婆婆媽媽的，妳快走啊！否則妳會流血過多而死的！妳別管我，我沒問題，只要妳走了，我自然也會走，這班兔崽子無論如何是攔不住我的……」

南宮雪人一靜下來，便有「時間」感到傷口的疼痛了，她發現不只是左臂、好像肩上，背後都吃了敵人一刀，疼痛如火灼隱隱傳來，她知道自己如果不趕快找個地方查探一下傷口，只怕眞會流血過多而死了。在「野豬林戰役」她就曾身負重傷，差點失血而死，歷史無論如何不能重演，於是她向夏無情說：「我先走了……你千萬保重啊……」

「少廢話了，快滾，快滾！」夏無情擋在她前面，一劍刺穿了當先而來的敵

人的小腹：「妳再不滾的話，我可要踢妳屁股了！」

南宮雪果眞「滾」了。

＊　＊　＊

天上沒有月。

也沒有星。

大地一片黑。

像黑墨般的黑。

南宮雪置身於這一片黑暗中。

她分不清方向，也看不到方向，其實就算她看得清方向，她也不知道身在何方，因爲她根本就沒有來過這裡——她本是潛藏在馬車底部而來，自然不認得路啦。

其實她現在也不在意東南西北，她只想擺脫敵人，找個地方好好察看一下傷勢。

現在，後面的追兵已被她甩開啦，她停住身形，四下望了望……

四野一片一漆黑，什麼也看不見，哦，不，有了，前頭不遠處好像有一間屋宇；南宮雪再凝目細瞧，發現那座建築物好像是廟宇，於是她再度展開輕功，急掠而去。

果然不錯，那是一間小廟。

廟不但小，而且又破又舊，顯然是間被廢棄不用的破廟。

南宮雪不是來上香拜神的，她只想找個暫時的棲身之處。

進了廟之後，她燃起火摺子，發現廟裏蜘蛛網四佈，一片頹垣敗瓦，連神龕也沒有了，不過她很幸運的在落漆斑剝的神案上找到了一只供奉神明的小油盞燈。

小油盞燈有燈蕊，而且還有點即將乾枯的油，於是她小心翼翼的燃起了燈。

燈光不亮，很弱，不過對南宮雪來說，這已非常足夠了。

她藉著微弱的燈光，很順利的查看了自己的傷勢。還好，除了左臂上的傷口較深之外，其他幾處都是皮肉之傷，敷點刀創藥便沒事啦。

她脫下扮裝老太婆的金衣馬褂，回復了她英姿凜凜的勁裝打扮，然後撕破馬褂，將手臂上的傷口敷藥包紮妥當……

然後她席地打坐，調息體內眞氣……

打坐甫畢，她開始思量下一步行動應該怎麼辦。

她首先想到應該回去看看夏無情，他是否仍身陷重圍中？抑或順利脫逃了？

南宮雪並沒有回去。

她認爲憑夏無情的身手要突圍並不是太難的事；最主要的原因是，就算她想回去也認不得路了。

天這麼黑，加上她倉惶而走，早就搞不清東南西北啦。

她只好呆坐在這裏，一切等天亮再說。

她算得上是個老江湖，因此她隨時攜帶有「緊急救難酒」。

她喝了幾口，果然精神百倍。

一個人乾坐破廟裏枯等天亮，南宮雪還是第一次，這種滋味並不好受。

她只覺得這夜，好長、好長……

她乾脆找了塊破敗於地的門板，用馬褂拂去灰塵，再用馬褂鋪上去，大大方方的睡了上去。

睡沒兩下她又坐了起來，她睡不著，她是個相當挑剔的人，無論如何睡不慣荒山野廟。

廟外有風，風聲如嘯；廟裏也有風，但卻有其他聽起來令南宮雪非常不舒服的聲音。她分辨不出那是什麼聲音，好像是老鼠吱吱叫的聲音，又好像聽見牠在啃嚙硬物的聲音；又好像聽見屋樑上有夜梟嘶叫的聲音；又好像聽見什麼東西在地下索索、爬來爬去的聲音……是不是蛇在爬？

一想到蛇，南宮雪跳了起來。

南宮雪其實是個相當大胆的女人，特別是她經歷「大亞悲事件」生吃過「死人肉」之後，可說是天不怕、地不怕，連鬼都不怕，渾身是胆；但，唯一就是怕那長長的冷血動物——蛇！

認眞說起來，蛇其實非常怕人的，若非不得已，牠絕不會主動對人攻擊的。

這個常識南宮雪不是不懂。

但不知怎麼搞的，打從南宮雪流鼻涕在地上爬的時候，她就怕見蛇。一見到蛇，她便四肢無力、背脊發麻、頭皮欲炸、嚇得面青青，認眞無胆！

有人說，十個女人九個半怕蛇。

南宮雪是個女人，而且還是個相當漂亮迷人的女人，但偏就不屬那不怕蛇的「半個女人」；因此，她現在一想到蛇便嚇得跳了起來，實在也是相當正常而不足爲奇之事。

她摸黑跑出了廟外。

她要去那裏？她也不知道。

不過有一點她是知道的，世上任何廟都是人建造的，有廟附近就應該有人才對。

她試圖找到鎭集，甚至是獨立家屋也好，她至少可以問問路。

兜了半圈，她什麼也沒找到。

其實，她應該想到，廟既然是如此之小，而且又被廢棄，按理附近的住戶必然極少，而且肯定已搬遷他去，否則怎會無人供拜神廟呢？

南宮雪是個相當倔强的女人，她偏是不信邪，她仍是硬著頭皮瞎摸亂撞。

然而無論她怎麼轉，盡是荒山僻野，連一條羊腸小徑都找不出來。

她終於氣餒了。她決定回到那間破廟。

可笑的是，她悶著頭摸黑亂跑，不知不覺走遠了，也迷失了，居然連那間破廟也找不到了。

這下可好，南宮雪終於變成了一隻沒頭蒼蠅，只好隨便抓個方向，瞎摸到底啦！

＊　＊　＊

走著，走著……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約莫有兩炷香的工夫吧，南宮雪倏地眸子一亮，總算瞎貓摸上死耗子，讓她找到了一戶人家啦。

遠遠望去，一座屋宇在黑暗中巍巍聳立，燈火通明，顯然是大戶人家哪。

南宮雪芳心竊喜，當下便掠身而去……

「開門呀，請開門。」南宮雪敲門。

「誰？」眞好，只叫了兩聲，那扇大門便呀的一聲打了開來，探出一個頭來：「什麼人呀？這麼夜了，居然……」

那人說了一半，忽然呆住了。

南宮雪也忽然呆了一呆。

兩人彷佛見了鬼似的，你望我，我望你的僵楞兀立著……

幹嘛？

說你不信，世上就有這麼巧的事，原來，那就是敵人的巢穴哪！

南宮雪第一次進來的時候，是暗藏在馬車底下的，什麼也看不清；而走的時候，是倉促慌忙的逃走，當然也沒看清楚敵人的巢穴是副什麼模樣。想不到鬼使神差，誤打誤撞，又摸上門來了！

「不好，那個賊婆娘南宮雪又跑來了哪！來人呀！快……哎哇！」

那人掉頭便跑，口中大喊大叫著，但只說了一半，忽然一聲慘叫，仆跌於地！

這當然是南宮雪的傑作。

——她一劍送他上西天。

南宮雪溜目一望，見庭院裏死屍狼藉，血流滿地，心中一動，既然來了，便進去看看到底夏無情是安然脫險了，抑或……

這時候，敵人已蜂湧而出！

為首持刀之人是終南之虎鐵不歸。

「南宮雪！」他顯然是對南宮雪之去而復返頗感意外，冷聲道：「妳不但愛多管閑事，而且也變得不知死活，妳居然還敢再來，眞是天堂有路妳不走，地獄無門妳自來……」

南宮雪冷眼掃視了一下庭院中的死屍，發現並無夏無情，心中鬆了一口氣，她橫睨著鐵不歸：「鐵不歸，如果你是個聰明人的話，你便應該及早棄械投降。現在，百醉書生已死，無論你們用什麼方法都得不到神油秘方了；而且慈悲劍客已安然逃走，就算你們現在殺了我南宮雪，你的罪行無論如何已壓不下來，遲早會受到五大門派與兩堡之聯合追緝，江湖雖大，已無你鐵不歸容身之地點……」

一頓，冷哼一聲，又道：「我想，這件事憑你鐵不歸一人之力是絕對做不來的，背後一定有不欲為人所知的勢力集團策劃這件事，如果你夠精明，肯供出幕後陰謀者，將功贖罪，你還是有一路生路的！」

鐵不歸冷冷一笑：「南宮雪，妳這個初出茅廬的小丫頭，想不到如此刁鑽精明，妳說得不錯，這件事本是宗大計劃，所謂『沒有三兩三，那敢上梁山』，我鐵不歸自有退路，用不著妳南宮雪替我操心。其實，這件事，百醉書生已死，華三元也死了，認眞說來，整個案件也結束了，妳還管那門子的閒事？」

「不！」南宮雪睨眼道：「如果你們不策劃這件事，無論如何百醉書生是不會死的。百醉書生雖是為了息事寧人，不惜门盡犧牲，但從另一角度來看，他實際上是被你們逼死的，若不揪出幕後指使人，百醉書生之死豈非白死？」

鐵不歸皺皺眉頭：「死個百醉書生跟妳南宮雪有什麼關係？」

微一停，冷嗤道：「難道，妳南宮雪跟他有一腿之交？」

「放肆！」南宮雪瞋目怒叱：「瞧你人模人樣的，竟說出此等汚言穢語，下三濫一個！」

南宮雪生氣了。

本來，妳打算探探夏無情的情況，若他已脫險則自己便用不著留下來與敵人搏命，大可一走了之；反正這樁事，主要目的是要救華三元，想不到華三元竟是敵人的一份子，而且華三元也已死，剩下的，就是查出幕後的主腦者了，而這件事顯然不是南宮雪一人之力可以做到，此種情況，南宮雪應該只有暫避一途，畢竟眼前敵人的數量是多過她太多了哪！

但是，她却突然撲向鐵不歸！

狠狠的、全力的撲向鐵不歸！

只因為鐵不歸那句「一腿之交」激怒了她。

一腿之交，其實也不算是什麼壞話，至少不是粗魯之言。

但南宮雪却不能忍受。

她是個保守的女人。一直都是。

她認為那句話對她是侮辱，甚至是汚蔑，所以她動怒，所以她衝向鐵不歸。

她一動，鐵不歸也動。

其他的人都動。

動得最快的人不是南宮雪。

竟是鐵不歸。

顯然，他早已領教過南宮雪的厲害，他早已心存警戒，他知道南宮雪不動則已，一動則山崩地裂，千萬大意不得。

認識敵人、防備敵人，甚至是尊重敵人！鐵不歸做到了這一點。

從這點來看，他無疑是個老江湖，當然也是個經驗老道的高手。

這種人，通常是屬於不容易失敗之人。他沒有失敗。

——他業已輕易的避過南宮雪詭異的一擊。

更厲害的是，他竟然還有反擊的能力！

兇猛而深沉的反擊。

他避過南宮雪的劍鋒之後，右手單刀倏地急掄猛挑，如毒蛇出洞般猛跳而出，急指南宮雪咽喉！

南宮雪含怒出擊，威力雖大，惜一擊撲空，招式用老，空門盡露，先機陡失，驟淪為挨打的局面。

她只好倉惶而退。

然而四面八方一片刀光劍影像天塌下來般的向她壓了下來！

壓得她幾乎透不過氣。

她只好鋌而走險。

不退反進；以進為退。

她驚險的架住了鐵不歸的刀鋒。

她總算穩住了陣脚。

然而她却忽略了鐵不歸的另一隻

手。

左手。

也是沒有握刀的手。

却比握刀的手更厲害！

因爲它已凌厲而詭譎的劈向南宮雪的胸脯！

鐵沙掌！

這就是鐵不歸賴以成名的「春風不留痕」鐵沙掌！

南宮雪大駭！

在她的感覺，鐵不歸那一掌的確是快得不留痕跡，可是那絕不是春風。

因爲她已清楚的感覺到那冷冽的掌風壓得她幾乎要僵硬過去！

不是春風，簡直就是臘月寒天的冬風哪！

春風也好，冬風也吧，無論是什麼風，那已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南宮雪絕不能吃它一掌。

——那一掌，可不是熊掌哪，吃下去，包你有死無生！

南宮雪不僅駭，而且怒。

因爲那一掌居然正對著她的胸脯而來。

南宮雪的胸脯，不大也不小，但是配在她嬌小玲瓏的身材，無論如何非常迷人，而且誘人，否則她走在街上就不會惹那麼多垂涎而色迷的眼光了。

女人胸脯，是「聖地」，也是「禁地」，對南宮雪來說尤其是，她長了這麼大人從來沒被任何男人碰過哪，包括柳花花在內。

現在，鐵不歸居然想「染指」。

他能不能如願？

南宮雪會不會讓他得逞？

不會，當然不會！打死她南宮雪也決不會讓鐵不歸那「安祿山之掌」得逞。

她豁出去了！

鐵不歸有左手，她也有。

她咬牙擊出左拳！

她只能如此，因爲無論是她想揮動右手之劍或是閃避都已經太慢了。

她只有硬碰硬。

以拳對掌。

拳與掌那個厲害？

鐵不歸那一掌是名震天下的「春風不留痕」鐵沙掌，南宮雪那一拳呢？

——她的拳或許厲害，問題是左臂上剛剛吃了一刀，雖說入肉不太深沒什麼大礙，但若要以此臂較內勁，無疑功力要打點折扣。

「波！」

拳與掌已經對上。

鐵不歸紋風不動，穩得像東嶽泰山。

南宮雪也沒有動。

但，她那張臉龐兒却倏地蒼白，慘白！那隻手臂也倏然垂了下來，而且那本已被制住血脈包紮好的傷口陡然又湧出了一大灘血！

南宮雪咬著牙、抿著咀。

否則她怕忍不住會叫出聲來。

——因爲左臂的骨折之痛如摧心瀝胆般的傳遍了她週身！

她的手骨斷裂了！

她却不動聲色。

她甚至還浮起一絲微笑。

——與敵交搏，就算你被敵人砍斷了一隻手，你都不能皺一下眉頭。

——敵人多一份信心，你便少一分生存的機會。

這話是柳花花告訴她的。

她牢記於心。

她也做得很好，她居然含着笑道：「鐵不歸，你的鐵沙掌，哼，不過如此！」

鐵不歸眼裡有疑惑，也有驚疑。

他不相信南宮雪能接下他一掌，安然無恙的接他一掌。

他笑不出來。

他只覺得一陣寒意自脚指頭傳到了他的髮端，他有怯意了！

他開始在想：那個女人的武功到底有多高？

戰鬥倏然中止了下來。

然而只停了那麼一下又展開了，因爲那些敵人已一湧而上，瘋狂的攻向南宮雪！

南宮雪忍著痛楚，完全不露出痕跡，依然那麼驃悍勇猛的橫衝直撞，右一劍、左一脚，把那班狂撲而上的敵人殺得落花流水！

鐵不歸越看越心驚。

他幾乎想開溜了。

其實，南宮雪也想開溜。

左臂骨折之痛，痛得她那蒼白的臉上沁出了顆顆豆大的汗珠，再打下去，就算支持得了，只怕她那隻手臂要變成殘廢了！

她痛徹心肺！

她心急如焚！

終於，她覷個準，一招「踏血天涯」把前面一排敵人殺得人仰馬翻之後，立刻彈身掠起而走！

她飛身掠向圍墻。

然而，她甫一踏上墻頭，整個人忽又栽了下來！

——左臂骨折已無法動彈，因而無法平衡身形，連輕功也施展不開來了

她這一栽，鐵不歸却眼睛倏亮！

「南宮雪，」他掠近南宮雪，咀角含笑：「妳眞行，好漢打落牙和血吞，有種，我鐵不歸差點被妳騙過去了哪！」

南宮雪靠住冰冷的圍牆，她的心也冰冷，但她依然咬牙撐住，狠狠道：「鐵不歸，夠胆的，你放馬過來，看看老娘能不能稱量你！」

「死鴨子咀硬，」鐵不歸冷冷睨著她，臉上有得意之色：「老實說，妳是我一生中所見武功最高的女人，方才妳若不是中了我的激將而突然出手，我想，要拿下妳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南宮雪悔恨。

她的確是中了鐵不歸那句「一腿之交」的激將，至而憤然出手，但無論如何比不上冷靜出手．得有效。

——人在盛怒中，無論做什麼事都會有偏差的。

——與敵對峙、撲搏，冷靜而沉著之人往往是最後勝利者。

南宮雪其實懂得這個道理，而且她一直都是相當冷靜之人。

但，她却出錯了。

也許，這兩天來，她與敵撲殺搏命十數次，至今睡眠不及兩個時辰，睡眠不足，很容易影响一個人的精神與心緒的，南宮雪就是在精神不夠集中、與心緒不夠安寧之下出錯的。

出錯，特別是在與敵人撲殺的時候出錯，通常是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的。

往往，是血的代價！

南宮雪悔恨、懊惱已經來不及。

——鐵不歸已開始向她索代價。

——他已一刀劈向南宮雪！

殺友救敵　愛之使然

鐵不歸那一刀，當然是快、狠、準、勁，無論從那個角度來看都是凌厲非凡的一刀。

無可挑剔的一刀。

但，以南宮雪的實力來說，她要閃避那一刀並不是太難的事。

甚至，她自信有反擊的能力。

然而她此刻却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鐵不歸那一刀直撲她面門，而無法招架。

——她已心餘力拙。

她等死。

眼光光的等死。

*　*　*

等死的滋味是什麼？

對南宮雪來說，並不陌生。

她曾經面臨過死亡很多次。

每一次的感覺都不同。

而每一次都會有害怕的感覺。

這一次，她居然沒有害怕。

她很自然的想起了忘佛和尚與白醉書生，他們的死無疑會流芳百世。

死，是可怕的、醜陋的；但如果死得其時、死得其所，死，是光榮而尊貴的！

——忘佛和尚與百醉書生改變了她對死亡的看法。

她已經不怕死。

所以她瞪視著鐵不歸。昂然不懼的瞪著他。

然而，南宮雪却沒有死。

死的竟是鐵不歸！

*　*　*

鐵不歸一揮刀的時候，唇角上便浮起了一絲笑容，勝利而得意的笑容。

但，就在即將劈爛南宮雪那張姣好的臉孔時，他唇上那縷笑容倏然消失，換上了濃深的驚駭、以及濃深的痛苦！

——他清楚的感覺到，一把鋒利無比的劍從他背後刺了過來。

劍鋒穿透了他的胸膛！

他看到了劍鋒上濃濃的血……

他沒有哀叫。

他忘記了哀叫。

他只想知道是誰從背後殺他。

居然無聲無息的欺近他身後出劍。

是誰的武功這麼高强？

他强忍住一口氣。他努力的、艱辛的回過頭去。

一回頭，他的眸孔睜得更大了！

然後，他那口氣便倏然消失，偌大的身軀忽像洩了氣的皮球，頹然倒了下去！

他的頭正好倒在南宮雪的脚尖前，臉孔仍然側轉著，以致南宮雪能很清楚的看見他仍瞠睜著兩個斗大的眼珠子。

瞠睜的眼球彷佛要跳出眼眶似的。

眼孔裏有痛苦，以及更多的困惑！

再細細一看，居然還有滿滿的憤怒！

——顯然，他死得極其不甘心。

*　*　*

南宮雪死裏逃生。

她按捺住一顆興奮的心。

她第一個反應當然是看看誰救了她。

她以爲是夏無情。

只有他才有那麼犀利快速的劍法。

然而當她看清救她之人時，她整個人儍住了。

因爲那個人是她絕不會想到之人。

——居然是那個天竺人「李世民」！

*　*　*

南宮雪呆呆的望住他。

那人也靜靜的望著她，含著瀟洒飄逸的微笑望著她……

不知道過了多久，一直到李世民含笑說：「怎麼，南宮姑娘，妳不認識我了？」

南宮雪這才回過神來。

一回過神，她立刻警覺到週遭還有敵人，但她溜目一望時，却見那些敵人都兀立不動，似乎他們也都爲鐵不歸之突然被殺而驚呆住了。

史令南宮雪驚奇的是，李世民竟然轉身對那些敵人低叱一聲：「還不快滾！」

那些人也都眞的走了。

而且，他們臨走的時候，居然也都恭恭敬敬的對李世民躬身抱拳說了一聲「是」。

南宮雪儍眼。

那些人莫非是被他的絕世武功震住了，居然個個都乖乖的進入屋裏去，一個都不剩。

不管怎樣，現在可說危險完全過去了，南宮雪大可以喘一口氣，她感激的望住李世民：「謝謝你救了我一命。」

話聲甫落，不待李世民回答，南宮雪忽然蹙著眉頭蹲了下去。

她痛得蹲下身子。

——她本是憑著一股堅强的意志熬忍住痛楚，現在危險一過，意志力也隨著鬆懈下來，臂上骨折之痛也就格外强烈了。

「南宮姑娘，」李世民立即趨前蹲下身子，扶住南宮雪的香肩，語音關注的說：「妳怎麼了？」

「沒什麼，」南宮雪朝他笑笑：「方才硬接了一記鐵不歸的鐵沙掌，左臂骨骼被震碎了……」

「那還得了！」李世民目露焦急之色：「來，讓我看看！」

「沒關係，」南宮雪倔强的搖搖頭：「骨頭斷了，可以接回去，沒什麼大不了。」

「什麼沒關係，」李世民急聲說：「斷骨之痛足以痛死人，而且若拖延誤時，

將來那隻手便會變得歪曲難看了！來，接骨功夫我學過，而且技術還是一流的，讓我幫妳接回去……」

一頓，他又說：「妳還能不能走路？喏，讓我扶妳進屋裏去，裏頭有燈，也有藥……」

南宮雪咬著牙點點頭，慢慢站了起來。

李世民小心翼翼的攙扶她走入屋裏……

＊　＊　＊

李世民接骨的功夫果然不錯，只在接骨的那一剎令南宮雪感到疼痛之外，當他為她敷上一種清涼的藥膏，包紮固定好，然後又用絹帶吊掛在頸項時，南宮雪一點也不覺得痛了。

然而，南宮雪雖已痛楚銳減，但心中的疑惑却愈來愈濃！

——這個自稱「李世民」之人究竟是何來路？他為什麼會在這裏出現？

——進入屋子之後，她發現裏面的敵人竟對他十分服從，令她驚異的是，有部份黑衣幪面的敵人已不再幪面，居然都是天竺人！

——看樣子，他好像就是這個組織的幕後主腦人物。

——如果是，他為什麼要殺鐵不歸而救回自己一命呢？

「妳在想什麼？南宮姑娘。」李世民用手帕擦拭額角的汗水，然後又擦擦手。

「你為什麼要救我？」南宮雪凝視著他。

「我們是朋友呀，」李世民跟南宮雪說話的時候，不僅目光柔和，語音更溫柔，而且一定掛上一縷微笑：「貴國有一句話，為友兩脅插刀，義不容辭，不是嗎？」

「你究竟是什麼人？」

「李世民呀。」

「我是說你的身份。」

「我的身份？」李世民聳聳肩：「我是來貴國做客的，妳可以說我是客人。」

南宮雪眸光冷冷的盯住他，彷彿要穿透他心裏似的：「你是天竺的大太子還是六太子？」

李世民一怔，隨即笑咪咪道：「妳說呢？」

「六太子！」

李世民含笑問：「妳從那裏看出我是六太子？」

南宮雪冷冷一笑：「其實，你到醉仙樓找我的時候，我便懷疑你若不是大太子便是六太子了。」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剛剛火化完忘佛高僧的遺體，而大太子與六太子派來的大內殺手皆志在必得忘佛高僧的首級，他們空手回去，據實以報，你到醉仙樓來不過是想證實他們說的話是否確實……」

南宮雪一頓，接著說：「那些大內殺手在搶奪忘佛高僧的遺體時，也同時見到了百醉書生已死，他們必也將這事稟報你，而你離開酒樓之時，正好與慈悲劍客易容的假百醉書生擦身而過，臉上竟露出吃驚之色……從這兩點看來，你若不是大太子便是六太子。」

「妳果然聰明，」六太子微微一笑：「但是妳為何敢肯定我是大太子或六太子呢？也許我只是他們的頂頭上司也有可能呀，不是嗎？」

「當然有可能，任何朝廷官職繁多，你自然可能只是大內殺手的頭領什麼的，但……」南宮雪望住他：「從你的神態舉止看來，顧盼之間隱隱有高人一等之貴族驕態，我直覺你就是天竺太子，只是不敢確定你究竟是大太子或六太子而已。」

「那妳現在為何敢確定我就是六太子？」六太子殷勤的為她斟上一杯茶。

「因為你在這裏出現。」

「妳能不能說得仔細一點？」

南宮雪淡淡道：「忘佛高僧告訴我，你是因為他不肯交出神油，因而遷怒欲置他於死地，按照常理來說，你應該是先生擒他，逼他交出秘方再殺他不遲，而你竟下格殺勿論之指令，有悖常情；正巧這時候，居然有人向百醉書生勒索秘方，我認為這兩件事必有關連，幕後的指使人應該是同一個……」

南宮雪輕啜了一口茶，續道：「而你在這裏出現，每個人都服從你，特別是鐵不歸被你一劍刺死時，眼裏有驚詫憤怒之色，死不瞑目……似乎說明了他為你賣命，你竟然殺了他……憑這幾點，便已足夠證明你就是天竺六太子了。」

「還有一點很重要，」南宮雪又接著說：「江湖中人誰都知道，無論是誰胆敢向百醉書生勒索神油秘方，必會遭到强大的五大門派與兩大堡的聯合追擊，而鐵不歸居然有恃無恐，明目張胆的露面，說明了他背後的撐腰人物勢力極為龐大，足以保護他的安全；而你無疑符合這個條件，到時你帶他去天竺，神不知鬼不覺，就算知道，也沒辦法殺到你們宮廷去，從來點來看，這次『神油事件』的主腦人就是你六太子！」

六太子望住她，柔和的眼光泛起歎服之色，輕嘆一聲，道：「南宮姑娘，南宮雪，妳果然聰穎過人，在下佩服之至……」

「但是，」南宮雪却說：「我還是有幾點問題想不通……」

「那幾點？」

「華三元為什麼要出賣百醉書生呢？你又為什麼認識華三元呢？他又為什麼肯替你賣命呢？」南宮雪一口氣提出了幾個問題。

「我想，妳看我漢語說得這麼好，而且還懂得中原劍術，妳就會知道我經常來中土了，而且來的次數與停留時間都不算短……」六太子喝口茶，潤潤嗓子：「華三元是個大夫，我曾經一次因病巧合找上他，兩人頗談得來，彼此都留下好印象，只是我不曾跟他表明我的太子身份吧了，但是言談間我知道他是百醉書生的知交至友。當百醉書生擁有神油秘方的消息傳到天竺時，我便立刻趕來找華三元，表明自己的眞正身份，並把神油的來龍去脈告訴他……」

「你以高官厚祿引誘他，所以他便答應出賣百醉書生了？」

「並不完全是，」六太子徐徐道：「其實我這個計劃，除了忘佛和尚之外，我並不想傷害任何人，我本意只想利用華三元將百醉書生騙到這裏來，然後偷偷送到天竺去，餉以官爵，助我治理天下百姓。華三元的本意並非想出賣百醉書生，在他認爲，天竺神油既是我天竺之物，將秘方還我天竺有何不可？最重要的是，百醉書生自從『烈女劍』梅姬移情別戀之後，整個人便變得格外消極，終日酗酒，雖說有神油可解酒毒，但長此下去，遲早會喝壞身子，因此華三元有意幫他換個新環境，老實說他的出發點，有一半是爲了己身的榮華富貴，但也有一半是爲了百醉書生著想……總之，華三元是絕無惡意，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既然他是爲了百醉書生好，那他爲何不對百醉書生直說？」

「他試過了，」六太子微笑著說，他的微笑眞瀟洒迷人：「他曾用各種方法試探百醉書生，都失敗了，所以才會用這種方法哪。」一頓，他長歎了一聲，臉上有哀戚之色：「人算不如天算，想不到這個計劃却累得他們身首異處，唉，早知……」

「你很後悔？」

「當然後悔，」六太子用力一點頭：「我的本意根本不想傷害任何人哪！」

「忘佛高僧呢？」南宮雪冷冷的瞪著他，語音倏然冰冷：「你連一個出家人都不肯放過，而且居然連他死後也要割下他的首級；你居然還口口聲聲說不想傷害任何人，你是在唱歌還是在唸經？」

「他不同，他是我天竺子民，我有權殺他，這一點……」

六太子話未完，南宮雪冷冷截口說：「就因爲你是太子，所以你有權殺你的子民百姓？」

「妳生氣了？」六太子很詫異。

「我沒有生氣，」南宮雪眸中一片譏誚：「我只是看不起你的作爲而已！」南宮雪翻過頭去。六太子怔怔的望住她。南宮雪忽又翻過頭來：「鐵不歸是替你賣命之人，你又爲什麼殺他呢？」

「我若不殺他，妳豈非死了？」六太子振振有詞的說。

南宮雪有點茫然：「我是你的敵人，他是爲你賣命之人，你居然殺自己人而救敵人，這種蠢事只怕連白痴都不肯做吧！」

殺友救敵，這大概足以列入世界十大蠢事之一，而且肯定是名列第一。

世上有誰會做這種蠢事？

六太子做了。

爲什麼？

他沒有回答。

但南宮雪已經知道答案了。

答案在那裏？

眼睛！

當南宮雪看到六太子那雙星也似的眸子裏裝滿著毫無掩飾的濃情蜜意之時，她便已知道了答案。

——六太子愛上了南宮雪！

南宮雪臉紅心跳。

她居然不敢迎視他的眸光。

她垂下了頭，嬌羞的。

她不住的捏衣角、又放開、又捏衣角……她忽然發覺自己的手是「多餘的」。

——她不知道該把它放在那裏才好。

多奇妙的感覺。

多好笑的感覺。

多尷尬的感覺！

其實，南宮雪不是沒有見過那種眼光，白則七與周浩便曾用那種眼光凝視過她。

但是，不知怎麼搞的，她竟然會有「不知所措」的感覺。

爲什麼？

——是不是她也被他倜儻不羣的外形與迷人的氣質所吸引？

輕咳了一聲，南宮雪總算是回復了鎮定，她慢慢的喝了一口茶，然後徐徐道：「這次的『神油事件』似乎已見了底，到此爲止，你認爲你應該負什麼責任？」

「妳說呢？」六太子這句話又使南宮雪不自禁的想起了柳花花，她已經好久沒聽柳花花說這句話了，他究竟跑到那裏去了？

一想到柳花花，南宮雪的態度立刻冷漠下來，她覺得六太子雖然帥過柳花花，但是她總感到他不如柳花花來得「有型」，她認爲柳花花的「吊兒郎當型」是任何男人都比不上的。

她還想到柳花花的談吐以及一些小動作，經常能令人噴笑、發噱、跳脚，甚至是咬牙切齒，整天令人回味無窮，跟他在一起，南宮雪總會有輕鬆愉快、無拘無束的感覺……

「妳在想什麼？」六太子的問話把南宮雪拉回了現實。

「我在想……」南宮雪立刻想回正題：「這次的事件算是結束了，誠然，你的本意並非想在江湖上引起殺刦，而你又救了我一命，我想，就這樣扯平吧……」

「還有一件事未了。」

「那一件事？」

六太子眼光灼熱，一字一字道：「我正式向妳求婚！」

「什麼？」南宮雪差點跳了起來。

六太子盯視著道：「我要妳嫁給我！」

「你在開玩笑！」南宮雪睜大了眼：「咱們總共也不過是兩次見面而已，你居然要我嫁給你，原來你們天竺人喜歡開這種玩笑啊？」

六太子一點開玩笑的樣子也沒有：「雖然我們總共不過只見兩次面而已，甚至相處的時間加起來不到一天工夫。但是從我昨天在醉仙樓第一次見妳之時，我就知道妳是我理想中的女人，妳有能力幫助我治理國家，妳可以當我的皇后……」

見他越說越好像是眞的，南宮雪連忙搖手道：「慢，慢，我不想當皇后，我也不是當皇后的料子……再說，你雖貴爲太子，畢竟不是第一繼承人，將來皇位會傳給大太子，再怎麼也輪不到你呀，不是嗎？」

「大太子？」六太子忽然冷笑一聲：

「他絕不是做皇帝的料子，皇位遲早會落到我手裏……」

南宮雪忽然想起了一件事，眨眸問：「對了，我聽說你想謀害大太子篡位是嗎？」

「不錯，」六太子傲然點頭說：「殺了他，其他的太子庸碌無能，皇位非我莫屬！」

南宮雪忽然覺得他好可怕，忍不住打了一個冷顫：「大太子不就等於是你哥哥嗎？」

「是的，他是我同父同母的嫡親兄長！」六太子毫不隱諱。

「那，」南宮雪吸了一口氣，「爲了奪取皇位，居然不惜弒兄，這種手足相殘、兄弟干戈之行徑，你不認爲太殘酷了嗎？」

「殘酷？」六太子忽然仰首大笑。

「我說的不對？」南宮雪問。

六太子忽然答非所問：「妳知不知道我的漢文名字爲什麼要取李世民？」

「你是想鼓勵自己將來成爲和李世民一樣的傑出皇帝？」

「不錯！」一頓，六太子含笑問：「請問，妳知不知道李世民的皇位是如何得來的？」

南宮雪呆住。她竟然答不出話來。

李世民的皇位是如何得來的？

——只要不是文盲，不，即使是文盲也應該看過京戲或「歌仔戲」，要不然也聽過說書的或鄉黨長者述說名震千古的「玄武門之變」。

——玄武門之變，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發動兵變，弒兄李建民，殺弟李元吉，逼父李淵退位！

南宮雪不是文盲，她雖然說不上頂有學問，可也唸過不少書，她當然知道「玄武門之變」的史實。

她也明白六太子以李世民自居的眞正用意了。

——李世民殘殺手足而奪得皇位，爲什麼六太子就不能？

南宮雪苦笑：「李世民弒兄殺弟，那畢竟不是值得歌頌之事，甚至說那是他一生人永遠也洗不清的汚點，無論如何不值得你仿效他……」

「但是！」六太子雙拳緊握，鏗鏘有力道：「他却成了貴國罕有的賢君，一直到今天，還有千千萬萬的人在歌頌他、景仰……」

「那是因爲他治國有方，」南宮雪不以爲然的打斷他的話：「他勤政愛民、禮賢下士，使天下百姓安居樂業，國富民强，四夷歸順，聲威遠播……，後人推崇的是他的『政績』，並不是……」

「好！」六太子忽然也打斷了南宮雪的話：「照妳這麼說，那我殺了我的兄長，將來我繼位之後，也勤政愛民、國强民富，那麼我還不是一樣可以成爲後人稱頌的賢君？」

南宮雪啞口無言。

她被他頂得死死的。

「李世民之所以弒兄殺弟，一定是認爲他們不是當皇帝的材料，因此用『非常手段』自己取而代之；」六太子冷沉道：「我何嘗不是一樣？我那個哥哥太子懦弱無能，每天花天酒地、放縱聲色、聽信讒言、毫無主見，根本就是扶不起來的阿斗，將來國家交到他手裏，肯定是哀鳴遍野、天下大亂、餓殍塡溝、老百姓必將生活於倒懸中……請問，南宮雪，我殺他有什麼不對？」

南宮雪沒有回答。

她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這種問題，誰能回答？

「妳爲什麼不說話？」六太子却非要南宮雪回答不可。

南宮雪苦笑，她只能苦笑：「你要我說什麼？」

「答應我！」六太子忽然按住南宮雪的手掌：「南宮雪，妳一定要嫁給我……」

南宮雪抽回手：「我爲什麼要嫁給你？我根本就……」

話未完，六太子已搶著說：「妳非嫁我不可！因爲我知道妳是個能力極强的女人，貴國有句名言：『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一定有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南宮雪，妳是個了不起的女人，妳嫁給了我之後，妳一定會幫我把國家推向富强之路……」

南宮雪搖搖頭：「我只不過是個二十出頭的女人，你我相處不到一天工夫，你怎麼能這麼肯定我是個了不起的女人？」

「妳是了不起的女人，絕對是！」六太子緊盯住南宮雪，盯得南宮雪好不自在：「貴國有句名言：鷄蛋吃一口便知道是好蛋還是壞蛋。同樣道理，我雖只和妳相處不到一天，我便知道……」

「夠了，夠了！」南宮雪被他左一句「名言」、右也一句「名言」搞得一個頭兩個大，忙不迭叫道：「我南宮雪不是鷄蛋，我是人，一個普普通通、胸無大志的女人……」

「不！」六太子站了起來，慢慢走向南宮雪：「妳嫁給了我之後，妳便是世界上最美麗的皇后，妳要什麼有什麼。吃，山珍海味；穿，絲縷綢緞；住，皇宮大殿；行，金車玉馬……連天上的星星我都會爲妳摘下來，整個世界都讓妳隨心所欲……」

南宮雪說不出話來。

她發現他的眼光好奇怪。

她覺得有點害怕。

她不自覺的也站了起來……

六太子一直靠近她……

她本能的一直退後……

「你，你想幹什麼？」南宮雪覺得他的眼光不僅奇怪，而且好可怕，彷彿，彷彿……彷彿想一口把她給吞了下去似的。

「這世上，有多少女人巴不得嫁給我，」六太子一步一步的走近她，南宮雪則一步一步的退：「南宮雪，我喜歡妳，我愛妳……妳那個小眼睛、妳那個小咀巴、妳那個小酒窩……」

「不要說了！」南宮雪只覺得渾身鷄皮疙瘩，她從沒聽過如此肉麻兼肉痠的話，她覺得胃在翻，差點沒有吐了出來。

「我要說，我一定要說！」六太子眼

裏閃漾著令南宮雪打顫的光芒：「妳是個小妖精，世界上最美麗、最迷人的小妖精，我需要妳，來，南宮雪，讓我疼疼妳，讓我親親妳……」

南宮雪沒有再退。

她已經不能退。

她已被逼到了死角。

六太子仍然走向她，口裏也仍然喃喃自語著：「我一定要得到妳，世上沒有我得不到的東西……小乖乖，喏，讓哥哥我抱抱妳……」

南宮雪沒有給他抱。

不過，她給了他一種東西。

——巴掌！

一記又狠又勁的巴掌飛到了六太子的面頰，立刻浮起了清晰的五指印痕。

六太子居然笑了起來：「嘻，打是情，罵是愛，打得好，打得妙，妹妹打哥哥，哥哥愛妹妹……喏，這邊，打這邊……」

南宮雪沒有再打。

她已經快哭出來了。

她相信她碰到了一個瘋子。世上最可怕的瘋子！

南宮雪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她從沒有碰過這種事。她以為六太子發神經了。

她想狠狠打他、踢他、甚至是殺他！

可是，他救過她一命呀。他是她的救命恩人。

她怎能打救命恩人？

可是，他……

南宮雪忽然像柔弱可憐的小動物，縮成一團，蜷曲在牆角……

她想叫。

卻覺得喉嚨被什麼東西堵住似的……

驀然，六太子向她撲過來！

這一撲，倒激起了南宮雪自衞的本能。

——她飛起一腳！

一腳正中六太子的胸懷！

六太子飛了起來，向後飛。

像一只斷綫的風箏。

叭！他那壯碩的身子把牆角的小茶几壓得粉碎！

小茶几上的油燈打落地上。

火，却沒有熄滅。

反而竟熊熊燃燒了起來！

——它正好跌到窗子下，火星噴到了長及曳地的窗帘。

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不過一下子，整張窗帘都燒了起來，然後火舌立刻漫延到天花板……

南宮雪大叫：「失火了！快救火呀！」

六太子巍巍顫顫的站了起來，居然宛若未聞，仍然笑嘻嘻的走向南宮雪，兩眼直視，口中喃喃自語：「嘻，小乖乖，妳好兇，嗯，應該叫妳小辣椒才對……小辣椒，哥哥疼，哥哥惜、哥哥親……」

南宮雪一見到他那副樣子，急得驚慌失措，竟呆立於地……

忽然，她看到了六太子後面的長衫下襬竟然也著起火來了！

南宮雪捂咀驚叫。

她叫得很大聲。

但全都給猛烈的畢剝燃燒聲掩蓋住了……

火，猛火！

煙，濃煙！

充塞了整個房間。

「南宮雪，我是皇帝，妳是皇后……」六太子一下子便變成了火人，但他彷彿毫無疼痛，仍然一步一步的走向南宮雪：「小親親，妳看，世界多光明，世界多美麗，世界多可愛……」

南宮雪已嗆得眼淚、鼻水直流……

她同時還感到呼吸困難！

她有窒息的感覺……

突然，一截樑木飛了下來，不偏不倚，正好打在六太子身上！他仆跌於地！

六太子這次再也沒有站起來。

他永遠也不能再站起來。

——他已整個人被燒得蜷曲了起來！

「六太子！」南宮雪哭喊著。

一個小火星跳到了她頭上，燒焦了她幾綹髮絲，一陣焦味撲鼻！

南宮雪總算醒過來了。

她急急撲去頭上的火星，同時嬌軀一縱，猛力衝過火海，穿窗而出！當她掠過那已被燒得不成人形的六太子上空時，她彷彿仍聽到他在喃喃唸著：「南宮雪，小親親……南宮雪，小乖乖……」

＊　＊　＊

火光衝天。

濃煙飛捲。

數十條人影此起彼落的忙著救火……

南宮雪呆立著。

她沒有參加救火。

因為她知道再怎麼救也絕救不了六太子。

火終於被救熄了。

天也終於大亮了。

南宮雪仍然呆立著。

良久。

當她飛身離開火場時，她忍不住在心裏說了一聲：「再見了，六太子……」

不知怎地，她忽然覺得心中酸溜溜的；她仰臉一看，天空中不知什麼時候下起了毛毛雨。

雨水打濕了她的臉頰。

可是，當冰冷的雨水流到她的咀角時，她用舌尖舐舐唇角時，竟發覺雨水是酸的。

原來，她早已淚流滿頰……

＊　＊　＊

當她回到靜心湖時，一進門便見了兩個人——柳花花與夏無情。

柳花花與夏無情一見到南宮雪時，不禁長吁了一口氣，彷彿放下了心中一塊大石。

然而當他們看清南宮雪吊著一隻臂膀，滿頭髮絲濕漉蓬亂，兩眼紅紅，兩頰蒼白時，不禁都衝上了前來，柳花花急聲問：「南宮雪，妳沒事吧？」

南宮雪沒有回答。

她看看柳花花，又看看夏無情，忽

然悶聲不哼的衝到樓上房間去……

柳花花與夏無情呆住。一旁的掌櫃伙計更是鴉雀無聲。

夏無情忽然對柳花花笑著說：「柳花花，我要走啦。」

「你要走了？」

「我又不住這裏，當然要走啦。」

「可是，她……」

「不關我事，」夏無情立刻揚揚手道：「反正她人已安全回來了，再大的事都跟我沒有關係，一切都交給你啦！」

柳花花說：「你總得上去看看她呀，怎能如此一走了之？」

「對不起，」夏無情朝他露齒一笑：「我必須趕去看另外一個人。」

「誰？」

「我老婆呀！」

柳花花立刻噤若寒蟬。——這年頭，有什麼事比看老婆還重要呢？

* * *

柳花花走到南宮雪房間時，輕輕敲了兩下門，發現門是虛掩，於是便推門而入……

南宮雪靜靜的站在窗口。

柳花花靜靜的立在她身旁。

他沒有叫她。

他瞭解她。

他知道她心緒不寧或心情惡劣時，往往就是對著窗子老半天不說一句話，甚至動也不動一下，碰到這種情形最好別吵她；如果你硬要叫她，不是不可以，她肯定睬都不睬你，要不然準把你轟出去。

所以柳花花只好耐心的陪着她站在那兒。

站得像個標兵似的。

良久。

終於南宮雪開腔了：「死花花，你爲什麼不問我發生了什麼事？」

「南宮雪，發生了什麼事？」柳花花就是這點令人可愛。

南宮雪忽又靜默了下來。

但她隨即撲入了柳花花懷裏，突然像嬰兒般的哭了起來：「死花花，他死了，他死了……」

「誰死了？」柳花花一頭霧水。

「他死了，他死了……」南宮雪像是受了委屈的稚童似的，哭得淚眼模糊，哽咽著：「我本來可以救他的，可是我被嚇壞了，我從來沒見過這種人……他，他長得好斯文，好端端的居然成了那副樣子……我眞的被嚇呆了，我不是有意見死不救，眞的不是……我眼睜睜的看着他死了，我不是有意的……」

南宮雪語無倫次。

柳花花靜靜的聽，雖然他聽不懂她在說什麼，不過他知道只要讓她宣洩心中的痛苦，那麼她自然就會冷靜下來了。

* * *

南宮雪冷靜下來，把經過之事情訴說過柳花花聽之後，她忍不住又滴下一顆眼淚：「我其實可以救他的，但是我竟……」

「這不是妳的錯，」柳花花像哄小孩般的輕拍著她的背脊，而且還用絲帕輕拭她眼角的淚痕：「其實像他那這種情形，只怕誰也救不了他……」

「他爲什麼會突然變了這樣子？他是不是瘋了？」南宮雪猶有餘悸。

柳花花長歎一聲，緩緩道：「我想，大概是他受的壓力太大了吧，一時承受不了，於是整個人於刹那間崩潰了……」

「我不懂。」南宮雪茫然。

柳花花語音低沉：「帝王之家，其實也就是『權力鬥爭之家』，生長在這種環境，表面上看來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處處高人一等，實際上隨時在明爭暗鬥，有權者保權，無權者奪權，大家各懷鬼胎，外表相安無事，實則暗裏提心吊胆，愼防遭人暗算……」

柳花花頓了一頓，苦澀一笑，續道：「以六王子的情形來說，顯然他是個能力極强的人，他是做皇帝的料子。但依照禮法却輪不到他，或許因而萌奪權之心；也許是他能力太强，因而引起大太子之猜忌，有根除他之心；又或許他們兄弟根本就沒相煎之意，但他們底下都各養有一班人，那些人爲了自己的利益！從中挑撥、離間、造謠、敎唆等等，而逼得他們兄弟爲了自保，而互相猜疑、互相敵視……」

南宮雪靜靜聆聽。

「總之，不管是什麼原因，他們應了我們漢人一句話：一山不能藏二虎。兩人必須無止盡的鬥爭下去，直到有一方垮下去爲止……」柳花花接著說：「誰都知道手足相殘是有悖倫理之事，六太子當然也知道，但是情勢逼得他非這樣做不可，所以他以李世民自居，無非是表示『古有先例、殺兄有理』來安慰自己，但是他內心潛意識裏又非常不願意、甚至非常害怕做這種事，兩種極端的矛盾在內心裏激烈衝突……」

南宮雪聽得目瞪口呆。

「生長在權勢之家的人，當然迷信權力，權力就是强者的象徵，因此六太子一見到妳是女中豪傑、女人中的强者，一下子就想擁有妳，希望有了妳能使他更强、更壯，」柳花花吞了一口口水：「但是他却遭到了妳的拒絕，他一下子承受不了那個事實，在他權勢者的心態來說，他認爲他要什麼便有什麼，別人只會巴結、逢迎他，絕不可能拒絕他，但妳拒絕了，他很自然認爲這是他的失敗，他恐懼失敗，因爲權力鬥爭的失敗者處境是非常悲慘的，所以他向妳求婚的挫敗立刻引發了他原本就潛在內心意識裏的恐懼，他一下支撐不住，整個人便像雪山冰融般的崩潰了……」

「這麼說，」南宮雪悲啞道：「他的瘋是完全因我而起了？」

「也不盡然是，」柳花花淡淡一笑：「其實，神油秘方他沒拿到手，對他來說也是一項重大的挫折，妳只不過是導火綫吧了。」

南宮雪歎了一口氣：「現在的世界，越來越多人發癲，都是因爲心理壓力過巨承受不了的緣故？」

柳花花苦澀一笑：「世界愈文明，競爭也就越厲害，競爭越厲害，壓力就自

然越大，壓力大到一個程度時，就像火山一樣，隨時都會爆發了。」

南宮雪打了個冷顫：「這麼說，每個人都有可能變成瘋子囉？」

「希望不會。」柳花花聳聳肩：「如果每個人都有經得起失敗的胸襟，不要自我要求過高，得失之心不要過重，我想，大家都可以活得快樂的，妳說是不是？」

南宮雪定定的望住他。

「幹嘛？」柳花花問。

南宮雪淡淡道：「你怎麼懂得這麼多？我怎麼越來越覺得你像個老頭子了？」

柳花花瞪眼。

南宮雪燦然一笑。

「對了，」南宮雪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你這幾天死到那裏去了？要是你在的話，這件事就不會落在我頭上，也許就不會發生這些令人難過之事了。」

「不，」柳花花淡淡一笑：「正是因為發生了這件事，所以我才會突然不見哪。」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妳想，」柳花花說：「當今天下有誰能使五大門派掌門人、兩堡堡主、以及我花花大少爺同時『神秘失踪』的呢？」

「我就是想不出誰有這個能耐嘛，」南宮雪噘著小咀兒：「總不會是當今皇上吧。」

「差一點。」柳花花含笑說。

「你的意思，」南宮雪睜大了眼：「是……太子殿下？」

「妳真聰明。」柳花花笑嘻嘻的說：「當今太子是未來的皇上，誰敢得罪他？他臨時派人來要我們去赴宴，我們敢拒絕麼？而他囑咐我們不可告知任何人，我們敢洩露行藏嗎？」

「怪不得，」南宮雪恍然大悟，但隨即又問：「太子殿下為什麼要邀請你們呢？」

「妳不是笨人，妳其實應該猜得出來的。」柳花花故意賣關子。

「不嘛，」南宮雪居然也懂得撒嬌了：「我要你說嘛……」

忽然，她眸子一亮，叫了起來：「是不是六太子出的主意？」

「我就知道妳這個鬼靈精一定猜得出來，」柳花花笑著說：「不錯，六太子經常秘密來中土，與太子殿下私交甚篤；六太子為了想孤立百醉書生的後援，所以故意向太子殿下點名要見我們八個人，妳明白了吧？」

南宮雪眨眼、搖頭、歎氣：「嘩，六太子真是個工於心計之人哪！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算不到忘佛高僧與百醉書生居然不惜以死來阻遏他的野心，致使六太子功敗垂成……」

南宮雪忽又眨眼問：「喂，死花花，太子殿下還會不會再邀宴你們？」

「我怎麼知道，」柳花花望住她：「妳問這個幹嘛？」

「如果下次他再邀宴武林羣雄的話，」南宮雪說：「而又正好點到我的名的話，你記得千萬說我重病不能赴宴。」

「為什麼？」

「因為，」南宮雪表情認真：「我怕他一見到我又要立我為皇后，那怎麼辦？」

柳花花兩眼翻白。南宮雪睨眼嬌笑。

忽然，柳花花又說：「如果真有那一天，妳被冊封為未來的太后的話，我想，我大概會去買一串世上最長的鞭炮。」

「放鞭炮以資慶祝？」

「不，是以示高興。」

「高興我貴為皇后？」

「不，」柳花花一表正經：「是高興我從此不必再見到妳了。」

「死花花，你……」

柳花花早已大笑著穿窗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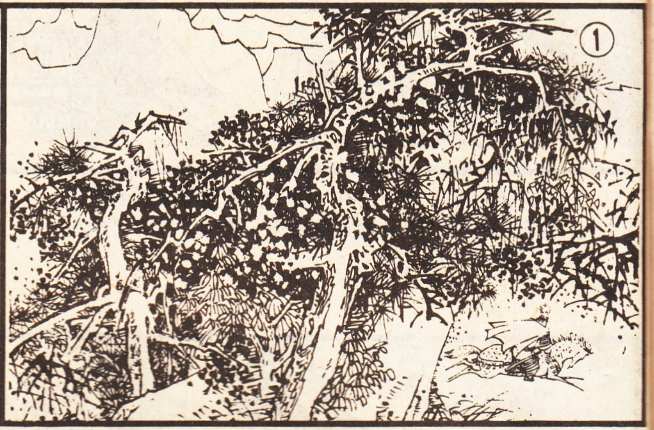
南宮雪咬牙切齒，扭著屁股追了出去……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七

高石・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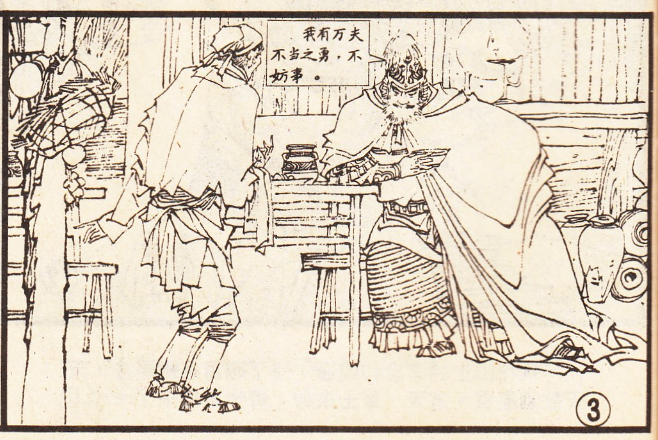
三山聚義（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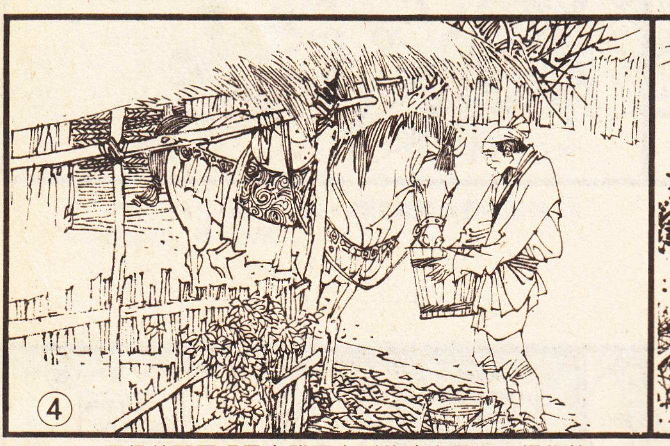
1 呼延灼被宋江破了連環馬，損兵折將，不敢回東京，獨自落荒逃走；因與青州慕容知府有舊交，決定前去投奔，再設法領兵報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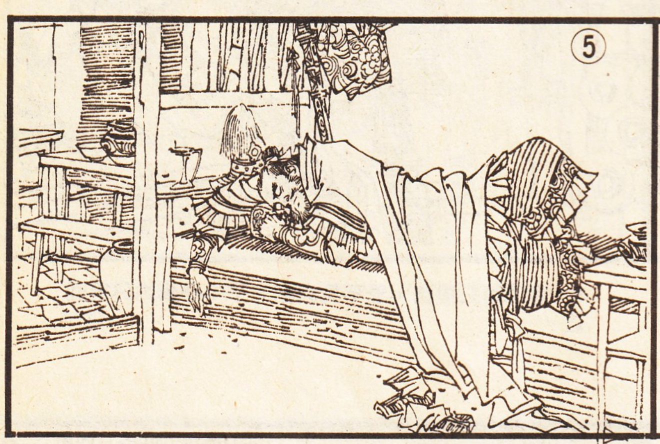
2 走了兩天。這天黃昏，呼延灼見路旁有一酒店，便下了馬，將馬拴在門前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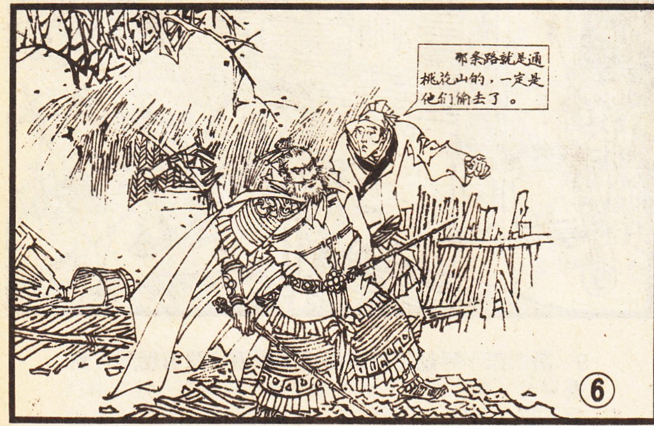
3 呼延灼進店叫酒保取酒肉來吃，並說今晚在此住下，酒保叮囑他夜間須加小心，因附近桃花山的李忠、周通手下有六、七百人，專劫過路軍官富商。呼延灼聽了，沒把這事放在心上。



4 酒保將那匹踢雪烏騅馬牽到後邊小屋下，餵些草料。



5 呼延灼喝了一回酒，心中煩悶，就和衣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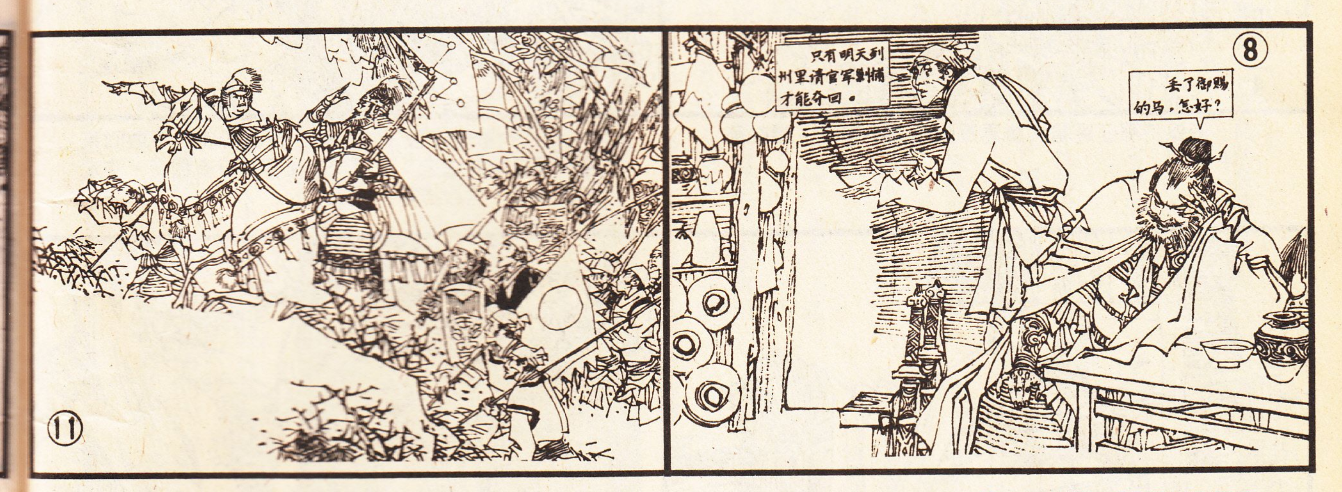


6 三更時份，忽聽得屋後酒保喊叫。呼延灼連忙起來，提了雙鞭，到屋後去看；只見籬笆被推翻，那匹馬已經不見；再看遠處，三四里外有火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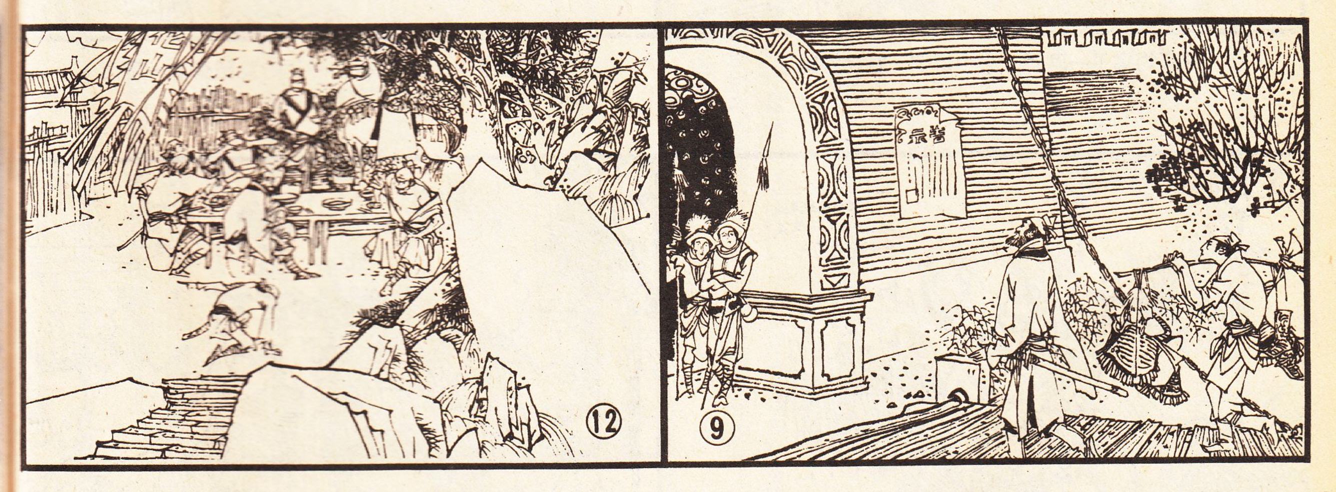
10　呼延灼見了慕容知府，說了打敗仗和失馬的經過。慕容知府知道呼延灼武藝高强，要他帶兵攻打桃花山、二龍山、白虎山。

7　呼延灼便叫酒保引路，急忙趕去。



11　三天以後，慕容知府點給他馬步軍二千，還賞給他一匹青騌馬。呼延灼便領兵出城，向桃花山進發。

8　追了兩三里路，看不見火把光了，呼延灼只得回店。



12　桃花山上的李忠和周通，得了踢雪烏騅馬後，天天飲酒慶賀。這天，軍士來報：青州軍馬來了。

9　第二天，呼延灼叫酒保挑了衣甲，跟着他到青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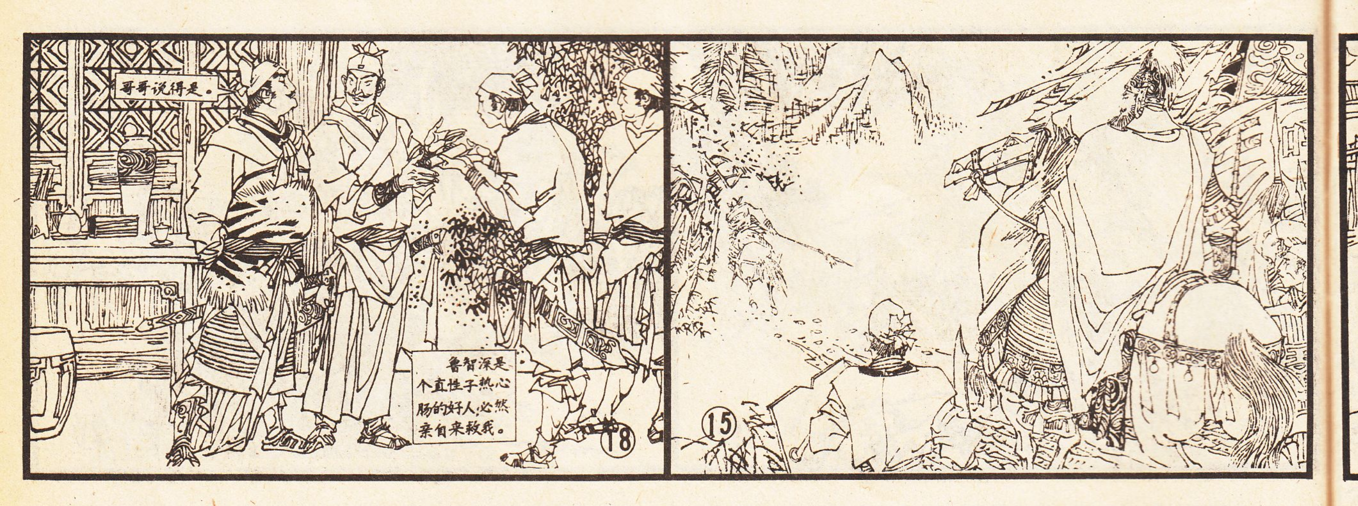
16　呼延灼領兵追趕了一陣，怕有埋伏，就在桃花山下紮住營寨，等候再戰。

13　周通當下點了一百軍士，提槍上馬，下山迎敵。



17　周通回到山寨，向李忠說呼延灼武藝高强，難以抵擋。

14　兩邊擺開陣勢。呼延灼縱馬向前，周通躍馬迎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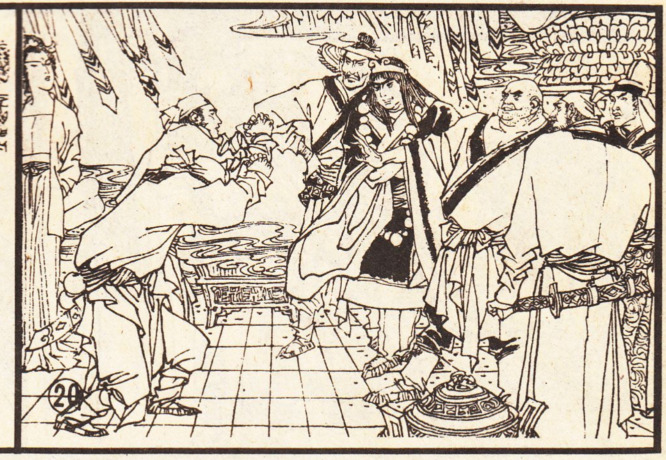


18　李忠說，二龍山有花和尚魯智深、青面獸楊志、行者武松三位好漢，他們都有萬夫不當之勇，且有不少人馬，可以請他們幫助。當下寫了一封信交與兩個能幹的兵士從山後滾下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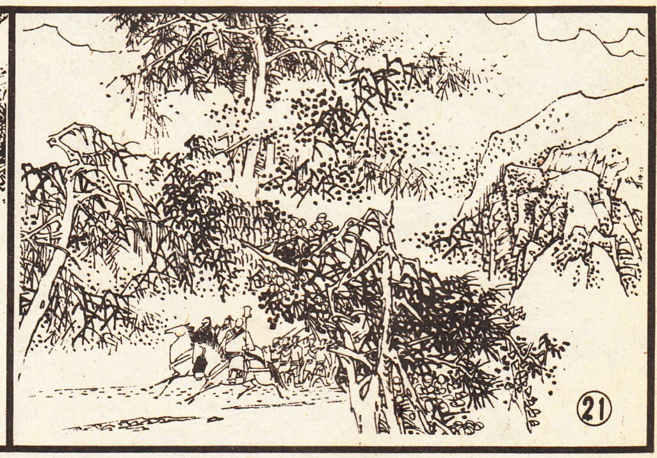
15　鬥不到六、七回合，周通氣力不支，撥轉馬頭往山上走去。



19　兩個軍士到了二龍山寶珠寺，先見了施恩、曹正、張青、孫二娘四位頭領。



20　曹正問清了來意，就引兩個軍士進了大殿，見了魯智深、楊志、武松。魯智深和大家商議後，決定下山相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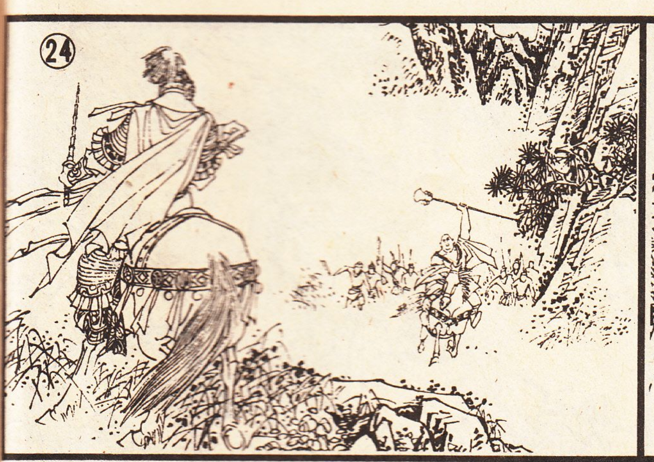
21　魯智深、楊志、武松，留下張青等看守山寨，點起五百人馬，朝桃花山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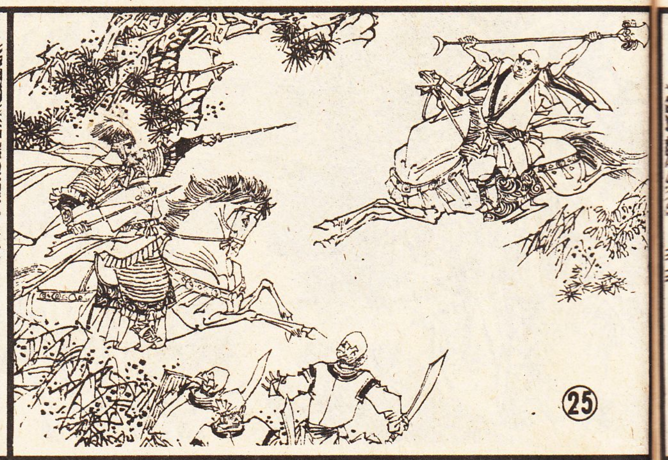
22　這時，在桃花山下，呼延灼又打敗李忠，準備殺上山去。



23　小霸王周通在半山裡看見，急忙拋下亂石，呼延灼只得回馬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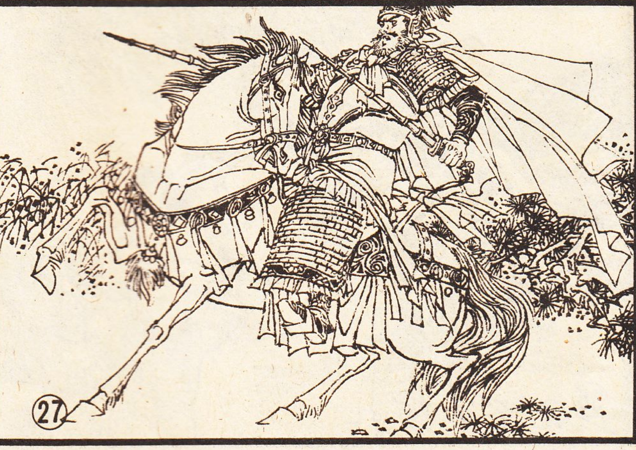
24　忽然前面喊聲大作。呼延灼立馬觀看，一彪軍馬飛奔而來。當頭一個胖大和尚，正是魯智深。



25　魯智深在馬上大叫："哪個是梁山泊的敗將，敢來俺這裡嚇唬人！"呼延灼也喊道："先殺你這禿驢，出出我胸中怒氣。"



26　魯智深搶動鐵禪杖，呼延灼舞起雙鞭，二馬相交，兩邊吶喊，鬥至四五十回合，不分勝敗。呼延灼暗暗喝采：這和尚眞了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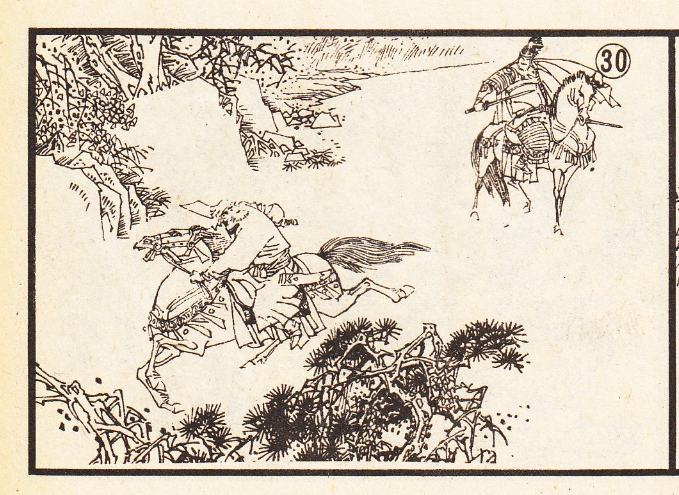
27　兩邊都鳴金收兵。歇了不到一刻，呼延灼忍不住，又縱馬出陣，大叫道："賊和尚再出來，與你定個輸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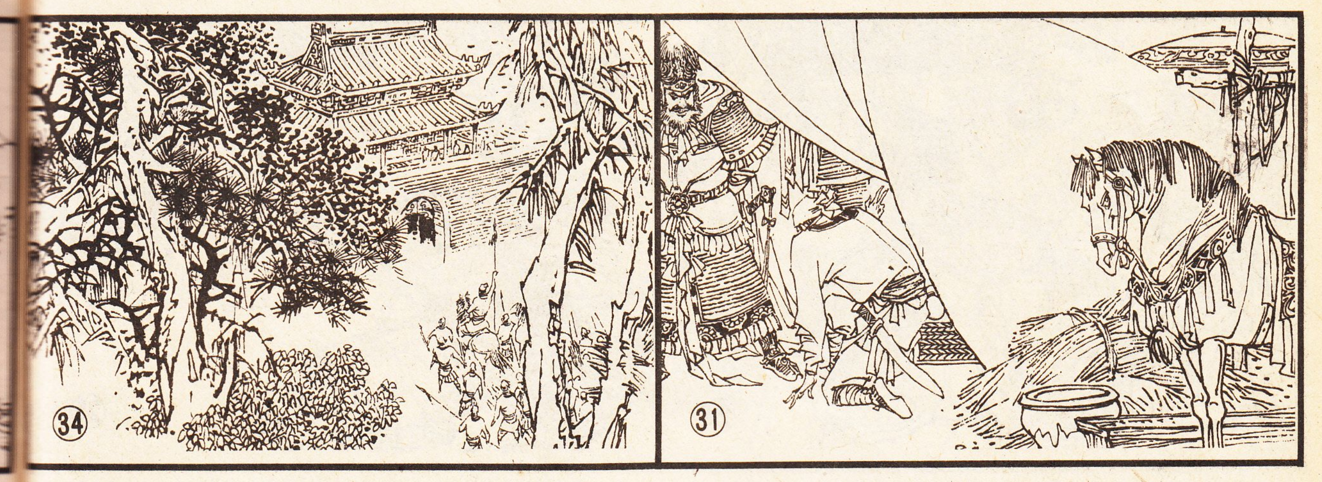
28　魯智深正要出馬，楊志叫道："大哥少歇，看我去捉他。"



29　楊志舞刀出馬與呼延灼交鋒，鬥到四五十回合，不分勝敗。呼延灼心想，怎的又出來一個高手！不禁暗暗喝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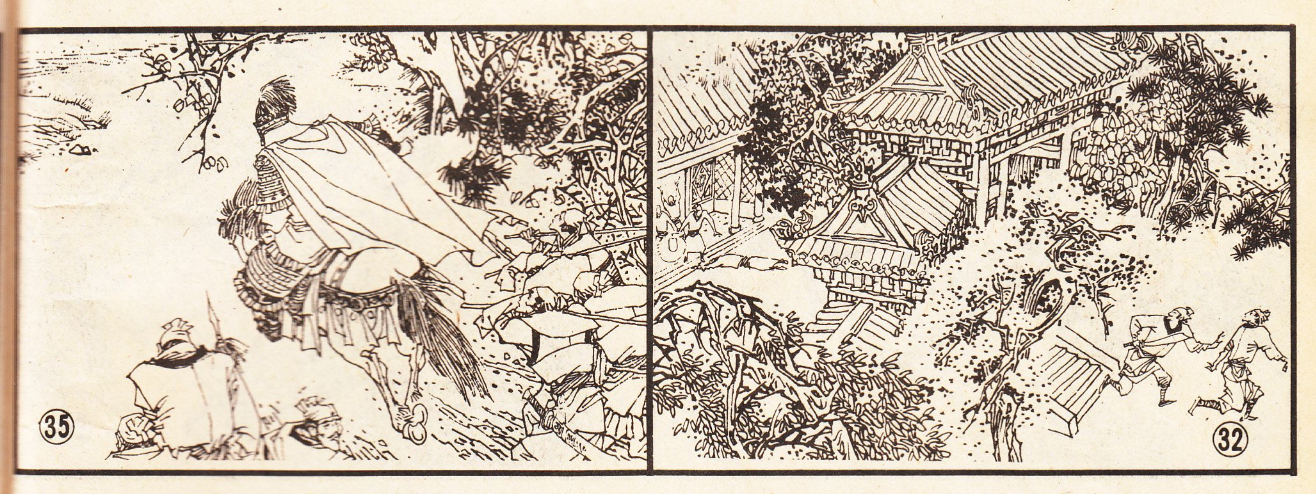


30　楊志見呼延灼武藝高强，怕有閃失，賣個破綻，撥馬跑回本陣；呼延灼也勒轉馬頭，不來追趕。兩邊各自收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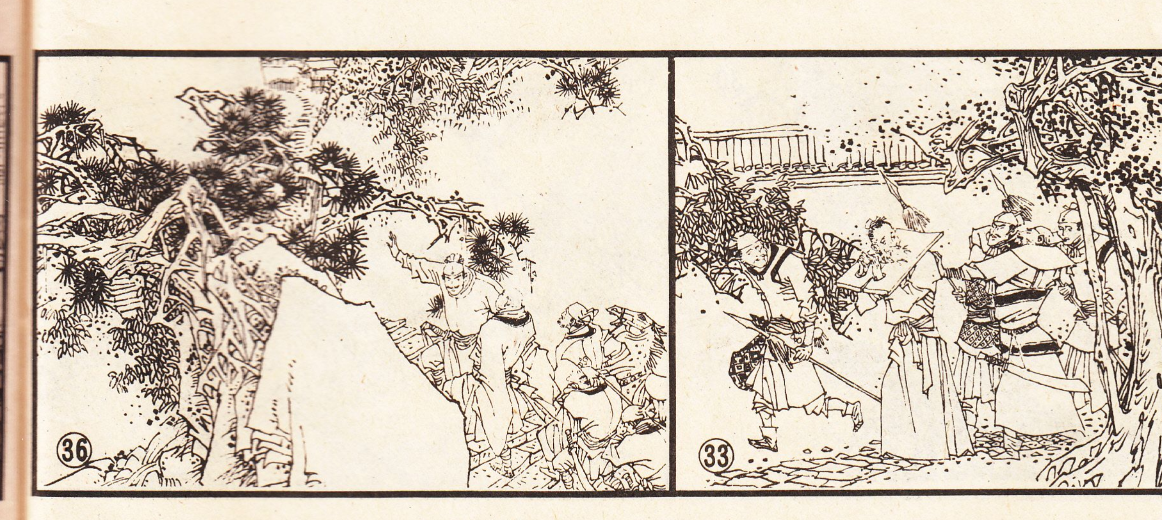
34　孔明、孔亮就領了軍馬來打青州。

31　呼延灼因出兵不勝，心中煩悶，忽然慕容知府派人來說，白虎山的孔明、孔亮，爲了救叔叔孔賓，帶了軍馬要來攻打青州。知府召呼延灼領兵回城防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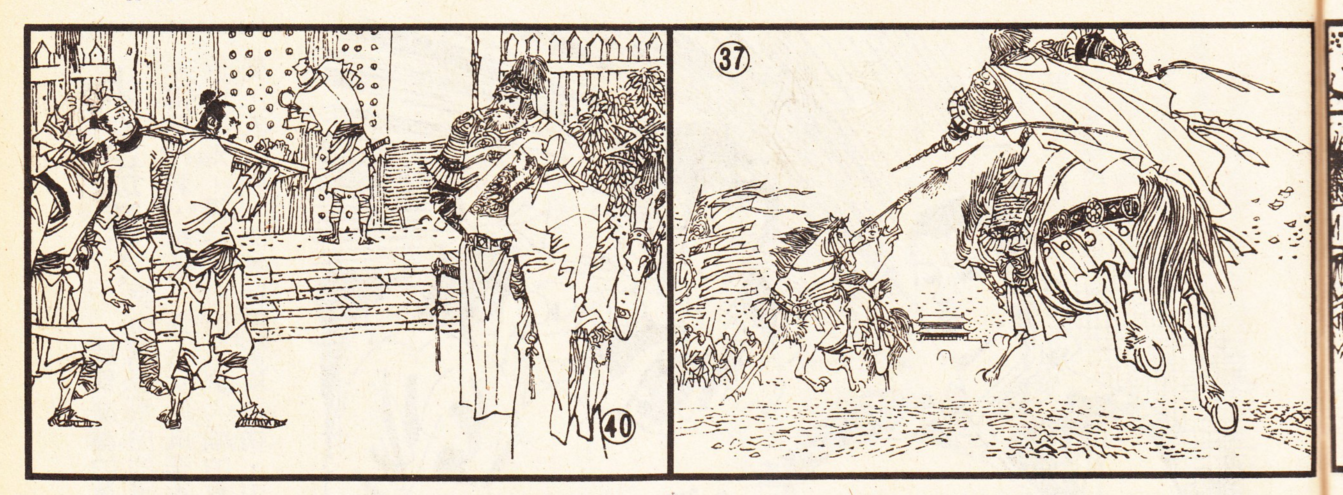
35　呼延灼得知這事，連夜領兵回青州去了。

32　原來，孔明、孔亮因受一個財主欺侮，殺了財主，聚集了幾百人，在白虎山佔山爲王。



36　次日，魯智深等帶兵到桃花山下看時，青州軍馬一個也沒有了。李忠和周通便將魯智深、楊志、武松請到山寨裡，殺牛宰馬，酒筵款待。

33　慕容知府捉不到孔明、孔亮，便將他們的叔叔孔賓全家捉去關在牢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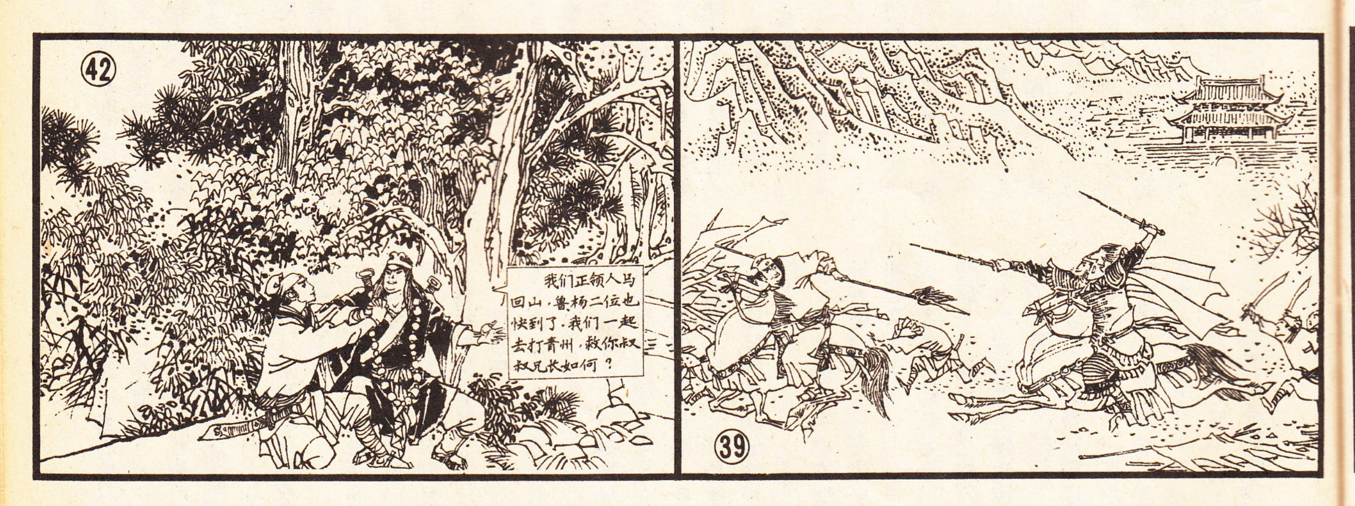
40　呼延灼得勝回城。慕容知府大喜，將孔明釘枷下獄，與孔賓監在一處。

37　却說呼延灼領兵回到青州城邊，恰遇孔明、孔亮的人馬，便和孔明交起手來。



41　却說孔亮引了敗退下來的人馬正行之間，見樹林裡衝出一隊人馬，走在前面的好漢是武松。孔亮忙下馬拜見，敘說爲搭救叔父被呼延灼打敗的經過。

38　慕容知府在城樓觀戰。呼延灼要在慕容知府面前顯本事，鬥到二十餘回合，就將孔明從馬上活捉過去。



42　武松聽了，才知呼延灼連夜撤兵的原因。他安慰了孔亮一番，並打算請魯智深、楊志一同帶兵攻打青州。
（待續）

39　孔亮見哥哥被擒，引軍退走。呼延灼領兵追趕；孔亮大敗，軍士四散。

上文提要：威風凜凜的蕭懷雅大將軍在烈日魔龍列天虹與雲中燕舒飛虎的護送下返回將軍府途中，竟遭雙飛斧雷風行刺，事敗，遇上女旋風李秀蓮、八臂飛龍宋超羣及祖逸飛，協助逃走，得將軍府廚子劉大福的幫忙，匿身廚房中，卻爲列天虹發覺，五人中，李秀蓮與雷風被擒，囚進牢中，嚴刑拷問……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江中萍・文
可飛・圖

飛鳳鎖龍輪

奇門兵器鎖龍輪　能制九龍軟鞭陣

而就在此時，李秀蓮和祖逸飛兩人，才來得及跨出了一步，因此時他們身邊的八個人，八道軟鞭也一起揮起，兩道軟鞭已撩到了李秀蓮的身前。

李秀蓮雙臂齊伸，別看她人粗魯，但武功着實是不弱，雙手一探，將鞭梢抓住，雙臂一縮，向懷中一帶，她力大無窮，那一扯，已將兩個人扯得向她懷中直跌了過來，可是也就在此時，另外兩條鞭「啪啪」兩聲，已抽中她的手背，那兩鞭一抽中，李秀蓮的手腕立時起了兩道血痕來！

若是那兩鞭，不是恰巧抽在她的脈門上，她或者可以忍着痛，硬將兩人扯了過來，叫那兩人吃些苦頭，可是那兩鞭却恰好抽在她的脈門之上。

那兩鞭一下來，李秀蓮祇覺得雙臂發痛，力道全無，她雙手不由自主的一鬆，那兩人立時縮臂，軟鞭又已攻到，「叭叭」兩鞭，又抽向李秀蓮的腰間。

李秀蓮的腰間又着了兩鞭，立時落了大大的下風。

她身軀不由自主的順着鞭勢，轉了一轉，就在她一轉之際，又是兩鞭，抽中了她的背脊。

女旋風李秀蓮大叫了一聲，仆跌在地上，幾乎連抵抗之力也沒有了，她只在地上打着滾，而那四個人的軟鞭，仍不停的向她的身上招呼過去。

另一邊，祖逸飛的情形，比女旋風李秀蓮好不了多少，祖逸飛才一跨出，也是兩條軟鞭向他迎面捲來。

祖逸飛爲人靈機得多，他早已看出在自己身前，一共是四個人，兩個人是發鞭，另外兩個人，一定是以逸待勞，趁機進攻，自己若是對付先發鞭的兩個人，恰好是中了他們鞭陣的安排。

是以，他身向上疾拔而起，「呼呼」兩聲響，兩條軟鞭在他的脚底下，疾掠了過去。

兩鞭捲空，祖逸飛已撲到了另外兩個人面前，他雙掌齊出，擊向那兩個人的面部，那兩個人自然疾退，雙鞭也疾揚而起，反纏向祖逸飛的手腕。

祖逸飛一看情形不對，立時縮回手來，而在他身後的兩個人，已轉了過來，兩鞭又已揮出。

刹那之間，祖逸飛已被前後夾攻，祖逸飛的武功不高，在那樣情形之下，他居然仍一聲長嘯，身軀又直上直下，向上拔了起來，可是他才一拔起，兩條軟鞭便又已捲向他的雙脚，將他足踝縛住！

那幾個人手中的軟鞭，都已練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變招之快，全都是刹那間的事情！

祖逸飛發覺足踝一緊，身軀還勉強的翻了一翻，但是如何翻得起來，早已硬生生的被那兩條軟鞭自半空之中，直扯了下來，砰然跌在地上。

他才一跌倒，另外兩條軟鞭，便已呼嘯的壓了下來，那兩鞭正抽在他的腰腹之間，祖逸飛不由自主地大叫一聲，在地上打起滾來。

在石牢的另一邊，列天虹一個人正在面對那黑大漢雷風。

整個石牢之中，只聽得怪叫聲、叱罵聲及鞭聲。

祖逸飛、雷風、李秀蓮三人，已是全身流血，毫無抵抗餘力，但是，九條軟鞭仍然是繼續的揮打下去。

鞭子的呼嘯聲，縱横的鞭影，令得石牢之中，好像有着九條飛舞盤旋噬人心肺的毒蛇！

這便是天下獨步的九龍鞭陣，如今，九龍鞭陣正在大會戰，在石牢中横行肆虐！

石牢的門，又被「砰」的一聲打開了，舒飛虎與那少女並肩出現在石牢的門口，列天虹一聲呼喝，那八個人立刻向後退開，仍然站在石牢門口，那少女則向前跨出了一步。

鞭勢一停，李秀蓮首先掙扎着想站了起來。

可是她身軀才一挺，還未曾站穩，又砰然一聲跌倒地上。

此時那少女皺了皺眉，柔聲道：「將軍吩咐，要留活口，一定要問出他們行刺的根由來！」

列天虹道：「我就是在問！」

那少女雙眉蹙得更緊，道：「照這樣下去，只怕他們什麼也說不出來了，撤了鞭陣吧！」

列天虹是何等兇險狠辣的人，那少女聲音柔和，說來是輕描淡寫，可是看列天虹的神情，好像是不敢不從，他略呆了一呆，才淡聲道：「好！」

他一個「好」字才出口，那八個人身形閃動，已然退到了石牢的牆邊，李秀蓮又掙扎着站起來，罵道：「臭王八，你還沒有將我們打死，為什麼不再打？」她一面罵，鮮血一面自她口角中涔涔而下，列天虹冷冷的望着她，道：「要打死你，還不容易？」

李秀蓮突然一聲尖叫，道：「祇怕不易！」

隨着那一聲尖叫，她整個人突然向前撲了出來，雙掌齊出，撲向烈日魔龍列天虹，她這一撲的勢子雖然突兀，但是列天虹的武功本來就在她之上，而且，她又受了傷，祇不過是在孤注一擲而已！

李秀蓮的身軀才到了半空之中，列天虹的鞭已揚起。

祇聽到「叭」地一聲，列天虹的鞭正抽在李秀蓮的身上，那一鞭，抽打得李秀蓮的身軀向下直跌了下來，重重的摔在地上，雷風傷得更重，已無法站起身來，李秀蓮一跌後，他便爬了過去。

他爬到李秀蓮身前，道：「妳……妳怎麼樣了？」

李秀蓮抬起頭來，笑道：「沒什麼，還是死不了。」

這時候，舒飛虎和那少女互相望了一眼，都不由自主的吸一口氣，那少女柔聲道：「眞不怕死！」

列天虹道：「柳姑娘，他們既然不肯說，相信也未能問得出什麼來，不如就一頓亂鞭，將他們打死算了。」

那少女皺着眉，搖着頭，道：「不，我還有一點事不明白，列大哥、舒二哥，你們兩人，替他們三人的傷處敷了藥，將他們身上的血污弄乾淨了，帶到我這裡來，我有話要問他們三人。」

列天虹皺着眉，露出不以為然的神情來，可是看他的神情，他像是始終不敢違背那少女的意思，是以他呆了一呆之後，他還是答道：「是！」

那少女又望着李秀蓮、祖逸飛和雷風三人，李秀蓮又破口大罵了起來，道：「臭粉頭，誰要妳來做好人，你老子既不吃硬也不吃軟，別白費心機了！」一頓大罵，倒聽得列天虹及舒飛虎和那少女三人，盡皆呆了。潑婦罵街，尋常可見，但這女人罵起人來，居然自稱「老子」，祇怕普天之下，也祇有李秀蓮一個了。

那少女皺着眉，轉過身走了開去，列天虹大聲呼喝着，立即有幾個人提着大水桶來，向李秀蓮、祖逸飛、雷風等三個人，照頭就淋了下來。

他們三個人，本來就傷得極重，原是在硬挺着，是以才不致昏了過去，此際被冷水淋了上來，所有的傷口，都在抽搐着，雖然他們是一等一的好漢，也是忍受不住，各自大叫一聲，便昏了過去。

＊　＊　＊

渡過了漫長的一夜，關帝廟中的火堆熄了，宋超羣又將枯枝一根一根的拋入火堆中，於是火頭又猛烈燃燒起來。

火頭閃耀着，照映着圍在火堆旁的劉胖子及宋超羣和那年輕文士三個人。劉胖子的肥臉上，被火頭逼得滿面油光，他的神情，顯得極甚焦急。

宋超羣的神色在焦急之中，還透着幾分凝重。

那年輕文士，看來十分飄逸，但是在他明澈的雙眼中，都也看出他有極重的心事。

他們三人在關帝廟中已經足足等了一整夜了！

在那一夜之中，外面稍有一點風吹草動，就會引起他們的不安，一起抬頭向外望去，以為是他們等的人來了。但是直到天色微亮，還是不見女旋風、祖逸飛及雙飛斧雷風三個來會合。

他們的心頭越來越沉重，但是他們仍在默默等待中，誰也不說話。

等到第一線曙光，自廟門的隙縫中照射進來時，劉胖子首先站了起來，道：「不對，他們三個人一定出了事，待我到城中去打探一下消息！」

那年輕文士抬頭望了劉胖子一眼，道：「劉朋友，你若是到城中去，走不到城門口，便成了網中之魚！」

宋超羣答道：「說得是，還是我們去一遭來得好些！」

那年輕文士又搖頭道：「一樣不行，昨天你們三人出手救了刺客，雖然未曾留下姓名，但是你名震江湖，一舉一動皆若人注目，你不可前去！」

劉大胖子道：「我不行，他也不行，難道你行嗎？」

那年輕文士站了起來，拍拍衣衫，動作瀟洒，道：「自然是我去，沒有人知道我是幹什麼的。」

宋超羣望着那年輕文士，道：「閣下

究竟是幹什麼的，連我也不知道，閣下高姓大名？」

他們三個人一起翻出城，來到了關帝廟中，已有不少時間了，但是宋超羣和劉大胖子兩人憂心忡忡，竟也未曾問及那年輕文士姓甚名誰。

那年輕文士道：「在下姓徐，名清風！」

宋超羣不禁皺了皺眉，心想這年輕文士，和他的名字，也一樣奇怪得可以，他仍然凝視對方，又道：「朋友，你到城中去打探他們消息，也難免給人起疑，你和我們絕不相識，爲何要去做那樣的事？這對你沒有好處的。」

宋超羣這樣說法，心中是對徐清風有點起疑？

那自然是難怪宋超羣的，宋超羣爲人老成持重，他和女旋風李秀蓮、祖逸飛三人來到京師，就是爲了要取蕭大將軍的性命，依照李秀蓮的心意，是一到了京師，立即衝入將軍府，但是宋超羣堅決反對，要看看情形再行動，以免打草驚蛇！

他們三個人在京師住了三天，宋超羣祇覺得蕭大將軍的耳目，幾乎是遍佈全城，而將軍府高手之多，也是人言人殊，一般知道的，便是列天虹、舒飛虎，蕭大將軍不論到何處兩人皆不離左右。

而且，宋超羣還打聽到，在將軍府的內府中，還有一個高手，是個女的，武功猶在舒飛虎及列天虹之上，只不過這位高手，從不露面，是以也沒有人知道她的底細，更增加了幾分神秘感。

宋超羣出城初會徐清風之際，徐清風便露了一手以摺扇接住劉大胖子的絕技，劉大福是個大胖子，自城牆上跳下來，力度之大，可想而知，而徐清風却以一柄摺扇，輕描淡寫的便將他接了下來。

由這一點看來，徐清風的武功，也可想而知了！

而且，宋超羣仔細看來，徐清風雖作文士打扮，舉止蕭洒飄逸，但是總有一股不可掩沒的脂粉之氣，心中犯疑之後，益發覺得他是個女扮男裝的。

宋超羣未嘗到過將軍府，自然不知道將軍府中，那個武功猶在舒飛虎及列天虹之上的那個高手，就是祖逸飛一進將軍府就遇到的那個美艷少女，是以他的心中對徐清風的疑心，也越來越甚了！

此際，他那樣問徐清風，自然是有了試探之意！

徐清風嘆了一聲道：「宋大俠，我不是已和你說過了麼？我自己也想取蕭大將軍的性命，但是苦無機會，也可以說，我不夠勇氣下手，是以對於那位敢下手的朋友，心中着實佩服！」

宋超羣道：「你爲何要取蕭大將軍的性命？」

徐清風緩緩的踱了幾步，轉過身去，面對着那尊已破殘不堪的神像，苦笑了一下道：「家國大仇，何日能忘，我全家都是被他害死！」

宋超羣和劉大福兩人一聽，都是一呆，劉大福更不由自主，發出了「啊」的一聲驚呼起來。

劉大胖子的那一聲驚呼，令到宋超羣心中陡然一動，他向劉大胖子望了過去，道：「劉朋友，當時你知道列天虹和舒飛虎帶着那麼多人搜捕我們，何以你還要冒險救我們？」

宋超羣又道：「徐朋友，令尊的大號可是上成下德，官拜左騎都將軍的？」

徐清風倏地轉過身來，面色陡地一變，只見他單掌當胸，宋超羣根本沒有向他出手的意思，可是從他的神態看來，却像是如臨大敵一樣。

他呆了一呆之後，才道：「宋大俠，你爲何得知？」

宋超羣一字一頓的說道：「先父在世之時，與令尊是生死之交，他老人家和令尊，馳騁沙場，爲國立功，」

徐清風神情激動，半晌說不出話來，忽然聽得哭聲大起，徐清風和宋超羣連忙轉過頭去看時，只見劉大胖子正在號啕大哭，道：「我又豈是生在廚子家中的？我父親是征滅匈奴的第一勇將——」

宋超羣失聲道：「鼎鼎大名的劉先鋒是令尊？」

劉大胖子道：「可不就是家父！」

宋超羣忙伸出手來，左手握住徐清風，右手握住劉大福，他的情緒十分激動，口唇顫動，好一會兒才說出話來，道：「那麼，你們全知道八姓家仇那件事了？你們一定知道的了？」

徐清風點了點頭，劉大福却睜大了眼睛道：「我不清楚！」

宋超羣仍然握着兩人的手道：「十五年前，匈奴東犯九位大將，奉命出征，匈奴連敗七仗，退出兩百里，本來可以一舉將匈奴殲滅了！」

徐清風却咬牙切齒道：「可恨其中一人，竟與匈奴勾結，賣國賣友，犯下了滔天大罪！」

宋超羣道：「這個人就是現在的大將軍蕭懷雅，他勾結敵軍，在一夜之間，謀害八位名將，將功勞全都歸於自己一人身上，蒙蔽聖上，私通外寇！」

宋超羣是個十分穩重的人，可是當他說到這裡的時候，他額上的青筋，也不禁根根現了出來，他略頓了一頓，又道：「徐朋友，你知道那八位名將的姓氏嗎？」

徐清風點頭道：「知道，他們八位是：柳、舒、宋、劉、李、祖、雷、徐！」

宋超羣望望劉大福道：「劉兄，和我在一起的兩人，女的是李秀蓮，男的是祖逸飛，他們正是祖將軍和李將軍的後人，我曾聽得老人家說，八位名將，均有後人在，現在，至少已有五人了！」

徐清風：「六個！」

宋超羣道：「還有誰？」

徐清風道：「據我所知，現在担任將軍府護衛雲中燕舒飛虎，正是當年爲蕭大將軍所害的先鋒舒將軍的後人，因爲他當年年幼，不知身世，是以一直留在軍中，被蕭賊收在身側，當作他的護衛。」

劉大胖子和宋超羣兩人，盡皆駭然

，道：「蕭懷雅怎肯養虎爲患，這話……只怕有點靠不住吧！」

徐清風道：「一點也不會錯，事發之後，舒將軍麾下一個老兵，逃回中原，曾到我家，說是舒將軍的孩子，留在軍中，被蕭懷雅收去，下落不明，我在京師，好幾次接近舒飛虎，但苦於沒有機會！」

宋超羣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就算你見到了他，將這些話說給他聽，他也未必相信！」

徐清風道：「是，他是未必相信，但是他心中至少會起疑，會因此而查問蕭賊，只要他向蕭賊一問，那麼，事情就必然會大白！」

劉大福爲人忠厚的道：「那豈不是害舒飛虎？」

徐清風道：「他又不是個傻子，當他起疑之後，他心中自然有了準備，怎會那麼容易被害？」

宋超羣沉吟了半晌，道：「徐兄弟，這事情可以遲一步再辦，你先到城中去探聽他們的下落要緊。」

徐清風道：「在末時之前，我定然可以回來，你們在此相候，」

劉胖子和宋超羣都答應着，徐清風離開了關帝廟，陽光射了進來，徐清風走進陽光之中。

宋超羣與劉胖子兩人望着他的背影，只見他越走越遠，劉胖子道：「宋大俠，我看這位徐朋友，總覺得心中有點起疑！」

宋超羣道：「你疑心什麼？」

劉胖子道：「看他的樣子，我疑心他是一個女子！」

宋超羣道：「我也一樣，但是他是我們自己人，該是可以肯定的了，八姓家仇，仇深如海，如果能由我們後一代，了結這段深仇，那就好了！」

劉大胖子並不言語，太陽已漸漸向頂上移去，太陽光灼亮得令人眼也睜不開來，萬里晴空，一絲雲彩也沒有。

徐清風來到城門，京師是薈萃之地，一等一繁華之地，城門口進出的馬、車、行人，擠擁不堪，徐清風緩步瀟洒地進了城。

進了城之後，他慢慢地沿着街向前走着，不一會，便來到了昨日出事的那家酒樓之前，却見昨日食客如雲的酒樓的門口，駐有一隊軍士，還有十多個橫眉怒目的大漢，站在酒樓之內，徐清風在經過的時候，只是不經意地向酒樓望了一眼，便走進了對面一家綢緞舖中，取了一錠銀子來。

他將銀子在櫃枱上一放，道：「藍色綢緞，每樣剪三丈來，嘎，對面那酒樓，今日不開店麼？」

綢緞掌櫃一面答應着，一面又嘆了一口氣道：「昨日也是這時份，有人自酒樓上跳下來，行刺蕭大將軍！」

徐清風道：「有人自酒樓上跳下來行刺，那和酒樓有什麼關係？」

那綢緞掌櫃苦笑着，道：「蕭大將軍可不和你這麼說，地方官誰不想巴結他，當日就將所有酒樓中人鎖了進去，聽說那廚子也是刺客，酒樓老闆縱保得住性命，這酒樓恐怕也成了姓蕭的了！」

徐清風聽得怒意陡升，那掌櫃的還在道：「行刺的人共有六七個，結果抓住了三個！」

徐清風心頭的怦怦亂跳，抓住了三個，那自然是祖逸飛、李秀蓮及那黑大漢了！

徐清風沉聲道：「我買的東西，暫且留在這裏，我到街上去走走，等會兒我再來拿便是！」

他一面說，一面已向外走了出去，匆匆走過了大街，穿過了兩條小巷，才陡然站定了身軀。

這時，他站在巷口向前望去，前面乃是個大廣場，那廣場之後，乃是一座氣象萬千、巍峨雄偉的大宅，那就是蕭大將軍的將軍府了。

徐清風吸了一口氣，緩緩的向前走去，他才踏上了廣場，便有四個人來勢洶洶的走了過來，齊聲喝道：「你是什麼人，敢來這裡亂闖？」

徐清風微笑道：「好大的氣勢，倒想不到天子脚下，還有不許人走的地方？」

他一面說着一面走着，一面取出摺紙來，輕輕地搖着。

那四個人見他扇子的兩個墮子，全是翠玉，華麗迫人，一時間，也弄不清他的底細，徐清風道：「瞧着我幹什麼？我是平西府來的，要見舒飛虎舒副總管！」

那四個人道：「原來是平西府來的，請跟我們來！」

那四個人轉身向前走去，徐清風跟在他們四人身後，才走到廣場的中心，另有一撥人迎了上來，那四個人向那一撥人說了幾句話，便自走了開去。

徐清風又由那一撥人帶着，來到大門口，那大門口更是氣派森嚴，一排手持長戈大矛，身形高大的士兵守着，大門深鎖，令人不由自主的屏住了氣息。

那一撥人中，有兩個走上石階，徐清風也向前走上了石階，却被人阻住，那兩人上了石階，門內走出了一個人來，語氣嚴肅的問道：「什麼事？」

那兩個人指着徐清風道：「平西府有人來要見舒副總管！」

那人向望徐清風望了一眼，道：「閣下請稍待！」

他轉身走了進去，徐清風這一等，足足等了兩盞茶時間。

徐清風的心中，實在是十分緊張。

他一直想見舒飛虎一面，這種直接了當的辦法，他以前也不是沒有想過，但是却一直不敢用。

可是，此際，他已知李秀蓮等三人被擒，是以逼得他非用不可！

這時，他站在將軍府門外，雖然他藝高人胆大，但是目下那種森嚴的氣派，心中也不禁有幾分寒意，越是等下去，心頭的寒意便越嚴重了。

雖然只不過是兩盞茶時間，但是在徐清風的心中，倒像不知過了多久的一樣，在表面上看來，他仍是十分鎮定，摺扇輕搖，氣度華貴，一副王孫公子的模樣，實際上，他手心已在隱隱的冒汗。

他在那片刻之間，幾乎是想立即轉身，速速的遠離而去！

也就在他幾乎等不下去之際，只聽得一陣脚步聲，自門外傳來，一聽到脚步聲，徐清風的心中更加緊張，因爲他是假冒平西府來的人，騙騙大門外的守衞倒也容易，要瞞過舒飛虎那就艱難得多。

轉眼之間，便見兩個守衞，和一個身形瘦長，外貌瀟洒，約二十七八歲的男子，一齊走了過來。

徐清風一看，便認得那正是自己要找的舒飛虎了！

他忙踏上前一步，拱拱手道：「舒副總管！」

舒飛虎細長的雙眼，眼皮略抬，向徐清風望來，他却是從未見過徐清風，是以他一看到徐清風，面上便有疑惑之色，道：「這位朋友是——」

徐清風道：「在下姓徐，有重要的話，要與閣下說！」

舒飛虎一時之間，也想不透對方來意，只聽「哦」了一聲，道：「不知閣下有何指教呢？」

徐清風環顧四週，道：「舒總管，這裡不是說話之所。」

舒飛虎又是呆了一呆，笑道：「好，徐朋友跟我來！」

他一面說，一面轉過身去，徐清風大搖大擺的進了偏門，迎面又有一隊守衞走了過來，但是徐清風既然是舒副總管帶進來的，自然是無人敢查問。

不一會，舒飛虎帶着徐清風經過一道長長的走廊，又從一道月門中，穿了出來，來到了另一個院落之中，走進了一個小小的廳堂內。

一進廳堂，舒飛虎便問：「閣下從平西王府來，王爺福體可安？他的咳嗽毛病，可曾好了些？」

徐清風順口應道：「好得多了，多謝舒總管關懷！」

徐清風的話才一說完，舒飛虎便霍地轉過身來，雙眼直盯着徐清風，目光灼灼，徐清風陡地嚇了一跳，他明知要瞞過舒飛虎並非一件易事，可是一時之間，却也想不到什麼地方露出破綻來。

舒飛虎望定了徐清風，一字一頓道：「平西王爺，何時有咳嗽病，倒要請教閣下！」

徐清風怔了一怔道：「那是你自己說的，不是麼？」

舒飛虎也覺得好笑，道：「閣下的目的，無非是想混進將軍府來，現在已經進來了，又想怎麼樣？」

徐清風到了這時，心中反而沒有剛才那麼緊張了，他沉聲道：「有三個人，昨天在大街行刺，被你們捉了來，我是爲了他們三個人前來將軍府的！」

舒飛虎冷笑道：「好，又是一個不怕死的好漢！」

徐清風道：「不敢當得很，但自問，倒還不是伺候殺父仇人，賣國大賊的無恥小人！」

舒飛虎劍眉軒動，怒聲喝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徐清風說：「你只要問問蕭大將軍，你父母是何人？何以你自小便在軍中，那麼你自然知道你自己的身世了！」

徐清風說完了這一句話，他知道自己目的已達，是以轉身便走，可是他一步尚未跨出，舒飛虎突然大喝一聲：「別走！」

隨着那一聲斷喝，舒飛虎突然出手，已向徐清風抓來。

但是徐清風去勢也快，舒飛虎才一喝，徐清風的身形已「呼」的一聲地穿了出去。

同時，徐清風手腕一翻，摺扇「啪」的一聲便關了起來！已然直點向舒飛虎的手腕，舒飛虎手臂一揚，身形跟着趨前，五指一緊，却已抓住徐清風的文士頭巾，徐清風一面向前射去，一面疾轉身過來，但他頭上文士巾已被舒飛虎抓在手中。

文士巾被抓了下來，衹見徐清風的頭上，立即垂下了滿頭烏絲來，連舒飛虎也不禁爲之一呆，道：「你……」

徐清風頓足道：「你什麼？還不將頭巾還給我？」

她這一嗔，女兒家的嬌態便難以再保留，舒飛虎雖然是覺得意外，可是看到了這等情形，也不禁爲之一笑，道：「好啊，妳胆子倒眞不小，敢來這裏生事？」

他手一揚，將頭巾拋了過去，徐清風立即接了過來，匆匆的紮好，舒飛虎又道：「我雖然身在將軍府，職責所在，但我也不想太與江湖朋友爲難！」

他說到這裡，略頓了一頓，才道：「我送妳出府去吧！」

徐清風也頓感意外，她轉過身去，道：「我自己會走，不必勞動你來送我，你還是去問問蕭大將軍你自己的身世來歷吧，且看他怎樣對你說！」

舒飛虎道：「這種反間計，在我身上用得着麼？」

徐清風怒道：「天下間竟有不想知道自己的來歷的人？」

舒飛虎仍是滿面笑容道：「若是我好奇心重些……」

他這句話尚未曾說完，忽然看到烈日魔龍列天虹帶着兩個人走了進來，徐清風本來已向外走去，可是一看到列天虹，她心頭也是一驚，便自站定。

列天虹望了徐清風一眼，也是一呆，立即問道：「你是誰？」

徐清風雖然是力持鎮靜，可是在那些情形之下，她也不禁面色發白，一時之間，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列天虹更加思疑，舒飛虎却在這時道：「這位仁兄，是平西王府的高手，是來探我的！」

列天虹眼珠轉動，他是何等老奸巨猾的人，心中自然是不信，但是礙着舒飛虎的面子，却也不說什麼，只是「哦」了一聲，接着便道：「將軍有召喚，你我且去進見，這位朋友知道怎樣回府麼？」

徐清風聽得舒飛虎替自己解了圍，大是感激，忙道：「自然會，我又不是第一次來，舒副總管，再見，我剛才所說的話，你可別忘記了！」

她臨走還是叮囑了一句，舒飛虎雙眉不禁向上一揚。

徐清風極力保持鎮定，搖着摺扇，向外走入出去，列天虹和舒飛虎並肩而行，等到轉過牆角時，列天虹突然道：「噢，我忘記了一件事，舒兄先行一步。」

舒飛虎也不疑有他，隨口便道：「列兄只管去辦事！」

列天虹一轉過身，走開了不幾步，便轉過了牆角，他身形便疾掠而去，轉眼之間，就看到了徐清風在前面走着，他一個起伏，便趕到了徐清風身後，徐清風突然間，感覺背後有一股勁風掠至，心頭一驚，也轉過身來。

當她甫轉過身，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竟然是烈日魔龍列天虹時，她的心頭又是怦怦的亂跳了起來。

列天虹只是冷冷的望着徐清風道：「平西王府來的人，都有王爺賜下的金牌，請賜一看！」

徐清風只不過是順口開河胡謅自己是平西王府來的人，那裡知道有這麼多的規矩，列天虹這樣一問，她已經慌了手腳，忙道：「我……我未曾帶得出來！」

列天虹喝一聲，道：「什麼東西？混進將軍府來！」

隨着那一聲大喝，他的右腕一翻，五指如鈎已然向着徐清風的面門疾抓兩下，他出手之快，當眞如鬼似魅，徐清風的反應也快得很，她身軀陡地向後一仰，將摺扇向着列天虹的手腕疾點而出。

列天虹一抓落空，手腕再翻，便來奪徐清風的手中摺扇。

可是徐清風手指一緊，只聽「啪」地一聲，在摺扇骨的兩邊，突然彈出了四片鋒利之極的刄口來，那四片刄口中，每一片還不到半分寬狹，但都是精光閃閃，鋒利之極，列天虹的手指，若是抓了上去，整個掌心非被割裂不可！

列天虹剛才的變招，十分之快，五指一緊之間，已幾乎快到了將摺扇捏住了，摺扇上竟會有那樣的變化，那是他萬萬的想不到的事，是以列天虹不由自主的發出了一聲怪叫，陡地的向後縮了回來。

他在倉猝之間縮手，自然是落了下風，徐清風趁機向前一伸手，「嗤」的一聲，摺扇竟在他的手臂之上滑過，將他的衣袖割下了一大幅來！

那一下，不但將列天虹的衣袖劃下一大幅，而且，扇骨上的鋒刄正在列天虹的手臂上割開了一道口子來，鮮血立時涔涔而下，徐清風一招得手，心中一喜，她自知自己不是列天虹的對手，僥倖得手，只不過是仗着兵刄上的技巧變化而已！

而且，就算她可以敵得過列天虹，此際身在將軍府中，府內高手如雲，她也沒有再戀戰之理！

是以，一招得手，一看到列天虹後退，她立即身形一晃，向後疾退而出，轉身便向前竄去，可是她竄得雖然快，只不過竄出七八步，前面兩根大柱之後，突然轉出了四個人來。

那四個人才一現身，「呼呼呼呼」四條軟鞭，蕩起了四股勁風，便已向她疾攻過來。

徐清風根本不想去迎敵，身形向上疾躍起來，她身形一拔起，便已避開了那四條軟鞭的攻擊。

可是也就在此際，只聽得頭頂橫樑之上，傳來了一聲呼喝，又是四個人，四條軟鞭，突然出現，軟鞭像毒蛇也似的向下直捲了過來。

那八個人再加上列天虹，正是威震天下的九龍鞭陣。

徐清風剛才可以避得開迎面而來的四條軟鞭，但是這時，四條軟鞭自半空之中砸了下來，她再要避開去，却是難上加難了，只見徐清風的身軀突然凌空一翻，她是想藉一翻之力，向前翻出去。

可是，她剛一翻出，「叭叭」兩聲响，兩條軟鞭抽在她的背上，只不過是兩下鞭梢掠過，已令她衣衫破裂，痛徹心脾，徐清風一口眞氣提不住，便自空中直跌了下來。她向下一跌，又是兩鞭揮上，纏住了她的足踝。

是以，徐清風跌到一半，便被兩條軟鞭纏住足踝，硬生生的拉扯住跌倒在地上，就算武功再高也無法施展，被那兩人拉着向前，在地上直拖了出去，拖出了七八步，頭巾也被扯得鬆跌下來。

她的頭巾一跌落，列天虹自然看得出她是個女子，列天虹雙眉一揚，「咦」了一聲，立時道：「將她押到石牢去，等我來發落，別讓舒副總管知道！」

那八個高手齊聲答應，又有兩人「刷刷」揮出兩鞭，纏住了徐清風的手腕，四個人一抖手臂，將徐清風的身軀，迅速無比地拖了出去。

列天虹低頭向自己的手臂上的傷口，望了一望，傷勢並不太重，他在地上拾起了徐清風的那柄摺扇來，打開了一看，只見一面寫着「清風徐來」四個字，另一面是一幅大軍的將軍出征圖，落着上款，是「成德仁兄雅正」，列天虹的面色一變。

便連忙闔了摺扇，匆匆向前走了出去。

* * *

雲中燕舒飛虎在列天虹離去之後，自管自的向前走着，他總覺得有點的心神不屬，徐清風的話，老是在他的心頭上盤旋着，他心中也在想，是啊，我究竟是什麼來歷？何以自小便在軍中？若說我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何以能蒙大將軍不迭的提拔，成爲將軍府的副總管？

他一面心中疑惑着，一面向前走着，轉眼之間，便來到了兩扇錚亮的銅門之前，站在銅門前的四個高手，立時朗聲道：「舒副總管謁見將軍！」

那四個人一面叫，一面轉身，合力推開那扇銅門，那兩扇銅門，足有半尺來厚，沉重無比。

銅門推開了兩尺許，舒飛虎一側身，就走了進去，走過了一條長長的走廊，又到了另一扇門的門前，門前站着的四個侍衛，也同樣大聲呼叫了一遍。

舒飛虎走了進去，眼前竟是陳設極

其華麗無比的書房，只見那蕭大將軍，穿着便服，坐在太師椅上，舒飛虎上前行禮，蕭大將軍道：「我叫柳姑娘問那三個刺客的來歷，柳姑娘剛才來說，那三個刺客，什麼也不肯說，依你看來，他們是何路數呢？」

舒飛虎沉聲道：「將軍，依我看來，不論他們是什麼路數，這種事已發生多次，總得防範一下，最好是將軍的政聲上稍爲注意一下，那就不會——」

舒飛虎的話還未說完，蕭大將軍的面色，便陡然一沉道：「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舒飛虎低了頭道：「將軍，刺客防不勝防，若是將軍功績彪炳，舉國欽仰，那自然……」

蕭大將軍更是勃然大怒，大聲喝道：「滾出去！」

舒飛虎暗嘆了一聲，道：「是！」

他轉身向外走，心中在想，自己是不是應該趁機問一問自己的來歷？可是他只轉了轉念，便走了出去，他才來到門外，便聽到那一道門外，傳來了列天虹的聲音，道：「將軍可在麼？」

接着，便是門外護衞的聲音，道：「在，請進去！」

舒飛虎聽得是列天虹的聲音，像是十分奇怪，他心中不禁一動，立即眞氣一提，身形向上拔了起來。

他外號人稱「雲中燕」，輕功絕頂，一拔身而起，身軀便平平的落在走廊頂部的橫樑上，進來的人若不是抬起頭來，絕對看不見他，他才一躱好，便見到列天虹手中拿着一把摺扇，匆匆的走了進來。

他一看到列天虹手中那把摺扇，舒飛虎心中也是一驚。

他曾和徐清風動過手，自然是認出那把摺扇是徐清風的兵刃，而今徐清風的兵刃落在列天虹手中，那麼徐清風不問而知也是落在他手中。

照說，徐清風的武功很高，她到將軍府，不懷好意，他舒飛虎身爲將軍府副總管，又是將軍最親信的護衞，縱使自己不出手擒下徐清風，也不應看到徐清風的摺扇在列天虹手中而感覺心頭大吃一驚。

可是，舒飛虎雖然身在將軍府中，他心中，總認爲自己和江湖上的仁人義士，更覺臭味相投一些，和將軍府那些高手，反感到有點格格不入。

所以，這時他看到徐清風的摺扇落在列天虹的手中，他便自然而然的替徐清風担心起來。

在列天虹匆匆走進來之後，舒飛虎想立時離去，去看看徐清風究竟怎麼樣了，他已知道徐清風是女扮男裝，是以對這一點尤其關心。

由於，列天虹行色匆匆，他走了進去之後，竟忘了將門關上，舒飛虎貼在樑上，向內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天虹來到了蕭大將軍的面前。

在那樣情形之下，如果他向下跳去，那麼，一定會驚動房中的蕭大將軍及列天虹，是以，他遲疑了一下。

而就在那一刹那間，舒飛虎已看到列天虹將徐清風的摺扇遞給蕭大將軍，道：「將軍，請你看看——」

蕭大將軍接過了摺扇，打開來一看，面色突然變了一變。

舒飛虎看到這情景，心中也不禁陡地起疑，因爲那柄摺扇，雖然是一柄奇門兵刃，但是以蕭大將軍見識而論，似乎是不應該那樣驚慌的。

舒飛虎覺得此事其中一定有蹊蹺，他就更加不肯下來了。

祇見蕭大將軍緩緩的把那摺扇闔了起來，道：「這是昨日行刺的刺客身上搜了出來的麼？」

列天虹將聲音壓低道：「不是，剛才有一個女扮男裝的人，在將軍府中冒認平西王府來的人和舒副總管鬼鬼祟祟不知說了些什麼，在她剛要離去時，屬下覺得她可疑，便將她截住，這柄摺扇就是她的隨身之物。」

蕭大將軍的面色頓時又驚又怒，道：「難道舒飛虎已經知道他自己的事了？要是如此，那眞是養虎爲患了，唉，我當年未曾聽從你的勸告，眞是誤事了！」

舒飛虎突然聽到自蕭大將軍口中說出了那樣的話，心頭更是怦怦的亂跳起來。

他心中在想，原來自己的身世，眞是有一段秘密。

列天虹道：「將軍，當年那八個人，祇有舒將軍舒飛虎的父親是自盡身亡的，所以你才動了仁慈之心，但是，那八個人都有後人，我們多年來搜尋未果，這八姓仇家，他們定然難忘這段仇恨，舒飛虎要是被他們找到，就難說得很了！」

蕭大將軍面色一沉道：「趁早將他除去！」

列天虹立即答應道：「是！」

他一面答着，一面轉過身去，他一轉身，看到房門開着，便呆了一呆，但隨即想起，門是他自己進來時忘記關上的。是以他道：「我來時匆忙，竟連門也忘記關上，幸好不會有人偷聽！」

蕭大將軍陡地一震，道：「你進來時，舒飛虎才出去，你可曾在門口遇見他？」

列天虹吃驚道：「沒有呀！」

他一面說，一面身軀已向外竄了出去，掠到了走廊之中，身形轉動，四面一看，這時候，舒飛虎已知道了自己是萬萬躱不過去的了，果然，列天虹四面看過之後，便已經抬頭向上面望了上來。

列天虹一抬頭，自然望到了貼在樑上的舒飛虎了。

列天虹立時冷笑一聲，道：「舒飛虎，你在上面作什麼？」

他一句話才出口，便發出了一聲長嘯，道：「來人！」

隨着他這一下呼叫聲，八個持鞭高手，各執長鞭首先跑了過來，接着，又有四五個高手，飛奔進來。

列天虹疾聲喝道：「舒飛虎叛了，快保護將軍！」

那四五個高手，立即跑進了房間去，那八個手執長鞭的高手，已不斷揮動

手中軟鞭，發出驚心動魄的「啪啪」鞭聲來。

舒飛虎的身軀翻了一翻，變得坐在樑頭之上，他的面色蒼白如紙，十分可怕，他胸脯起伏着，道：「列總管，剛才你們所說的話，我全聽到了！」

列天虹道：「少說廢話，將軍已經下令將你處死！」

舒飛虎喘着氣道：「可是，我還不明白，為什麼……」

舒飛虎的一句話還未說完，列天虹一揮手，發出了一聲長嘯，已有四個高手各自躍了起來，手中長鞭毒蛇也似的呼嘯着向上疾捲而來。

這四條長鞭倒不是攻向舒飛虎的，所以舒飛虎在那樑間，不禁呆了一呆，而就在電光石火的一剎那間，祇聽得叭叭叭叭四下响音，四條長鞭一向捲在樑上，那四個高手雙脚離地仍有數尺。

也就在此同時，祇見他們四人，身軀向下一沉，樑頭上「嘩啦嘩啦」一聲响，舒飛虎藏身的那一根橫樑，已被他們合四個人之力將其硬生生的扯斷！

這一切，全是電光石火之間的事，舒飛虎在剎那間，身軀突然向下沉了一沉，覺出不妙，雙掌翻出，「砰砰」兩掌，擊在屋頂上！

就在橫樑折斷墮下，發出轟然一聲巨响之際，走廊的頂上，也被舒飛虎的兩掌之力，擊出兩個大洞，簷瓦紛紛墜跌，向下落了下來，舒飛虎身軀一躍，已經自破洞之中直竄了出來，上了屋頂。

舒飛虎到了屋頂之際，睛空萬里，陽光普照，正是一個好天氣，可是舒飛虎的心中，却是說不出的難過，他自小就在將軍府中長大，這突然的變故，立時叫他有天地雖大，何處可以容身之感覺。

舒飛虎一竄出屋頂破洞之上，列天虹就厲聲喝道：「追！」

這時，橫樑倒了下來，一端已然落地，另一端還掛在柱子上，剛好成為一道斜橋，列天虹一聲呼喝，八大高手立時沿着那道斜放的橫樑，迅速無比的竄了上去。

舒飛虎欲轉時逃去，但當即呆了一呆，「呼呼」兩鞭已經向他足踝捲到。

舒飛虎心知，九龍鞭陣一經展開，自己要想擺脫，那是萬萬不能的事，是以他一見有兩條軟鞭捲到，身軀便一斜，隨着便向下滾了下去，他才一滾下，那兩條長鞭捲了個空，落在破洞的邊沿上，兩人已然疾飛了出來，那軟鞭又是呼嘯而來。

就在舒飛虎快要滾下屋頂之際，那兩條長鞭已經「啪啪」兩聲，抽在他的小腿之上，舒飛虎忍着痛，一滾落地，這時，列天虹帶着八大高手，已一起躍了下來。

走廊旁是一口天井，九人一起躍了下來。舒飛虎便已被圍住了！

舒飛虎怪叫了一聲，身軀又向上拔了起來，但是他才一拔起，四條長鞭一起捲出，兩條抽在他的背上，兩條纏住了他的足踝，將他硬生生的扯了下來。

舒飛虎一落在地上，還未來得及打滾，又有兩條軟鞭抽在他的背上，列天虹踏前一步，一鞭對正舒飛虎的面門疾抽下來，舒飛虎一側頭，那一鞭抽在舒飛虎的胸前，痛得舒飛虎不由大叫起來。

而就在舒飛虎大叫聲中，另外兩條軟鞭，已經纏住了他的手腕，四個人身形後退，將舒飛虎扯成一個「大」字形，這時，舒飛虎眞的沒有抵抗的能力了。

列天虹滿面猙獰之色，大踏步向前走來，舒飛虎雙目圓睜，已知沒有生理，但是他却死得並不甘心，因為他究竟是為甚什麼而死，他也不知道。

列天虹一步踏過，手臂揚起，軟鞭在半空之中，劃了一個圓圈，眼看要疾落而下，可是，就在那一剎那間，祇聽得一個極其輕柔的聲音，飄了過來道：「列大哥，這是什麼一回事啊？」

隨着那嬌柔的聲音，祇見一條窈窕的人影，自天井的另一端疾閃了過來，正是那個美貌如花的少女，她衣袂飄飄來到了近前，眞是美得像仙女一樣。

列天虹一看到了她，將已揮出了的一鞭，僵在半空之中。

那少女向列天虹瞪了一眼；又向那四個以軟鞭纏住了舒飛虎手足的道：「還不快放開舒二哥？」

那四個高手呆了一呆，他們自然知道那少女在將軍府的地位，那少女的話，他們是不敢不從！

可是，在如今那情形之下，他們又絕不能將舒飛虎鬆了下來之理，是以他們一齊向列天虹望了過來。

列天虹忙沉聲道：「柳姑娘，這是將軍的命令！」

那少女雙眉向上一揚，道：「我不信，待我去問問將軍，你們先將他鬆了開來，等我問了再說吧！」

列天虹道：「將他鬆開，他就會跑了！」

那少女雙眉略揚，道：「列大哥，你九龍鞭陣仍在，舒二哥他怎能逃得去？快鬆開他！」

列天虹面色十分陰森，哼地一聲，擺了擺手。

他才一擺手，那四個人的手臂一揚，將舒飛虎的身軀向上直拋了起來，緊接着，手臂一縮，四條軟鞭便已離開了舒飛虎的手腕足踝，舒飛虎的身軀還未落下，便在半空之中一個打滾，站立在地上。

可是他身上的鞭傷，却也在這時，感到一陣刺痛，令他不得不彎下身軀，然而他立時又身形挺直，道：「柳姑娘，我看妳不必去了。」

那少女焦急地問道：「舒二哥，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舒飛虎苦笑道：「我也不知道！」

那少女頓足道：「不行，我得去問問將軍！」

她一轉身，便向外走了出去，在天井之中，列天虹和那八個高手，仍然圍住了舒飛虎，九龍軟鞭不住「啪啪」地擊在地上，發出驚心動魄的聲音來。

舒飛虎身上賁起的鞭痕，在隱隱的

滲出血絲來。

那少女身法快捷，轉眼之間，便已穿過了滿是碎瓦的走廊，推門走了進來，蕭大將軍正在展開那柄摺扇在看着，一看到那少女進來，他立即將扇合了起來，勉强笑道：「鳳丫頭，妳怎麼來了？」

那少女姓柳雙名飛鳳，是以列天虹和府中高手都叫她柳姑娘，但她却是蕭大將軍十分疼愛的人，是以蕭將軍對她的稱呼，也十分親暱。

柳飛鳳先向房中幾個高手望了一眼，然後道：「將軍，舒二哥甚麼事？你要命列大哥去殺他？」

蕭將軍忙問道：「他死了沒有？」

柳飛鳳道：「我當時如果遲到一步，他必死無疑了。」

蕭大將軍雙眉一揚道：「鳳丫頭，這件事你別管了，舒飛虎勾通外人，陰謀叛變，他想殺我！」

柳飛鳳道：「我不信！」

蕭將軍面色一沉，道：「別胡鬧了，怎容你不信！」

柳飛鳳道：「舒二哥和我一樣，一直在將軍身前長大，他若是會叛變，那麼，難道我也會？」

蕭將軍的身軀陡地一怔，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

柳飛鳳又道：「剛才還是好端端的，何以忽然會出了事，我看是有人在挑撥離間，得查清楚才好。」

蕭將軍望定了柳飛鳳，臉上的神情十分之複雜，過了好一會，他才道：「好，妳去通知列總管，暫時將他押在石牢之內，但要小心看管。」

柳飛鳳還想說什麼，但蕭將軍立即又道：「快去！」

柳飛鳳一個轉身，向外走了出去，蕭將軍按在桌上的手，在微微的發抖，顯得他心中也十分之紊亂！

石牢的門一開，李秀蓮、祖逸飛、雷風三人正倚着墻而坐，祇有徐清風一人倚墻而立。

看這樣的情形，徐清風被關進來之後，還未曾和三人交談過，舒飛虎一進來，徐清風便道：「舒副總管，看來是我害苦你了！」

舒飛虎大踏步來到徐清風身前，徐清風背上的鞭痕，正在作痛，是以她要將背靠着墻，火辣辣的傷痕，貼在陰凉的石墻上，多少也可以減少一些痛苦。

舒飛虎來到了徐清風的面前，喘着氣道：「你對我的事，知道了多少？」

徐清風微笑着，道：「你可是在怪我害了你麼？」

舒飛虎沉聲道：「我在問妳！」

徐清風嘆了一口氣道：「知道的不多，因爲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都還年少，現在的大將軍，以前在軍中，有八個結義兄弟，同在軍中任要職，有的職位比他低，有的比他高……」

徐清風說到這裏，只聽到石牢角落中，倚墻而坐，負傷極重的雷風、祖逸飛、李秀蓮三人，已經掙扎着站了起來，一起向徐清風望了過去。

舒飛虎忙道：「那又如何？」

徐清風道：「後來，蕭懷雅私通外國，勾結匈奴，八位生死兄弟一齊勸他改過，他佯作承諾，暗地裏謀害了八個結義兄弟，你父親是其中的一個，我父親也是其中之一，現在你知道了吧？」

舒飛虎張大了口，一時之間，不知說什麼才好。

在墻角上，李秀蓮也大叫一聲道：「我也是！」

徐清風反倒一怔，已然看到祖逸飛、雷風、李秀蓮人相扶着，一拐一拐的向前走了過來。

徐清風道：「三位是——」

李秀蓮、祖逸飛、雷風三人，各自報了姓名，徐清風忙道：「三位，我們正是自家人，我們的上一代義同生死，只不過在出事之後，各自流散！」

李秀蓮瞪着眼，道：「原來你也和蕭懷雅有仇的？嘿，你進來的時候，傷的又不太重，男不男，女不女，老子還以爲你是蕭懷雅派來刺探消息的。」

徐清風笑道：「李大姐，你自稱老子，却不知是男人還是女人？」

李秀蓮却道：「男子可以自稱老子，我爲什麼不能？」

雷風忍不住的笑了起來道：「你怎能和男人比？」

李秀蓮大怒，一轉身，便「砰」地打了雷風一拳，雷風怪叫了一聲，坐到地上，祖逸飛指着舒飛虎，道：「徐姑娘，舒飛虎他……他也是自己人？」

徐清風道：「是的，當年事發之後，八人的後代，各由忠心的家人帶着逃命，但祇有舒將軍和另一位柳將軍的後人，留在軍中，雲中燕舒飛虎是其中一個，還有一人，却是下落不明了！」

舒飛虎雙手轉着頭，走了開去，在地上蹲下，一言不發

舒飛虎在刹那間，實在不知說什麼的好，這變化對他來說，實在是太突然了，本來，他是將軍府中的赫赫副總管，可是忽然之間變成階下囚。

他知道，徐清風的話是對的，因爲他曾聽得蕭將軍和列天虹兩人的說話，看來列天虹不但知道這件事，他當年還曾策劃這件殘忍卑鄙的事！

舒飛虎的心中，亂到了極點，他斷斷續續地聽得徐清風他們在交談，徐清風道：「宋大哥和劉胖子，正在關帝廟中，看來我是回不去了！」

祖逸飛則道：「我們八家，已有七家後人，知道了下落，只不知道柳將軍的後人何在？」

舒飛虎聽到這裏，心中陡然一動，失聲道：「莫非是她？」

李秀蓮等幾個人，立刻問道：「你說的是什麼人？」

舒飛虎又搖了搖頭，却又沒有再說下去。

* * *

大將軍的書房中，列總管的面色十分陰森難看。

蕭大將軍正在不住的踱來踱去，列天虹雙眼一直盯着大將軍身上，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蕭大將軍站定了身軀，沉聲道：「可

是，鳳丫頭她——」

列天虹斬釘截鐵的道：「一樣留不得，將軍，你不忍下手，只管將她交給我來下手好了！」

蕭大將軍搖搖頭道：「她年紀雖輕，但是她自幼追隨名師習武，她的武功，只怕比你還高！」

列天虹却陰惻惻的笑起來道：「明槍易擋，暗箭難防！我來個暗算又如何？將軍，你可記得當年如不是暗算，你那八位結義兄弟就會貼貼服服叫你全都收拾了麼？」

蕭懷雅的面色變得極其難看，他的手發起抖來，過了好一會，他才突然轉過身去道：「好！一切交由你去辦，可是……你要做得乾淨些！」

列天虹陰惻惻的笑着，轉身走了出去，當他漸漸走進一個花木扶疏的一個院子之際，他那種陰毒的神色，已經完全收斂了，變成了滿面笑容，才走進院子，他就揚叫了起來道：「柳姑娘在麼？」

平日有素手飛針的柳飛鳳聲音自屋中傳了過來，道：「是列大哥麼？」

列天虹略停了一停，就大踏步走了進來，柳飛鳳就坐在桌前，正在低頭拿着繡花架繡着花兒。

列天虹走了進來，柳飛鳳抬了抬頭，嘆了一聲，列天虹走到了桌前道：「柳姑娘，可是為了舒二哥，覺得心頭煩悶麼？」

柳飛鳳苦笑了一下，道：「舒二哥怎麼會做出對不起蕭將軍之事？我看一定是有人陷害他！」列天虹在竹籃不經意的拿起一柄剪刀來，悠閒的玩弄着道：「說得是，我正準備去好好的調查一下，相信一定可以查個水落石出的！」

柳飛鳳苦笑道：「我空有一身武功，却連將軍府大門也少出，外面的事一概不知，列大哥，這件事祇有拜托你了，總得叫舒二哥……」

柳飛鳳才說到這裏，列天虹突然一手按着胸口，身軀向下一俯，柳飛鳳吃了一驚，連忙走上前去扶住列天虹道：「列大哥，你——」

她只講出了四個字，列天虹手腕一翻，手中利剪突然刺向柳飛鳳的胸口來，那一下，可說是來得突然之極。可是也在那一刹之間，柳飛鳳手中的一根繡花針，陡地一沉，托住利剪，將利剪抵歪了幾寸！

利剪的尖端，「刷」地一聲，在柳飛鳳襟前滑過，把她的衣襟劃開了一道口子，柳飛鳳大吃一驚道：「列大哥，你……」

列天虹倏地後退，道：「我是奉將軍之命，來取妳性命！」

柳飛鳳大叫道：「你胡說！」

列天虹手按在腹際，已握住了鞭柄，可是，柳飛鳳的身形飄忽快捷，突然之間，欺身前去，手中的繡花針向前疾刺了七八下，刺得列天虹東避西躲，手足無措，連抖起軟鞭來的機會都沒有。

柳飛鳳有名的素手飛針，她的出手越來越快，她手中的繡花針專攻列天虹面門。

列天虹一退再退，退到了牆前，已是無路可退，柳飛鳳手中的繡花針雖然細小，但是在列天虹的面前不斷迅速無比地晃動着，列天虹只覺得精光閃閃，寒風逼人，連眼也睜不開來。

他心中大吃一驚，失聲叫了起來道：「來人啊！」

列天虹只能叫了一聲，晃動着的繡花針突然凝住，但却抵着列天虹的左眼之前，不到兩分處，只要柳飛鳳的手再略向前一伸，那麼列天虹的左眼就難保了。

柳飛鳳的臉上現出十分痛苦的神情來，她道：「列大哥，你又要召九龍鞭來對付我了，那是為什麼？」

列天虹張大了口，他的咀唇在顫抖着，可是却不敢出聲，因為那支繡花針離他的眼睛是如此之近，當一件東西離眼睛那麼近的時候，不論它望什麼東西，看起來也會使人感到極度害怕和戰慄。

列天虹喘着氣道：「那……那是將軍之命，不干我事！」

柳飛鳳搖首道：「不會的，將軍待我像女兒一樣，怎會下令殺我，列天虹，我知道你不喜歡我和舒二哥在將軍府，那也不要緊，我們走好了！」

列天虹苦笑道：「妳……妳要離開？妳已經知道了？」

柳飛鳳驚訝道：「我知道了什麼？」

列天虹却不敢再說下去，柳飛鳳道：「九龍鞭陣來了，我也應付不了，列大哥，煩你帶我到石牢中去，我要去見舒二哥，我和他一起離開，你就不用再陷害我們了！」

列天虹的手發着抖，又驚又怒，柳飛鳳慢慢的縮回手去，柳飛鳳才一縮手，列天虹陡地大喝一聲，身軀向前衝出，軟鞭也「呼」一聲揮出，可是，柳飛鳳身形一閃，已閃到了他的背後，列天虹一鞭揮了一個空。

他那一鞭力道大得出奇，未曾擊中柳飛鳳，「叭」地一聲，却抽在漆案上，將一張長案，齊中斷為二截，案上的東西，全都散落地上。

而柳飛鳳一到了列天虹的背後，繡花針已刺進了列天虹的後頸上，流下極細的一縷鮮血來。

柳飛鳳嘆了一下道：「列天虹，我本不想傷害你，可是，現在我刺中你的要穴，時間久了，你可能變成殘廢，列天虹，快帶我去！」

列天虹面上的肌肉抽搐着，悶聲道：「妳也反了！」

柳飛鳳搖搖頭，冷聲道：「不，是你先動手的！」

列天虹的身軀，顯得十分僵硬，他慢慢的轉過身來，柳飛鳳十指纖纖，始終提着那支繡花針，而針也一直刺在列天虹的後頸，他們兩個人，一起向外走了出去。

＊　＊　＊

地牢石室的門再度被打開，陽光自門中射了進來，已經是西斜的夕陽了，石牢中五個人一起轉頭的望向門口來，他們只看到列天虹站在門口。

一看到列天虹，五個人的心便陡地向下一沉。

但是，他們却隨即聽到了柳飛鳳的聲音，柳飛鳳就在列天虹背後，道：「舒二哥，列大哥容不得我們，你快出來，跟我一起走吧！」

舒飛虎這一喜，實是非同小可，忙道：「柳姑娘，妳可是制住了他？」

柳飛鳳道：「自然是，舒二哥，你可是傷得不能動？」

舒飛虎道：「我不碍事，但是有三位朋友傷得極重。」

李秀蓮大聲道：「老子並沒有受什麼傷！」

她一面說，一面便向門口奔去，可是她傷得實在不輕，才跑了一步，便「叭」的一聲就跌在地上，徐清風忙走上前去扶起了她。

舒飛虎也扶着雷風和祖逸飛兩人，一起來到了石牢門口，柳飛鳳訝道：「舒二哥，他們是誰？」

舒飛虎急急道：「我們盡快離開這裏，再慢慢細說，列天虹，你可得替我們備一輛馬車！」

雷風接口道：「還有，將我們的兵刄，全還回來！」

列天虹的臉色鐵青着，幾個人擁着他一起向外走去。將軍府的高手，却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列天虹不叫他們過來，他們只有眼睜睜的望着，快到大門口時，列天虹才吩咐備車，取兵刄前來。

九龍鞭中八個高手，也欲走過來探親，但是被列天虹大聲喝退，不一會，一輛馬車已經停在門口，各人的兵刄亦全取回，祖逸飛等三人雖然是受了傷，但此際接了兵刄在手，立時精神百倍。

李秀蓮、祖逸飛、雷風，三人先上車，徐清風也進入車廂中，舒飛虎和柳飛鳳兩人，一左一右，挾着列天虹上了車裏，舒飛虎抖起了鞭，馬車疾馳而去。

馬車在街道疾馳着，轉眼之間，便出了北門，又馳奔了里許，舒飛虎突然伸手一推，將列天虹自車座之上，直推了下車，列天虹在空中連翻了幾翻，落了下來，但是勢子太猛，落地之後又滾了幾滾才站起身來，但馬車却去遠了。

列天虹伸手在後頸上摸了一摸，攤開手來一看，掌心上有一滴鮮血，他空有一身武功，可是，一枝繡花針兒，刺在他的要穴上，一身武功就施展不開來了！

列天虹恨恨的一頓足，返身便向城中疾快跑了回去。

而列天虹還未回到城中，馬車已停在關帝聖廟前，在關帝廟前的人，看到車座上的舒飛虎和柳飛鳳兩人，吃了一驚，連忙縮回廟中道：「宋大哥——舒飛虎來了！」

宋超羣霍地站了起來，這時，已聽到徐清風的聲音。

徐清風大叫道：「宋大哥，我們八個人全到齊了！」

宋超羣乍聽得劉大胖子說「舒飛虎來了」，他不禁陡然大吃一驚，因爲舒飛虎和列天虹兩人是蕭大將軍的左右護衛，這是人盡皆知的事情，宋超羣也一直是以他們兩人爲敵的。

雖然徐清風曾告訴過宋超羣，雲中燕舒飛虎是自己人，但是宋超羣還是不大相信，一時之間，要他將原來的敵人當作是自己人，他還有點轉不過彎來。

但聽得徐清風疾叫：「我們八人已經到齊了！」時，宋超羣心中陡地一動，徐清風既然沒有事，那麼，舒飛虎此來，自然也不會有什麼惡意了！

是以，宋超羣忙向外迎了出來，只見馬車已然停下，柳飛鳳和舒飛虎一齊自車座躍了下車。

宋超羣見識不凡，舒飛虎不但見過，還交過手，而舒飛虎輕功獨步，天下馳名，舒飛虎自車上飛身躍下，身法絕妙，宋超羣倒也不奇。

宋超羣奇的是柳飛鳳跟着掠下，輕盈美妙的身法却還在舒飛虎之上，舒飛虎見了宋超羣，一時之間，也不知說什麼話才好，而這時，徐清風已然推開了車廂門，跳了下車道：「宋大哥，好險！」

這時候，徐清風的身上還是文士打扮，但是，頭巾已然失落，散着一頭秀髮，她身上的衣服，也撕破了好幾處，更沾着不少血漬，她一下車，挺了挺身，背上的鞭傷帶來一陣劇痛，令她幾乎跌倒！

宋超羣忙走上前去，將她扶住，道：「他們三人呢？」

只聽得李秀蓮的聲音，自車廂裏傳了過來道：「我們全在，蕭懷雅和閻王老子的交情不夠深！」

她一面叫，一面從車廂中跨了出來，可是她傷得實在不輕，才一跨出車廂，「砰」地一交跌在地上，劉大胖子這時也走了過來，搖頭苦笑道：「蕭懷雅和牛頭馬面的交往倒還不淺，看你，險些被拉進鬼門關！」

隨着李秀蓮，雷風和祖逸飛兩個人也跌了出來。

宋超羣、舒飛虎和劉大胖子各扶着他們，一起走進關帝廟內。

柳飛鳳道：「列天虹回城之後，必會傾全力尋找我們的下落，這輛馬車，若是留着，却是一個禍害，待我將它趕到遠遠的岔路上去，好叫列天虹以爲我們遠走高飛了！」

舒飛虎在廟門口回過頭來道：「柳姑娘妳可得小心！」

柳飛鳳已上了車座，揚起鞭趕着車離去，宋超羣道：「這位姑娘是——」

舒飛虎沉聲道：「她就是我們八人之一，一直在將軍府內，我曾聽得將軍府中老人說，蕭懷雅早年曾深愛她母親，但是她母親却嫁給了一個姓柳的將軍！」

宋超羣點點頭道：「是，那位柳將軍，也和我們的先人一樣，死在蕭懷雅之手上，現在，我們八人眞的已經齊了！」

說話之間，已經進了廟中，劉大胖子搬來大堆乾草，讓傷者躺了下來，宋超羣取出療傷藥，替各人敷在傷口上，在將軍府中，祖逸飛等三人，有一股反抗的精神支撐着，傷得雖然重，却還不致於昏迷不醒。但是一脫了險境，李秀

蓮首先全身發燙，胡言亂語起來，接着，雷風和祖逸飛也是昏迷不醒，他們每人身上，至少有六七十道鞭痕。

宋超羣為他們一一敷好了藥，劉大胖子從廟後的天井中，打了涼水來，餵着他們三人，宋超羣嘆了一聲，道：「他們三人是傷在九龍鞭陣之手的？」

舒飛虎道：「是，連我差一點也死在九龍鞭陣之中！」

他們兩人祇講了一句話，便又靜了下來，那是因為他們的心頭實在是太沉重了，誰都不想說話。

一直到天色將黑，才見柳飛鳳騎着一匹驢子來到了廟中，和各人相會，但是李秀蓮三人仍然是昏迷不醒。

祖逸飛、雷風和李秀蓮三人，足足昏迷了兩日兩夜，才醒轉過來，宋超羣曾兩次冒險進城，去請京師名醫來為他們三人調治，到了十天之後，他們才能稍稍起身行走，而他們的復原，是一個月之後的事了！

當女旋風李秀蓮可以行走時，她已不斷的呼嚷叫着，要到將軍府去，可是誰也沒有去搭她的腔。

等到他們完全復原之後，那一天晚上，他們聚在破廟的後殿上，李秀蓮用力拍着一張神案，道：「我們八人，現在可以說是生龍活虎了，還悶在破廟中作甚？你們怕死，老子一個人去闖一闖！」

宋超羣剔亮了燈，自懷中取出一支長長的竹筒來。

他撥開了竹筒一端的蓋子，自竹筒中取出一幅畫來，將那幅畫放在地上慢慢的展了開來。

於是，各人一起向那幅畫望去，祇見畫上面的，是九名武將，畫中人極為生動，那九個武將，有的騎馬，有的提着長矛，牽着馬兒，栩栩如生。

畫才一展開，李秀蓮和雷風兩人，便指着其中一個道：「他奶奶的，這不是蕭懷雅？」

宋超羣沉聲道：「是的，這便是當年他們的九個人結義圖。」

宋超羣的聲音極其沉重，這時，每一個人想起自己的先人，為國效力，馳騁沙場，但是却交友不慎，為奸人所害，心中莫不怒火塡膺，雙眼之中，發射出一股異樣的光采來，都靜下來不出聲。

宋超羣又緩緩的捲上了畫，道：「蕭賊一日不除，我們八位先人，死在泉下也一定不瞑目！」

雷風說：「這就動身！」

宋超羣揚了一揚手，道：「如果我們破不了九龍鞭陣，去了也是白白的去送死的，這一次，若是再落入列天虹手中，可就沒有什麼人可以救我們了！」

一聽到宋超羣那樣說法，雙風斧雷風、女旋風李秀蓮及祖逸飛三人，都是吃過九龍鞭陣的虧，想起鞭影交織，鞭風呼呼的情景，他們都不禁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戰。

劉大胖子武功不高，也沒有什麼話好說，徐清風苦笑了一下，柳飛鳳低頭不出聲，舒飛虎長長的嘆了聲，道：「宋大哥這話，說得極是，我們得想想辦法！」

宋超羣道：「如論九龍鞭陣的秘奧，舒兄弟應該知之最詳，要破鞭陣，可有什麼的好辦法？」

舒飛虎緊蹙雙眉，道：「這個，合我們八人之力與之拚鬥，我看，一樣不是敵手，九龍鞭陣不但有九個高手，而且變化進退，都配合得天衣無縫……」

舒飛虎講到這裏，柳飛鳳輕柔的聲音已接了上來，道：「我們都吃過九龍鞭陣的苦頭，但是合八人之力和九龍鞭陣一見高下，却不曾試過。」

徐清風忙道：「鳳妹的意思可是先去闖一闖再說？」

柳飛鳳道：「不是，去闖將軍府，府中的高手多如過江之鯽，我們祇有八個人，必然被逼分散，不能合力對付，我的意思是，我們下書約他出來和我們決戰！」

祖逸飛道：「他們肯來應約？」

宋超羣道：「我幾次入城，都知道列天虹率領府中高手，到處搜尋我們，他只要得了我們的消息，那麼他一定會帶着他的高手前來的！」

祖逸飛道：「他若是帶來的高手很多，那還不是一樣？」

柳飛鳳笑道：「那可大不相同了，我們一上來就八個人一起，列天虹自然也是一定以九龍鞭陣對付我們！」

各人都皺着眉，柳飛鳳的辦法是可行，但是他們各人的心中，都同時想起了一個問題來。

那問題是：由誰去下挑戰書？

女旋風李秀蓮最是口直心快，她一想到了這個問題，便立即道：「柳大妹子的主意不錯，可是由誰去見他呢？」

聚在後殿的八個人，絕對不是貪生怕死的人，而且，他們對蕭懷雅的深仇大恨，比海還深，比天還高，就算拚個你死我活，也是在所不惜，可是李秀蓮這個問題一問了出來，還是不免人人都呆了一呆，答不出話。

因為那是實在太危險了，可以說是有去無回的差使！

但是，柳飛鳳輕柔動聽的聲音立即又响起來，她的聲音聽來極其平和，她道：「我去！」

柳飛鳳這兩個字才一出口，其餘的人便立即異口同聲的道：「不可！」

這些日子來，他們八人同仇敵愾，志趣相投，大家全都是兒女英雄，相互間早已親如兄弟姊妹一樣。八人之中，以柳飛鳳的年紀最輕，大家都把她當作小妹妹一樣看待，是以一聽她要去涉險，人人都自然而然的高聲叫了起來道：「不可！」

柳飛鳳微笑着道：「我不去，由誰去呢？」

七個人又齊聲道：「我去！」

柳飛鳳笑道：「雷大哥、李大姐，請莫怪我直言，你們兩位不必考慮了，到了京城，只怕說不了兩句話，便已露出了馬脚，那自然辦不成事！」

這樣的話，若是出自別人的口，雙飛斧雷風與女旋風李秀蓮兩人一定不服，說不定還會大打出手，但是，出自柳

飛鳳這個小妹妹口中，他們兩人却只好乾瞪着眼睛。

柳飛鳳又道：「宋大哥前兩次進城，已有人跟着他，劉大哥是京城的名廚，出了事無人不知，舒二哥更是人人識得他，徐二姐……」

徐清風笑道：「我可以去了吧，鳳妹子，你口齒再伶俐，也數不出我不能去的理由來了！」

柳飛鳳咧咀而笑道：「你喜歡作男子打扮，可是在老江湖眼中，一眼就看了出來，去了只有誤事，我一直在將軍府，認識我的人少，而且，列天虹在對我下手之際，總會有多少猶豫，最要緊的是，我要直接到將軍府找他，有誰比我更熟？」

這一番話，講得衆人面面相覷，他們的心中，都感覺絕不能讓柳飛鳳一個人去涉險，可是又沒有一個人，可以講得出不讓柳飛鳳前去的理由來！

柳飛鳳笑哈哈地道：「好了，事情定了，我這就前去，約列天虹與九龍鞭陣在西山接天坪上相會！」

宋超羣道：「不必心急，這事情還要從長計議！」

柳飛鳳搖搖頭道：「再計議下去，也不會有更好的結果！」

舒飛虎道：「鳳妹子，我們是決不會讓妳一個人前去，至少，得讓我陪妳去才好！」

柳飛鳳不置可否地笑道：「你們不肯，那也算了！」

各人見柳飛鳳不再提起，心頭的一塊大石也放下了。

當下他們又談了一會兒，便各自的去安歇，徐清風、李秀蓮、柳飛鳳三人睡在東殿，宋超羣等五人在西殿，當夜，由祖逸飛輪值，祖逸飛竄上了廟頂，伏在瓦面之上。

四野寂靜，祖逸飛伏在屋面上，也可以聽到東殿中，雷風如雷鳴的鼻鼾聲，他全神貫注，望着黑暗之中，稍有一點動靜，他便緊張起來。

一直到了午夜時分，和往日一樣，一點動靜也沒有，祖逸飛略欠了欠身軀，也就在那時，他突然看到了一條黑影，如鬼似魅的從廟中掠出來。

那條黑影向前疾掠，就落在廟外的一株樹上。

雖然是有人落在一株樹上，但是樹上，連樹葉也未曾顫動過一下，祖逸飛身形一縱，連忙也掠了開去，可是那條人影，已在兩三丈開外，祖逸飛心中一凜，低聲叫道：「鳳妹子，是你嗎？」

祖逸飛又沉聲地叫道：「鳳妹子！」

這一叫，那黑影停了下來，祖逸飛忙趕了過去，果然自廟中竄出來的，不是別人，正是素手飛針柳飛鳳。

祖逸飛吃驚道：「鳳妹子，妳執意要親自去犯險麼？」

柳飛鳳低垂着頭，看她樣子，完全是個十分嬌柔怕羞的少女，誰也看不出她是有一身絕頂武功，而且，還兼有如此過人的胆色，她低聲道：「是。」

祖逸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不知道，自然是無法可施，既然是知道了，就得和妳一起去。」

柳飛鳳嫣然一笑道：「我在掠出來時，自己也曾想過，如果你不發覺，我就一走了之，如果給你發覺了，那就只好和你一起去了！」

祖逸飛喜道：「妳早已想好了的？」

柳飛鳳笑道：「是的，所以我晚上在說各人都不適去時，才沒提到你，祖大哥，你可敢去麼？」

祖逸飛怔了一怔道：「爲何不敢？」

柳飛鳳笑道：「我看你心中是不敢，在將軍府中，你在九龍鞭陣中，吃過了大苦頭，難道還不怕？」

祖逸飛苦笑道：「我確然……有點怕……」

柳飛鳳道：「所以我要和你再去一次，當我們安然回來時，你心中就不會怕了！」

祖逸飛的心頭怦怦的亂跳，他心中總不免有點怯意！但這時，他在聽得柳飛鳳那樣說法之後，心頭大是感激，豪氣頓生道：「走！我們這就去！」

却不料，祖逸飛這一句話才出口，便聽得黑暗之中，傳來了哈哈大笑道：「等等我！」

緊接着，一個人大踏步的走了出來，却正是宋超羣！

柳飛鳳與祖逸飛兩人一怔間，又聽得李秀蓮與雷風兩人各自發出一聲吆喝，自牆頭上跳了下來，再接着，徐清風、劉大胖子兩人也走了出來。

祖逸飛和柳飛鳳兩人不禁苦笑，他們祇當自己的行動十分秘密，却不料各人早已知道了！

最後自廟中走出來的，是雲中燕舒飛虎，他一面向前走來，一面沉聲道：「我們八個人，絕不可分別行動，九龍鞭陣厲害無比，八人齊往，尚且未必獲勝，何況是單獨前往？我們要去便起去！」

柳飛鳳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好，大家一起去！」

＊　＊　＊

天色極黑，烏雲密佈，幾乎連一點星月微光也沒有了。

將軍府旁的小巷中，有八條人影迅速無比的直掠了過來，那八條人影掠到了將軍府旁的高牆之旁，停了下來，宋超羣在衆人中之前面，他伸手向前指了一指，隨着他的一指，他已竄上了牆頭。

緊接着，徐清風、祖逸飛、舒飛虎、柳飛鳳，五個人也上了牆頭，各自放下長繩來，雷風、李秀蓮各沿着繩子爬了上去，分別躍了下來，落在後花園中。

後花園中靜到了極點，他們八個人沿着假山向前走着。

突然之間，聽得一聲巨喝，四方八面的陡地亮起了火把來，那漆黑的花園立時亮得如同白晝一樣，自樹後、石後、草叢中，至少有四五十人走了出來，手中各自執着明晃晃的火把！

那四五十人一走出來，便已將他們八個人圍了起來。

宋超羣等八人驟遇變故，都不禁爲之一呆，而就在此際，只見石亭地面突

然移開，鞭聲啪啪不絕於耳，列天虹為首的九個人，各揮着長鞭已然竄了出來，列天虹一聲怪叫道：「我等你們多時了！」

隨着他一個「了」字，他手中的長鞭，呼嘯而出，直擊宋超羣，其餘八人一起散了開來。

雙飛斧雷風一聲大喝，雙斧疾劈而出，可是他雙斧才一砍出，兩道軟鞭已然捲向他手腕，雷風一聲大叫，手腕已然被纏住了，他奮力一振臂，雙斧向前直飛了出去，越過了那兩個高手，跌進了人叢之中。

只聽得人叢之中傳來了兩聲慘叫聲，已被利斧砍死了！

雷風雙斧脫手，他龐大的身軀，也被那兩人直抖了起來，女旋風李秀蓮一聲怪叫，持刀便砍，其餘各人也立即攻向九龍鞭陣中的各人，但女旋風李秀蓮一攻上去，雷風的身軀，不由自主向下壓來，却正跌在女旋風身上，於是兩人一起跌滾在地上。

在刹那間，他們的身上已中了幾鞭，鞭下如雨，徐清風、宋超羣、舒飛虎全被逼得施展不開，劉大胖子更糟，一連中了三鞭，和雷風、李秀蓮滾在一起，他們才一交手，便已陣脚大亂！

柳飛鳳身法最快，在漫天飛舞的鞭影中，穿來插去，鞭勢再緊，也抽不到她的身上，可是她手中的繡花針兒，却也難以攻得到敵人的身上。

祖逸飛看情形不對，急叫道：「宋大哥，我們——」

他一句話未說完，宋超羣已然叫道：「我們快退！」

他身形着地便滾，滾到了劉大胖子、雷風和女旋風三人的身旁，大喝道：「起來，跟我們向前闖去！」

他們四人一起躍起，向前疾衝而出，雖然在向前衝去的時候，他們又各自捱了幾鞭，但也已給他們衝出了九龍鞭陣之外，圍在一旁的高手，立時又湧了上來，雙飛斧雷風一聲大喝，劈胸便抓了一人。

他將那人直抖了起來，就將那人直當作兵刃用，揮動不已，向前衝過去，只聽得「砰砰砰」，响聲不絕，向前湧來的高手，全被雷風砸得向後退了開去。

那一邊，柳飛鳳掠到了祖逸飛的身邊，道：「快走！」

於是，兩人的身形雙雙躍起，舒飛虎與徐清風兩人，齊聲長嘯，身形也一起向後倒退而出，在倒退之際，舒飛虎的身上又着了兩鞭，痛得他冷汗直冒。

八人見機而退，總算是闖出了九龍鞭陣，殺進了一羣高手中，人一混雜，九龍鞭陣便難展其威。

只聽到列天虹厲聲喝道：「所有的人，快一起向後退！」

列天虹的本意，是想喝退了所有的人，好讓九龍鞭陣再將八人圍住，但是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他大聲一叫，各人一起退開，反倒便宜了八人。

他們八人已經奔到了牆邊，雷風和女旋風兩人，合力撞向圍牆，他們兩人力大無窮，只聽得「轟」地一聲巨響，圍牆已被兩人神力撞坍了。

宋超羣拉着劉大胖子向外便竄，女旋風、雙飛斧緊隨在後，雲中燕舒飛虎和徐清風跟着竄了出來。

祖逸飛和柳飛鳳兩人斷後，一出了圍牆，柳飛鳳洒出了一把繡花針，針光閃閃，將追出來的人，逼了回去，他們八人已經分頭掠進了小巷子之中了。

等到了列天虹各人追出來的時候，却已不見各人的踪影了。

列天虹怒道：「快去尋找他們的下落，定要他們死在九龍鞭陣之下。」

於是，各人一把執着兵刃跑了出去，但這時，他們八人已然跑遠了，在牆脚下會齊，又一起翻了出牆，飛奔回城北的關帝廟中，喘息不止。

他們八人坐了下來，在黑暗之中，誰也不開口。

因為他們八人之中，除了柳飛鳳一人之外，其餘的都受了傷，九龍鞭陣如此厲害，他們的心頭沉重之極，雖然身上之傷痛，是像火炙一樣，但誰也不願出聲。

天色慢慢的亮起來，曙光在破廟牆中照了進來，八人才不約而同的齊聲嘆了一口氣，宋超羣道：「不破九龍鞭陣，我們的血海深仇，便難以雪！」

舒飛虎站了起來，來回踱着步，道：「以我們現有兵刃而論，可以說是對付不了鞭陣的。」

徐清風道：「以鞭對鞭！」

徐清風的話一出口，各人心頭都是動了一動，女旋風李秀蓮大聲道：「以鞭對鞭，又有什麼好處？」

徐清風道：「用我們的鞭纏住了他們的鞭，使他們難以施展。」

祖逸飛道：「這樣一來，我們自己也沒有攻勢！」

柳飛鳳道：「我有了辦法，我們一定要躲起來，勤習一種可以破九龍鞭陣的兵刃，這兵刃我已有腹稿了！」

柳飛鳳在地上拾起了枯枝來，在地上劃着，她劃出來的兵刃，有一個尺長的柄，柄上有一個圓輪，輪上有許多缺口，缺口中全是倒刺。

她道：「鞭攻來時，我們以這兵刃相迎，圓輪轉動，圓輪上的倒刺，可以將鞭纏住，而這兵刃的長柄，中有活扣，可以折轉，柄尾銳利，可以傷人！」

各人看了，皆面有喜色，劉大胖子道：「我認識城內的金鐵匠，可以着他秘密打造應用。」

八人長長的吁了口氣，他們雖然從都未見過這樣的兵刃，但是也可知道，這樣的奇門兵刃，正是九龍鞭陣的大尅星。

＊　＊　＊

八柄奇門兵刃在七天之內打造完成，他們稱之為「飛鳳鎖龍輪」，因它是柳飛鳳所設計的，用以「鎖」住那九條「龍」的鞭陣因而命名的。

「飛鳳鎖龍輪」打造完成之後，他們八個人在廟旁的一片林子裏，日夜苦練，在那些日子中，列天虹也是偵騎四出，正在尋找他們八人的下落，其中一個

將軍府的高手，無意間經過那片竹林中，看到了他們八個人。

那高手一時不愼為宋超羣發現出手把他制住，宋超羣削下他雙耳，叫他回去報信，叫列天虹前來領死！

那將軍府高手走了之後，他們八個人的心中緊張萬分。他們圍立在林子中的空地中，那高手離去的時候，是淸晨時份，他們一直等到下午，才聽到急驟的馬蹄聲，傳送過來。

柳飛鳳立即躍上一株大樹頂上，她向下沉聲道：「他們來了！」她身形又立即從樹上翻了下來。

於是八個人分成兩排，背對背而立，蹄聲傳進了林子中，列天虹帶着八大高手，揮着軟鞭，將他們八人圍在中心，列天虹一看他們八人手中的飛鳳鎖龍輪，呆了一呆，冷笑道：「你們手中所執的是什麼兵器？」

祖逸飛朗聲道：「這是『飛鳳鎖龍輪』，專破你們九龍鞭陣的！」

列天虹發出了一陣放肆之極的笑聲來，道：「倒要看看你如何破我的九龍鞭陣！」

他軟鞭抖起，一揮鞭便向祖逸飛揮了過來。列天虹一動手，其餘八人也各自發動攻勢，一時之間，鞭影縱橫，呼嘯而下，祖逸飛揚起鎖龍輪來，「叭」地一聲，列天虹的軟鞭正抽在鎖龍輪之上，鎖龍輪轉了一轉，倒刺立時將軟鞭的鞭梢緊緊的鎖住！

列天虹吃了一驚，立即一縮手，祖逸飛也不和他用力相扯，足尖一點，反而順着列天虹一拉之勢，身軀向前踏出一步，左掌「啪」地一聲，拍在鎖龍輪的柄上，鎖龍輪柄上原有着活扣，一被拍動，柄便曲了過來，柄端尖銳，直刺向列天虹身上。

列天虹大吃一驚，身軀立時一側，但見「嗤」地一聲過處，肩頭上已然被劃出了一道口子來！

而也在那一刹間，列天虹只覺得林子之中靜到了極點，本來，他九龍鞭陣一撒開，漫天鞭影，鞭風呼呼，勢子猛烈，實在有懾人心魄之極的威勢。

但是此際，他却聽不到任何聲响，百忙之中，他抬起頭來向前望去，不禁嚇得一身冷汗！

只見每個人手中的軟鞭，都和他一樣，已經完全纏在對方手中的「飛鳳鎖龍輪」之上，收不回來，女旋風與雙飛斧力大無窮，已將兩個高手拖了過來。

他們手中的「飛鳳鎖龍輪」的尖柄，已刺進了那兩個高手的胸口，還有兩個見勢不妙，轉身便逃，一個正是和宋超羣打對手的，被宋超羣揚起鎖龍輪來砸在他背上，另一個只逃出了兩步，便被徐淸風趕了過來，尖柄貫背而過，直至胸前。

刹那之間，列天虹只不過一瞥之間，便已死了四個高手。

列天虹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他連忙一撤手，可是他才一鬆手，一個死人已向他撞了過來，撞得他身形一歪，一個站不穩，柳飛鳳自後趕到，一腳踢出，舒飛虎一伸手，便已抓住他的胸口！

列天虹急叫道：「舒二弟！」

徐淸風喝道：「不要聽他的花言巧語，此人萬萬不能留！」

雙飛斧雷風一聲大喝，飛身躍起，一掌拍下，正拍在列天虹的頭頂上，雷風這一掌的力道可以說是集憤怒、血仇、家恨、歷年來積聚之寃氣而出，是何等之大，列天虹的頭頂腦門立即陷入頸中，哼也未哼一聲，便自倒地而亡！

這時還有鞭陣中兩個高手，見勢不妙，一起轉頭便逃，但是到了這等情形之下，他們又如何能退得出去？

只見徐淸風、劉大胖子，急急追趕前去，凌空飛躍，各自向兩人拍出一掌，乾淨俐落的把兩人了結。

宋超羣等八人大聲歡呼，一起跑出林子去，半刻也不停留的趕往城中將軍府去。

第二天，全城上下轟然，傳說着蕭大將軍的府中，闖進了八個天兵天將，把將軍府的高手殺得人翻馬倒，蕭大將軍也被拖到後園中，被天兵天將斬首，身首異處。

傳說這件事的人，當然是不知內情，他們也是無法想像，只憑八個人就能殺了蕭大將軍，所以，宋超羣等八人就成了「天兵天將」了。

而血海深仇已報了的宋超羣等八人，早在事成之後，便已遠遠的離開了京城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

黃山血案後，原名落霞山莊的正義山莊因莊主柴天正之弟柴天義之加入，遂易名之。此時，狄雲等人因號召天下武林各大門派羣集正義山莊商討對付橫行無忌、欲稱霸江湖的正義門，並推舉賢能，擔任分區盟主、副總盟主及總盟主之職，便於聯合抗敵……經楓葉山莊一役受挫，正義門著手徹查當日出手干預的幪面人……

新派俠情江湖秘辛錄／吳中龍・文
可飛・圖

武林大血案

恨餘有色秀嚐飽　丸樂極葯媚道霸

白秀嵐道：「總堂主認為皇甫幫主被囚在楓葉山莊這傳說是眞的？」

狄雲道：「在我沒有親眼看見之前，我不會相信任何傳說。據我分析所得，這可能是個陷阱，目的是用來引我或黑衣幫高手上當的。故此當日丐幫弟子所見的皇甫華，很可能是正義門中人所假扮，亦有可能是他人，作為香餌。」

聶小鳳道：「既然總堂主認為這是個陷阱，我們不上釣便成。為甚麼仍要冒險呢？」

狄雲道：「原因有三。第一：若不行動，黑衣幫各人絕不罷休，與其魯莽行動，不若由我來策劃，免得黑衣幫全軍盡歿。第二：我這人好奇心重，不去看看，我睡覺也不安枕。第三：正義門佈下這陷阱，差不多是向我挑戰，這是最主要原因。」

白秀嵐道：「屬下應如何行動？」

狄雲道：「兩位堂主立即調配金陵裏可用之人手，先在楓葉山莊十里外與黑衣幫會合；然後在子時前埋伏在楓葉山莊外，聽我暗號行事。當你們聽見兩聲長嘯，便立即殺入莊內，與我會合；如若聽見超過三下急促而短暫的嘯聲，那表示情況有變，行動取消，應立即撤退，與黑衣幫中人在破廟等我。若果我不能在一個時辰內回來，便表示我已有不測，那便回來，不可再為我復仇，應立即解散龍鳳堂，退出江湖，如果你們在丑時仍聽不見暗號，或是有別人傳我口語，亦表示我已遇險，應立即撤走，傳信之人即時格殺。不論甚麼口信都不要理會，明白了嗎？」

白秀嵐問道：「總堂主之意思是要先行獨自在楓葉山莊裏查探虛實？」

狄雲道：「對了。還有，參加這次行動的人必須不怕暴露身份。如在金陵有良好掩護，而暴露身份後會影响日後崗位的不可參加，我不想為了這次行動而拋棄堂中有用棋子。你們想想，可用之人手有多少？」

兩人略一計算，各表示有十多人可動用。

狄雲道：「每堂十人已足夠，你們立即進行吧。記着：與黑衣幫聯絡之暗號為『狂風起兮』，對應則是『楓葉落兮』。清楚了嗎？」

白、聶兩堂主立即領命而去。

玉鳳笑道：「相公這聯絡暗號可眞損人，賤妾也給這行動命名為『掃葉行動』好嗎？」

狄雲也笑道：「當然好！這是我當上這勞什子總堂主的第一個攻擊行動，當然是找個好兆頭的暗號，難道狂風掃落葉不用，改用『黑衣脫兮，龍鳳分兮』嗎？」

春花打岔道：「浴湯已準備好了，少爺還是先洗個澡，然後用點酒菜才動身吧！」

玉鳳道：「相公還沒有分配賤妾們之任務呢？」

狄雲道：「是了，我打算稍後才分配的，既然妳問，我便一併說吧。春花、秋月兩人負責準備浴湯，乾淨衣服，美酒佳餚等我回來。玉鳳和珊珊則先行休

息，養足精神，待我回來時陪我喝酒。」

慕容珊珊剛欲出聲抗議，秋月已搶先道：「這也算任務？小婢要跟少爺去楓葉山莊。」嘟起小咀，神情煞是俏皮可愛。

狄雲一把抓着秋月，橫放膝上，便在秋月那豐滿渾圓的屁股打了數下，笑道：「陣前抗命，罸打屁股。下次再犯，脫了褲子才打。」

春花「噗」地一笑，道：「若是脫了褲子，少爺便捨不得打了。」登時玉鳳和珊珊倆笑得彎下腰來。

狄雲放開秋月，作勢撲向春花，道：「妳定是想試一試我捨不捨得打了！」春花已一溜煙似的跑往後間。

* * *

這一夜，月黑風高，正是夜行人活動的大好日子。狄雲穿着黑色夜行衣，黑巾幪面，在楓葉山莊四處活動，搜索皇甫華的踪跡。

楓葉山莊對狄雲來說，並不陌生。在西門英宣佈加盟正義門前後，狄雲曾數度來此，暗中打探；只是當時的戒備與這晚比較，簡直有天壤之別。

挑燈負劍，四人一組的灰衣大漢，來往不絕地穿梭着。間歇中，屋脊上亦有身穿藍衣的劍士四週巡視。只是狄雲輕功蓋世，機智過人，這些人又怎能察覺他的行踪？

在一院落裏，傳來微弱的燈光及陣陣的談話聲，狄雲忙在一黑暗簷角上藏起身子，從窗口向內望去。屋裏，圍坐着的是西門英、一青袍老者及一黝黑和尚。

只聽見西門英道：「石堂主，已有十多天了，還是半點風聲也沒有。依屬下猜測，黑衣幫餘孽和那幪面人也許不敢來的了。」

青袍老者道：「本座也作如此想，只是門主尚沒有指示，誰敢鬆懈？若有差錯，沒有人能担待得起。」

那黝黑和尚道：「那會有差錯，皇甫華那廝在本法師和老道寸步不離，輪流監視下，有誰能救得他出去？況且尚有兩名護法守在兩旁，只要勢色不對，便把他殺了，你倆又何須担心？」

西門英道：「供奉說得不錯。只是這種日子卻令人難受得很。屬下倒希望他們早些回來，一刀一劍的幹個痛快。」

和尚道：「這個誰不想？早來了便可早些交差，你道本法師喜歡在這裏悶死？那臭道士可不同，他有小桃紅這浪蹄子終日陪伴，而你給本法師找來的尼姑不是老便是醜，上次那比較像樣的卻只懂死屍般攤在床上。你甚麼時候才能找個像小桃紅那樣騷的來？」

西門英道：「供奉有所不知，像小桃紅般的倒是多多都可以找到，只是那來這樣的尼姑？屬下已命人四處找尋的了。」

和尚供奉道：「這樣吧，不要尼姑也可以，但一定要光頭的，不但頭上要光禿禿，其它地方也要光滑如鏡，這可以辦得到了吧？」

西門英道：「這事易辦，供奉儘管相信屬下，明天保證送上！」心裏卻想着：「易個屁，那有白虎星當婊子的？不餓死才怪！說不得隨便找個來，上下剃光便給他算了。」

黝黑和尚道：「已子時了，本法師這就接道士的班。西門壇主，這件事你可要着緊些，本法師包保你有好處。」

狄雲心想：「只要跟着這淫僧，定可找到皇甫華被囚之處。」

黝黑和尚從屋內出來後，卻逕向後院內眷所在走去。狄雲大為奇怪：剛才這和尚明明是說去接道士班的，卻竟然去找女人？莫非……突然間，狄雲恍然大悟，想道：「怪不得剛才四處搜遍也找不到半點蛛絲馬跡。原來皇甫華竟會被囚在女子閨房裏。囚犯不放在密室、地窖中，卻囚在後院堂客住處，又有誰會想到？」

和尚供奉在後院一廂房外停了下來，狄雲小心地遠遠的監視着，只見和尚在門上敲了二下，兩長一短，便推門內進，門開時，射出微弱的燈光。片刻，便見一仙風道骨的老道人走了出來，向前院走去，房門便重新關上。

狄雲躲起身形，在道士離去後，靜心聆聽，發覺除假山後埋伏有兩暗樁外，廂房四週便沒有其它守衞，心想：「這主事人可眞心思縝密，這裏若守衞森嚴的話，便無形中告訴別人這裏有古怪了。剛才自己也曾經過這裏，卻忽略了。現在，皇甫華下落有了，應如何動手呢？這兩名暗樁容易解決，房內的和尚亦可數招內便能制住，但皇甫華身旁監視的護法卻大傷腦筋。他們的武功不足慮，但卻足夠殺死皇甫華有餘，只要自己一制住那和尚，這兩人定向皇甫華下手，那時，皇甫華不但救不了，反而加速了他的死。該怎麼辦？」

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距離丑時只餘一刻多些，狄雲心裏不由着急起來，若再想不出辦法的話，今晚勞師動衆，卻是白來了。

驀然，狄雲聽見倆暗樁也不耐煩了，正在輕聲交談，內容卻全是風月趣事，並得知兩暗樁一名馬成，另一名何四。

暗樁交談，乃屬大忌，狄雲奇怪怎麼不見和尚出聲制止呢？他瞬即了解和尚乃淫僧一名；現在正是無聊之至，有這兩人說些風月趣事，正好解悶，又怎會喝止？

狄雲心生一計，掩至兩人藏身處，待兩人談話告一段落便把兩人點了穴道。

狄雲穿上其中一人衣服，模仿剛才聽來的聲音道：「何四，前幾天我可艷福不淺，在城內碰上個出來偷吃的尼姑，臉兒漂亮不用說了，那身材高低分明，應大便大，應小便小，幹起來銷魂蝕骨，那叫聲可要了我的命。還有，我不說你不會知道，原來尼姑不只頭上光禿禿的，那裏也是寸草不生，滑不留手的。她還約了我明兒再去和她……」

狄雲說到這裏，知道那黝黑和尚已忍耐不住，走了出來，正在自己身後伸手往肩上抓到，當下順勢回轉身來，五縷指風已點上黝黑和尚身前數個穴道。

黝黑和尚本來是武功高强，若在平時，狄雲休想在數招內把他制服。但和尚色迷心竅，亦沒有想到暗樁已被掉包，一心只想查問那迷人尼姑，那知卻上了狄雲大當，連口也不及開便倒下。狄雲扶着和尚，免得驚動房中兩人，脫下身上暗樁之灰衣，換上和尚僧袍，扯下面巾，搖了搖頭，心道：「和尚禿頭，我這樣進去難保內間兩人不即時發覺，只好如此了。」在懷中取出一塊人皮面具戴上，再除去頭上黑色頭巾，撕下暗樁之灰衣下襬，把烏黑的頭髮包着。

狄雲從兩暗樁身上拿了一把暗器在手，便依照剛才那和尚的腳步輕重，直入房內。

房間裏，一人面孔向內，躺臥在牀上，兩名藍衣中年人守在床側。兩藍衣人只道是黝黑和尚回來，也不以爲意，只略爲一望便欲閉目養神，但兩人瞬即發覺不妥，好像不對，待再望清楚時，狄雲已發出暗器，直襲兩人。

兩人來不及向牀上臥着之人下手，急忙閃避暗器，狄雲已然閃身而上，雙手分攻兩人，只數招間，已把兩人擊倒。

狄雲暗中運起眞氣，小心翼翼的把床上臥着之人反轉過來，果然眞是失踪多月的皇甫華，連忙解開他被制穴道。

皇甫華睜開雙眼，茫然道：「你是誰？到此作甚？」

狄雲忙道：「皇甫兄，在下狄雲，來此救你出險。」

皇甫華目光呆滯，喃喃道：「狄雲，皇甫兄，狄雲，皇甫兄。」

這時，外面已有人到來追查剛才之打鬥聲，狄雲發覺皇甫華似被藥物所制，神智盡失，一手便把他點倒，挾在脅下，便破窗而出，直飛身上屋頂。登時引起一片叫嚷之聲。

十多名灰衣大漢亦跳上屋頂，齊向狄雲攻擊。狄雲那把他們放在眼內，雖只餘單手應敵，但片刻間已把十多人全數打倒，從屋簷滾下。這時，西門英、青袍老者及仙風道骨之道人亦已趕到。狄雲趕忙發出兩聲長嘯。

黑衣幫除了旭日堂被毁外，餘下五堂高手均在皎月堂堂主區皓東率領下，埋伏在楓葉山莊外，龍鳳堂白秀嵐、聶小鳳兩人亦率領着二十名堂中好手，在莊外等候攻擊的暗號。

他們不發出半點聲响，一動也不動的耐心地等候着。只是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已是子時已過，除偶爾傳來一兩聲夜梟的啼叫外，那有半點狄雲的暗號？

白秀嵐對身旁的皎月堂堂主區皓東道：「區堂主，狄公子說若然丑時仍未接獲他之信號，便應撤退，現子時已過，區堂主意下如何？」

區皓東那肯就此撤退，道：「白堂主，承蒙堂主拔刀相助，黑衣幫沒齒不忘。只是在下等心懸幫主及狄公子的安危，希望能在此再等上一刻，屆時若沒有消息，再作打算。」

* * *

白秀嵐明白區皓東等人絕不罷手，若稍後仍沒有狄雲消息的話，定會不顧一切，發動攻擊。白秀嵐大感爲難，只因狄雲之令不可違，但若就此撤退，留下黑衣幫單身犯險，乃屬不義，正是進退兩難。

突然，莊內傳來一片嘈吵聲，白秀嵐急道：「裏間有事發生了，很可能便是狄公子引起之騷動，區堂主請下令貴幫弟兄準備，我們隨時進攻。」話猶未完，已傳來兩聲响徹雲霄的長嘯聲。

衆人精神大振，分別下令，便從四方八面殺入楓葉山莊。

聶小鳳輕功高超，已一馬當先的飄身入莊，雙手不停揮動，鳳尾針、鐵蓮子、金錢鏢等暗器如天花亂墜般向莊中灰衣人洒去。

楓葉山莊內，數名藍衣劍客已分別趕到，紛紛被黑衣幫高手接了下來。白秀嵐長聲一笑，手中扇一揮，便向其中一藍衣劍客攻去，道：「原來是歐陽大俠，讓白某請教數招。」

歐陽儉大爲吃驚，想不到龍鳳堂兩名堂主也來了，總壇派來之高手全在後院擒殺救走皇甫華的幪面人，憑這裏的人手那能抵擋黑衣幫和龍鳳堂的全力攻擊？急忙向天空發出訊號彈求援。

這時在後院裏，西門英、青袍老者、仙風道骨之道士和數名藍衣劍客正在屋脊上圍攻着狄雲。

衆人雖以多凌寡，但絲毫便宜也佔不着，青袍老者更是大爲吃驚，只因對方手挾一人，只單手雙腿便把已方打得落花流水，從內堂中帶來之八名藍衣護法，除了兩人在廂房裏不知死活外，餘下六名已被對方打傷了三個，倒在地上呻吟，傷勢似是不輕。門主派來幫助自己的兩名供奉，聖僧不見露面，應是凶多吉少，餘下大師一人，正與自己及西門英合攻對手，加上三名藍衣護法，卻連對方衣角也摸不着。那能不心慌意亂。

西門英看見前院傳來緊急訊號，急忙喝令莊中高手前往增援。但黑衣幫與龍鳳堂兩大幫會聯手，實力非同小可，只頓飯光景，楓葉山莊方面已是潰不成軍，傷亡慘重，被黑衣幫及龍鳳堂等人攻入後院。

白秀嵐與區皓東兩人身先士卒，一眼便望見屋脊上搏鬥衆人，只見一黃衣僧袍，頭裹灰巾，怪客一手挾着皇甫華，單手與六名高手遊鬥，心裏明白定是狄雲所扮，見他安然無恙，還順利救出皇甫華，大爲興奮。

區皓東大叫道：「幫主已安全獲救，弟兄們，我們殺了這些狗賊！」

狄雲看見援兵已到，揚聲道：「雷堂主，馬副堂主，快來接着你家幫主，不要解穴，好好保護！」左手一甩，已把皇甫華抛向奔來接應的雷嘯天及馬如龍。

狄雲少了負累，即時如猛虎出柙，唯恐青袍老者等人向皇甫華下手，一連三招：「八方風雨」、「三陽開泰」、「十面埋伏」攻向西門英、青袍老者及天師三人。

西門英武功稍遜，閃避不及，被狄雲掌風掃中，直向後院下飛去，剛巧黑

衣幫繁星堂主袁星海殺到，一刀「星光熠熠」便把西門英攔腰斬爲兩截。

狄雲把天師及青袍老者擊退數步，停手道：「你們已一敗塗地，我也不爲已甚，只要留下皇甫幫主之解藥，我答應放你們一條生路！」這時，白秀嵐、聶小鳳、區皓東亦已跳上屋脊，監視着餘下三名藍衣護法。

那天師咬牙切齒道：「要解藥容易得很，拿命來吧。」登時兩目猙獰，臉色慘綠，目露青光，雙掌齊發，一陣腥臭掌風把狄雲籠罩着，令人嗅之欲嘔。

狄雲見狀，大叫道：「退開，這是青冥毒功！」卻不閃不避，運足功力，雙掌推出。

只聽見砰然一聲，天師口中鮮血狂噴，轉身倉皇逃走，狄雲喝道：「留下解藥才走。」

傳處傳來青袍老者聲音道：「如要解藥，找我們門主吧！」原來青袍老者趁著天師運起青冥毒功攻向狄雲時，已逃之夭夭。狄雲轉身一看，那三名藍衣護法已逃遁。

白秀嵐道：「那青冥毒功是甚麼功夫，竟如此厲害？」

狄雲道：「這功力歹毒非常，中者如不能即時獲救治，七步之內便毒發身亡。練功之人慘無人道，除練功時需採取孕婦腹中成形嬰孩鮮血餵飼毒物，再生吞毒物外，每月朔望兩日，更需吸取孕婦鮮血及未成形嬰孩精元，平日則不斷採補女子之元陰，以增加功力。若非我不願開殺戒，早把這妖道碎屍掌下。」

聶小鳳担心地道：「但這妖道一日不除，便不知有多少婦女命喪他手下了，賤妾認爲，殺掉一個惡人，好人便多些保障。放虎歸山，後患無窮，請公子恕賤妾直言。」

狄雲道：「聶堂主所言也不無道理，只是先師遺訓，在下不敢違背，妄開殺戒。妖道之青冥毒功已被廢，再也不能重練。他的傷勢亦非短時間內可痊癒，即使治好傷，功力只能餘下兩三成，料也不能作惡！」

區皓東道：「狄公子，敝幫主可是中毒？如今沒有解藥，如何是好？」

狄雲道：「區堂主請放心，皇甫幫主定能復元的。我們此行目的已達，先回破廟再作打算吧。」便從屋脊跳下，步向收藏黝黑和尚之處，只見那黝黑和尚已身首異處，定是混亂中被發現，爲人所殺。

狄雲心裏一笑，這身手不弱的和尚，武功足勝各派掌門，竟爲了一個子虛烏有的艷尼，糊裏糊塗的命喪於此。

衆人到達破廟時，已是破曉時分，狄雲細心爲皇甫華把脈，更掀起他之眼皮詳細地觀察瞳孔。

良久，狄雲才道：「想不到這人竟是用藥之大行家。用的竟是七色毒草之汁液混和罌粟果漿。七色毒草雖然有毒，但吃後只是全身痲木，一兩日後便自動康復，因功效顯著，而且只在雁蕩山可以找到，故江湖中人甚少採用。但七色毒草中之汁液倒是有用得很，份量對的話，用來合藥，可收止痛之效，罌粟菓漿，亦有差不多之功效，只是兩物合用，再加重份量的話，便能破壞人腦，使人記憶全失，痴痴呆呆，便是現在皇甫幫主的情形。」

馬如龍插口道：「可惜贖罪堂的獨孤大夫出關採藥未回，否則求他醫治，定能手到病除，救回幫主。」

白秀嵐突然叫道：「七色毒草，獨孤大夫！前些日子，武當之玄清子不是替獨孤大夫往雁蕩找了數株七色毒草嗎？難道獨孤大夫也是正義門中人？」

雷嘯天道：「不會吧？獨孤大夫治人無數，又怎會是正義門中人？前些日子，在下被一幪面人以寒梅掌打傷，也是獨孤大夫所救。依在下認爲獨孤大夫絕不會是正義門中人。」

白秀嵐道：「在下認爲定有古怪。試想想，獨孤大夫剛宣佈出關採藥，不久正義門便出現；其次，贖罪堂所收診金極昂，卻不見獨孤大夫用來花掉，很可能用作正義門經費也不定；還有，在下聽說有許多武林中人，在求診時答應爲贖罪堂做事，現正義門中不乏正派白道之士，說不定便是因此被逼效力正義門，和七色毒草這事一結合，正義門門主很可能便是獨孤不老本人，公子可認爲在下有理？」

狄雲聽見白秀嵐分析得頗爲有理，如此說來，獨孤大夫確是可疑，卻道：「白堂主果然觀察入微，只是在沒有眞憑實據之前，我們不可妄下結論，說正義門主便是獨孤大夫。以免打草驚蛇，甚至引起軒然大波。希望各位不可輕舉妄動，更不可向任何人提起此事！」

在座衆人中，雷嘯天與馬如龍本來對獨孤大夫敬若神明，自是答應，其它黑衣幫堂主亦表贊同。

白秀嵐雖不甚同意，但因狄雲既然如此表示，亦只好默然。

區皓東道：「狄公子，幫主的病可有辦法醫治嗎？」

狄雲道：「如無解藥，救治的方法便增困難。因不知正義門所用份量及比例，我不敢隨便配製解藥，因份量不對的話，皇甫幫主便終身不能復原。如今之計，只有採用較爲緩慢之辦法。」

區皓東忐道：「是甚麼辦法？」

狄雲道：「便是用藥引發皇甫幫主體內潛能，另借金針過穴之助，加上藥引子刺激腦部經脈，當可恢復記憶。即使此舉不行，亦可想辦法從正義門手上搶解藥。」

馬如龍道：「公子既然懂得如何救治，那就太好了，請公子便開出方子，俺這就去買！」

狄雲道：「藥雖昂貴，卻也可以在金陵買備，只是兩種藥引，卻非隨手可得！」

馬如龍道：「是甚麼東西？俺上天入地也給公子找來！」

狄雲道：「其一是雪蓮實，此物雖珍貴，但只要跑一趟天山，不難找到，天山附近常有出售，只是索價奇昂。我要用的，須鴿卵大小，兩粒便夠。其二是血鰻之鮮血，可在東海找到。此物待你們從天山回來才去找吧！」

區皓東道：「血鰻既然可以在東海找到，爲何不分頭找尋，而要等待天山回來，那豈不浪費時間嗎？」

狄雲道：「血鰻離開海裏，不出一個時辰便會死去，死鰻的血一點用處也沒有。把血鰻活擒放血後，亦須於半個時辰內服用，方爲有效。你現在找來，有甚麼用？須各物齊備後，帶同皇甫幫主，前往東海，擒得血鰻後，就地醫治。現在首先安頓好皇甫幫主，待找得雪蓮實後才動身前往東海吧。可要記着，血鰻只在九月和十月間活動，遲了便得等待明年。」

繁星堂堂主袁星海道：「小弟對天山情況較熟，雪蓮實之任務便由本堂辦理吧。只是勞煩區兄照顧幫主和一切事項了。」黑衣幫自幫主失踪，副幫主及旭日堂堂主遇難後下落不明，幫中事務便由皎月、繁星兩堂共同處理，如今繁星堂請纓前往找尋雪蓮實，幫主之職便由區皓東暫代。

白秀嵐道：「區堂主，敝堂在金陵城外有一據點，乃本堂留爲急時所用，足夠容納各位有餘。依在下愚見，貴幫不如暫作落脚之用，也可與本堂互相照應，區兄意下如何？」

區皓東大喜道：「小弟正爲了如何安頓幫主大傷腦筋，白兄既然有此提議，小弟卻之不恭了，只是貴堂對敝幫大恩大德，敝幫不知如何報答是好。」

狄雲笑道：「這也容易，他日白堂主與聶堂主成親時，你們早些到來喝幾杯便成了！」

聶小鳳在旁登時臉上一紅。

狄雲續道：「天色已亮，我們該動身了，否則惹人注意。」

* * *

狄雲坐在浴盆裏，一面調息，一面享受着春花爲他擦背。春花也不打擾他，只在他背上輕輕地擦着，並爲他按摩各處。

秋月則在厨裏忙着，盡挑她最拿手的菜式來做。

玉鳳和珊珊雖說休息了一晚，但那曾眞正休息，還不是眼巴巴的等着狄雲回來。

狄雲浴罷，續在浴房裡調息了片刻，便已精神奕奕，疲態盡消。

春花服侍着狄雲穿衣，道：「少爺，你可知道小婢剛才爲你按摩的嗎？」

狄雲輕輕的在春花的嘴上吻了一下，道：「怎會不知道？妳那裏學來的？可眞舒服，妳可要在這裏加上一張小床才成！」

春花瞪了狄雲一眼，道：「沒正經的，總是想到床上去了。」

狄雲知道小妮子想歪了，笑道：「怎麼沒正經？坐在浴盆按摩怎比伏在床上舒服，妳想到那裏去了？」

春花也不答他，臉兒紅紅的走了出去。只是，下午時，浴房裏卻多了一張小床。

狄雲邊喝酒，邊把整夜的經過說出來，當說到用妖媚尼姑引和尚出來時，衆女已聽得捧腹大笑。

玉鳳笑道：「這種缺德事，也只有你才能想得出來。待賤妾爲相公也找個妖冶尼姑吧，免得相公朝思暮想，爲甚麼那和尚只喜歡尼姑和光禿的女子。」

秋月在昨晚被狄雲打了一頓屁股，現見玉鳳取笑狄雲，登時拍掌叫好。

狄雲瞪了秋月一眼，笑道：「尼姑可不必找了，我倒想看看秋月，如果她光禿禿的會不會比現時可愛！」秋月聽了，急忙奔到厨房裏。

跟着，狄雲一口氣把如何救出皇甫華及剷平楓葉山莊經過說出。衆女聽聞黑衣幫及龍鳳堂大獲全勝，均眉飛色舞。

狄雲道：「玉鳳，現在珊珊來了金陵，我看不若在岸上找間屋子吧：況且妳們在這裏也沒有多大用。龍鳳堂已公開和正義門作對，我們遷往城外會比較方便一點。」

玉鳳道：「這還不容易，我們可以回家中住。」

狄雲道：「這不大好吧！有娘在，始終不大方便，拘拘束束的，怎比只有我們幾人住好？」

玉鳳道：「你不用担心娘會妨礙你，娘說有你這賢婿在，她可放心了。娘早已離開金陵，找師祖長伴靑燈。現在大宅裏，只留下幾個下人打掃地方。」

狄雲笑道：「搬進妳家裏住，那豈不是招郎入舍嗎？」

玉鳳道：「這怎算招贅，有誰敢把你這小侯爺入贅？倒是賤妾倒眞希望有一兒子繼承孫家香燈，好讓娘能夠了卻一椿心事。」

狄雲笑道：「這還不容易？只是有一個兒子能繼承狄家香火，餘下的，妳們喜歡怎樣辦便怎樣辦吧！姓孫或姓慕容也沒有關係。」

玉鳳、珊珊大爲高興。玉鳳道：「既然相公不反對。我們明兒便搬往大宅去吧，這裏也不用放棄，稍後待賤妾通知聶堂主另派別人搬進來。」

* * *

半個月後，狄雲居處竟然來了個稀客，竟是南宮世家的家主南宮博。慕容珊珊急忙與衆人逐一介紹相識。

珊珊只見南宮博獨身前來，大爲失望道：「南宮伯父是單身前來金陵的嗎？怎麼南宮姐姐不同來？」

南宮博驚奇問道：「怎麼無雙還沒有到嗎？她接到妳的飛鴿傳信後，翌日便起程前來。太原與金陵數日路程，照理她應該早已到達，難道在途中發生了甚麼事？」

珊珊道：「這怎麼是好？若南宮姐姐出了甚麼意外，姪女可罪大了。」

玉鳳道：「珊妹不用担心，也許南宮姑娘另有事情要辦，故遲來了。」

南宮博道：「無雙那丫頭甚少出門，除了珊兒外，便沒有其他朋友，那有甚麼事情要辦？我還是回頭找一找吧。」

狄雲道：「前輩遠道前來金陵，定有要事待辦，找尋南宮姑娘之事，便由晚輩等代勞吧。玉鳳，立即通知沿途各處堂中眼線，查探有沒有南宮姑娘的踪跡。」

南宮博道：「如此便拜託狄公子。我

這次到金陵，是專程來找狄公子幫忙的。」

狄雲道：「如有晚輩可效勞之處，請前輩儘管吩咐。」

南宮博道：「剛才狄公子曾提及各處堂上眼線，請恕我唐突，莫非狄公子與孫姑娘乃龍鳳堂中人？」

狄雲道：「晚輩與玉鳳只是與龍鳳堂淵源甚厚，故可請龍鳳堂中人協助，並不算是龍鳳堂中人。」

南宮博道：「原來如此，若公子是龍鳳堂中人，我不便開口了！」

狄雲怪道：「怎會如此，難道前輩與龍鳳堂有成見？」

南宮博忙道：「請狄公子不要誤會。只因龍鳳堂當日在洛陽已參加聯盟，另有職責，我雖身為副總盟主，但動用聯盟中盟友之人才，亦須與盟主及柴副總盟主商討，而我這次前來，乃屬私人性質，故公子若是龍鳳堂中人的話，那就不便了。」

狄雲道：「原來如此，但前輩怎會認識晚輩？又怎知晚輩在此呢？」

南宮博道：「我是剛從姑蘇慕容世家回轉金陵的，公子之事蹟，全是令岳所告訴我，至於這裏地址，乃是珊珊信中所提及。」

狄雲道：「原來世伯是家岳摯友，那便請叫姪兒青雲吧。世伯有甚麼事需青雲效勞，小姪定當竭力以赴！」

南宮博道：「事情是這樣的；當日洛陽大會時，我分配搜查正義門之罪証，當時另有約二十餘無門派之盟友協助，那知這批盟友在離開洛陽不久後，分別慘遭殺害，此舉實不把南宮世家放在眼裏。我於是趕赴姑蘇找慕容老哥商討對策，令岳說只要賢侄答允出手幫助，便萬事皆通，故來相請。」

狄雲道：「南宮伯父，小侄原對江湖間恩恩怨怨，毫不感興趣，但既已插手龍鳳堂之事，便不會中途而廢，定當全力與龍鳳堂周旋到底。只是在正義門門主未露面之前，小侄仍然不想公開身份，以免敵暗我明，處於下風。」

南宮博道：「這個我明白，我現在先回客棧等候消息，如有無雙下落，便差人往鴻福客棧通知我吧。」

傍晚時份，鳳陽縣傳來消息，曾見一貌似南宮無雙的少女曾落腳該處一客棧，但在翌晨便神秘失踪，長劍及包袱則留在房間裏。只因該少女落店前曾放下一錠銀兩在櫃枱裏，故掌櫃不曾亂動該包袱。

玉鳳急忙遣人通知南宮博。

南宮博聞訊後，立即與兩名同來金陵的家中高手到來，狄雲便把所得消息詳細說出。

南宮博聽罷，便欲即時前往鳳陽。

狄雲道：「現在天已黑，到鳳陽也沒多大作為，不如明早待小侄陪同伯父前去。今晚，伯父亦不用回客棧了，便在此間歇宿一宵吧。」

南宮世家等人早已帶同包袱及長劍，也無異議。

翌日中午，南宮博及狄雲已來到鳳陽當日貌似南宮無雙少女落腳之客店，向掌櫃道明來意。掌櫃見衆人衣着華麗，不似壞人，便引領衆人來到該少女所住房間。

南宮博一見少女所遺下長劍及包袱內什物衣服，便認出是南宮無雙之物，當下便細問掌櫃南宮無雙當日投宿及離去之情況。

掌櫃道：「當日那姑娘在傍晚時來到本店投宿，放下了十兩銀，並吩咐把晚飯送到房間裏。飯後便關上房門，再也不見露臉。翌晨店夥送上洗臉水時，才發覺房內窗扉大開，那姑娘已不知所踪，只留下長劍及包袱在床上。」

狄雲問道：「房間內可有打鬥跡象？當晚有沒有聽見特別的聲响？」

掌櫃搖頭道：「房內各物都沒有移動半分，當晚甚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也沒聽見甚麼特別聲音。」

狄雲續問：「那麼第二天早上，這裏有沒有特別的地方，例如香味等等。」

掌櫃想了想，道：「有，有。老朽當日曾察覺房間內留有一股幽香，還說女孩子總是喜歡香噴噴的呢！」

狄雲忙問道：「老丈請想一想，可否認出那是甚麼香味？」

掌櫃想了片刻，道：「那種香味甚是古怪，像是茉莉花香，又有一些酒香，令人昏昏然的。」

狄雲道：「勞煩老丈，這便是那位姑娘的令尊，若那位姑娘回來時，請通知她在此等候我們，不可離去。你看這裏可足夠房租嗎？」給了那掌櫃一片金葉子。

掌櫃忙道：「夠了，夠了！何用這麼多？」

狄雲對南宮博道：「南宮姑娘很可能發生意外了。茉莉花香加上酒香，這是千里醉的特有香味，只是這種超級迷香所配製費用極為昂貴，每用一次便得花費數十兩銀，伯父可知道江湖中人有誰使用？」

南宮博道：「我也只是聽過千里醉這名字，有誰使用則不清楚了。」

狄雲道：「我們不如分頭搜索查問一下吧，小侄在鳳陽找，伯父等則在鄰近地方打探，不管有無消息，三日後在這裏會合。伯父認為如何？」

南宮博已沒有主意，遂分手四處搜索南宮無雙下落。

* * *

狄雲走遍鳳陽每一個角落，均問不出南宮無雙的下落，走了整個下午，略感飢餓，見路旁有一食店，便坐下，叫了酒菜。

酒菜剛吃了一半，便見兩鼠眼漢子走了進來，其中一人低聲向同伴道：「這些日子可把老子害苦了。若不是那臭丫頭，老子何須這樣苦，酒沒有了也不能出來買。」

另一人也低聲道：「幸好舵主和其它人都去了金陵，我們才能出來。只是，舵主捉來的妞兒似是來頭不小，我看你買了酒便早些回去吧，現在舵裏只有老錢一人，若有甚麼差錯，你我可要腦袋搬家。」

首先開聲的漢子道：「那麼你呢？」

另一人道：「馬老二，你又不是不知我的毛病，我先去小桃處走一趟，很快便回去。」

馬老二道：「好吧，我先回去，你可得快些回來。」他的同伴急步走了。

馬老二買了酒，並切了數斤牛肉，匆忙的向郊外走去。馬老二和同伴雖低聲交談，那能逃過狄雲的耳朵，他放下銀兩，遠遠的跟着馬老二。

不久，來到一小莊院，馬老二剛欲推門閃進，便被狄雲點了痲穴。

狄雲從圍牆上翻了進去，莊內果然如剛才那漢子所說，無人看守，連他口中所說之老錢也不知所踪。狄雲便在莊內仔細搜索。

驀然間，一陣呻吟聲和笑聲從一房間傳出。狄雲急忙上前，在窗上點了個小孔，往裏面望去，只看得他怒火倏生，一掌劈碎窗口，便跳了進去。

房內，一個廿餘歲的美女，身上一絲不掛，躺在牀上，動也不動，似是穴道被制。牀前則站着一赤裸大漢，醜態畢露，正欲上牀有所行動。該赤裸美女之容貌，正與慕容珊珊所描述的南宮無雙差不多，只見面泛桃花，媚態盡露。

狄雲不暇細想，一掌便把赤裸大漢劈到，剛欲找尋衣服給南宮無雙蔽體，便聽見她軟弱無力的道：「公子救我，這賊子給我吃了極樂丸，我快支持不住了！」

狄雲心頭一震，極樂丸乃是當年三妖中的人妖司馬光以十多種極淫之藥合練而成，乃極為霸道之媚藥，服後無藥可解，若一個時辰內不經交媾，便心脈俱焚而死。此藥乃司馬光為增牀上樂趣而製，因男子服後，剛猛異常，持久不倒，而女子服後則媚態盡呈，投懷送抱，風情萬種。

狄雲急忙細看南宮無雙，只見她遍體紅霞，面泛桃花，媚眼如絲，飽滿而高聳的玉乳起伏不停，眼中紅筋漸現，正是服了極樂丸的象徵。

狄雲問道：「姑娘可是南宮無雙？妳可知極樂丸只有一種解法？」

南宮無雙點了點頭，呻吟道：「我是南……我支持不住……快救我……不會怪……」

狄雲猶疑不決之際，南宮無雙的呻吟聲卻愈來愈大，動人的胴體不停的扭動着，發出無比的誘惑。

狄雲把心一橫，飛快的脫下衣服，剛上牀便被南宮無雙緊抱着，此時谷內溪水泛濫，狄雲輕輕一挺身，便已深入谷中。

狄雲心裏奇怪，想道：「人說南宮無雙冷若冰霜，眼高於頂，應是玉潔冰清才是，怎麼會如此順利，毫無阻滯的？莫非……」想到這裏，背上傳來一陣痛楚，急忙運勁，意欲推開南宮無雙，已是渾身無力，提不起半點眞氣來。

南宮無雙隨手點了狄雲五處穴道，然後在他背後拔出一枝兩寸多長的銀針，花枝亂顫地笑道：「你別以為能打敗西門俊等人，便可目無餘子，在本姑奶奶眼中，你只不過是一名黃毛小子，還不是手到擒來。」

南宮無雙輕佻的在狄雲臉上摸了一下道：「倒是你這模樣頗合姑奶奶心意，剛才那一下，却也不差。若你想活久些，便好好地服侍姑奶奶吧！」

狄雲不動聲色，暗運眞氣衝穴，那知南宮無雙道：「你不必白費心機，妄想衝穴，我這是獨門手法，你的眞氣，只足夠令你四肢能活動，距離衝穴、點穴那程度還遠得很。若你不能動彈，那還有甚麼情趣？況且，你還需要精力服侍姑奶奶呢。」說罷，玉手在狄雲胸膛各處撫摸著。

狄雲道：「妳是誰？妳不是南宮無雙。」雖然體內眞氣似有似無，若斷若續，狄雲仍不放棄運氣衝穴之企圖。

那南宮無雙笑道：「老實告訴你吧，南宮無雙那丫頭現在玄都觀，不過恐怕已變成天師的鼎爐了。本姑奶奶梅媚娘。」手却在狄雲下身摸了一把，道：「怎麼還是像死蛇一樣的？哼，你估道强自忍着，姑奶奶便毫無辦法嗎？且看看姑奶奶的法寶吧！」

梅媚娘跳下床，在衣服堆裡找出一個小盒，打開盒蓋，一陣撲鼻香味傳了出來，內裏盛着的是顏色雪白的藥膏。

梅媚娘把藥在狄雲鼻上輕抹一下，跟着再薄薄的塗在狄雲下身那寶貝上，邊塗邊摩擦着，狄雲無力抵拒，只得任由擺佈。

狄雲覺得藥物所塗處一片清涼，非常舒適，那知藥力迅速運行，只覺全身滾熱，血液沸騰，直往下衝。

梅媚娘那雙勾魂攝魄的媚眼瞟了狄雲反應猛烈的地方一下，嬌笑道：「怎麼樣，我這極樂膏功效雖不及極樂丸，却也不差，你好好的享受吧。」語猶未畢便急不及待，騰身而上，在狄雲身上像騎士般馳策着。

狄雲性本不拘小節，事情既然已發展至如此地步，也別無辦法；況且受藥力影响，亦慾火高漲。故此，他也施展渾身解數，與梅媚娘盤腸大戰起來。

良久，雲雨方收，梅媚娘嬌柔無力的伏在狄雲身上不停喘息，心裏思潮起伏，想着：「你這寃家，可眞要了姑奶奶的命，多年來可沒有這樣滿意的了，如能留下這寃家在身邊使喚，那是多好。只是當日曾答應老頭子不可來眞的，應如何待他才是？這事尚容易，這寃家狂妄不羈，很難收服，若不解除禁制，一個月便火焚丹田而亡，怎辦？只好慢一步才想吧！」

每日，梅媚娘都纏着狄雲，日夜繾綣。

狄雲仰臥床上，他自知本身眞元一點一滴地消失着，他也知道時日無多，如此下去，不出十多天，精元會被梅媚娘吸乾而死。

近日來，狄雲感覺到梅媚娘不如初時那般珍惜他，並已開始對他施展採補術，但自己毫無抵抗之力，只得任由宰割。

採補術三字令他靈光一閃，他猛然想起義父所傳雜學中，其中一樣乃採補術尅星，名陰陽大法，對方採補之力愈强，則功效愈大。不但能抵抗採補之術

，更可反吸對方眞元。

只是狄雲心知穴道受制，眞力有限，能否順利施展陰陽大法而不被梅媚娘發覺實是未知，一擊不中，後果堪虞。況且梅媚娘每次都給他用上極樂膏，屆時能否控制自己也屬疑問，遑論施展陰陽大法了。

房門打開，梅媚娘的貼身丫環捧了酒菜進來，放在桌上，笑吟吟的道：「狄相公請用飯！」

狄雲大訝問道：「春桃姐，怎麼只有一份杯筷的？妳家小姐不吃嗎？」

春桃答道：「小姐有事去了洛陽，這幾天恐怕狄相公要獨飲了。」

狄雲順口問道：「小姐去了洛陽，怎麼妳不去？」

春桃媚眼一瞟，道：「還不是爲了你？我若也去了洛陽，誰來服侍你？」

狄雲念頭轉動，一把拉着春桃道：「獨飲那有味道，不若妳來陪我喝一杯吧。」

春桃跟隨梅媚娘多年，耳濡目染下，也是淫蕩踰閒，早對狄雲有意，只是梅媚娘把狄雲視爲禁臠，所以不敢妄動。如今狄雲主動挑逗，不禁春心大動，順勢倒在狄雲懷裏，道：「小姐若然知道，婢子可不得了。」

狄雲那會不知小丫頭心事，笑道：「妳不說，我不說，誰會知道？」手已隔着衣服，按在春桃酥胸上，輕輕地撫摸。口裏也不空閒，不斷地輕吻春桃耳珠和玉頸。

春桃那堪狄雲如此挑逗，不斷扭動嬌軀，口裏輕吟道：「狄相公，那門……還打開着。」

狄雲笑道：「這裏是妳家小姐閨房重地，有誰敢來。」

春桃不依道：「門開着總是不好嘛！」說着，已掙脫狄雲懷抱，走往把門關上。

春桃把門關上，回身便撲在狄雲身上，一面狂吻狄雲，一面斷斷續續的道：「好人兒，你……不知……你和……小姐……恩愛時……我和……秋菊……是何等……辛苦？」

狄雲也不說話，脫光春桃和自己身上衣服，揮軍直搗黃龍。

片刻後，春桃呻吟道：「怪不得小姐不肯放手，原來你眞的如此厲害，噢！」

狄雲已暗中施展陰陽大法，試看效果如何，那知竟意外地發覺不但吸取對方眞元，甚至連眞氣也從下身一縷縷的傳了過來。

狄雲急忙借用吸來眞氣，意圖衝穴。那知春桃內力不高，且早非處子身，借來眞氣始終衝不破所制要穴。狄雲心存仁厚，不想春桃枯竭而死，急忙停止施法，二來也恐怕若春桃離奇身亡會打草驚蛇。

原來梅媚娘這制穴手法特別，能把受害者全身眞氣禁制於丹田小腹內，不使運行全身，受害者除武功全失，手脚無力外，其它一概不受影响，更因眞氣積聚丹田，床笫間更爲勇猛。

如此一來，當狄雲施展陰陽大法時，威力增加數倍，竟然連春桃之眞氣也吸了過來。春桃因初嘗如此威猛勁道，在極樂中也不察覺眞氣被吸。

雲雨過後，春桃虛脫地道：「你眞厲害，我現在好像死了一樣。」

狄雲拍了春桃雪白的盛臀一下，笑道：「快休息一下吧，要不然妳站也不能站起來。」

這幾日內，春桃食髓知味，每天都來找狄雲溫存數次，狄雲也樂得多些練習陰陽大法，幾日下來，陰陽大法已練得收發自如，而精神大增，若非春桃內力不濟，所制穴道早被衝破。

狄雲屈指一數，被擒至今已屆一個月，心裏懸掛梅媚娘等人不知如何，亦担心南宮無雙目下情況，心想她既然落在天師這淫道手裏，定已凶多吉少，大爲懊悔當日在楓葉山莊爲何不痛下殺手，只重傷了他，致留下巨患。

房門驀然打開，一條人影閃電般衝了進來，從後抱着狄雲。狄雲心想：「春桃這丫頭眞不知死，剛走了不久便又再來。」

回首一看，竟然是梅媚娘回來了。

狄雲急忙把梅媚娘擁抱着，不停的吻着道：「妳可回來了，眞把我想念得苦了。」

梅媚娘捏了狄雲一下，道：「你這沒心肝的，那會把姑奶奶放在心裏，這幾日來，你不把春桃那浪蹄子弄上手才怪。」

梅媚娘三日不知肉味，把門關上後，便急不及待地脫光衣服，拿着玉盒便把狄雲拉往床上。

狄雲在梅媚娘那豐滿的玉乳上輕咬着，邊道：「妳怎麼對我毫無信心，總是要用那勞什子東西，不若今次試試我的眞功夫，妳不滿意時再用吧！」

梅媚娘媚眼如絲的瞟向狄雲道：「儘管試一試，如你不能令姑奶奶滿意的話，看我不吃了你。」

狄雲脫了衣服，摟着梅媚娘便短兵相接。

也不知過了多久，狄雲在等待時機，一俟梅媚娘樂極忘形時便發動攻勢，施展神功。那知驀然傳來異樣感覺，眞元大有奪門而出之勢，與往日被梅媚娘慢慢吸取之情況大不相同。

只聽得梅媚娘喃喃道：「雲，你不要怪我，我也是不得已才……」

狄雲暗叫不好，難道她欲置自己於死地？急忙施展陰陽大法，盡力抵抗。

陰陽大法果是採補術之尅星，梅媚娘登時面色大變，精元眞氣急洩，沿着兩人身體間之橋樑直往狄雲體內衝去。

梅媚娘大吃一驚，意欲推開狄雲，那知全身上下，一片麻木，那能提起半分力度，急忙大叫，但舌頭也不聽使喚，只能發出呵呵之聲。

狄雲受梅媚娘眞力一衝，體內受制穴道登時解開。狄雲心裏懷恨梅媚娘欲殺死自己，也不停止。不多久，梅媚娘已奄奄一息，氣弱游絲。

這時，春桃與秋菊原在門外聽候差遣，聽見梅媚娘之叫聲，也不見怪，只道兩人數日不見，特別恩愛而已。春桃更因深知箇中滋味，還向秋菊發出一個

神秘的微笑。

狄雲收起大法，在梅媚娘耳邊問道：「妳為甚麼要殺我？我與妳並沒仇怨，妳竟想吸乾我的真元？」

梅媚娘已能說話，但已是氣若柔絲，道：「我既然不能得到你，只好殺了你。」

狄雲道：「我不是已是妳的階下囚嗎？」

梅媚娘虛弱地道：「那是沒用的，我知道永無可能獲得你的心；若給你解了穴道，你一定會離我而去。如你穴道不解的話，明天你便內火焚身，全身血脈爆裂而死。我不能沒有你，與其讓你離開我，不若由我親自殺了你，雲，我實在真的喜……」說到這裏，已油盡燈枯，閉目死去。

狄雲眼看這與自己有一月情緣的梅媚娘死在自己手裏，不由感慨萬分。穿上衣服後，狄雲便把門外兩丫頭叫了進房內。

春桃、秋菊二婢看見梅媚娘面色蒼白，氣息全無的倒臥在牀；大惑不解的望着狄雲，似是等待狄雲的解釋。

狄雲道：「梅媚娘已被我所殺，妳倆還是收拾東西離去吧。」

秋菊大喜道：「公子不殺我們？」

狄雲笑道：「我和妳倆無仇無怨，為甚麼要殺妳們？妳倆月來殷勤服侍，我倒要多謝妳們呢！」他對春桃倒是心存感激，如非春桃給他練習陰陽大法，能否順利反客為主實屬疑問。

春桃道：「小姐已死，我倆舉目無親，狄相公教我倆往那處去？」

狄雲問道：「難道妳們沒有家的嗎？」

秋菊道：「我倆本是孤女，自小在妓院中長大，是數年前小姐把我們倆買回去的，難道相公要我們回那妓院嗎？」

春桃跪了下來，抱着狄雲雙腿道：「相公請可憐我們，收容我倆吧！」

狄雲道：「妳們兩個女孩子，跟着我這男子做甚麼？」隨即扶起了春桃。

春桃忙道：「婢子甚麼都能做，燒飯洗衣做菜，樣樣皆懂，如狄相公不棄，我倆定能好好的服侍相公的。」

狄雲道：「你倆先答我一些問題再說！」

兩婢見狄雲似有答允之意，忙道：「狄相公請問，婢子知無不言。」

狄雲問道：「這裏是甚麼地方？是否正義門其中之一個分舵？」

兩婢道：「這裏原是小姐的別業，近數月間才變成正義門的聯絡站。」

狄雲續問道：「梅媚娘在正義門中任何職位？梅媚娘這名字是否真的？」

兩婢道：「據小婢所知，這數年來小姐都是叫做媚娘的，有沒有別的名字就不得而知了。我家小姐雖然是正義門的人，但甚少與其他人聯絡，只終日四處遊玩，物色英俊青年作為玩弄對象。正義門中人都稱呼小姐做巡察，巡察是幹甚麼的，小婢便不知道了。」

狄雲沒有再追問下去，他因不明瞭正義門的組織結構；故忽略了梅媚娘的重要性，若他循着梅媚娘這線索，抽線剝繭的追查下去，很可能查出正義門門主是誰。很可惜，狄雲只把她看成一個普通淫娃，把大好線索浪費了。

這個月，是狄雲一生中最倒楣的日子，不但失手被擒，還作了別人的牀上玩物，如非想起那久已遺忘的陰陽大法，現在已死得不明不白。他不明白自己為何會不肯放過梅媚娘，他也不願去想，不願再提起梅媚娘。其實，他如果去想一想的話，便會知道梅媚娘來歷並不簡單，那來的極樂丸？還有那神奇的制穴手法。

狄雲對兩婢道：「妳們真心想脫離正義門嗎？妳們可得考慮清楚，跟着我，日子並不好過！」狄雲對少女們總是心軟了些少。

春桃道：「婢子本非正義門中人，只是身不由己，也不是自甘墮落。」

秋菊也道：「婢子願追隨相公，絕不會後悔。」

狄雲只得道：「好吧，妳倆便暫時跟着我吧！現在，我們先往玄都觀救人，跟着我便帶妳倆去一處暫住，只是妳們要緊記，往日的荒唐生活不得再有，如再勾三搭四，行為不檢的話，我便趕走妳們，知道嗎？」

春桃、秋菊齊大喜答道：「婢子知道。」

＊ ＊ ＊

玄都觀地處偏僻，香火疏落，距離鳳陽只二十餘里，玄都觀觀主悟清道人據說曾是江湖大盜，後來洗手不幹，皈依三清。

狄雲來到玄都觀時，只是初更時分，他自恃藝高，把兩婢留在觀外樹林裏，也不待天黑便飛身入觀查探。

大殿內空無一人，狄雲輕身跳下，靜心聆聽片刻，便往後殿走去，後殿裏，正有兩名道士對飲閒談。

其中一名道士道：「那丫頭真是麻煩，不飲不食，每次都要我把稀粥灌進她口裏，倘若我是觀主的話，一刀便把她砍了。」

另一年紀稍長道士道：「小聲點，這話若被那甚麼天師聽見了便麻煩。」

「究竟觀主把這丫頭留下作甚？」

「聽說這丫頭是那天師擒來做鼎爐的，那天師據說是觀主的師伯，來玄都觀暫住一個時期。」

「拿來做鼎爐？那麼已個多月了，為甚麼卻把大好美人丟在地窖裏，自己卻躲在客房，終日不露臉？要是我，早就把她正法了。」

「你有所不知了，那天師色迷迷的，那會如此暴殄天物？只是他把那丫頭擒來時，身上受傷不輕。來玄都觀是借這裏療傷的，傷勢未完全康復時，他那敢近女色？這只是遲早的事吧！」

狄雲聽到這裏，得知南宮無雙尚未慘遭虎吻，登時放下心頭大石，只因從慕容珊珊口中知道此女性情剛烈，如遭強暴，後果實不堪設想。

狄雲一個閃身，已把兩道士點倒在地，說道：「快說出那女子囚在何處，否則殺了你們。」順手解開其中一人穴道。

（未完・四）

上文提要：

多蕾絲知道杜秋寒心念于飛虹的安危，便派出四位虎衞出外調查。南宮慕白訪尋追殺于飛虹的幕後主腦人，正感體力不支時，便在路旁一茶棚坐下，豈料喝了兩口茶便昏迷過去了，原來是南宮老夫人爲了孫兒的安全，設計要引他回家，不許他再插手于飛虹的事……若華、瑤華有鑑於敵人久久仍未行動，遂建議于飛虹穿上火龍甲護身……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金釵令

四先生夜潛香閨　神秘人狠下毒手

「慢着，你們在說些什麼，我一點也聽不懂。」于飛虹一雙美目透着寒光，逼視着金百輪，心中猶知這八成又是幕後人搞的把戲。

只見金百輪一臉諂媚，抱拳道：「恭喜姑娘，賀喜姑娘，姑娘近日已以金釵令聞名江湖了。」

「金釵令？你是說我自小頭上就戴的這枝金釵令？」于飛虹心念電轉指指頭上的金釵，一頭霧水的問道。

「正是。」金百輪恭恭敬敬的回道。

不待于飛虹開口，金百輪又道：「屬下在外遊歷已有七天之久，故知現在江湖上正盛傳着金釵令的事，屬下昨日巧遇這五位仰慕姑娘的朋友，所以帶領他們來見姑娘。」

于飛虹美目流轉，暗中吸了口氣，故做鎮定的道：「好，我明白了，你們五人各報名號，並且說出來見我的理由。」

「在下魔郎君西門玉，今日得見姑娘仙姿，眞是三生有幸。」魔郎君搶先色迷迷的道。

「哼！原來他就是苦逼瑤華和若華的色魔。」于飛虹冷冷一笑，再也不多看魔郎君一眼，轉向其他四人。

方臉漢子抱拳道：「屬下飛虎門關永。」

瘦削斷臂漢子抱拳道：「屬下海天堡林春淵。」

「屬下乃霸天寨胡旺。」一名虬髯大漢粗聲道。

唯一的一名女性看來已有四十好幾，抱拳尖聲道：「我乃紅粉堡的蕭幽倩。」

「飛虎門？紅粉堡？……這些門派我怎麼從來沒聽說過？」于飛虹忖思道。

別說蝸居翠園紅樓達十八年之久的于飛虹，就是闖蕩江湖十多年的瑤華和若華，也沒聽過江湖上有這些小門派。

但是江湖經驗豐富的周杰和姜全，却也耳聞過飛虎門和海天堡這兩個門派，但是此二門派的聲名不但不佳，在江湖上的地位更是微不足道。

「你們還沒有回答我第二個問題。」于飛虹又道。

關永看看其他四人，才抱拳作揖道：「目前少林、武當、峨嵋等九大門派橫行江湖，氣焰不可一世，不把我們這些小門派看在眼裏，極盡侮蔑輕辱之能事，我等心中實感不服。」

林春淵接口道：「近日盛傳以扶弱鋤强爲志的金釵令主已出現江湖，所以前來拜訪，希望令主能爲我們出一口氣。」

于飛虹正待開口，蕭幽倩便迫不及待的道：「希望令主能大發雌威，登上武林盟主寶座，我等不但竭力效忠，更將鼓動江湖人心，爲令主壯聲勢，揚眉吐氣。」

胡旺粗啞的嗓子緊接着道：「我明天一早便率領寨內一百名弟兄趕來歸附令主。」

「是呀！如此一來，令主如虎添翼，要統馭江湖必可水到渠成。」魔郎君眉飛色舞的說道。

五個人五段話銜接得密不通風，似乎想讓于飛虹喘不過氣來。

于飛虹慧黠的眼眸神光一閃，纖臂一抬，頭上金釵已拿在手上，沈聲道：「你



們既然口口聲聲稱我爲令主，今後自然得遵從我的指揮行事囉？」

此話一出，這五人互望一眼，似乎猶疑不決。

「各位，金釵令主既已答應諸位請求，各位還多慮什麼？」金百輪陪着笑道。

「是，我等願聽從令主的指示行事。」關永等五人聞言，立刻俯首抱拳道。

這時，一旁若華忍不住要開口，瑤華連忙向她貶眼示意，她才勉强將話嚥下肚裡。

「好，很好，金釵令出，各位聽着！」于飛虹突然將金釵令高舉過頭頂，高聲道。

「是！」

「關永、林春淵、胡旺、蕭幽倩、西門玉，你們的要求我可以考慮，但是目前且按兵不動，不可魯莽行事，更不可找九大門派的麻煩，違者處死！」于飛虹口角噙着冷笑道。

只見金百輪臉色倏變，西門玉五人更是慄然一驚。

瑤華微微一笑，內心讚嘆道：「小姐反將人一軍，這招眞是高明。」

「金叔！」于飛虹突然對着金百輪嫣然一笑。

這一笑燦如春花，相信無論是男是女，見了都會爲之神魂顚倒，金百輪不但沒被迷倒，反而有如見了鬼魅般的觸目驚心，立刻低頭迴避于飛虹的視線，口裡不清不楚的喃喃道：「姑娘，有……何吩咐？」

于飛虹仍是一臉笑靨，柔聲道：「金釵令可以指揮統馭全江湖武林中人吧？我太高興了！」

「可以……不過，九大門派以名門正派自居，自視甚高，姑娘還須多做努力。」

將責任推給九大門派後，金百輪突然走近于飛虹，呵呵笑道：「姑娘，我從小看着妳長大，如今預見姑娘錦繡前程指日可待，我金某實在太高興了。」

接着，又大笑了好幾聲。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這都是金叔的功勞，以後還得仗恃各位幫助。」

關永等五人聞言抱拳道：「令主言重了。」

「好，你們可以先回去了，聽候金釵令指示。」于飛虹柔中帶威道。

「姑娘，我帶領他們出莊去。」金百輪忙不迭的請示道。

「當然，人是你帶進來的，當然由你帶出莊去。」于飛虹語帶諷刺的道。

金百輪朝于飛虹抱抱拳，一語不發的走在魔朗君五人前面，腳步十分急促。

魔朗君一行人，一會兒走得無影無蹤。

礙於八龍女在旁，于飛虹不多說什麼，便緩緩走入內廳。

瑤華當然了解于飛虹的顧忌，於是走向八龍女，吩咐道：「小姐由我和若華侍候就好，妳們去忙自己的事吧！」

「瑤華姐姐，待會兒請代我們八人，向小姐轉達致賀之情。」理廚巧笑道。

「對呀，否則小姐會怪罪我八人不懂事理。」馭車接口道。

若華呶呶嘴巴，道：「小姐一向將妳

們八人，當作親姐妹般看待，怎麼會爲了這點小事怪罪妳們呢？」

駁車吐吐舌頭，陪上一臉尷尬的笑，道：「若華姐姐，我說錯話了，對不起！」

若華一手握住駁車的手，一手指着自己腹部，微笑道：「若華姐姐的肚量比那彌勒佛還大，妳多心了。」

若華這麼比喻，八位龍女全都「噗」地一聲笑了出來。

比喻失當，若華的臉不由得像櫻桃般紅。

雖然八龍女前些日子曾經恢復冷肅的面孔，但是最近由於金百輪不常在莊院中，八龍女暫時不被監視，鬆了口氣，再加上瑤華、若華和茶花的刻意親近和感化，八龍女的性情幾乎完全恢復，活潑俏皮和善良可愛。

但是，這只是在金百輪的背後，在金百輪的面前，八龍女就不敢有所逾越了。

因此，八龍女與于飛虹主婢的感情，僅止於表面的客氣與禮遇，未到肝膽相照，挖心剖肺的地步。

接連第二天、第三天，乃至於十幾天，幾乎天天都有一些江湖人物登門造訪于飛虹。

這些江湖人物包括懶龍、怒獅，閃電豹。

他們在行動上，不但對于飛虹畢恭畢敬；在言語上，更是極盡吹捧之能力，把于飛虹捧上了天。

于飛虹在表面上，與他們斡旋迎合，表現出驕氣凌人的氣焰，背地裡卻企圖以金釵令反制他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于飛虹的胸中謀略，貼身女婢瑤華和若華當然心知肚明。

自然，于飛虹的打算和行動，也是事先與二婢商議定的。

這天，送走了一大批江湖高手，于飛虹藉口疲累，回房休息。

瑤華和若華二人，隨于飛虹回到房內。

一掩上房門，若華便大驚小怪的道：「小姐，眞沒想到他們能動用那麼多的人力來對付我們！」

「嗯，」于飛虹冷笑一聲，摸摸頭上的金釵，嘆道：「沒想到我頭上的這支金釵，還有如此大的法力！」

瑤華沈吟了一會，肯定的道：「看來他們已經算計小姐很久了。」

「不錯，這支金釵自我懂事起就一直戴在頭上，算來已有十二年了。」于飛虹道。

「小姐，老主人一直沒有告訴妳金釵的來歷嗎？」瑤華道。

于飛虹搖搖頭，黯然的道：「沒有，想必爹也受到了他們的挾制！他只告誡我，這支金釵萬萬不可遺失！」

「依種種情況判斷，神秘幕後人計劃這件金釵令事件，已有十幾年了。」瑤華蹙眉道。

「不錯，自我離開翠園紅樓後，他們便想找機會鬧出金釵令的風波。」于飛虹感到寒心，聲音有些抖顫。

「哼，又是那個神秘幕後人放的謠言，想陷小姐於不義，遭全武林的唾棄！」若華義憤塡膺，忿忿不平的道。

于飛虹蓮步輕移，坐在太師椅上，沈穩的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自有辦法對付，不讓他們得逞。」

若華點點頭，道：「對，依小姐的聰明才智，才不會上他們的當呢！」

瑤華玉面有憂色，沈吟的道：「小姐，我看這件事情很棘手。」

「妳說。」于飛虹以器重的眼神望望瑤華，微笑的道。

「那些江湖人物應金釵令之召而來，揚言是要與九大門派分庭抗禮，這麼說來，金釵令是公然與武林各大門派爲敵，和江湖正義力量挑戰了；敵方設計，引我方入彀，我爲被動，他爲主動，萬一在江湖上掀起軒然大波，導致九大門派與我爲敵，造成江湖之上無我立足之地的後果，豈不是讓他們正中下懷，遂其所願嗎？」

聽瑤華這麼分析，于飛虹輕嘆了一口氣，道：「目前還不是我們反被動爲主動的時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好看事辦事了。」

「姐，我認爲妳說得太嚴重了，小姐已經以金釵令命令那些江湖人物不可擅生風波，既然他們不敢，九大門派怎麼會找小姐的麻煩呢！」若華神情天眞的道。

「金百輪不是省油的燈，我們今後行動要加倍小心才是。」于飛虹拍拍若華的肩，告誡道。

「是，小姐。」若華吐吐舌頭，欠身襝衽道，模樣十分調皮。

吃過晚飯後，于飛虹吩咐下去，除了她有召喚外，包括瑤華和若華，任何人都不能隨意進入她的房間打擾。

莊院外，傳來很清晰的打更聲，已經三更了。

「妳很守信。」于飛虹身後忽然傳來一個男聲。

于飛虹的身子雖然動也不動，一顆芳心卻怦怦的亂跳。

「你是怎麼進來的？」于飛虹壓抑住內心的驚恐，沈聲道，並且想回頭。

「不要回頭，把油燈挑弱些！」男聲驚慌無比的低吼道。

于飛虹柳眉微皺，依言挑弱燈光，然後坐在原位。

「好，妳做得很好。」男聲喘了口氣道。

于飛虹冷笑一聲，道：「爲什麼不敢讓我看見你？又爲什麼不讓其他人知道你回到這裡？」

坐在牀邊的黑影沈默了半晌，幽幽的道：「因爲當妳看到我時，一定會嚇昏過去，我怎麼忍心！」

于飛虹心絃一震，壓抑住想回頭的衝動，道：「嚇昏過去，爲什麼？」

那聲音不勝唏噓地嘆道：「當你看到一個臉上血肉模糊五官難辨，斷了一條右臂和左腿的人時，而不被嚇倒，除非妳是一個瞎子。」

于飛虹倒抽一口涼氣，失聲道：「四先生，他們爲什麼要如此懲罰你？」

「我不該愛上妳！」

「就只爲了這點？」

「不錯，我爲了見妳一面，選擇了這個比死罪還痛苦的活罪！」四先生欲哭無淚的道。

雖然是四先生自作多情，但他爲了于飛虹而遭到如此悲慘的下場，善良純潔的于飛虹心中油然生出悲憫和不忍，她無可奈何的歎了口氣。

「一旦讓別人知道我來找妳，恐怕我活不過今夜了。」四先生啞聲道。

「你既然怕死，爲什麼還要來找我？」于飛虹的聲音僵硬顫抖。

「因爲就是我今夜不來找妳，也是死路一條。」

「我不懂你的意思？」于飛虹眉心緊鎖道。

「活罪難逃，我只能多活一個月的時間，今晚是最後一夜，所以我拚死來找妳……」

于飛虹內心一震，道：「你是說，今晚在這兒，有人要殺掉你？」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出現，但是我活不到明天了。」四先生的聲音顫抖得厲害。

「你的武功還是那麼高，神出鬼沒的，難道不是他的對手？」于飛虹沈吟了一會兒，感到奇怪。

四先生搖搖頭，苦笑道：「妳知道以卵擊石的後果！」

以四先生如此高絕的身手，尚且不是神秘幕後人的對手，可見幕後人的實力是絕不容人忽視的。

「四先生，你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嗎？」于飛虹忍不住要求道。

「我今晚就是來告訴妳一件事情，可是妳答應我的事還沒有實現！」四先生的聲音突然變得十分冷硬。

于飛虹內心不由悚然一驚，沒想到四先生這個瀕死的人，還不放棄垂涎她的美色的慾望。

「你因爲我而得禍，到現在還不悔悟嗎？」于飛虹不安的道。

四先生乾笑了幾聲，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于飛虹沉默了好一會兒，道：「現在離天亮還有四個多時辰，你的時間不多了，你先告訴我你來的目的。」

「飛虹，妳知道妳已因金釵令而名滿江湖了。」四先生的聲音又變得柔情起來。

于飛虹抿抿嘴，冷冷的道：「這是你們早已設下的圈套，多言何益？」

四先生口氣急促的道：「妳何不先順水推舟，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金釵令反制那個要對付妳的人？」

此話一出，于飛虹不由得心絃一震，沒想到四先生的想法正和她不謀而合。

于飛虹感動的道：「謝謝你告訴我這些……」

「妳不但天生麗質，而且冰雪聰明，我想妳早已想到應對之策了，但我還是警告妳，以後的路要小心的走！」四先生語重心長的道。

「你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于飛虹無限迷惘的道。

「人之將死，還分什麼好壞？」四先生悲哀一笑道。

兩人之間，這時沈默下來。

「飛虹，該是妳實現諾言的時候了……」四先生開口道。

于飛虹身子一抖，低聲道：「你只告訴我一件我早已瞭然於胸的事情，如此要求，我的犧牲未免太大了。」

四先生近乎痛苦的說道：「我怕……我怕他，只能告訴妳這些，對於一個垂死的人，妳忍心拒絕嗎？」

于飛虹柳眉緊緊皺起，猶疑不決起來沈吟道：「他迫害你到這種地步，你爲什麼還要替他保密，不肯洩露他的身份呢？」

四先生低頭靜默了一會兒，才道：「我是爲妳好，一旦他知道妳查出了他的身份，妳的性命就保不住了……」

「怎麼他的說法跟爹的完全一樣……」于飛虹驚忖道。

這時，又傳來更夫打更的梆子聲，已經四更天了。

梆子聲猶如奪命鐘聲般，敲在四先生的心坎上，于飛虹甚至可以聽到四先生急促不安的「咻咻」喘息聲。

這濁重的喘息聲越來越近，也越來越大聲，于飛虹陡覺身後寒氣逼人，使她氣息不順。

同時，一隻粗糙顫抖的手，慢慢的貼附在于飛虹的粉頰上，于飛虹聞到了一股血腥味。

一種冰冷，痲癢，噁心交雜而成的感覺，由粉頰滲入體內，流竄於周身的血脈，令人不寒而慄。

于飛虹緊緊的閉上雙目，兩行清淚順腮滑下。

那隻手溫柔的替她拭起淚來，然後慢慢的滑下于飛虹半開而抖顫的朱唇，撫弄着。

于飛虹覺得好噁心，胃裡翻攪得好厲害。

接着，那隻手竟然繼續往下移動，停在于飛虹胸襟上的第一個鈕扣前。

似乎猶疑了一下，那隻手就要解開于飛虹的鈕扣。

一種羞慚氣憤的感覺頓時湧上于飛虹的心頭，她輕嘆一聲，正想閃身反抗。

「嗯哼……」

隨着一聲模糊的悶哼，那隻手突然顫抖得好厲害，然後萎垂下來。

「砰」的一聲，四先生的身子突然重重的摔倒在地。

于飛虹吸了口氣，抑制住內心的悲哀和憤恨，以及害怕，轉過身子，彎下身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四先生已經魂歸西天了。

于飛虹輕嘆搖頭，剔亮了桌上的油燈，一看地上四先生的死相，不由得驚呼出聲。

于飛虹長到這麼大，還沒有見過死相這麼慘的死人。

血肉模糊五官扭曲的臉上，正有暗褐色的血汨汨流着，分不出是由眼睛，鼻子或耳朵流出來的。

不但缺了一手一脚，身上還傷痕纍纍，令人慘不忍睹。

看不出，也不忍看致命傷口在何處，四先生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去了。

「劉星，茶花。」于飛虹低聲喚道。

話聲甫落，劉星和茶花立刻推開房門，走了進來。

兩人的神色顯得十分慌張，看到地上慘不忍睹的屍體，更是大吃一驚。

不待劉星和茶花開口，于飛虹便吩咐道：「明日一早買一口上好的棺材，厚葬四先生。現在先將他的屍首安置好。」

「小姐，妳殺了四先生？」茶花忍不住驚問道。

于飛虹搖搖頭，道：「我還不至於下這種毒手，他是被神秘幕後人懲罰滅口了。」

「小姐，這麼說神秘幕後人出現在妳房裡？他是什麼人？」劉星四下一望，急問道。

于飛虹面色凝重的道：「我連他的影子都沒瞧見，四先生就被他殺死了。」

「有這麼厲害的人物，太可怕了！」茶花看了地上的屍首一眼，不勝驚訝的道。

于飛虹點點頭，接着道：「現在照我的話去做，明日再商議。」

「是。」

等劉星和茶花將四先生的屍首拖出後，于飛虹倚坐在牀頭，額頭上冷汗點點，情緒紛雜起伏不定，久久不能平復。

她心中的種種疑問凝聚成一點：四先生因對她有非分之想，而慘遭毒手，如此說來，凡是垂涎她的美色，進而想一親芳澤的男人，都該死了？

神秘幕後人在緊要關頭及時出現，殺掉四先生，他不讓任何男人有親近于飛虹機會的意圖，至為明顯。

「唉！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于飛虹搖搖頭歎息道。內心充滿了無奈、自責和憤恨。

* * *

船繼續在長江上航行着。

這幾日氣候較為惡劣，天上烏雲密佈，看來馬上就要下一場傾盆大雨了。

甲板上卻佇立着一個俊俏的身影。

「杜大哥，你嫌熱呀，在這裡吹涼風！」一隻香軟的玉手攀上杜秋寒的肩。

杜秋寒怔了一下，反手握住多蕾絲的玉手，微笑道：「絲兒，還有幾天才能到達鎮江，下了船，趕往杭州？」

自從多蕾絲的四名虎衞完成任務，打聽出于飛虹還未離開杭州的消息，告知杜秋寒後，杜秋寒幾乎每天就站在甲板上，巴望船能早日着陸，好趕往杭州。

四名虎衞，自然也將于飛虹以金釵令名動江湖的事喧染一番，告訴杜秋寒。

杜秋寒直覺事情太不單純，於是早日見到于飛虹，一則解相思之苦，二則敍舊解疑的心更加迫切。

多蕾絲聽杜秋寒又再擔心這個問題，眼珠子一溜，看看昏暗的天空，調皮的道：「杜大哥，我可不想陪你做落湯雞，你進來，我馬上告訴你。」

說着，不容杜秋寒多說一句話，半推半拉的將杜秋寒請進船艙。

正在這時，突然閃電交加，同時打了一聲響雷，然後雨絲如羽箭般的落下。

「啊？好可怕啊！」多蕾絲前脚一踏入船艙，便將身子偎進杜秋寒的懷裡，故作害怕狀的呶嘴道。

杜秋寒似乎對多蕾絲這種親熱的舉動早已習慣了，他很自然的拍拍多蕾絲的肩膀，並且喃喃柔聲安慰着。

杜秋寒厚實的手掌，傳送着無比的熱力，將多蕾絲一顆少女的春心烘得暖酥酥的。

過了一會兒，多蕾絲才滿足的推開杜秋寒，理一理散亂的鬢髮，回頭朝侍立一旁，掩嘴偷笑的喜拉和凱薩兒道：「笑什麼？快泡一壺熱茶來！」

她的模樣俏皮活潑，帶些靦覥，卻不失端莊。

喜拉和凱薩兒輕笑一聲，泡茶去了。

「杜大哥，發什麼呆嘛，坐啊！」多蕾絲指指艙板上鋪着的華麗的波斯地毯，然後率先席地坐在地毯上，朝杜秋寒嫣然一笑。

滿腹心事的杜秋寒見多蕾絲捨椅子而不坐，愣了一下子。

就在這一愣之間，多蕾絲已伸出一隻柔荑，拉杜秋寒在她身旁坐下。

剛坐下，一股暖意由胯下地毯滲入杜秋寒全身上下，一絲濃郁的甜香滲入杜秋寒的鼻孔中。

原來，多蕾絲已把粉臉倚靠在他的肩頭上。

「杜大哥，你看我們這樣坐臥着，不但暖和，而且舒適。」多蕾絲眨眨美目，撒嬌的道。

杜秋寒眼觀鼻，鼻觀心，在內心中告誡自己，縱然多蕾絲對自己愛慕有加，絲毫不加設防，反而處處給自己親近的機會，但自己絕不能逾越禮節，趁機狎侮，如此方不愧為內心坦蕩的君子。

於是他深吸了口氣，稍微推開多蕾絲，道：「絲兒，我已經跟妳進來了，快告訴我吧。」

多蕾絲看杜秋寒一副猴急的神態，不由得「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半晌才以手捂口，止住了笑，同時把身子坐正，她捉狹似的瞄了杜秋寒一眼，才道：「本來預計十天內便可到達鎮江泊岸，現在看來，恐怕要多躭擱三、四天以上了！」

杜秋寒眉頭一皺，悶悶的道：「要那麼久？」

這時，雷聲又「隆隆」大作起來，頂篷上雨聲嘩嘩啦啦敲打着，雨勢挾着呼呼風聲吹打着這艘大船，雖然船身還不至於有顛躓的現象，但也怪嚇人的。

多蕾絲緊抓着杜秋寒的手，彷彿是一個身臨危境的人，抓住一根賴以維繫性命的支柱一般。

「杜大哥，如果我們臨時要找個地方避避風雨，那就起碼要半個月以上，才能到達鎮江。」多蕾絲神色有些擔憂的道，她怕這艘大船抵擋不住暴風雨的侵襲。

杜秋寒歎了口氣，安慰的輕拍一下多蕾絲的背，喃喃的道：「希望這場暴風雨能夠很快的過去。」

「公主，熱茶來了！」喜拉和凱薩兒端着兩茶碗和一個雕花茶壺，走了過來道。

「杜大哥，快將茶喝下，暖暖身子。」多蕾絲將茶壺放在地毯上，親自倒了一碗茶，遞給杜秋寒。

杜秋寒以雙手接過，微笑致意，然後大口喝下，頓時覺得體內暖烘烘的。

「凱薩兒，快替杜大哥倒茶呀！」多蕾

絲啜了一口茶，見杜秋寒一口將茶水飲盡，心中歡喜，於是說道。

「不必了，我自己來。」杜秋寒對凱薩兒微微一笑，有禮的道。

凱薩兒登時傻住了，兩顆眼珠子定定的望着杜秋寒臉上那兩粒醉人的酒窩，出了神。

多蕾絲美目一抬，頓時查覺凱薩兒的舉止有異，循着凱薩兒的眼神望過去，多蕾絲已瞭然於胸，心中頓時湧上一股醋意。

「凱薩兒，喜拉，這兒沒妳們的事了，沒有我的吩咐，不得打擾我和杜大哥的雅興。」多蕾絲嘯起小嘴巴，瞪着凱薩兒道。

凱薩兒自覺失態，又羞又怕，拉着喜拉退了下去。

「唉，只怕任何一個女子，見了杜大哥，都會神魂顛倒！」多蕾絲覷了杜秋寒一眼，幽幽的歎了口氣。

一旁的杜秋寒卻像個沒事的人一般，一碗接一碗的喝光碗裡的茶。

多蕾絲睜大她那一雙澄澈如秋水般的美目，看着杜秋寒牛飲的模樣。

杜秋寒以茶代酒，企圖消解心中的鬱悶和疑思。

無奈舉杯消愁愁更愁，杜秋寒放下茶碗，重重的歎了口氣。

「杜大哥，你跟我在一起，感覺不快樂嗎？」多蕾絲搖晃着杜秋寒的手臂，悃然的道。

杜秋寒搖頭道：「妳開朗，活潑，而且善良，熱情，任何男人跟妳在一起，都會感到如置身仙境般的快樂，我也不例外。」

多蕾絲美目泛光，道：「我相信你的話一點也不假，那你剛才歎氣，是擔憂這場暴風雨延遲了我們泊岸的時日，不能早日見到那位于姑娘囉？」

杜秋寒點點頭。

「說眞的，杜大哥，我內心很矛盾。」

多蕾絲黯然的道。

杜秋寒低頭默默無語。

多蕾絲繼續道：「我內心當然很希望你能和于姑娘早日重逢，但是我又害怕你們重聚後，杜大哥便會將我一股腦兒拋到九霄雲外去，忘了有我這個人。」

多蕾絲說着，落寞的站起了身子。

「絲兒，妳多心了，妳是我的救命恩人，救過我兩次命，我杜秋寒沒齒難忘。」杜秋寒立刻跟着站起，不安的道。

「光是嘴上說說，又有何用？」多蕾絲扭扭身子道。

「絲兒，我……我……」杜秋寒搓着雙手，眞不知道要說些什麼才好。

多蕾絲霍然轉過身子，抿抿嘴，愛憐的道：「別我我我，你你你的，杜大哥，我若是嫉妒你和于姑娘，在這大風雨中，我儘可以下令這船停止前進，找個地方避避風雨，不必急着趕路呀。」

這番話表面上說得誠摰大方，多蕾絲的內心可眞是百感交集。

杜秋寒感動莫名的道：「絲兒，我了解，妳是個善解人意，純潔善良的好姑娘。」

「哼，你的嘴巴就只會說這兩句老掉了牙的好話……」多蕾絲白了杜秋寒一眼，假裝生氣道。

杜秋寒只有訕訕的回多蕾絲一笑，在他的心中，隱隱對這個多情大方的波斯姑娘，有着深深的歉意。

就在二人對視的當兒，忽然感到腳底搖晃起來，同時由小窗外灑入了一蓬水，澆得兩人身上濕淋淋的。

多蕾絲一面偎近杜秋寒，一面嚷道：「發生了什麼事了？」

一名侍衛滿身雨水，走進艙門，拱手道：「啟稟公主，方才遇上了一股大風浪，現在已經沒事了，請公主放心。」

多蕾絲抹抹臉上的雨水，鬆了口氣的道：「好，吩咐船員提起精神，小心掌舵，否則回波斯後，父王怪罪下來，有你們好受的。」

侍衛誠惶誠恐的退出艙外。

「杜大哥，你衣服濕了，穿在身上會着涼的，快脫下來，換件乾的。」多蕾絲顧不得身上的濕冷，伸手欲脫下杜秋寒的上衣。

「不，我，還是妳……」杜秋寒指指多蕾絲，意思要她先回房間換下濕衣服，他不要緊的。

意思還沒完全表達清楚，多蕾絲睨了俊面泛紅的杜秋寒一眼，扭揑的道：「杜大哥，我又不是沒……沒看過你光……光着上身的樣子……」

「絲兒，怎好意思麻煩妳，還是我自己來吧。」杜秋寒不好意思的一笑，兩隻手卻沒有動靜。

多蕾絲立刻明白了，「嘻」的一笑，嬌俏的轉過身去，細聲的道：「我不看就是了，你快把濕衣服脫下吧。」

然後，雙手一拍，侍女喜拉立刻捧着一疊乾衣服出來。

多蕾絲立刻接過來，喜拉不敢再多看杜秋寒一眼，飛快的退了出去。

一陣「悉卒」的脫衣聲後，多蕾絲忍住笑道：「杜大哥，快把乾衣服穿上吧。」

說着，仍然背對着杜秋寒，拿着衣服的手遞向身後的杜秋寒。

杜秋寒正要接過衣服，這時忽然一陣大浪濤打來。

「啪！」的一聲，船身左右搖晃得好厲害，同時船艙內十個窗戶濺進了好幾蓬的雨水和江水。

「啊！」多蕾絲從沒遇見過這種大風大浪，嬌軀猛地往後傾跌。

杜秋寒顧不得掉在地上的衣服，連忙以雙手攬住多蕾絲的小蠻腰，多蕾絲「嚶嚀」一聲，把整個嬌軀緊貼着杜秋寒。又一個浪濤打來，杜秋寒跟蹌後退了好幾步，直到身子碰撞到牆面才穩住。

一股男性身上特殊的氣息，鑽入了多蕾絲的鼻孔中，多蕾絲深深的吸了口氣。

同時，多蕾絲身上那襲薄軟的鵝黃衣裙也被水打濕了，緊緊的黏貼在凹凸有致的玲瓏身軀上，若隱若現，撩人心弦。

杜秋寒有種感覺，他摟抱住的多蕾絲，身上正散發着熊熊的情焰。

費了好大的勁，杜秋寒才慢慢推開多蕾絲，正想問她要不要緊。

突然「澎啪」一聲，一陣又一陣的大浪襲來，船身震盪得更加厲害，杜秋寒和多

蕾絲頓感眼前天昏地暗，頭暈目眩。

「快穩住舵！」

「對，就像這樣！」

艙外不時傳來侍衛們的指揮聲和吆喝聲，以及其他房間內侍女們驚慌的吱喳喊叫聲。

因為沒有多蕾絲的下令，任何人都不敢違令進入艙房，因此，此時艙房中只有多蕾絲和杜秋寒二人。

「杜大哥，好可怕喲，你怕不怕？」多蕾絲吐氣如蘭的喘氣道。

為了預防下一次大風浪的衝擊，杜秋寒不敢放開多蕾絲，以免她受到撞擊和傷害。

此時，船外風雨交加，似乎短時間內不會平息下來，杜秋寒心急如焚，歎了口氣道：「莫非老天爺要跟咱們作對，否則為什麼突然間起了這麼一陣大風雨呢？」

多蕾絲閉上眼睛，說夢般喃喃的道：「也許這是天意……」

杜秋寒還沒聽懂多蕾絲說些什麼，又一陣風浪猛的襲來，這次搖晃得更加厲害。

艙房內的擺設，除了固定住的桌椅外，全部七零八落的撞擊着，散離了原位。

船身繼續搖晃着，杜秋寒不由得回想起不歸谷中天崩地裂的那一幕。

與此情此景相比，彷彿惡夢重現，唯一不同的，現在與自己同生共死的友伴，換成了多蕾絲。

想着想着，一個不留神，杜秋寒頓覺頭重脚輕，一個顛躓，他和多蕾絲往左方跌撞在艙板上。

多蕾絲的嬌軀仰跌在杜秋寒的身上，動彈不得。

杜秋寒後腦勺重重著地，一陣痛楚，使得他口中哼出聲來。

「杜大哥，你怎麼了？你受傷了嗎？杜大哥，你千萬不能出事……」多蕾絲驚慌失措的咬牙支撐起身子，然後轉身過來，俯身靠近杜秋寒。

「杜大哥，你說話呀！」多蕾絲憂急的拍打着杜秋寒的雙頰，眼淚都急得掉了下來。

「絲兒，我沒事，我只是擔心妳，我要保護妳……」杜秋寒緩緩的睜開雙目，夢囈般的道。

「杜大哥……」多蕾絲再也忍不住，她趴在杜秋寒那光裸的胸膛上，嗚咽的哭起來。

杜秋寒的身子忽然哆嗦了一下，多蕾絲猛的抬頭，問道：「杜大哥，你冷嗎？」

杜秋寒點點頭。

多蕾絲挪起身子，想找來剛才那件衣服替杜秋寒穿上，但轉念一想，那件衣服一定早已濕透了。

「杜大哥，我替你暖暖身子……」多蕾絲抹抹淚水，慢慢的趴覆在杜秋寒涼冰冰的身上，雙手將他抱得緊緊的。

杜秋寒有了倚靠，雙手也無意識的緊緊反抱住多蕾絲的嬌軀。

風雨似乎暫時止息了，杜秋寒睜大俊目，臉上有點滿足和安寧。

多蕾絲的體溫烘不暖身上那層濕透的薄衣和杜秋寒的身子，却漸漸的將杜秋寒的心烘得熱起來。

「絲兒……」杜秋寒搓揉着多蕾絲軟綿綿的背部，低呼道。

「杜大哥，你不冷了是不是？」多蕾絲抬起粉臉，半憂半喜的猜道。

杜秋寒並不回答，只是以一種感激、迷惘的眼神凝望着她。

多蕾絲春心顫動，她慢慢的伸出一隻欺霜賽雪的玉手，撫摸着杜秋寒冰涼涼的臉頰，動作輕柔無比。

杜秋寒目中奇光陡現，伸手捉住了多蕾絲的手。

他這個擧動，完全出自內心的感激和敬愛，絲毫沒有半點褻瀆和侮慢的慾念。

多蕾絲笑了，笑得好開心，好快樂，好滿足。

她緩緩的湊近杜秋寒的俊面，長睫美目緊緊的閉上，鮮紅飽滿的小嘴，輕輕的吻在杜秋寒的唇上。

杜秋寒陡覺這觸唇的溫暖甜香，好醉人，好酥癢，好誘惑人。

他不敢動，他怕這一動，理智的提防便會一下子崩潰了，造成了無法挽救的傷害。

多蕾絲的嘴唇還沒有離開杜秋寒的嘴邊，船身便又再搖晃起來。

「杜大哥，抱住我……」多蕾絲口中甜香的氣息，軟軟的吹拂在杜秋寒的臉上。

一蓬雨水打了進來，多蕾絲的嬌軀猛然一震，基於保護的心理，杜秋寒顧不得考慮什麼，又緊緊的摟住多蕾絲。

不料，由於動作太過緊張慌亂，「嘶」的一聲，多蕾絲的上衣竟被他扯裂了一大塊，露出了白嫩的頸項和圓滑的肩膀。

杜秋寒不知所措的怔住了。

「杜大哥，我好看嗎？」多蕾絲雙頰紅霞湧現，風情萬種，朱唇半啓，幽幽的道。

「不，絲兒，不能這樣……」杜秋寒的頭左右晃搖得像貨郎鼓一般，同時雙目痛苦的緊閉着。

「砰澎！」

又一道風浪襲來，船身上下左右動盪得好厲害。

「啊！杜大哥，快抱住我！」多蕾絲往前仆倒，急叫道，想以嬌軀護着杜秋寒。

侍衛的叫喊聲和侍女們慌亂的尖叫聲，漸漸的被風雨奔騰聲給掩沒了。

過了好久，風雨稍歇時，船艙內似乎傳來了多蕾絲的輕歎聲。

東方已露出魚肚白，一座七彩虹橋橫跨在浩瀚的晴空上。

大船擱淺在一座巨大的礁岩旁，船身往左傾斜了一大半。

江面風平浪靜，令人無法置信昨晚曾有一場令人驚心動魄的大風雨發生。

巫山夢斷，雲雨已收。

船艙內，多蕾絲「嚶嚀」一聲，緩緩的張開眼睛，忽然一陣莫名的疲累感襲來，她抵擋不住，又昏睡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多蕾絲突然覺得好冷，猛然睜開眼睛一看，發現身上衣衫破碎，已無法蔽體，她羞得面泛桃紅，兩隻明眸却散發着如癡如狂的陶醉光采，彷彿沈緬在昨晚那幕兩情繾綣的畫面中。

多蕾絲癡癡的微笑着，兩行少女純情的熱淚，却悄悄的滑落下來。

一個着急的念頭在她腦海一閃而現：

「杜大哥呢？」

多蕾絲連忙四下一望，發現杜秋寒正仰躺在離她左方不到二尺的地方。

他，雙目緊閉，鼻中發出均勻而細微的打鼾聲，睡容平靜，唇角還帶着一抹微笑。但是兩眉似乎有着一抹淡淡的、隱隱的不忍和無奈。

看着這個已完全屬於他的男人，多蕾絲美目含情脈脈，臉泛春光，伸手柔柔觸摸自己的唇、頰，以及想着杜秋寒會經擁有的地方，多蕾絲雖然芳心竊喜，却如小鹿般的砰砰亂撞。

多蕾絲一躍而起，蓮步輕移，走到杜秋寒的身旁，隨手撿起一件掉在艙板上的衣服，披蓋在杜秋寒半裸的身上，以免他受到風寒。

此時，多蕾絲忘記了她自己，也忘記了這艘船上是否還有別人存在。

她的一顆心，只牽繫在杜秋寒這個親密的男人身上。

「秋寒……」多蕾絲凝望着杜秋寒，喃喃唸道。

彎下身來，多蕾絲深情的又在杜秋寒唇上輕輕一吻，然後替他抹去額頭上，胸膛上的水滴和細沙。

「啊……」杜秋寒倦累的呻吟了一聲，眼睛睜開了一條細縫。

杜秋寒醒了，多蕾絲又喜又羞，連忙縮回雙手，垂下粉臉，美麗的臉上嬌紅一片，小嘴微彎，兩隻玉手在腰間不安的絞動着，還不時的拿着小眼睛瞄着杜秋寒。

杜秋寒的眼睛慢慢的張開來，面前多蕾絲的影像，由模糊漸漸的變爲淸晳，腦海中那幕纏綿繾綣的景像，也慢慢的呈現出來。

「不！絲兒，都是我……我不好，我對不起妳！」杜秋寒猛然坐了起來，回想起昨晚的自己，自責起自己來。

他把一顆頭埋入兩股間，顯得十分痛苦和懊惱，更有一分深深的歉疚。

多蕾絲默默的搖搖頭，聲音如蚊蚋般的道：「杜……杜大哥，我不會怪你，這是我……願意的。」

「絲兒，妳……，我值得妳如此的付出自己嗎？」杜秋寒抬起頭來，嘴角抽搐着，不相信的問道。

「值得！」多蕾絲大聲而肯定的道。

她抿抿嘴，又道：「昨夜一直是我所期待的，自從認識你，這兩個多月來，每一天我都希望我能把我的身心完全託付予你。」

「絲兒，妳……妳太癡情了！」杜秋寒心底一震，忍不住一把攬着多蕾絲，激動的道。

多蕾絲呼了口氣，完全放鬆自己，任杜秋寒抱着自己，她幽幽的道：「杜大哥，如今我已是你的人了，我好高興，好幸福……」

杜秋寒的手臂用力了些，却嘆道：「妳是一個金枝玉葉的公主，却失身於我，妳的父王一定會大爲震怒，讓妳受到委屈，我杜秋寒還算是個人嗎？」

多蕾絲突然掙脫杜秋寒的懷抱，吻住杜秋寒的嘴唇，不讓他繼續說下去。

然後，多蕾絲移開小嘴，半嗔半嬌的道：「杜大哥，我不許你咒罵自己，我說過，這件事情完全是我自願的，你不必苛責自己，至於父王那兒，我自有打算。」

「妳如何打算？」杜秋寒着急而關切的拉起多蕾絲的手，問道。

多蕾絲似乎被問住了，怔了一會兒，甩了甩披肩長髮，半晌才苦笑道：「杜大哥，我不需要再打算什麼了，是不是？」

「絲兒，妳爲什麼要說這種話？」

「杜大哥，你忘了，我只剩下不到半年的時間。」多蕾絲聳聳肩，抿嘴一笑，聲音却有些嘶啞。

杜秋寒的臉色突然變得十分難看，十分痛苦。

「走！絲兒，我們找那位姑娘去，求她給我們解藥！」杜秋寒突然一把拉住多蕾絲，往艙門外走。

多蕾絲却暗吸了口眞氣，釘住地上不動，勸阻道：「杜大哥，你冷靜一下，就算現在能夠找到那位姑娘，但距半年的期限還有三個月，她會答應給我們解藥嗎？」

杜秋寒的身子被多蕾絲拉了回來，內心的激動似乎也平息了一半，他歎了口氣，道：「絲兒，我虧欠妳太多了，我不能眼睜睜的看妳受到傷害！」

「我知道杜大哥的心意，聽你這麼說，我很高興。」多蕾絲抹了抹濕潤的眼角，淚中帶笑的道。

雖然與杜秋寒已有夫妻之實，但多蕾絲口口聲聲仍然稱杜秋寒爲杜大哥，足見她內心的坦盪，善良與天眞。

杜秋寒的眼神不安的避開多蕾絲近乎赤裸的嬌軀，眼睛在艙板上搜索着，彎身拾起剛才多蕾絲替他披蓋的衣服，遮披在多蕾絲的身上。

多蕾絲回報他一個深情的微笑。

「杜大哥，我們必須換上乾淨的衣服。」

聽多蕾絲這麼提起，杜秋寒四下一掃船艙，驚急得疊聲問道：「絲兒，喜拉他們呢？我們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倒忘了他們了，杜大哥，我們先穿好衣服，再去找他們吧！」多蕾絲不慌不忙的說道，然後領着杜秋寒往專門儲放衣服的房間走去。

「絲兒，小心一點，船身傾斜得很厲害，我們慢慢前進吧。」杜秋寒提醒道。

多蕾絲朝杜秋寒回眸一笑，脚下立刻踩起凌波微步，輕飄飄的漫步輕掠，似不着地，極爲輕柔。

杜秋寒被她一手拉着，穿過一間又一間的房間，自覺身體有如失去了重量，飄浮在雲端般的輕盈鬆弛。

兩人隨便的拿了兩套還算乾爽的衣服，穿在身上，走出船艙外，站在甲板上。

他們剛站定，便看到岸邊聚集了一些老百姓，他們對着船的方向指指點點的。

「你們看，還有人活着！」

「眞不簡單，那麼大的風浪！」

「死的那七個人，一定是這兩人的同伴！」

多蕾絲耳尖，臉色頓時蒼白起來。

「絲兒，妳看，岸邊好像躺了好幾個人！」杜秋寒指着離那些老百姓不遠的地方，憂急的道。

（未完・卅六）



上文提要：

陷空老祖發現龍捲後，知道將有大禍降臨，遂通知各玄門弟子羣集陷空島，金神君及啞巴收到訊息，馬上趕去，但應天青卻堅持要完成那幅美女圖，不肯一道前往。二人在島上遇到高手中之高手如毫無煩惱的極樂眞人、火藥專家霹靂子和懂鳥語的百禽大師等，一衆高手在陷空老祖帶領下進入死火山，展開滅妖行動時，瞥見兩具活屍從棺材中爬出……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陰魔

魔力攻心成幻覺　解除方法是坦白

然後他們想到高人不現相這句老話，對金神君又是另一種觀感。

金神君沒有理會他們，那些妖人已然四面八方襲來，啞巴雖然寸步不離他左右，一一應付解決，可是他亦不免爲之魄動心驚，連法寶也不知什麼時候祭出來才好，當然沒有空理會半邊神尼和果然和尚的了。

半邊神尼、果然和尚這時候亦四面八方受襲。

那些妖人一齊發動，施展渾身本領，雖然久困之下難得十足，亦不是簡單。

半邊神尼十指交錯，紅綫織成了一張發亮的大網，擋住了那些襲來的兵器，金梭看準機會發出，當眞是百發百中，沒有落空。

果然和尚探手亦迅速將頭頂上果然兩個字拿出，一下子抖開，那立時變成發亮的一條光，再變變成了一個「殺」字。

這個殺字再抖出，便是殺妖的法寶，一個接一個，大開殺戒。

那些妖人繼續四方八面湧來，他們當然每一個都竭盡全力，也知道只有拚命才有生存的機會。

玄門正派的高手也陸續趕到來，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惡戰，一時間風雲變色，殺氣沖天。

玄門正派人多勢衆，又全都是養精蓄鋭，當然是佔盡上風，羣妖雖然死傷狼藉，却是拚命到底，他們也知道這樣下去沒有希望，不由得呼天搶地，所發出來的聲响充滿了怨毒，也透着絕望。

這股絕望與怨毒迅速散開，那個還未成形的陰魔立時感染到，一股龍捲般飛捲回來。

遠看那股龍捲還不覺怎樣，越接近便越是恐怖，「轟轟發發」的，排山倒海。

羣妖立時感應到那股生機，有一股絕處逢生的感覺，精神大震，相反，玄門正派的高手却感覺到大禍臨頭，不由得驚懼起來。

那股龍捲來到了附近便起變化，變成了一道很高且闊的風牆。

若是繼續飛捲向前，玄門正派的高手固然會被捲殺，羣妖亦難倖免，變成了風牆，又是另一種局面。

羣妖不由自主的向風牆那邊移動，躲到風牆的後面，玄門正派的高手有些震驚於眼前的變化，有些雖然追前，但馬上被風牆擋開，不由自主與羣妖被分開兩邊。

羣妖即時發出了一聲歡呼，他們雖然不知道這一股龍捲是什麼東西，却已有一種感覺，擊碎禹鼎，將他們從萬劫不復的境界放出來的就是這股龍捲。

這也就是他們將來的頭兒。

陰魔感覺到羣妖已經懾服，也感覺到羣妖的喜悅，發出一聲恐怖的呼嘯，移動風牆，疾向玄門正派的高手壓去。

羣妖看着齊聲吶喊助威。

玄門正派的高手當然震驚，一齊祭起諸般法寶迎向壓下來的風牆。

那些法寶結集在一起，寶光大盛，



交錯織成了一道光網，抵住了風牆下壓之勢，其中果然和尚的一個「殺」字，半邊神尼的紅綫金梭最爲特出。

啞巴的十八般武器也全都祭出來，雖然是一般的兵器，但功力不凡，連兵器也變得不凡，消解了風牆不少的壓力。

也就因爲他的功力分散在十八般武器上，在陰魔的感覺便沒有果然和尚與半邊神尼的突出。

所以陰魔首先要對付的還是果然和尚及半邊神尼。

那利那果然和尚意識中突然出現一個他想忘記又不能忘記的人，也就是他那個誘他以果然自稱的朋友。

那件事也馬上重現果然眼前，就像是現在才發生，是那麼眞實。

這也是果然和尚有生以來最難忘的一件事，記在心中直到現在。

貌似猿猴他一直都引以爲憾，現在却是自以猿猴爲名，被人以猿猴稱呼。

他雖然是玄門正派的高手，到底仍然有人性，沒有人性是完全完美的。

陰魔顯然就是在追尋敵人人性的弱點，決勝負的心理。

當然他若是能夠以風力將對方制服，便用不到攻擊對方心理的弱點。

這陰魔在力與心方面絕無疑問都有一定的威力，也就是魔之所以成爲魔。

他以風力不能夠迅速將果然和尚、半邊神尼擊倒，魔力立時襲進他們的心裏。

果然那利那立時忘記了面對陰魔，只知道又面對那個捉弄他的朋友，不同的是他知道那個朋友在捉弄他，知道被捉弄之後有什麼惡果。

這當然是一種幻覺，所以那個朋友也沒有他當年所見的那麼可愛，顯示出他捉弄人時的奸險嘴臉。

奸險的嘴臉一般是深藏在人的心深處，除非必要，否則都不會表露出來。

那個朋友奸險的嘴臉到底是怎樣，果然和尚並不知道，只是被捉弄之後才幻想出來。

他所幻想的奸險嘴臉當然奸險得多，已接近妖魔的境界。

所以這朋友以此嘴臉出現，果然和尚也嚇了一大跳，脫口大罵：「果然是存心捉弄我，果然是這種嘴臉，枉我還將你當做朋友。」

在他旁邊的玄門高手正在聚精會神應付陰魔，冷不防被他這一句嚇一大跳。

陰魔的風牆立即乘隙推入，將百數十個玄門正派的高手推翻地上。

羣妖立時又一聲歡呼。

果然和尚亦被推翻地上，他顧得痛罵那個朋友，心神分散，法寶的法力當然亦弱下來。

他跌翻在地上，心神才一清醒，才知道是什麼回事，吃驚的望着那道風牆。

「心魔——」果然和尚接這一句。

風牆隨即又排山倒海般倒下，果然一個「殺」字已散，連忙又祭起來。

這個「殺」字還未組成，已然被風牆

壓散，果然和尚立時有一陣接近窒息的感覺。

那邊不遠的半邊神尼亦同時大受心魔騷擾。

在她的眼前，那刹那風牆變成了一面奇大的鏡子，照清楚了她的臉。

她清楚看見自己難看的半邊臉出現在鏡子裏。

那並非現在的黑色，是接近腐爛的醜惡，也是她本來的眞面目。

練功走火入魔以致她的半邊臉變成這樣，那是她最年輕的時候。

她雖然及時脫出魔道，也總算保留半邊美麗的臉，醜惡的那半邊却無可挽救。

那令她變成了別人眼中的怪物，連接近她的好朋友也因而遠離她，令她傷心欲絕。

女人對自己的容貌當然大都很緊張，何況由美麗一下子變得那麼醜陋。

她馬上躲起來，經過多年的修練，才將那半邊醜陋的臉變成現在的黑色。

這種黑色其實是一層面膜，她一直担心萬一脫下露出本來的眞面目。

這種可能其實並不大，除非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將她多年的修行毀去。

這股力量若是發生，毀去的已不只是她的半邊臉，是她的整個人。

她知道應該是怎樣，但不能夠肯定，心魔也就抓着她心底這個弱點，令她看到她醜陋的半邊臉。

那完全是一種幻覺，却已令半邊神尼的精神完全崩潰，她的眼中非獨看見自己醜陋的半邊臉，還看見其他的玄門高手一齊呆望着那面鏡子，看見她難看的一面。

「別看——」她尖聲叫出來，祭開的紅綫金梭在她分神的同時散開，風牆便乘隙壓下來。

她這時才淸醒，回復自我，再要將紅綫金梭祭起來已經來不及。

一股窒息的感覺亦襲上她的心頭。

風牆事實排山倒海壓下，少了果然和尚與半邊神尼的兩件法寶，玄門高手的力量便弱下來。

啞巴也沒有例外，同時受到心魔的侵襲，看見他當年凄涼的遭遇，只見他心地比較單純，並不覺得那有什麼大不了，所以並沒有分神。

其他的玄門高手亦同時受到心魔侵襲，一個個精神恍惚，手足無措。

他們祭出來的法寶當然亦難免弱下來，已抵擋不住風牆的壓迫。

再繼續下去，陰魔絕對可以將他們以風牆壓碎。

羣妖看見自然歡聲雷動，這一陣歡聲過後，便一齊驚懼起來。

霹靂子、百禽大師、極樂眞人出現了。

一陣極樂眞人的「哈哈」大笑聲中，大部份玄門高手從幻覺中清醒。

霹靂子的火藥跟着漫空炸開，連聲霹靂，亦震醒了衆人恍惚的心情。

跟着是漫空雀鳥啁啾，令人心神大振，一齊再將法寶祭起。

那道風牆下壓之勢不由停下，逐漸被推回來。

陷空老祖跟着出現了！

羣妖一見陷空老祖出現，更就是心胆俱喪，不由自主脫口驚呼。

陰魔自然也感覺到玄門正派方面的頭兒趕到來，一股魔力跟着襲去。

首當其衝的是霹靂子、百禽大師、極樂眞人。

那刹那，這三個玄門正派高手中高手都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幻覺。

霹靂子那刹那就像是置身火海中，身上所有的火藥也因此而燃燒爆炸起來，粉身碎骨。

這其實是他有生以來最担心的一件事。

他精研火藥，對火藥的認識可以說無人能及，也深知火藥的威力，一旦身上所帶的火藥被引爆，自己會有什麼結果。

這種事沒有發生過，但這個可能會爆炸，粉身碎骨的念頭却是自己玩火藥開始便已有，可以說根深蒂固，也是他有生以來最害怕的一件事。

陰魔的魔力也就鑽進他心深處，將他這份恐懼發掘出來，令他有已變成事實的感覺。

霹靂子的功力當然在果然和尚和半邊神尼之上，但驚慌之下，亦不由驚呼出來。雙手的火藥竟然沒有勇氣發出去。

百禽大師的幻覺更誇張，那刹那竟然置身冰天雪地中，嚴寒澈骨，所帶的雀鳥無一倖免，盡皆凍斃，冰天雪地中，放眼盡是鳥屍。

他曾經想過，只有在冰天雪地中，雀鳥才沒有生存的機會，所以他一直都有一份隱憂，唯恐天象大變，到處冰天雪地，雀鳥全無棲身之地。

這隱憂也就變成他的心魔，現在被陰魔的魔力引發，立時出現在他眼前。

他一樣驚呼失聲，急將周圍的雀鳥召回身旁，抵禦陰魔的法力亦散去，風牆隨即壓至。

極樂眞人同樣不好過，他就是幻想過諸般痛苦才知道快樂的珍貴，追求極樂，將人世間的痛苦都幻想爲樂事。

這幻想現在就像是一個大汽球那樣，突然被一根尖針刺破，刹那消散。

他一直都有這種恐懼，因爲他明白那所有的樂事未必是樂事，所有在他來說不過是幻想。

這明白也就是他心中的心魔，一下子被魔力引發便完全浮現出來。

他面上的笑容立時僵結，露出了恐懼的表情，一身法力消失於無形。

陰魔看在眼內，推動風牆，迅速向他們壓下。

陷空老祖的劍光與之同時祭起來，迎住了下壓的風牆，回攻陰魔。

陰魔的魔力跟着襲向陷空老祖，她也知道這是高手中的頂尖高手，那一股魔力增至十成。

陷空老祖感覺到，思想被魔力牽引，將心中所想的都在腦海中浮現出來。

他若是有所恐懼，那恐懼的東西必然變得恐怖無比，有所憂慮，那憂慮的

也是必變爲事實。

在他的心中却完全沒有什麼恐懼、憂慮。

一直以來他只是幻想自己已經是玄門高手中的無敵高手，仙界中的諸王。

他幻想過自己無人能敵，是玄門高手中的無敵高手，所有法寶在他手中使來都是非同小可，一經發出，毫光萬丈，任何妖魔都近不了他的身。

這幻想現在被陰魔的魔力牽引便變成事實，在他的身外周圍法寶亂飛，毫光爆射，寶氣冲天，疾向陰魔那邊捲去。

陰魔實在怎也想不到陷空老祖的幻想是這樣，亦大吃一驚，那股風牆立時被陷空老祖幻想出來的法寶衝破，迅速轉爲龍捲。

陷空老祖同時一呆，回復自我，幻想出來的諸般威力緊接消散。

他知道那是幻覺，却不知道那刹那表現出來的姿勢威力如何威猛。

玄門正派所有的高手只見陷空老祖姿勢擺開，威風凜凜，喝叱連聲，然後風牆消散。

衆人不由得歡呼起來，那邊羣妖却是大驚失色，不知如何是好。

然後他們隱約感覺到一聲呼喝：「走——」不約而同一齊抽身離開。

風牆也就在這時候再化回龍捲，飛捲大地。

衆人連忙一齊再祭起諸般法寶，一時間漫空寶光流轉，迎住那一股疾捲的龍捲。

風牆威力雖然大，到底是一面倒，龍捲却是四方八面捲來。

衆人功力弱一些的身子不由隨着轉動。

金神君當然沒有例外，啞巴一個疏神，他已被飛捲出去，幸好啞巴十八般武器跟着發出，相連在一起，攔腰將金神君捲回來。

他驚魂一定，啞巴已將法寶將他裹起來，以免出事。

玄門正派的高手同時將法力完全施展出來，敵住了那一股龍捲。

陰魔已明白不能夠一下子將這羣玄門高手解決，尤其陷空老祖，更是厲害。

在她還未取得一個形象之前，她實在想不到有什麼辦法可以將陷空老祖解決，所以她只是想盡快去找尋一個適合的形像。

那一捲龍捲再起，她目的也只是保護羣妖離開。

對羣妖她並無特殊好感，只是一股陰氣感覺令她有一種同一種類的感覺，很自然的加以維護。

在目前來說，她只是一團有感覺的氣體，無論做什麼只憑感覺。

羣妖離開了死火山地帶，陰魔亦離開，一股龍捲「轟轟發發」的向東移動。

爲什麼選擇東方，也是一種感覺。

她不能夠以龍捲怎樣對付玄門正派的一衆高手，同樣，玄門正派的高手亦不能夠怎樣對付那一股龍捲，也只好眼巴巴的目送那一股龍捲移動。

衆人鬆過一口氣，面面相覷，金神君脫口叫出來：「這是什麼東西？」

「什要東西？」極樂眞人面上勉强擠出笑容：「她知道我心裏害怕的是什麼。」

「可怕——」霹靂子猶有餘悸。「我最害怕就是身上的火藥被引爆，可是方才這竟然變成事實。」

「冰天雪地之中，雀鳥生機盡絕。」百禽大師歎息着：「方才你們知道我看見什麼？就是冰天雪地，雀鳥屍橫遍地，慘不忍睹。」

果然和尚看看百禽大師，有一股衝動，想將自己的遭遇說出來，但最後還是忍着沒有作聲。

他實在不想在這許多人面前說破自己的秘密。

這要說不敢說也就成爲他的另一個心魔，在他的心深處待機而發。

半邊神尼也一樣有那股衝動，一樣隱忍着不敢說出來，成爲她心深處的另一個心魔。

其他人都沒有作聲，他們並沒有那種感受，也當然，以他們的修爲，還不是陰魔積極要對付的對象。

啞巴沒有作聲，他有他的遭遇，可是他沒有忘記他是啞巴。

陷空老祖看着他們，沉吟着沒有立即開口。

極樂眞人目光一轉再轉，不由大讚。「還是老祖有本領，大展神威，將這個天魔逐退。」

霹靂子亦不由一聲：「老祖方才眞是氣吞河嶽，羣妖喪胆。」

「老祖的修爲想不到已到了這等地步。」百禽大師吁一口氣。「看情形，雖然出現了這個魔，我們還不用担心，終究會將他收服的。」

陷空老祖聽到這裏，目光一掃。「你們知道我心裏一直以來想的是什麼？」

霹靂子心快口直。「老祖心裏所想的，我們又怎會知道？」

陷空老祖失笑。「就是我既然被大家推舉爲玄門正派之首，應該有一定的英明神武，氣吞河嶽，羣妖辟易，天下無敵。」

衆人奇怪的看着陷空老祖。

「我滿腦子所想的只是這件事，一直以來都是幻想自己如何才算得英明神武，妖來，大喝一聲，妖喪胆，即使魔出現，一樣威風八面，神勇無比。」

衆人不覺暗暗的點頭。

「這種不切實際的幻覺，一直盤據在我的腦海，這些年來，我屢次坐關，就是希望能夠驅除這個心魔，排除這點俗念，才能夠再進一步，可是到現在爲止，還是不能夠，方才那一股魔力襲來，就是引發我這一點幻覺心魔，自然表現得威風八面，神威非常。」

衆人這時候已經明白是怎麼回事，只是想不到陷空老祖如此坦白說出來，在他們的感覺，陷空老祖大可以不說，讓他們保留着那個英明神武，無與倫比的大宗師威武形象。

極樂眞人忍不住一句：「恭喜老祖，已看破俗念，不爲俗念所縛束。」

陷空老祖搖頭。「大家不也是坦白得很，到大家這個境界，縱然有心魔，也不會被心魔縛束的了。」

百禽大師歎一口氣。「到底也不免爲心魔騷擾，陷入魔界。」

陷空老祖嘟喃着。「也只有魔才能夠引發我們這一點魔念。」

「是魔無疑。」極樂眞人微喟，被魔念影响，他面上終難免出現憂色。

「是魔從何來？」

「天象大變，必有妖孽，但是魔從何來，只有天曉得。」陷空老祖搖頭。「我們現在只有追尋魔踪何處，將魔抓出來。」

「還有羣妖。」霹靂子咬牙切齒的。

「羣妖亂舞，天下是必生靈塗炭。」

「抓住了那個魔羣妖，並不成問題，沒有了那個魔的保護，羣妖也不能夠兇到那兒去。」陷空老祖很理智的說出這番話。

「天下太平得太久了。」極樂眞人突然又歎一口氣。

「極樂不樂了？」陷空老祖笑笑。

「天意果眞莫測。」極樂眞人苦笑。

「我若是能夠推測到天意，才算得極樂。」

陷空老祖深注他一眼，語重心長的。「極樂，可知你心魔又添一個？」

極樂眞人一怔，心裏一寒，歎息：「一念之差，奈何奈何。」

陷空老祖目光一轉。「大家方才可有看見那到底是什麼魔？」

沒有人作聲，陷空老祖等了一會，沉吟着：「以我看，那是一股風。」

霹靂子接一聲：「那是風魔，化爲風牆、龍捲、疾風一陣。」

陷空老祖突然又搖頭。「可是那給我又不全是風的感覺。」

極樂眞人想一想。「魔本無相，那是無相天魔的了。」

「未嘗不可以這樣說。」陷空老祖事實也多少有一點這種觀念。

金神君也就在這時候衝口而出。「以我看，那是一團氣。」

這句話並非出自他心中，原是啞巴的感覺，只是啞巴不便開口，將這種感覺引導給金神君，經由金神君的口說出來。

陷空老祖一怔，脫口一聲：「對，是一團氣。」

金神君接上口：「那團氣陰氣極重，應該是一團陰氣。」

「無以名之，是爲陰魔——」陷空老祖也是很突然的說出這句話。

這也是天意，他們所想說的也正就是那個應要表現的。

連啞巴也不知道怎會有那種感覺，那就好像有些事總要有人表達出來。

陷空老祖隨即以疑惑的目光看着金神君，在他的眼中，金神君應該不是這種大智大慧的人。

金神君若無其事，這種態度也就令人覺得他莫測高深。

就是陷空老祖，對金神君也是一樣看不透，目光從金神君面上轉回，再轉向那股仍然在半空中飛旋的龍捲。

「這龍捲飛旋到什麼地方？」陷空老祖目光閃動，好像有所發現。

金神君又是衝口而出。「那是應天青所在。」

「應天青——」陷空老祖立時省起這個人。

「怎麼不見他到來？」極樂眞人隨即問。

金神君方才所說還是啞巴的話，聽得極樂眞人這樣問才說自己要說的。

「那個小子忙着畫畫，那有空來這兒。」金神君也是平日對應天青的態度說話。

衆人不由又報以疑惑的眼光，他們眼中的應天青當然有一定的份量。

「畫畫是一件好事。」極樂眞人信口一句，已經沒有之前說話的輕鬆快活。

金神君嘟喃着。「但沉迷到那個地步可就不是一件樂事了。」

陷空老祖長眉一揚。「金神君只是外陰內陽，罕有的九三郎君，玄門正派之中，至陽至剛的就只有這個人，是眞眞正正的純陽之體。」

果然和尚忍不住插口：「我以爲天下至陽至陰的乃是霹靂子。」

陷空老祖搖頭。「霹靂子一身火藥，性如霹靂，所用的武器亦是霹靂，外表看來的確是剛陽至剛，實在還是剛柔並來，陰陽調和之體。」

果然和尚「哦」一聲：「果然如此。」

陷空老祖仰天望一眼。「這麼多年以來我所見就只有應天青先天八卦數三，因動而生火，以至後天八卦數九，九三至陽之極。」

除了極樂眞人、百禽大師、霹靂子有限三個玄門高手中的高手外，其他人都莫名其妙。

靂霹子隨即應一句：「那個小伙子實在是名符其實的男子漢，誰看見也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眞眞正正的男人。」

百禽大師接一句：「他突然沉迷於繪畫，當然有一定的道理。」

霹靂子想想。「也許是的。」

金神君又是衝口而出。「他要畫一個天下無雙的絕色美女。」

半邊神尼立時一聲悶哼。「還有比這更無聊的事。」

金神君目光一轉。「我雖然不贊成他將時間花在畫畫上面，卻不能不承認他實在是至誠一片，心力全都盡放在其中。」

「有什麼目的？」半邊神尼仍然是以懷疑的目光看着金神君，在她的心目中，應天青所以做這件事，多少是有些迷戀女色的成份。

陷空老祖即時一聲歎息。「半邊，着魔了。」

半邊神尼心頭一凜，合什一聲佛號。「多謝老祖指點，未入魔道。」

陷空老祖却隨即歎一口氣。「應天青亦不無可能已着魔迷心。」

「不會的。」金神君立即答上這句話，這句話既是他的心意，也是啞巴的心意。

陷空老祖點頭。「我也希望不是，他若是着魔，爲禍必會更大。」

金神君搖頭。「別的人我不敢說，這個人我絕對担保，絕不會爲禍人間。」

陷空老祖又笑了。「沒有事情是可以肯定的。」

金神君却回答：「有些事情是可以肯定的。」

這是啞巴的心裏話，陷空老祖一聽，打一個「哈哈」。「好，好——」

金神君笑笑。「沒有什麼好不好的。」

一直以來他都是有一種習慣，將自己盡量想得很有本領，能人所不能。

以他的修爲當然就是想也未能夠去到陷空老祖那個境界，儘管天馬行空，仍然有一個界限，可是那種已經很本領無人能及的神態，無論他想到什麼境界，都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在陷空老祖的感覺，這個金神君已經到了很接近自己的感覺。

陷空老祖平日也已是幻想多於一切，以爲自己很了不起，所以儘管他想到金神君本領怎樣高强，與自己仍然有一點距離，比不上自己。

現在金神君的表現却好像在他之上，也因此令他覺得很奇怪，所以他忍不住又問：「方才你覺得那個陰魔怎樣？」

「什麼怎樣？」金神君奇怪的。

「陰魔最厲害的就是以魔力影响敵人的心意，產生幻象。」陷空老祖有意無意的重複。「敵人害怕什麼，便會看見什麼。」

金神君笑了笑。「即只是幻象吧了。」

陷空老祖接問：「你看見什麼？」

金神君很爽快的回答。「什麼也沒有看見，就是那一股龍捲。」

陷空老祖點頭。「不爲所動，不爲所惑，道兄的修爲可眞不簡單。」

他當然想不到金神君的修爲根本達不到陰魔要加以對付的程度，陰魔實在沒有發覺他的存在，既然是這樣，當然不會加以對付的了。

陷空老祖就是怎樣想也想不到金神君的修爲會比他想像中的相差得那麼遠，以爲他眞的已到了無慾無我的玄門至高境界。

「有道兄加以援手，事情便簡單得多了。」陷空老祖很自然的接來這一句。

「方才我們師徒十八般武器都拿出來，盡了力的了。」金神君連忙補充這一句。

陷空老祖目光落在啞巴面上。「令徒實在是一塊天生璞玉。」

「可惜他不會說話。」金神君摸着啞巴的頭。「他的領悟力很高，相信很快便會盡得我眞傳。」

陷空老祖點頭。「名師出高徒，他將來是必有一番成就。」

「應該會的。」金神君對陷空老祖的讚賞照單全收，若無其事。

在一般人是必以爲這是自高自大，但在玄門正派這些高手中的高手來說却是另一回事。

沒有相當的份量，又怎能在陷空老祖這種高手之前說這種話？

再說，玄門正派高手修爲的第一件事幾乎就是實事求是，所以成了高手仍然那樣說話，唯一的解釋就是已經到了相當境界，反璞歸眞。

他們又怎會想到金神君根本就還在眞璞的地步，所表達的都是順其自然，只是天生聰明，博聞强記，懂得的比一般人多很多。

啞巴這麼巧又是一個天生的奇才，經過金神君的悉心指點，當然比一般人强很多。

陷空老祖當然看出啞巴也是一個奇才，看看金神君。「有徒如此，不枉一生。」

金神君點頭。「我看我們應該去看看應天青。」

這句話却是啞巴的心意。

陷空老祖沉吟着：「陰陽邪正當然對立，陰魔既然是幫助羣妖脫難，當然不會放過玄門正派，應天青純陽之體，自然是他的大敵，不會放過他的。」

金神君目光一轉。「我們方才想到這一點便好了。」

這也是啞巴的話。

陷空老祖目光再轉向龍捲那邊，不能不同意，那股龍捲這時侯已變得更大，遠看也覺得凌厲無比。

金神君目光一閃。「大家應該有許多事必須做，我們師徒去好了。」

陷空老祖點頭。「沒有事便沒有事，若是有，我們早到也沒用，我們全力去追殺羣妖，以免他們到處去殘殺生靈。」

玄門正派的高手應聲化作劍光飛去，只剩下百禽大師、霹靂子、極樂眞人、陷空老祖四個。

他們無疑經已有默契，跟着盤膝坐下來，一齊思索對付陰魔的方法。

＊　＊　＊

金神君完全是依賴啞巴，可是御劍飛行的姿勢却是無懈可擊，在啞巴的幫助下，一下子飛越長空，直撲向應天青修練的地方。

越接近，那股龍捲便越覺凌厲。

啞巴一股劍光不由自主射出去，企圖衝開龍捲，衝進應天青修練的地方。

這劍光一動，飛旋中的龍捲亦有反應，一股魔力怒濤也似回撞向飛來的劍光。

啞巴方才十八般武器齊出，功力分散，並沒有引起陰魔的注意，現在功力都聚在一柄劍上，雖然有金神君的負担，那一劍的威力仍然是非凡，陰魔當然立即感覺到，魔力便回擊。

那刹那啞巴陷進幻境內，回到當日受盡侮辱，被人拳打脚踢的境地。

當時他有一股悲憤，只要他有劍在手便將那些欺負他的人一一殺光。

經過金神君的調教，他已經再世爲人一樣，雖然擧手之間便可以將那些人殺掉，可是他並沒有找那些人算賬，這種事在他來說已變得毫無意義，只不過有時午夜夢迴，亦難免會記起來。

一個人要抹掉已有的記憶，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這些記憶無論好與不好，都會變成心魔，令人再受到困擾。

（未完・三）



上文提要：

聯誼會由多派掌門組織起來，商議對付天南莊的策略，㈠針對天南莊的解藥作幌子，使中毒的人入彀；㈡派丐幫白仰高去洛陽查清解藥的作用；㈢最後是派人去探探天南莊虛實和動態。派出耿南華，丁少秋、李飛虹爲主力採探，小老頭自動隨行協助，耿南華領隊同行，他對山上的路徑本是識途老馬，但忽然失了蹤影……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救人施展飛腿　塔下表演神功

丁少秋只覺得她兩縷奇亮無比的目光好像對着自己，心頭方自一驚，耳中也同時聽到她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小輩胆子倒是不小，居然敢到我這裏來覷伺……」

話聲堪堪入耳，陡覺身上一緊，好像被人一把挾住，騰身而起，劃空飛射出去！

接着只聽那老婦人的聲音在身後哼道：「你還想逃？」

這四個字聽來一個比一個字遠，但覺兩耳風聲嘶嘯，凌空直墜而下。

這人只用一隻手把自己挾在脅下，自己就好像武功全失，毫無掙扎餘地，而且這人飛行之速，憑自己感覺，幾乎比射箭還快，這人會是誰呢？既然掙扎不得，也只好任由他挾着飛行了！

一回工夫，就已瀉落平地，但這人依然朝前飛掠如故，這樣快速奔行約莫持續了一頓飯的工夫，才算漸漸緩了下來。

在他快速奔行之中，急風迎面吹來，根本連氣都喘不過來，別說開口說話了，現在這人脚步緩了下來，風聲也小了，丁少秋正待開口，只聽李飛虹的聲音說道：「喂，你到底是什麼人，還不快把我放下來？」

丁少秋正在担心李飛虹的安危，聽到他聲音不覺喜道：「賢弟，你也被他挾持來了？」

李飛虹喜道：「是大哥，你也遭他挾持了，這人是誰呢？」

丁少秋道：「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看他並無惡意。」

「哼！」李飛虹道：「沒有惡意，怎麼不放開我們？」

只聽一個尖聲音接口道：「小兄弟說得對，老哥哥對你們怎會有惡意？自然半點惡意也沒有了。」

李飛虹聽說他是老哥哥，心頭大喜，扭動了下身子，叫道：「老哥哥，原來是你，你這是做什麼？快放我下來。」

藍褂小老頭果然兩手一鬆，放下兩人，聳聳肩，瞪着兩顆豆眼，嘻的笑道：「做什麼？哈，要不是老哥哥出手得快，搶起你們兩個就跑，這時候你們兩條小命只怕已經保不住了呢！」

李飛虹問道：「老哥哥，你說那個咀老太婆有這麼厲害？」

「唉！」老哥哥搖着頭說道：「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你們知道這老婆娘有多厲害？老哥哥已經掠到牆頭，還被她那陰風鬼爪抓破了背心上一塊衣衫，只要半步之差，咱們就逃不了啦！」

他轉過背來給兩人瞧，藍布大褂上果然被抓破了手掌大一塊。

丁少秋道：「她追出來了嗎？」

老哥哥又哈了一聲，縮縮頭笑道：「差幸這老婆娘雙脚不良於行，她只是在屋子裏舉手抓了一把，要是她親自追出來，咱們三個還有命嗎？」

李飛虹道：「老哥哥，這人有這麼厲害，到底是誰呢？我怎麼會沒聽爹說過？」

老哥哥道：「哈，你爹小的時候，她就已消聲匿跡了，怎麼還會給你說呢？」

李飛虹道：「那有多少年了？」

老哥哥道：「你爹只不過五十出頭吧

，這老婆娘昔年被梵淨山神尼一記般若掌嚇破了胆，已經有五十年沒出江湖走動了。」

丁少秋道：「我好像聽盛錦花自稱侄媳，那麼她是姬家的……」

他一時說不出鳩面老婦是姬家的什麼人，還待算算清楚！

老哥哥接口道：「沒錯，盛錦花是姬雲飛的兒媳，姬雲飛當年人稱九連王，雄霸天南，這老婆娘就是姬雲飛的姑媽，昔年白蓮教教主徐鴻儒門下的第七女弟子，大家都稱她七郡主。」

李飛虹道：「原來她是白蓮教的人。」

老哥哥道：「白蓮教只是以幻術哄騙愚夫愚婦，算不了什麼，但這老婆娘五十年匿跡陰山，已練成高不可測的武功，方才只差一點就把老哥哥的後心給活生生的抓去了……咳，咱們且別說這些，老哥哥挾着你們跑了二三十里，一身力氣都用光了，這時候最需要的就是酒了，所以老哥哥要先走一步，就在前面等你們，這裏還是他們的勢力範圍，你們也要快些走了。」

說完，自顧自的拔腿就跑。

李飛虹道：「老哥哥就是這樣，話還沒有說清楚，又跑掉了。」

丁少秋道：「我們一直叫着他老哥哥，連他是誰也不知道，說起來眞是可笑得很。」

李飛虹偏頭笑道：「自從我們認了他老哥哥之後，他好像一直在暗中跟着我們，只要我們有急難的時候，他就會出現，這樣的老哥哥還不好嗎？」

丁少秋道：「誰說他不好了？這位老哥哥武功高得出奇，一定是世外高人，可惜我們連他的來歷都不知道。」

李飛虹道：「奇怪！像老哥哥這樣的奇人，我爹怎麼會沒和我說過呢？」

丁少秋道：「我們快些走吧！」

兩人循着山路，朝西奔行。

李飛虹忽然偏頭問道：「大哥，盛錦花方才和咀老太婆在說些什麼，你聽到了沒有？」

丁少秋道：「她是報告今天大會上的情形去的，說到使『玄冰掌』和『鑠金掌』的兩個青衣人，老太婆好像十分震怒，才睜開眼睛來，看到我們的，我們趕快上去問問老哥哥，他可能知道這兩個青衣人是誰。」

李飛虹道：「對了，我們動手之際，我也看到有兩個青衣人幫着我們，後來忽然不見了。」

說話之間，脚下也隨着加緊，趕到橋嶺，差不多已是三更光景，賣酒的自然早已進入睡鄉，竹棚下黑漆漆的，除了板桌長櫈，不見半個人影。

李飛虹道：「老哥哥不在這裏？」

丁少秋目光一掠，看到左首一張板桌上放着兩個空酒壺，壺邊還有十幾文制錢，不覺笑道：「看來老哥哥已經走了。」

李飛虹道：「你怎麼知道的？」

丁少秋一指左首桌上，說道：「賣酒的人，在天黑以前一定收拾乾淨了才去睡的，這桌上有兩個空酒壺，還有十幾文錢，那一定是老哥哥趕到這裏，自己動手去打了兩壺酒，喝完了，放下酒錢才走的。」

李飛虹道：「他又走了。」

丁少秋道：「我們還是快些趕回去吧。」

這裏離玉皇殿已不過四五里路，兩人跨出竹棚，走沒多遠，只見一條黑影迎面緩步行來，到了雙方相距不過一丈光景，那人脚下已經停住，目光一抬，朝丁少秋開口問道：「你就是丁少秋嗎？」

丁少秋這時業已看清這人身穿青布長衫，臉色微黃，面情甚是冷漠，這人正是在大會場上幫着自己這邊出手的兩個青衣人之一，這就頷首道：「在下正是丁少秋。」

青衣人點點頭，目光轉到李飛虹身上說道：「在下和丁少秋有話要說，李少俠可否暫且退後幾步。」

退後幾步，就是說的話不能讓李飛虹聽的。

李飛虹冷笑道：「事無不可對人言，我們是兄弟，有話，你只管說好了。」

青衣人冷冷的道：「因爲此事與你無關，你不能聽。」

李飛虹氣道：「我不能聽的事，大哥也不會聽的。」

青衣人依然冷冷的道：「在下要說的是丁少秋切身之事，他怎麼不要聽？」

丁少秋道：「朋友究有何事，但請明說。」

青衣人道：「你要他退到五丈外去，否則在下不會說的。」

丁少秋爲難的道：「丁某和朋友素不相識……」

青衣人冷哼一聲道：「在下不說出來，你會後悔一輩子。」

李飛虹也哼了一聲道：「大哥，你別聽他的，什麼事情會有這麼嚴重？」

丁少秋道：「賢弟，你別小孩子氣了，就依他退出五丈，聽聽這位朋友說些什麼。」

李飛虹看大哥這麼說了，只好說了句：「好嘛，後退就後退，有什麼了不起的。」

說完，果然後退到五丈以外去。

丁少秋抬目望着青衣人道：「朋友現在可以說了吧？」

青衣人依然冷聲問道：「你今年幾歲了？」

丁少秋道：「十八。」

青衣人道：「十八年來，你從沒見過親生的爹娘，想不想見他們？」

丁少秋疑惑的問道：「朋友是什麼人？」

青衣人道：「我是你爹娘的朋友，你想見他們這就跟我去。」

丁少秋道：「我爹不是在北方開設鏢局嗎？」

青衣人嘿然笑道：「那是你爺爺騙你的，北方，總有個地名吧？何況一十八年，也不是一段很短的時間，你看過他們回來嗎？你曾看到過他們的片紙隻字嗎？你雖然不認識我，但我何須騙你？」

丁少秋道：「我要先去問爺爺。」

青衣人道：「在下此行，十分機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你馬上就得跟我走。」

丁少秋遲疑道：「這……」

青衣人道：「除非你不想見他們。」

丁少秋道：「好，我跟你去。」

青衣人道：「那你就先叫你的義弟回去。」

丁少秋點點頭，朝李飛虹道：「賢弟，你先回玉皇殿去，我和這位朋友還有些事要談。」

李飛虹不放心的道：「我在這裏等你好了，你們談你們的。」

丁少秋道：「不，你先回去，我們還要去一個地方。」

李飛虹問道：「你們還要去那裏？」

青衣人不耐道：「你不用躭心，我不會害丁少秋的。」

李飛虹道：「我們根本不認識你，怎知你是好人還是壞人？」

丁少秋道：「賢弟，你只管先回去，代我向爺爺和師父他們稟報此行經過，此事十分重要，我很快就會趕回來的。」

李飛虹眼看大哥這麼說了，只好點點頭道：「好吧，小弟那就先回去了。」說完，果然轉身奔掠而去。

青衣人說了句：「你隨我來。」舉步朝南首一條小徑行去。

丁少秋緊隨他身後，走了三里光景，青衣人走近河邊一棵大柳樹下，回身道：「少秋，快下船。」

大柳樹下，果然繫着一條篷船，青衣人跨上船頭，彎腰走入船艙。

丁少秋心中雖然嘀咕着：「還要坐船？」但却沒有說出來，跟着青衣人下船，走入船艙。

艙內地方不大，只容兩人對面席地而坐，青衣人早已在對面盤膝而坐，只冷冷的說了聲：「坐。」

丁少秋沒有作聲，就在他對面席地坐下。

船老大不待吩咐，船頭離岸，就朝中流划去。

青衣人閉着眼睛，像是老僧入定，不理不睬。丁少秋也只好閉目養神，其實像對方這樣神情冷漠的人，丁少秋也和他沒話可說。

時間漸漸過去，現在天色已吐魚白，篷艙內也逐漸有了曙光，少說在船上已經坐了快有兩個時辰了！

丁少秋忍不住問道：「閣下究竟要領我去那裏？」

青衣人閉着雙目，也沒睜一下，只是冷冷的道：「是我帶你去看你爹娘的，自然要帶到你爹娘住的地方去。」

* * *

再說李飛虹心中雖然不願大哥跟一個素不相識的青衣人離去，但大哥堅決的要自己先回玉皇殿去，立時想到大哥也許知道憑自己兩人不是青衣人的對手，才要自己趕回玉皇殿去報信的。一念此及，那還敢逗留，轉身就朝西首一條山徑放足疾奔。

他剛剛奔出半里來遙，陡聽身後有一道破空風聲，急掠而來，心中暗道：「莫非那青衣人追上來了？」

心念方動，只覺那道疾風，比飛鳥還快，一下從自己頭頂掠過，不，一條人影掠過自己頭頂，砰然一聲，墮落在三數丈外！

李飛虹心頭不期然一緊，暗道：「從這人墮落之勢看去，好像是負了重傷，會不會是大哥……」

就在這一瞬間，那跌落的人影，忽然又躍身縱起，但只掠出丈許光景，又砰的一聲跌墮在地，這回他似是勢窮力竭，踣地不起！

李飛虹心頭大急，飛身急掠過去，口中焦急的道：「大哥，你怎麼了？」

那人跌坐在地，只是喘息，已經作聲不得。

李飛虹這一掠到此人身邊，才看清是一個黑衣老婆婆，一頭花白頭髮，此刻業已散亂，坐在地上，一手掩胸，咀角血迹殷然，顯然負了重傷，情況十分狼狽。李飛虹因急於趕回玉皇殿去報信，負傷的既然不是大哥，就不想多事，口中咦了一聲道：「妳不是大哥！」

說這句話時，就有離去之意。

那黑衣老婦眨了一下眼睛，有氣無力的道：「小哥，我想……麻煩……你一件事……」

白道中人，原無見死不救之理，李飛虹實因惦記着大哥跟青衣人去，不知發生什麼事，才急着要趕回去報信，如今人家既然開了口，他只好停下來，俯身問道：「老婆婆，妳有什麼事要我効勞的？」

黑衣老婦抬了下顫巍巍的手，指指胸口，說道：「我……懷裏……有一個葯瓶……想……麻煩小哥……給……我……」

話聲還未說完，突然一陣咳嗆，噴出一口血來，坐着的身子一歪，昏倒地上。

李飛虹已經聽明白了，她懷中有一個葯瓶，要自己替她取出來，那一定是傷葯無疑，當下就蹲下身子，伸手在老婦懷中果然摸到一個小小瓷瓶，取了出來，拔開瓶塞，小心翼翼的傾向掌中，原來小瓷瓶中一共只有三顆米粒大的硃紅葯丸。

他出身丐幫，自然知道凡是顆粒越小的葯丸，葯性一定較強，這黑衣婆婆人已昏死過去，葯瓶又沒有每次服用幾粒字樣，一時不知該給她服用幾顆？但繼而一想，黑衣老婦傷勢極重，不如把三顆葯丸一起給她餵了的好。

當下不再猶豫，一手捏開老婦牙關，把三顆葯丸一起納入她口中，方一抬頭，瞥見東首山徑上正有幾道人影飛奔而來！

這一刹那，他登時想到黑衣老婦從東首來，朝西飛掠，很可能是從雷嶺來，往玉皇殿的去，她身負重傷，也可能被天南莊那些人圍攻負的傷，那麼東首山徑上這幾條人影，就是天南莊追踪她的人了！

想到這裏，立即雙手抄起黑衣老婦，低着腰往右首一片樹林中竄去！

差幸東首山徑上幾個人相距尚遠，李飛虹又彎着腰疾走，自然不易被對方發現，等他竄入林中，在一棵大樹後放下黑衣老婦，伏下身子，那幾條人影才奔行到自己兩人方才停身之處。

現在李飛虹已可看到追踪來的一共有三個人，但此時夜色已深，他藏身之處和三人少說也有七八丈遠，看不清三人面貌。

只聽其中一人道：「總座，咱們追了

幾里，怎麼不見老賊婆的影子？」

李飛虹聽出這人的口音極熟，正是天南莊的副總領隊荀吉。

接着另一個清朗語聲說道：「老賊婆早已中了姑老太一記『陰極掌』，武功再高也逃不出百里之外。」

李飛虹暗道：「他是總管公孫軒，不知還有一個是什麼人？」

荀吉又道：「但再過去，就是玉皇殿了！」

「唔！」公孫軒口中唔了一聲道：「老賊婆朝這條路逃來，就是想到玉皇殿去的了，咱們……」

他這句話，已有追不到人，打算退走的藉口。

玉皇殿有各大門派的人在那裏，他們三人自然人手不足，不是人家的對手了。

但他話還沒有說完，突聽第三個人口中噫道：「總座、副總領隊快瞧，這地上有一灘鮮血！」

這人的聲音李飛虹沒聽見過，但從他口氣中可以聽得出來，這人大概是天南莊的一名武士，但心中却暗暗叫了聲：「糟！他們發現老婆婆吐出來的這灘血，難保不懷疑老婆婆臨時躲進樹林子裏來！」

就在此時，突覺一隻炙熱的手掌一下按在自己背後「靈台穴」上，耳中同時傳來黑衣老婦低沉的聲音說道：「快在地上撿三顆小石子，扣在掌心，他們如果撲進林來，你只要抬手攤掌，記着，先攏五指，在攤掌之時，五指迅速彈開，掌心前送，前送之時，心中要凝神想着先發中間，然後手掌向右而左，次序不可亂了，動作愈快愈好。」

李飛虹只覺她在說話之時，已有一股極大內力由「靈台穴」湧向右肩，順臂而下，源源不絕，聚到掌心，一時不敢怠慢，立時從地上撿了三顆小石子，緊握掌心。

這時，公孫軒聽了那武士的話，走近那灘鮮血，俯身察看了一下，嘿然道：「那老賊婆傷勢極重，吐出這灘鮮血，人必昏死過去，就算她及時醒轉，也走不出百丈……」

目光一掠右首樹林，接着左手一揮，說道：「這裏只有這片樹林子，咱們進去搜！」

「搜」字出口，三道人影疾如飛鳥，品字形朝林中飛撲而入。

這時也正是李飛虹撿起三顆石子，緊握掌心之際，耳中聽到黑衣老婦低喝一聲：「發！」

李飛虹心中雖然不相信這樣毫無準頭的發出三顆小石子，能夠傷得了像公孫軒、荀吉這樣的高手，但黑衣老婦既然這樣說了，自己就姑且照着她說的去做，黑衣老婦「發」字堪堪出口，他立即把緊握三顆石子的右手一抬，五指用力向四週彈開，掌心微突，心中默念着先發中間的一顆，然後掌心迅速向右而左！

說也奇怪，就在他掌心微突之際，凝聚在掌心的一股內力突然暴發，透掌而出，三顆石子依次向外電射彈出！

就在李飛虹感到石子向外自動彈出之際，耳中也同時聽到三聲淒厲的驚呼，宛如野獸中了矢一般，帶着驚叫往林外飛縱出去。

只聽黑衣老婦嘿嘿尖笑道：「你們三個鼠輩聽着，老婆子看在你們是後生小輩份上，只各取爾等一隻左眼，以示薄懲，回去給我轉告姬七娘，她的『陰極掌』也不過如此，三個月後，老婆子自會向她討回這筆帳的，你們給我滾吧！」

李飛虹聽得不禁大感驚異，從自己掌心發出去的三顆小石子，取了三人一隻左眼，那不是說這一下已經把三人的左眼打瞎了？自己還以為三顆石子沒有準頭，她居然算得如此準確，這是什麼手法？竟有這般神奇？這黑衣老婦又會是誰呢？

只聽數丈外傳來公孫軒一聲咬牙切齒的厲笑道：「好，公孫軒會把妳的話傳到的，在下學藝不精，損失一隻左眼又算得了什麼？妳教訓得好，總有一天，公孫軒也許會向妳加倍要回來的。」

黑衣老婦沒有作聲。

李飛虹急忙回頭看去，只見黑衣老婦坐在自己身後，雙目緊閉，胸口起伏，臉上幾乎不見一絲血色，心中不禁大吃一驚，差幸公孫軒三人已經遠去，不然後果就不堪設想，迅即轉過身去，低聲叫道：「老婆婆，妳怎麼了？」

黑衣老婦納了口氣，歎息道：「老婆子不行了，我連接了姬七娘三掌，她第三掌才使出『陰極掌』來，老婆子低估了她，才會上了她的大當，也賠了老命……」

李飛虹道：「老婆婆已經服下傷葯，再多靜養些時間，就會慢慢康復的。」

黑衣老婦慘笑道：「中了陰極掌，一身陽氣，悉被極陰之氣所化，除非有練九陽神功的人以至大至剛的純陽之氣，把我體內所中的極陰之氣煉去，才能得救，而且這人功力要勝過姬七娘，簡直不可遇更不可求了！」

她口氣微頓，接道：「老婆子身邊三顆火靈丹，雖是昔年火靈聖母獨門療傷靈葯，也只能暫時護住元氣，壓制傷勢，因為老婆子算準老妖婦決不肯輕易放過我，必會派人跟踪追來，老婆子當然也不肯讓我死後遺骸被人侮辱，才要你替我餵服傷葯的。」

李飛虹道：「晚輩看老婆婆傷勢好像好多了。」

黑衣老婦道：「老婆子方才不是說過嗎，這只是暫時壓制傷勢而已，葯力消失，老婆子也得撒手塵寰了……哦，小姑娘，妳叫什麼名字？」

這句「小姑娘」，叫得李飛虹臉上不禁一熱，說道：「晚輩李飛虹。」

她告訴她的依然只是化名，因為她不知道黑衣老婦究竟是什麼來歷，知人知面不知心，她自然不肯說出自己的身份來。

黑衣老婦沒有多問，只是說道：「妳盤膝坐好。」

李飛虹遲疑道：「老婆婆有什麼吩咐嗎？」

黑衣老婦黯然道：「老婆子練了七十年功，再過半個時辰，葯力消失，陰傷復發，一身功力均將隨我而逝，豈不可惜？目前，我仗着火靈丹葯力，暫時可把陰極之氣逼住，大概有四五十年功力，可以轉加到妳身上……」

李飛虹沒想到和她萍水相遇，她竟然

肯把功力轉給自己，連忙搖手道：「老婆婆，火靈丹葯力既然還有半個時辰可以支持，妳老還來得及趕回家去……」

黑衣老婦道：「來不及了，如果半途上傷發而死，平白消失了數十年功力，豈不可惜？轉給了妳，老婆子等於有一半以上的功力還活着，豈不更好？妳毋庸多說，時間不多，快盤膝坐好了。」

李飛虹只得依言盤膝坐好。

黑衣老婦道：「從現在起，妳要凝神一志，順着老婆子輸入的眞氣，緩緩運氣，縱有渾身灼熱難耐，內腑脹痛等狀，都要竭力忍耐！」

李飛虹道：「晚輩省得。」

黑衣老婦話聲一落，一隻右掌已經緩緩按上李飛虹的背心「靈台穴」。李飛虹但覺一股巨大的熱流，從她掌心傳入自己體內，這股熱流源源不絕，有如黃河決口，滾滾而來！

一時那敢怠慢，立即依言澄心淨慮，緩緩吸氣，順着引導熱流，流向十二經胳。先前只覺這股眞氣十分炙熱，但過了一回，進入體內的眞氣愈聚愈多，流遍全身，登時感到無比灼熱，全身血管脹滿欲裂，連五臟六腑都有被蒸沸之感，越來越無法忍受。

她緊記着黑衣老婦叮囑的話，咬緊牙關，忍不住也要忍，一意的澄心靜志，把一切無法忍受的痛苦置之度外。

這樣足足過了一頓飯的時光，全身衣衫已經被汗水濕透，黑衣老婦按在背心上的手，終於緩緩離開！

不，她身子一歪，側身往地上倒下。

李飛虹急忙轉過身去，問道：「老婆婆，妳是不是傷勢復發了？」

黑衣老婦虛弱的閉着雙目，喘息道：「老婆子……不要緊，妳……初得我五十年功力，不可大意……還要調一回息，老婆子……還有話要和妳說……」

李飛虹這一轉身，發現自己確實感到頭重脚輕，好像身上穿了上百斤又重又厚的衣衫，有臃腫累贅之感，這就依言坐下，調息行功。

這樣足足又過了頓飯光景，才稍稍覺得舒暢了些，她心中掛念着黑衣老婦，急忙轉過身去，說道：「老婆婆，晚輩運完功了，妳老好些了吧？」

黑衣老婦身子倚着大樹，似在打盹，聽到她的話，雙目微睁，虛弱的道：「妳運完功，最多也只能稍爲舒暢一些，我輸入妳體內的五十年功力，一時之間，是無法爲妳所用的，妳過來，老婆子傳妳內功心法，妳要用功勤練，大概有三個月時間，才可以完全收爲己用……」

李飛虹心頭一陣感動，噗的跪倒在地，連連叩頭道：「老婆婆，晚輩可以叫妳師父嗎？」

「好，乖孩子，快起來。」

黑衣老婦臉上流露出一絲安慰的喜悅之色，說道：「可惜咱們師徒時間這麼短暫，爲師的時間不多，妳仔細記住才好！」

說完，把內功口訣傳給了李飛虹，其中較爲深奧之處，又逐句加以解釋。

李飛虹人本聰明，自然一聽就懂，牢牢記住，等她講解完畢，就道：「師父，妳說了許多話，快休息一回吧！」

黑衣老婦問道：「妳都記住了？」

李飛虹點頭道：「徒兒都記住了。」

黑衣老婦點頭道：「那就好了。」

李飛虹道：「師父，妳老人家的名號還沒告訴徒兒呢！」

黑衣老婦顫巍巍的伸手入懷，取出一個絨布小袋，隨手遞了過來，一面喘着息道：「李……飛虹，還不……跪下，雙手接……過去……」

李飛虹不知這絨布小袋裏是什麼東西，但師父說得如此鄭重，不覺雙膝一屈跪了下去，雙手接過絨布小包，口中叫道：「師父……」

黑衣老婦顫聲道：「爲師……把它交給妳……了……」

話聲未落，坐着的人突然起了一陣顫抖，張張口，還想說話，但却說不出話來！

李飛虹看出她情形不對，不覺哭出聲來：「師父……」

就在此時，突覺身後疾風颯然，一個凝重的聲音叫道：「門主……妳老……」

他話未說完，急着喝道：「妳們還不快上去，伺候門主？」

接着一陣香風，從左右兩邊（李飛虹跪在黑衣老婦身前）翩然閃四個青衣的少女，朝黑衣老婦奔了上去，有的替她揉胸，有的替她搥背，鶯聲燕語的道：「門主，妳老沒事吧？」

李飛虹也在此時迅即站了起來，回身看去，只見自己身後站着一個寶塔般的人影，這人身穿一件長僅及膝的寬大長衫，禿頂蒼鬢，身材高大，一身俱是肥肉的胖子。

四目乍接，兩人幾乎是同時問出一句話來：「你是什麼人？」

寶塔形胖子目光一下落到李飛虹手裏拿着的絨布小袋上，不覺神色微變，沉喝道：「你手中拿的何物？」

李飛虹看他說話沒有一點禮貌，心中不禁有氣，哼道：「這是師父交給我的，我也不知道究是何物？與你又有什麼相干？」

寶塔形胖子突然發出破竹般的大笑道：「你不知道，我倒知道，說，你師父是誰？」

李飛虹還未回答，只聽一個青衣少女叫道：「副總監，門主醒過來了！」

寶塔形胖子噢了一聲，急忙轉身朝黑衣老婦拱手道：「屬下逢天游見過門主，妳老……」

李飛虹也急忙撲到黑衣老婦身前，叫道：「師父，妳老人家好些了麼？」

黑衣老婦眨了一下無神的眼睛，有氣無力的道：「逢……副……總監……她……她是我……新收……徒兒……繼……承……咳！咳……」

一陣猛烈的咳嗆，隨着噴出一口鮮血，一顆頭軟軟的垂了下來。

逢天游大吃一驚，急忙一步跨了上去，伸出手指搭了搭黑衣老婦的脉脈，黯然道：「門主已經去世了！」

李飛虹想到黑衣老婦和自己素不相識，却輸給自己五十年功力，還傳自己內功心法，可謂師恩浩蕩，一時淚水不禁奪眶

而出，叫了聲：「師父……」竟自放聲大哭。

逢天游伸出一隻蒲扇大的手掌，拍拍李飛虹肩頭，說道：「老門主已經吩咐要你繼承門主，你就應該節哀順變，担當大任才是。」

那知右手堪堪拍在李飛虹的肩頭，突覺一股大力震得手掌彈了起來，心頭不禁驀然一震，忖道：「這年輕人好精純的內力！」

李飛虹拭着淚水，轉身問道：「你叫師父門主，她老人家是什麼門主？」

逢天游是花字門總監，一身功力已是江湖一流高手，原先還以為李飛虹就任本門門主，有意露一手給自己瞧瞧的，此時眼見李飛虹好像什麼也不知道，那麼方才他的肩頭的這股反彈之力，只是自生反應而已！目光望着李飛虹，說道：「老門主把花字金令傳給你，難道沒和你說什麼嗎？」

他這一注視，才發現李飛虹原來是易釵而弁的女子，心中暗暗哦了一聲，忖道：「花字門門主一向都是女的，自己還以為老門主怎麼會把門主傳給一個小伙子的。」

「沒有。」李飛虹道：「方才師父要我跪下，雙手接過這個小袋子，只說了句：『為師把它交給你了』，就昏了過去，以後你們就趕來。」

逢天游道：「姑娘如果還沒看過袋裡是什麼的，那麼妳現在不妨取出來看看。」

李飛虹依言打開絨布小袋子口，從裡面取出一塊用金線穿着的盾形紫金牌，這金牌四周雕刻着極細緻的花紋，正中間有一個古篆「華」字。（華，即古體花字）她只看了一眼，忍不住問道：「逢前輩，這金牌是什麼用的？」

她這聲「逢前輩」叫得逢天游極為受用，含笑抱拳道：「門主，這前輩二字，屬下萬不敢當，至於這面金牌，乃是本門掌門金牌，見牌如見門主，代表本門至高無上的權力，老門主臨終把金牌交給姑娘，姑娘今後便是本門門主了。」

李飛虹沉吟道：「這個……」

逢天游不待她說下去，就接着道：「這是老門主的意旨，據屬下看，老門主已把本門護身真氣也傳給門主了。」

李飛虹道：「這怎麼會呢？我只是在這裡遇上師父，剛拜她老人家為師，前後不過半個時辰，師父既是貴門門主，在貴門中一定有不少資深的人，怎麼會要我繼任門主？而且我對貴門的事，一點也不知道。」

逢天游笑道：「屬下說過，這是老門主的意旨，她老人家既然收妳為徒，又把金令交給姑娘，姑娘就是本門門主，推也推不掉的了。」

說到這裏，口氣一頓，又道：「不知門主可否把剛才遇上老門主的經過，說給屬下聽聽？」

李飛虹點點頭，就把剛才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逢天游笑道：「老門主原來不但把她老人家獨門絕技『飛星掌』傳給了門主，而且還把一生功力也轉注給門主，老主人的眼光不錯，選擇得極對，本門弟子雖衆，但論資質確實沒有一人能比得上門主的，今後本門發揚光大，和為老門主報仇雪恨，端在門主一人身上了。」

李飛虹道：「師父沒有傳我『飛星掌』呀！」

逢天游笑道：「老門主要妳撿起三顆石子，打瞎公孫軒三人左眼的就是『飛星掌』，門主已蒙老門主輸注五十年功力，只要依內功心法勤練，已經懂了訣竅，日後自能領悟。」

他看看天色，又道：「天色快要亮了，咱們該上路了。」

李飛虹問道：「逢前輩要我去那裡呢？」

逢天游道：「老門主身故，和姑娘繼任門主之事，本門中人都還不知道，自然是以先回本門為是。」

李飛虹道：「但我還有急事要趕回玉皇殿去。」

逢天游道：「門主不用去了，在玉皇殿的各大門派中人，不知何故，三更時分業已全數撤走，現在玉皇殿已只剩下一座空道觀了。」

李飛虹聽得一怔道：「會有這等事？」

逢天游道：「這是屬下剛才來時，得到的報告，此事千眞萬確。」

李飛虹搖搖頭道：「就算他們走了，我也要去一趟。」

逢天游點頭道：「此地離玉皇殿不遠，門主要去，屬下陪門主去好了。」

接着回頭朝四名青衣少女吩咐道：「妳們護送老門主遺體先行回去，本座陪門主去一趟玉皇殿，隨後就來。」

四名青衣少女應了聲：「是。」

逢天游一抬手道：「門主請。」

李飛虹急於趕去玉皇殿，就不再多說，兩人穿出樹林，一路展開脚程，四五里路，自然很快就趕到了。

這時已是四更將盡，天色還是十分黑暗，玉皇殿矗立在山麓間，黑沉沉的什麼也看不見。

李飛虹剛一走近，突聽見耳邊響起一個低沉尖沙的聲音說道：「咳，小兄弟，你不是當了門主，到這裡來作甚？他們都走光了，這裡只留下老哥哥一個人了。」

李飛虹喜道：「老哥哥，你在那裡？」

逢天游眼看李飛虹忽然一個人自言自語的說起話來，心中覺得奇怪，問道：「門主在和什麼人說話？」

李飛虹道：「是老哥哥。」

只聽老哥哥的聲音又道：「這小子你別理他，唔，老哥哥就在寶塔上，他們走了之後，地窖裡還有幾十罈好酒，棄之可惜，所以老哥哥自願留下來替小道士看守玉皇殿的，哦，老哥哥在這裡釣魚，你們快到塔上來，別讓魚兒看到了人影，不肯上鈎。」

李飛虹不知道老哥哥釣什麼魚？但她相信老哥哥說的一定有道理，這就低聲朝逢天游道：「老哥哥說，他在這裡釣魚，叫我們到寶塔上去。」

逢天游遲疑的問道：「門主，妳說的老哥哥究竟是誰？」

李飛虹道：「老哥哥就是我的老哥哥咯！」

只聽老哥哥的聲音在耳邊說道：「喂，你別儘和這傻小子說話了，魚兒已經來了，你們快到塔上來，再遲就來不及了！」

李飛虹催促道：「老哥哥說，魚兒已經來了，催我們快上去呢！來我們快到塔上去。」

逢天游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什麼大風大浪沒有見識過？有人和李飛虹說話，自己並沒聽見，那是有人施展「傳音入密」，原也不足奇，但自己二人距那寶塔少說也有一二十丈遠近，普通「傳音入密」最多只能傳出三五丈遠，足見這位老哥哥功力深厚驚人，不知他究竟是何人？

心念轉動之際，李飛虹又在催了：「逢前輩，我們快進去，老哥哥又在催我了！」

逢天游也想見識見識這位「老哥哥」，也就不再多問，跟着李飛虹一起縱身掠起，只不過兩個起落，就已落到寶塔門「，舉步走入。

李飛虹急着問道：「老哥哥，你在第幾層呢？」

只聽一個尖沙的聲音嘻的笑道：「老哥哥在塔頂上，嘻嘻，古人說得好，放長線，釣大魚，老哥哥所以要爬到塔頂上，才能釣到大魚，你和那小子不用上來，就就在第一層看我釣魚好了。」

這話聲就和當面說的一般，但他却在塔頂上說的。逢天游心頭暗暗震驚不止，但這句『傻小子』却又使他十分難堪，自己縱橫江湖幾十年，已經快五十歲的人了，還被人叫自己「傻小子」！

「啊！來了！來了！」

老哥哥尖沙的聲音又像在對面說話，接着又道：「小兄弟，記着，這幾尾魚是老哥哥的，你叫『傻小子』千萬別出手，否則把老哥哥的魚兒嚇跑了，你們兩個可賠不起呢！」

逢天游心頭暗暗怒惱，但他老是老江湖，在沒有弄清楚對方底細之前，還是忍了下來。

但在此時，耳中突然聽到幾聲極細的破空之聲，劃空飛來，接着又是三聲極輕噗噗之聲，相繼傳來，三條人影像流星般在觀前的青石板平台上瀉落。他們落身之處，離寶塔也有六七丈遠，但逢天游雙目一注，就已看清楚來的是誰了！

原來這三人中間的一個是南天一鶚盛世民，他左邊是嶽麓觀主常清風，右邊是天南莊鐵衞武士的總領隊繆千里。這一剎那，逢天游明白了，老哥哥口裡說的魚兒，大概就是這三個人了。以這三個人的武功，沒一個在自己之下，也就是說差不多和自己在伯仲之間，老哥哥高踞塔頂，眞能把這三人像魚一樣的釣起來嗎？在他思忖之際，自然也澄心靜慮，側耳細聽。

李飛虹低聲問道：「逢前輩，你看得清這三人是誰嗎？」

逢天游道：「是盛世民、常清風和繆千里。」

李飛虹低笑道：「老哥哥在塔頂等的就是他們了，這回管教他們吃不了兜着走！」

再說三人飛身落地，盛世民目光一掠虛掩的玉皇殿兩扇大門，嘿然道：「各大門派的人也只有這點胆量，居然聞風逃走了！」

常清風一手持拂，陰笑道：「這叫識時務者爲俊傑，三十六計走爲上策，不走，豈不會把老命留在這裡？」

繆千里含笑道：「常道兄，各大門派的人逃之夭夭，這座玉皇殿不就空出來了嗎，道兄可以把嶽麓觀搬過來了。」

常清風打了個哈哈，說道：「繆總領說得是，貧道也有此意，盛莊主，咱們先進去看看，請！」

南天一鶚盛世民雄霸天南，自然自視甚高，鐵衞武士總領隊繆千里是他屬下，嶽麓觀觀主常清風雖非他屬下，也是在天南莊羅翼之下的淸客，在他眼中也與屬下無異。

他聽了常清風的話，連哼也沒有哼一聲，就當先舉步往玉皇殿大門走去。

他們剛才瀉落在大門前面三丈光景，現在盛世民已跨出了三步，突然間，他感到衫後衣領像是被人一把抓住，把他一個人提了起來，不，一下往後摔了出去。

對方這一摔，他不但連人影也沒看到，幾乎連應變都來不及，就呼的一聲，被摔出去三丈來遠，差幸盛世民還算機警，臨時施出「千斤墜」身法，落到地上，雙脚着地，只不過往後移動了兩步，便已穩住，站停下來。

跟在他稍後的兩人常清風和繆千里，因同在行進之中，而且目光只是注視着前方，（玉皇殿）是以什麼也沒看清楚，等到盛世民倒飛出去，他們只道盛世民發現了什麼，也慌忙跟着倒縱後退，落到盛世民的身邊。

只有隱身塔中的逢天游，因老哥哥說過要釣大魚，又說魚兒來了，叫自己不要出手，他話聲甫落，盛世民三人又出現，爲了要瞧他如何釣法，自然凝足目力，注視着三人的行動。

當盛世民舉步朝玉皇殿大門行去之際，依稀看到有一絲極細的絲影朝盛世民當頭飛落，接着盛世民果然一下往後飛起摔出三丈之外，這下直看得身爲花字門副總監的逢天游心頭不勝驚凜之至。

老哥哥身在塔頂，要把離塔六七丈外的人釣起來，這釣絲要有多長？細到肉眼無法看清楚的釣絲，能夠把一個人釣了起來，手法又如此之準，而且被釣起來的又是南天一鶚盛世民，這人內力之精，武功之高，豈非到了不可思議的境界？

只聽李飛虹低聲問道：「逢前輩，那個飛出去的又是誰呢？」

逢天游道：「是盛世民……快別作聲，聽他們說些什麼。」

再說常清風、繆千里兩人飛身縱退，落到盛世民身邊，常清風急着問道：「盛莊主，你發現了什麼？」

盛世民聽得一怔，望着兩人問道：「你們走在我後面，難道沒有看到有人襲擊我嗎？」

常清風、繆千里愕然道：「沒有呀，你身後根本沒有什麼人。」

「這就奇了！」盛世民道：「方才明明有人……」

他因兩人既然沒有看到，就不好說出自己是被人抓住後領摔出去的，因此說到

一半，就倏然住口。

就在他堪堪住口，突聽身後傳來一個尖沙的聲音嘻嘻笑道：「盛大莊主，小老兒奉各大門派掌門人之命，把守玉皇殿第一關，你們三個要進去謁見各位掌門人，就該先向小老兒這裡打個招呼，一到來就往裡闖，沒把小老兒放在眼裡，小老兒只好提着你後領摔出去，這可不能說小老兒在你背後偷襲!」

就在老哥哥的聲音在三人背後響起之際，盛世民等三人已經迅快的轉過身去，但身後那有什麼人影?老哥哥的話聲依然從他們的身後繼續傳來。

三人又以極快身法轉過身去，依然什麼人也沒有看到，聲音還是從他們身後傳來!

老哥哥的一段話，說來慢吞吞的，盛世民等三人連轉了三次身，話聲依然在他們身後。

這可把逢天游看得暗暗稱奇，心中「哦」了一聲，忖道：「看來這位老哥哥使的乃是『千里傳音』，人在塔頂上，聲音就好像發自三人身後。」

盛世民心知遇上了高手，厲聲喝道：「你是什麼人?怎麼不現出身來讓盛某瞧瞧是何方神聖?」

老哥哥的聲音嘻的笑道：「好小子，憑你也想見我?你爺爺見了我，也許會認得，你連爺爺都沒見過，怎麼會認得我這小老頭?」

盛世民聽得大怒，暴喝一聲：「老小子，你給我站出來，看盛某不把你劈了?」

「嘻嘻!」老哥哥尖聲笑道：「在小老兒眼裡，你們三個只是後生小輩，本來就不打算難為你們的，只要你們三個在玉皇殿大門前面，學花果山小猴子模樣翻幾個觔斗，給各大門派掌門人聊博一粲，小老兒就會放你們走了。」

常清風手中拂塵一揮，大聲喝道：「老傢伙，你給我滾出來，我們較量較量!」

繆千里也同時喝道：「你只會躲在暗處說大話，算得什麼人物?」

老哥哥的聲音道：「好，好，你們好像不服氣，嘻嘻，小老兒數出一、二、三，你們就知道了。」

這時東方已漸漸露出曙色，逢天游心中還有些不信，方才天色還黑，釣絲不易被發現，何況盛世民也只是一時驟不及防而已，現在天色已現魚白，這三人都是江湖上一等一的高手，看你如何施展?

這時老哥哥的尖沙聲音已經在喊着：「一……二……三……」

他聲音依然飄忽不停，一下在三人身後，一下在三人前面，使人不可捉摸。

盛世民等三人聽說他要出手，早已迅速掣出兵刃，分作鼎足之勢站立，耳聽八方，目觀三面，(左右前，因他們貼背站立，不用顧及身後)凝神戒備。

就當老哥哥「三」字出口，突聽一聲細長「嘶」聲，朝三人頭頂直落，三人還來不及看清楚，只有逢天游、李飛虹二人看到一條極細的線從天空垂直飛落，已把盛世民一個高大的身軀一下釣起五丈來高。

盛世民身形方起，手中闊劍一轉，就向空連劈，這一下他在半空中手舞足蹈，但闊劍根本沒有劈得上那根細線，細線已經把他放開，盛世民就從五丈高空跌了下來。

那細線放開盛世民，又「嘶」的一聲，把常清風釣起五丈來高，放開常清風，又「嘶」的一聲，把繆千里釣了起來，放開繆千里，又輪到盛世民，放下盛世民，又輪到常清風，半空中一根極細的釣絲時隱時現，快如閃電，嘶嘶細響，連續不斷，三個人也跟着此起彼落，輪流上下個不停!

任憑你南天一鶚盛世民、嶽麓觀主常清風、鐵衛武士總領隊繆千里三人武功如何了得，就是措手不及，躲閃不開!

這一情形直看得逢天游目瞪口呆，連做夢也想不到當今之世還有武功如此超凡入聖的人，自己枉自縱橫江湖，何其坐井觀天，眼界之小?

李飛虹早已樂得張開了口，幾乎笑痛肚子，一面低聲說道：「逢前輩，你看，我老哥哥的本領大不大，哦，你看他使的是什麼手法?」

逢天游道：「這位老人家的武功，已經到了登峯造極，出神入化的境界，舉凡舉手投足，都令人無法化解，還用得着什麼手法嗎?」

話聲甫落，突聽耳邊響起老哥哥細如蚊蚋的聲音說道：「嘻嘻，好小子，現在服了我老人家了?方才我叫你傻小子，你心裡還在嘀咕呢!」

逢天游看他身在塔頂，還聽到自己和李飛虹說的話，心頭更是佩服萬分，連忙仰首道：「老前輩言重，晚輩不敢。」

「嘿嘿!」老哥哥的聲音又在逢天游的耳邊響起：「不敢就好，記着，我老人家不喜歡人家叫我做老前輩，你跟着我小妹子也叫我老哥哥好了，嘻嘻，四五十年前，你爹，你師父也都叫我老哥哥的，便宜你小子了。」逢天游突然心中一動，暗道：「聽他口氣，莫非這位老哥哥就是昔年人稱猴仙侯老乙不成，只有他不論你年紀大小，只要認識他的人，都叫他老哥哥就好，自己小時候，確實聽師父提起過他，那還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一面連忙應道：「是，是，老哥哥吩咐，晚輩遵命。」

「哦!」老哥哥的聲音又道：「我這小妹子，現在當了你們花字門的門主，你可得好好護着她，要是她被人欺侮，傷了一根毛髮，我就唯你是問。」

逢天游仰首道：「老哥哥只管放心，晚輩遵命，晚輩會護着她的。」

李飛虹沒聽到老哥哥和他說的話，偏頭問道：「逢前輩，老哥哥和你說了些什麼?」

逢天游道：「老哥哥叫我叫他老哥哥就好，還要我保護門主……」

剛說到這裡，只聽老哥哥尖沙的聲音大聲道：「我老人家手酸了，就饒了你們吧，回去替我捎個口信給七公主，別再叫人來煩我老人家，下次就沒有這樣便宜了，你們去吧!」

玉皇殿前面三個起落如飛的人，隨着話聲果然停止下來。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小仙等人從錢府出來，經過裱褙店，想起老夫子仇水閣捉弄自己，也回敬一幅，以洩積憤。心情舒暢來到紅中賭坊，翁明山、明珠兄妹奉陪下注，臭小子自大以師兄身份參加，贏了小仙，小仙心有不甘，提出賭接龍，結果自大輸了，不服輸，要賭骰子，賭十二顆，自大信手一擲，每顆是個六，看得衆人瞪目結舌……

新派風趣俠情倫理連載／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好馬不吃回頭草

醉仙樓談交易　天竺僧作仲裁

皮蛋大喊道：「至大至尊！」

大笨牛鐵青着臉：「嚴重，嚴重，這一下可眞的是災情慘重！」

阿郎却面無表情，既未伸手去抓骰子，亦未表示任何意見，招招手，轉身就走。

臭小子自大道：「姓張的，你認輸啦？」

阿郎頭也不回的道：「下一次本教主會加倍贏回來。」

自大道：「希望這一天不要太久，本少爺敬候佳音。」

翁明珠與莊家包贏，都是阿郎的手下敗將，感受特別深刻，簡直欣喜若狂，同聲說道：「下次來時別忘多帶些銀子銀票。」

乃兄翁明山補充一句：「最好連房地契一起帶來。」

張小仙冷厲的聲音道：「放心，時間不會太久，本教主將會帶來大筆賭資，到時候保証要你好看！」

餘音未落，人已步出紅中賭坊的大門。

白吃教打從開宗立派以來，一直是常勝軍，從來沒有打過敗仗，吃過癟，想不到，風水輪流轉，竟然會在陰溝裏翻船，栽在一個乳臭未乾的臭小子手裏。

皮蛋、空空、大笨牛的心情都很沉重，默不吭聲的跟着阿郎走出了數十丈遠後，皮蛋才沉聲說道：「小仙，你擲不出天王豹子來？」

阿郎道：「實不相瞞，我大部份精力皆投在精研六粒骰子的各種賭技上，尚未在十二顆骰子上下過大工夫。」

大笨牛道：「那怎麼辦？難道就此罷手不成？」

張小仙毅然決然的道：「當然不，白吃教絕不甘屈居人下。」

小和尚空空道：「媽的，這個臭小子眞邪門，武功賭技都是第一流的，跟他年齡簡直不成比例，賭國武林中從來也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怪物。」

阿郎道：「的確是怪胎，甚至是魔胎，誠如老蓋仙所言，賭國武林恐將從此多事。」

大笨牛道：「奶奶的，我看他是存心向咱們白吃教的領導權挑戰，老大可有信心將臭小子制服？」

阿郎語重心長的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皮蛋道：「也不知多多是否被臭小子和翁家兄妹劫走？」

阿郎道：「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在證據全無的情況下，很難妄下斷語。」

大笨牛道：「老大曾經『趴』過她，都『入港』啦，會不會覺得翁明珠很面善？」

張小仙思索一下，道：「當時太慌張，光線又差，還是那句老話，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實在一點把握也沒有。」

小和尚空空望一下天色，道：「天色將晚，我們是回白吃大樓？還是——」

大笨牛打着肚皮，道：「大腸告小腸，肚子已經開始造反啦，銀子又被臭小子贏走，上不成館子，吃不成大餐，先回白吃大樓去吃菜尾，天大的事也該等

塞飽五臟廟之後再計較。」

阿郎冷哼一聲，道：「哼，江山易移，本性難改，吃！吃！你這個老毛病還是改不了。」

話是這樣說，脚步却加快許多，結件朝七里坡的方向飛奔而去。

＊　＊　＊

紅中賭坊。

賭坊後院的一棟小木屋內。

一張破舊的木榻上，躺着一位妙齡少女。

是多多。

正在睡覺。

不！應該說是被人點了「睡穴」，昏睡不醒。

衣服很單薄，穿在身上的僅一套襯衣而已。

顯而易見，新娘禮服被人剝去以後，就做了別人的階下之囚。

曲線玲瓏，胴體隱約可見，散發着一股少女特有的誘人魅力。

翁明山就爲多多的這股魅力吸引住，站在床邊，不停的吞着口水，慾火從心底最深處開始燃燒。

佇立片刻，再也按耐不住，動手將多多的襯衣剝掉。

現在，僅僅還剩下一件粉紅色的三角褲，及一件大紅肚兜。

膚若凝脂，白可勝雪，雙峯堅挺，腰細臀肥，兩條玉腿修長而勻稱，說多美就有多美。

「啊！眞美！」

「簡直是一代尤物！」

「更是上帝的傑作！」

「老子現在才明白什麼叫秀色可餐！」

的確，秀色可餐，美色當前，不能吞而食之，豈非虐待自己？

自語中，人已上了床，準備攻城掠地。

但，忽然一想，多多仍在昏睡之中，與死人無異，若强行登陸，暗渡陳倉，實在缺乏情調，難以達到人生至樂極境。何不將她弄醒，動之以情，誘之以色，言詞挑逗，動手動脚，說不定會春心大發，投懷送抱，心甘情願的與我鳳凰于飛，共度良宵。

「是嘛，烈女怕磨郎。」

「那個少女不思春，那個少女不風騷。」

「何況我翁明山乃一表人才，比阿郎更成熟！」

心念三轉而決，立即採取行動，將多多的「睡穴」解開，却又將她的「麻穴」點住，以防不測。

不一時，多多便悠悠甦醒過來，發現自己半裸着身子，嚇得她面無人色，連聲尖叫，想要伸手去拉衣被，奈何動彈不得，急聲驚呼道：「這是什麼地方？」

翁明山冷冷的說：「一間小木屋。」

多多道：「這間小木屋位於何處？」

翁明山道：「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妳已在我的掌握之中。」

就在記憶所及，多多回想一下道：「我記得，出嫁的時候，翁明珠闖了進來，彼此一言不合便打起來，後來背後有人出手暗算，隨即昏迷不醒，想必那個惡棍一定是你？」

翁明山道：「不錯！」

多多道：「你是誰？」

翁明山道：「明珠的哥哥翁明山。」

多多望着自己赤條條的身子，道：「翁明山，你——你有沒有把我怎麼樣？」

翁明山一臉猙獰的笑笑，道：「現在還沒有，不過馬上就會採取行動。」

一雙賊眼，在多多重要的部位，骨碌碌的打了幾個轉兒，接着又道：「希望多多姑娘能夠充分合作，成其好事，就當是嫁給我做老婆好啦，錢、翁二家本來就是世交，可謂門當戶對——」

話被多多冰冷而憤怒的聲音打斷了：「住口，我不要再聽你這些骯髒的話。」

「妳不答應？」

「做夢！」

「這是好事，人生至樂之事。」

「卑鄙！」

「哼，好心沒好報，本公子是想與妳共享歡樂。」

「無恥！」

「其實，點住妳的昏穴，照樣可以辦事，吃虧的是妳自己。」

「下流！」

「多多，別死心眼，合作，可以共享魚水之歡，不合作，本公子同樣會霸王强上弓，別敬酒不吃吃罰酒，錯把好心當惡意。」

「卑鄙！無恥！下流！我錢多多生爲阿郎的人，死爲阿郎的鬼，你休想！」

「媽的，說了半天妳還是不開竅，存心逼翁某採取硬手段，霸王强上弓？」

「你敢！」

「哼，妳已是本公子的俎上之肉，有何不敢！」

「翁明山，你這個殺千刀的，被我的丈夫阿郎得知，絕不會輕易放過你。」

「他不會知道的，知道以後也會活活氣死，那來報復的力氣。」

「還有我爹，我哥哥，我姐姐。」

「木已成舟，生米已煮成熟飯，女兒嫁出去就好啦，相信他們不會太計較女婿是誰。」

「翁明山，你——」

「我要辦事了，別再嘮叨。」

一招「餓虎撲羊」，「趴」上去。

不！沒有「趴」上去，肌膚尚未接觸，被一股强大的暗力震開。

定目處，小木屋內多了一位不速之客。

翁明山一見是臭小子自大，心中暗暗叫苦，强忍着熾烈的慾火，低喚一聲：「師兄！」

自天生大剌剌的應了一聲，道：「師弟，長幼有序，尊卑有別，你想私吞獨食？」

翁明山聽得一呆，道：「師兄的意思是——」

「師兄就是師兄，師弟就是師弟，我吃肉，你喝湯。」

「莫非師兄也想跟多多親熱親熱？」

「男人嘛，美色當前，當仁不讓，能夠玩玩白吃教張小仙的老婆，一定可以驚動賭國武林，大大地提高師兄我的知名度。」

「可是，師兄年歲尚輕，行嗎？」

「師弟，什麼叫行不行？」

「小弟的意思是，師兄還是一個幼稚童子雞，能辦事嗎？」

這下可把臭小子問住了，傻笑一下，道：「還沒有用過，不知道，這種事總會有第一次，就拿多多當作試驗品吧。」

翁明山聞言差點沒氣昏，暗中連呼：「衰！衰！衰！眞他媽的衰到姥姥家去了，到口的肥肉吃不到，如今恐怕只有喝湯的份兒了。」

* * *

白吃大樓。

阿郎、皮蛋、空空、大笨牛甫返未久，正在用晚餐。

正當此時，外面却忽然來了一位怪客。

說是怪客，並不爲過，黑衣黑褲，黑鞋黑襪，頭上還戴着一副黑色頭套，僅僅露出一雙精光閃閃，鋒利如刃的眸子來。

手裏捧着一個五寸見方，十分精巧別緻的漆木盒子，淵停嶽峙般站立在庭院中央。

張小仙等人得報迎了出來，還沒有來得及開口說話，黑衣蒙面人便自搶先說道：「恭喜張教主，賀喜張教主。」

阿郎一怔神，道：「賀什麼喜？」

黑衣蒙面人將手裡的漆木盒子往前一送，道：「賀西門教主與錢姑娘愛河永浴，百年好合，一點點小意思，聊表寸心，不成敬意，尚祈笑納。」

張小仙並未伸手去接，皺眉頭道：

「我們認識？」

「不認識。」

「聽閣下的聲音好生耳熟，我們在那裡見過吧？」

「沒有，彼此素昧平生。」

「既是素昧平生，怎敢受朋友厚賜。」

「白吃教領袖武林，老夫理當有所表示。」

「這不好意思吧——」

「那裡，應該的，應該的。」

蒙面人一味將金漆盒子往阿郎手裡塞，西門小仙却心存疑慮，未敢貿然收受。

皮蛋追根究底道：「閣下何人？」

蒙面人道：「無名小卒，說出來你們也不知道。」

「來自何處？」

「老夫居無定所。」

「所送何物？」

「打開來不就知道了嗎？」

大笨牛道：「說的也是，東西已經送來了，不收白不收，人家既然想拍拍白吃教的馬屁，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

不待阿郎的允許，便將漆木盒子接過來。

小和尚空空道：「送禮也要挑時間，婚禮已過，這是馬後炮，沒有意思。」

蒙面人忙道：「路上因事躭擱，錯過吉時，抱歉！」

大笨牛已將漆木盒子打開，裡面赫然放着兩根似人參，又像皺皮香腸似的東西，旁邊，另外還有一對碧綠色的翠玉戒指。

不禁令大笨牛如墜五里霧中，疑雲滿腹的道：「這是什麼玩意兒，人參菓？香腸？」

蒙面人朗聲道：「是兩根手指頭。」

「什麼？是手指頭？」

「一點也不差。」

「你娘，沒聽說送禮送手指頭的。」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手指頭的主人又是那一位？」

「是阿郎教主的爹娘，西門豪與公孫鳳。」

這話彷若是晴天霹靂，阿郎大吃一驚，迫不及待的道：「這話可當眞？」

蒙面人道：「那一對翠玉戒指，是令尊令堂當年定情之物，經常戴在手上，張教主不會陌生吧？」

阿郎細一審視，果是雙親常用之物，不由的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道：「這戒指你是從那裡弄來的？」

蒙面人的眸中射出兩道冷厲的寒芒，罩定住張小仙，一字一句的道：「自然是從你爹你娘的手上取下來的，另外還剁了兩根小指。」

張小仙急得頭皮發炸，全身發抖，咬牙切齒說：「你的意思是說，家父家母已經落在閣下手裡？」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西門豪與公孫鳳已被老夫綁票。」

「綁票？你想幹什麼？」

「古今中外都一樣，綁票自然有目的。」

「要多少錢？你說吧。」

「老夫不要錢。」

「不要錢，那你要什麼？」

「這種事，當事人面對面談判有所不便，老夫會請一位公正人士找你談的，再見！」

見字出口，人已大踏步的轉身離去。

「不要跑！」

「把命留下來！」

「媽的，殺了他！」

「娘哩，宰了他！」

「送他回姥姥家！」

阿郎、皮蛋、空空、大笨牛等人耳聞目見，怒溢雙眉，氣冲斗牛，「霸王釘」、「大悲手」、「綑仙索」、一齊出籠。

好厲害的蒙面人，身如陀螺般，滴溜溜的來了個大迴旋，發出一股無形暗力，一切皆無功而退，殺氣騰騰的道：「老實點，別輕舉妄動，乖乖的留在白吃大樓內，等公正人士來談條件，倘若不知死活，攔截跟踪，甚至明查暗訪，老夫拍着胸脯保証，一定會撕票！」

撕票！這可是一個極端嚴重的威脅，阿郎、皮蛋等人皆透體生寒，嚇得呆住了。

大家面面相覷，目瞪口呆，誰也沒敢再有任何舉措，眼睜睜的，看着那蒙面人大模大樣的走出白吃大樓，在大夥

的視線內消失。

＊　＊　＊

紅中賭場。

後面的小木屋內。

聽完師兄自大的話，翁明山眼看到嘴的肥肉吃不到，正自懊惱間，臭小子得寸進尺的道：「翁師弟，你發什麼呆，還不快出去，別在這裡當電燈泡。」

翁明山苦笑道：「師兄，只是霧水夫妻，又不是洞房花燭夜，沒有清場的必要。」

臭小子自大不肯退讓：「這是師兄我的第一次，必須慎重嚴肅，不許外人參觀。」

翁明山無奈，只好應了一句：「好吧。」

還沒有來得及舉步，翁明珠及時闖了進來，睹狀忙不迭的拉了一條被子，蓋在多多身上，聲急語快的道：「不行，不行，絕對不可以這樣。」

自天生愕然一楞，道：「多多是咱們的俘虜，也是咱們的財產，高興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師妹這是什麼意思？」

翁明珠出手如電，先將多多的「昏穴」點住，然後始道：「師兄此言差矣，請別忘記我們劫持多多的目的。」

「這我知道，是爲了打擊白吃教，殺掉張小仙，爲妳死去的老爸報仇。」

「然而，事出意外，阿郎依舊活得好好的，此事已經宣告失敗。」

「這是妳辦事不力。」

「小妹業已盡力，還差點把命賠進去。」

「也有可能是妳難忘那一夜風流，胳膊肘往外彎吧？」

「殺父之仇，不共戴天，絕無此事。」

翁明山插言道：「妹妹，愚兄以爲，妳根本不應該讓他『入港』，跟仇人做那種苟且之事，白白便宜了姓張的。」

登時，滿面通紅，翁明珠嬌羞不勝的道：「說來說去，還不是爲了制造一個最有利的下手機會，現在回想起來，我好悔好恨啊，犧牲的結果，一點代價也沒有。」

臭小子自大道：「沒有關係，咱們可以從多多身上討回本錢來，先將這個丫頭片子姦而殺之，然後再集中全力對付張小仙。」

翁明珠望着昏睡的多多，道：「小妹另有更好的主意。」

自天生道：「師妹有何主見？」

翁明珠振振有詞的道：「可以多多的生死作要挾，跟錢四海談判，強迫他們父子兄妹跟咱們合作，一致對付白吃教。」

不待自大開言，翁明山搶先道：「這個主意不賴，一則可以徹底破壞阿郎與多多的婚事，再則得到錢家父子兄妹的臂助，定可加快將白吃教鬥垮鬥臭的速度，但不知師兄意下如何？」

臭小子自大撫弄一下朝天辮，想了想，道：「師兄我也不反對，正想招兵買馬，以備打垮白吃教後取而代之。」

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多多很幸運，在驚濤駭浪中，總算保住了自己的清白。

＊　＊　＊

翌日上午。

白吃大樓又來了幾位貴客。

客人的身份很特殊，清一色都是天竺番僧。

爲首的是波羅門第二十代掌門人哈雷西斯．阿巴達，緊隨在他身旁的是一位年逾花甲，貌相清奇，乾瘦如柴，只有一條手臂的獨臂和尚。

後面，緊跟着六名番僧，一字兒排開站立着，每人的手裡捧着一個禮盒。

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由於因緣際會，曾得以面謁聖僧哈里巴的肉身菩薩，並且曾一度是波羅門的第十七代掌門人，算起輩份來，應是阿巴達的師曾祖才是。

佛門中人最重禮數，一點也不敢馬虎，波羅門主阿巴達宣了一聲：「阿彌陀佛」，領着衆番僧一起跪下去，朗聲道：「弟子阿巴達見過阿郎、皮蛋、大笨牛三位師曾祖。」阿郎也學着他們的樣兒，先雙掌合十，說了一句：「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將他們一一拉起來，以長輩的口吻說：「罷了，罷了，以後不必如此多禮，這樣大家都方便。」

大笨牛不以爲然，人五人六的道：「我不同意，長輩就是長輩，禮不可廢，不這樣如何能顯出咱們高人三等的身份來。」

阿巴達忙道：「是，是，禮不可廢，理當如此！」

張小仙無限關切的道：「你們還沒有回去天竺？」

阿巴達道：「已經回去過了。」

皮蛋道：「可曾將聖僧的肉身菩薩運回？」

波羅門主阿巴達道：「早已運回，供在本門的佛殿之上。」

大笨牛道：「既已回到天竺，爲何又去而復返？」

阿巴達肅容道：「主要的目的，是想來鄭重的謝謝四位師曾祖尋獲聖僧的遺骸，璧還本門的掌門信物『碧玉寶劍』，以及『波羅經』，順便往各地走走，普渡衆生，遍訪名刹古寺，以廣見聞。」

張小仙道：「怎未見護法阿拉賚茲．烏克拉？」

阿巴達道：「烏克拉護法留在天竺，暫時代理掌門職務。」

皮蛋指着那位獨臂和尚道：「這一位在波羅門的身份是——」

阿巴達介紹道：「罪過，罪過，貧僧忘了引介，是本門長老哇加西。」

獨臂和尚哇加西不敢怠慢，忙單掌問訊的向阿郎、皮蛋、大笨牛行禮致意。

波羅門主招招手，六名番僧立將六個禮盒送上來，並且當衆打開。

赫！珠光寶氣，香味四溢，裡面全是金銀財寶，奇珍異玩，以及天竺特有的山珍海味，土特產。

大笨牛是個財迷，兼貪吃鬼，睹狀喜孜孜的道：「乖，乖孫子，善體人意的乖孫子，吃的用的玩的，樣樣俱全，只

差時間不太對，再早兩三天就更好啦。」

獨臂和尚哇加西道：「此話怎講？」

皮蛋道：「再早兩三天，就可當作是給阿郎教主與多多副教主的結婚賀禮。」

波羅門主阿巴達驚「哦」一聲，道：「原來兩位師會祖已經戀愛成熟，結為夫妻，請就此辭，容貧僧補辦一份賀禮來。」

阿郎阻止道：「早已事過境遷，算啦，本教主心領就是。」

獨臂長老哇加西道：「最低限度，也該將新娘子請出來，讓我們做晚輩的當面道賀。」

大笨牛道：「來不及啦，新娘子早已被人掉包，下落不明。」

阿巴達大驚失色的道：「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是誰幹的？」

皮蛋道：「你這是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問，知道是誰我們還會待在白吃大樓乾着急？」

哇加西道：「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白吃教的麻煩可能尚不止此。」

大笨牛勃然大怒道：「死番僧，臭和尚，你敢咒本教？」

阿巴達急道：「這別誤會，哇加西此言另有所指。」

皮蛋道：「指什麼？」

波羅門主道：「有人拜托本門主，出面充當公正人士，與阿郎師曾祖談判。」

張小仙神色一緊，道：「是誰？」

「一個黑衣蒙面人。」

「可知他的姓名來歷？」

「他不肯表明身份。」

「此人怎麼說！」

「蒙面人說令尊令堂在他們手裡，最好是乖乖的俯首聽命，不然小心他會撕票洩憤。」

「快說他有何條件？」

「還沒有提到條件的事，首先他要確定，白吃教是否同意貧僧担任談判代表？」

張小仙略一尋思，道：「沒問題，本教主完全同意。」

哇加西喜形於色的道：「如此，貧僧就告辭啦。」

張小仙道：「好，請速去速回。」

大笨牛道：「阿巴達，你要當心，可不要吃裡扒外。」

阿巴達道：「貧僧斗胆也不敢。」

皮蛋道：「要特別注意兩位老人家的安全，條件越少越好。」

哇加西道：「請寬心，我們門主會據理力爭的。」

小和尚空空道：「如有多多副教主的消息，也不要輕易放過。」

阿巴達道：「本門主理得。」

「再見！」

「再見！」

＊　＊　＊

洛陽。

大刀錢四海的客廳裡。

錢四海坐在主位，正陪着翁明山兄妹寒暄。

臭小子自大沒有來。

錢大進與錢純純，則只有立在老爸的身後陪站的份兒。

翁明山、翁明珠眞賊，分明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却盡說些不着邊際的廢話，離正題十萬八千里。

瞎扯了老半天，才沾上一點邊兒，翁明山道：「眞對不起，多多姑娘出嫁的那天，我們兄妹臨時有事，實在分身乏術。」

翁明珠接口道：「所以，只好禮到人不到。」

大刀錢四海強作笑顏道：「兩位賢侄說那裡話來，翁錢二家乃是世交，不必客氣。」

翁明珠字斟句酌的道：「世伯，明珠有一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錢四海一楞，道：「賢侄女但說無妨。」

翁明山道：「小侄得到消息，說多多姑娘在新婚之夜被人劫走，不知是否確實？」

錢四海乃是成名人物，視名如命，這種丟人現眼的事，不願張揚出去，故而答非所問的道：「賢侄何出此言？」

翁明珠笑容可掬的道：「是因為有一位朋友的朋友揚言，說多多在他手中，是以有此一問。」

錢四海大驚道：「不錯，小女多多確已失踪，令友究係何人？」

翁明山道：「這位朋友再三交代，務必要保守秘密，否則，他的朋友就要對多多不利。」

錢大進焦急的說：「此人究竟目的何在？」

翁明珠故意吊他們父子兄妹的胃口，道：「目前還不知道。」

大刀錢四海父女連心，急得不得了，惶聲道：「可否請兩位代為出面說項，只要多多能平安無事的回來，即使是十分苛刻的條件，老夫也可以考慮。」

翁明山吞吞吐吐的道：「這——」

詭計多端，欲言又止，存心想藉機敲詐勒索。

錢四海是老江湖，自然心裡有數，立道：「明山，你放心，老夫不會虧待你們，一旦事成，必有厚報。」

翁明山小心翼翼的道：「世伯言重了，先父在時，與府上過從甚密，小侄有機會能為多多姑娘的事盡點心力也是應該的，豈敢貪圖厚報，不過——」

話至此，又自動打住，靜待錢四海的反應。

大刀錢四海追問道：「不過怎樣？」

翁明山色瞇瞇的瞟了錢純純一眼，道：「如果世伯不反對的話，明山倒很想和純純姑娘做個朋友。」

這小子年紀雖然不大，城府却極為深沉，分明是敲詐勒索，言來則不露痕跡。

眞賊，暗中未能將錢多多弄到手，現在又明着來追錢純純，說的很好聽，只是做個朋友，其實，說穿了還不是一個樣兒，先做朋友，再談戀愛，先友後婚，最終的目的依然落實在那件「妙事」上。

也眞色，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得自他老子賭仙翁百萬的遺傳吧。

小辣椒錢純純的反應好強烈：「哼，

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你們翁家的人都是色鬼，誰跟你做朋友!」

大刀錢四海的想法却與女兒不大相同，他是個老江湖，老江湖是不會莽撞，也不會做糊塗事的，他心裡雪亮，這是翁明山的條件，倘若拒絕，這唯一的一條線索，馬上就會斷了線。

於是，先沉聲制止住女兒：「純純，不得無禮!」

接着，又對翁明山道：「翁、錢，兩家本是世交，兩家的後代自然也是好朋友，歡迎常來寒舍走動。」

翁明山聞言大喜，目注錢純純，眉飛色舞的道：「謝謝世伯的厚愛，有時間一定會常來府上叨擾的。」

話完，兄妹倆互換一道眼神，當即告辭而去。

大刀錢四海起身相送，道：「關於多多的事，請務必費心，儘速與令友連絡一下，看他的朋友到底意欲何為，只要老夫能力所及，會不惜任何代價的。」

翁明山止步轉身道：「會的，世伯的事就是小侄的事，但凡能力所及，自當全力以赴。」

瞄了錢純純一眼，繼又說道：「錢姑娘，明山想請妳吃一頓飯，不知可肯賞光?」

錢純純好倔的性子，脫口就道：「謝謝，我不去!」

翁明山語帶威脅的道：「也許會有令妹多多的具體消息。」

大刀錢四海神色一緊，道：「純純保證準時赴約。」

翁明山道：「如此甚善，今晚，醉仙樓，不見不散。」

話落，立與翁明珠如風而去。

* * *

波羅門主阿巴達辦事的效率很高，當天傍晚之前，便去而復返，又回到了白吃大樓。

白吃教主張小仙精神為之一振，道：「怎麼樣，見到那老小子沒有?」

阿巴達頷首道：「見到了。」

「他怎麼說!」

「那位蒙面人提出兩個說苛不苛，說不苛也很苛的條件。」

「什麼條件?」

「蒙面人要求張教主將少林絕技『大悲掌』傳授給他。」

「阿巴達，這事你是知道的，少林『大悲掌』本教主只會三招。」

「事實上蒙面人要求的正是大悲三絕招。」

皮蛋臉色一變再變的道：「奇哉怪哉，怎麼這個老小子的興趣與你們波羅門主不謀而合，記得門主曾不惜巨資，願意花大把大把的銀子來學三絕招?」

大笨牛忽有所感，道：「阿巴達，該不會是你靜極思動，撈過了界，跳槽改行當導演，自導自演，想不花一文錢，白學大悲掌吧?」

波羅門主惶悚不已的道：「寃枉!寃枉!阿巴達斗胆也不敢幹這種欺師滅祖的事，三位師曾祖倘若心存疑慮，本門主寧願不當這個公証人士。」

跟隨阿巴達同來的僅獨臂長老哇加西一人，聞言隨即附和道：「自古好人難做，動輒得咎，往往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我們本想為白吃教略盡棉力，果真如此，現在抽身還來得及，免得吃不到羊肉，弄得一身的羶。」

阿郎面無表情的道：「他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波羅門主道：「要白吃教將『波羅札記』交出來。」

「波羅札記」是聖僧哈里巴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僅次於「波羅經」，點「鬼胎穴」、「痴呆穴」、「瘋狂穴」等小巧雜技皆出於該書。

此刻，就帶在阿郎身上，但他前此曾騙說業已丟棄，自然不便再「自食其言」，「坦白悔過」，道：「此書早已不存在，恐怕無法從命。」

阿巴達道：「貧僧也是這樣說，那位蒙面人却堅持己見，不肯通融。」

張小仙不悅道：「豈有此理，本教主又不是生蛋的鷄。」

大笨牛道：「就算是生蛋的雞，也只會生蛋，不會生書本。」

哇加西道：「蒙面人的意思是，要張教主寫一份手抄本給他。」

皮蛋罵道：「狗娘養的，他的設想倒挺周到的，看來事先必然對本教主下過一番研究。」

阿巴達道：「事實可能正是如此。」

大笨牛道：「白吃教頂天立地，從來不向惡勢力低頭，假如本教不肯接受他的敲詐呢?」

哇加西肅容滿面的道：「後果可能很糟，蒙面人一定會撕票!」

張小仙心頭一寒，道：「原則上本教主可以考慮，但也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阿巴達躬身道：「請明示。」

西門小仙道：「我要跟那個老小子當面談，必須等見到家父家母之後，才履行承諾。」

阿巴達猶豫一下，道：「這事貧僧可作不了主，須待蒙面人自己決定。」

張小仙道：「我們可以一起去找他，言講當面。」

哇加西道：「不不!蒙面人一再叮囑，不得洩露他的行止去向，否則會對令尊令慈不利。」

大笨牛道：「媽的，脚長在我們的腿上，暗中盯梢總可以吧?」

阿巴達道：「不要，千萬不要，據貧僧所知，蒙面人唱的並非獨脚戲，身邊耳目衆多，一旦被他發現，準會把事情弄砸。」

張小仙思索一下，道：「阿巴達，你去吧，我們不會盯你的梢，但願早去早回，不要讓本教主等太久。」

阿巴達自知責任重大，那敢久留，聞言雙掌合十，宣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立與長老哇加西結伴離去。

待他倆步下七里坡，藉着落暮的掩護，張小仙也領着皮蛋、空空、大笨牛離開白吃大樓。

大笨牛嘟喃道：「哼，說不追却追來了，言而無信。」

阿郎啐道：「笨啊，這叫做兵不厭詐，你懂不懂?」

小和尚空空道：「要是被他們發現怎麼辦？」

張小仙道：「可以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皮蛋忽有所悟道：「阿郎，你可是懷疑波羅門的和尚有問題？」

阿郎道：「在事實眞相未明之前，人人有嫌疑，個個不可靠，不怕一萬，就怕萬一，見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

＊ ＊ ＊

新娶的老婆，還沒有碰一下就被人掉包。

蜜月旅行中的雙親，也被蒙面人給綁票。

不可一世的張小仙算是倒了八輩子的血霉，禍事連連，內心的焦灼，不言可喻，自然不肯輕易放過任何可能突破的線索。

他的如意算盤是，最好能在尚未被勒索前，救出雙親，救出多多。

是以，一路上小心翼翼的，不即不離的，利用夜暗，利用地形地物，緊追不捨，待追進洛陽城時，已經是萬家燈火的時候了。

洛陽城是個大地方，雖是夜晚，依舊熱鬧非凡。

偏巧，也不知是無心，還是有意，兩個番僧單挑人多的地方鑽，三轉兩轉便不見了。

氣得大笨牛直跺脚，臭罵道：「混蛋，豬八戒，鬼頭鬼腦的臭和尚，這不是存心跟咱們搗蛋嗎！」

皮蛋也覺得很窩囊，道：「媽的，四個盯兩個，也會被人溜掉，眞丟人，怎麼辦，是回七里坡等消息？還是留在洛陽？」

阿郎沉吟一下，道：「番僧既來洛陽，想必那個蒙面人也在此地，咱們不妨也留下來，反正阿巴達消息再快，也要在明天天亮以後。」

小和尚空空道：「那就到親家公家裡去住一宿吧，正可利用這個機會好好合計合計。」

張小仙低喟一聲，道：「算啦，多多如石沉大海，彼此見面，徒增傷感，暫且住在『醉仙樓』吧。」

大笨牛聞言眼睛陡地一亮，道：「讚！醉仙樓好，酒好菜也好，咱們吃大餐去。」

＊ ＊ ＊

醉仙樓，在洛陽城是數一數二的一家大飯莊。

正值晚膳時份，生意鼎盛，上了十成十的座。

當阿郎、皮蛋、空空、大笨牛來到時，已經找不到座位。

却見牆角的一副座頭上，僅僅坐着一對男女，正在淺酌慢飲，侃侃而談。

男的是翁明山。

女的是錢純純。

二人談笑風生，妙語如珠，看起來濃情蜜意，甚是投緣，儼然一對熱戀中的情侶。

大笨牛眼尖，首先發現目標，猛一個箭步便衝過去，口沒遮攔的道：「赫，眞鮮，一向孤芳自賞，目中無男人的小辣椒也跟人勾勾搭搭的談起戀愛來了，還打得火熱，好親熱啊。」

說實話，錢純純乃係奉父命而來，並非出於她的本意。

但，三杯白酒一下肚，再灌上一籮筐的甜言蜜語，翁明山的磨功又頗具火候，磨呀磨的，錢純純的冰山卒告溶化，小辣椒也辣不起來了，弄假成眞，眞的交上了翁明山這個朋友。

女人的心，海底的針，善變是她們的特性，令人莫測高深。

錢純純是女人，當然不可能例外。

情人眼裡出西施，情人眼裡同樣可以出潘安，錢純純忽然發現，翁明山英挺俊拔，儀表堂堂，比張小仙更富男性的成熟美。

尤其，妹妹多多早已「名花有主」，且在名義上算是「搶先一步」，已經嫁作他人婦，身為姐姐的她却仍「待字閨中」、「小姑獨處」，難免酸溜溜的有點怪不是味兒，感覺「壓力沉重」，「備受威脅」，於是，春心大動，自然而然的便被翁明山的情網給網住。

事實如此，錢純純表面上却不肯認賬，聞言兇巴巴的道：「死大笨牛，臭大笨牛，爛嘴爛舌的大笨牛，姑奶奶今天還是和明山第一次單獨約會。」

大笨牛反唇相譏道：「喲，第一次見面就叫明山，進度好快啊，也好親熱，坐飛機？還是坐火箭？第二次約會大概就要——」

本想說就要「上床睡覺啦」，猛然想起她是多多的姐姐，阿郎的大姨子，故而口下留德，沒有說出來。

皮蛋接口道：「凡事開頭難，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

小和尚空空道：「其實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嘛。」

大笨牛瞪了翁明山一眼，道：「就怕好花插在牛糞上。」

翁明山勃然大怒道：「大笨牛，你說話最好客氣點，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小辣椒錢純純也在一旁幫腔說：「就是嘛，你們都想歪了，其實我們純粹是為了多多的事才見面的。」

這話彷若一針「強心劑」，使阿郎精神振奮，急聲追問道：「可是已有多多的訊息？」

錢純純指着翁明山道：「在明山的一位朋友的朋友手中。」

張小仙雙眉一挑，聲急語快的道：「朋友的朋友？是誰？多多現在何處？」

翁明山的眸子翻來翻去，也不知道他在打什麼鬼主意，半晌始道：「從晨至暮，奔波了一整天，始終沒找到這位朋友，是的，有關多多姑娘的一切，目前還是一個未知數。」

皮蛋道：「翁明山，你還沒有說，你那位朋友的朋友是誰？」

翁明山沉聲道：「不曉得，即使是知道恐怕也不便奉告。」

阿郎呆了一下，道：「這是為何？」

翁明山的理由很充足：「道理很簡單，據翁某得到的消息，我那位朋友的朋

友，劫走多多的目的，是爲了羞辱白吃教，甚至置張敎主於死地，只有錢家單獨出面，多多才有可能平安歸來，如果白吃敎也橫插一手，只有把事情弄糟，有百害而無一利。」眸中精芒一閃，語氣轉趨冷厲：「爲了多多的安全，希望你們能完全置身事外，不聞不問。」

大笨牛道：「娘哩，你說的倒輕鬆自在，多多是我們老大的愛人、老婆，能不聞不問，置身事外？」

翁明山寒着臉說：「插手的結果，會使事情更複雜，多多的處境更危險，甚至永遠難見天日，只有傻瓜、笨蛋，愚蠢的猪才會做這種糊塗事。」

阿郎沉吟有頃，咬着牙齒說：「好吧，白吃敎暫時不管就是，但請轉告你那位朋友的朋友，叫他懸崖勒馬，及時悔悟，馬上放多多平安歸來，若是膽敢傷害了我妻子的一毫一髮，保証叫他付出千百倍的代價。」

大笨牛的坦率可愛又可恨：「說得更明白一點，倘若有人對我們多多副敎主毛手毛脚，或是揩油、吃豆腐、强行施暴，使她變成二手貨，讓我們老大戴綠帽子，小心白吃敎的兄弟會操他全家，操他祖宗八代，操——」

言來口沫橫飛，欲罷不能，還是被阿郎瞪了他一眼，才將話匣子關住。

翁明山也沒有理會大笨牛，對張小仙道：「張敎主的話，翁某自當設法轉告那位朋友的朋友，至於聽與不聽，那是他的事，明山不敢作任何承諾。」

早已酒足飯飽，本想把握機會，跟錢純純多「磨」一會兒，見此情景，心知久留無益，與小辣椒互換一道眼神後，當即付賬告辭而去。

＊　＊　＊

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等人，是醉仙樓的常客，也是貴客，掌櫃的早已親自迎上來，在一旁侍候着。

但是，他們並沒有在飯莊內吃飯。

有身份的人，大多不願在大庭廣衆之前拋頭露面。

他們要住店，由一位小二哥，領至後院，那個以前經常住宿的小跨院。

泡了一壺好茶，先請貴客品茗，然後，小二哥才低聲下氣的道：「不知四位爺今天想吃什麼？」

大笨牛粗聲粗氣的道：「老規矩，不論是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挑稀奇古怪的，最好是咱們沒有吃過的，最貴最貴的，直管往上端就是，吃的爽，小費加倍，吃的不爽，當心挨揍。」

「是！是！」

小二哥連聲應諾，還沒有來得及哈腰退出，門外有一個婦人的聲音尖聲道：「請問那一位是大笨牛公子？」

話說一半時，人已走進堂屋。

五十郎當歲，歲月痕跡深且密，小眼睛、大嘴巴，身材「中廣」，痴肥如猪。

搽着一臉的胭脂花粉，却抹不平她滿臉的皺紋。

穿紅戴綠，花枝招展，半白的頭髮上還插着一朵大紅花，却同樣無法喚回她早已一去不回的青春。

阿郎甚覺詫異，道：「妳找大笨牛？」

婦人的小眼珠在四小身上溜來溜去，道：「是啊，不知是那一位！」

皮蛋道：「且先介紹一下妳自己吧。」

大笨牛道：「是嘛，大笨牛是有身份的人，不會隨便見沒有水準、沒有來歷的人。」

婦人來不及開口，小二哥搶先道：「她是劉媒婆，專門給人家拉皮條、牽紅線，是洛陽城的一位名女人。」

此話一出，引起了阿郎的莫大興趣，道：「劉媒婆，妳可是來給大笨牛做媒的？」

劉媒婆未語先笑，嗲聲道：「這位公子好聰明，一猜就中，老婆子正是爲大笨牛公子做媒來的，快說是那一位。」

皮蛋故意拿她尋開心，指着空空道：「是他，是他。」

「嘿，是一株嫩芽嘛，還沒有成熟呢。」心裡雖然這麼想，但媒婆的嘴都是蜜糖做的，表面上却誇大其詞的道：「喲，你們瞧瞧，這位公子白白淨淨的，眉清目秀的，一看就曉得交上了桃花運，命中註定要人財兩得。」

小和尚空空怒道：「劉媒婆，妳有沒有看清楚，俺是個和尚，一輩子也不會討老婆的。」

這一來，劉媒婆可傻眼了，道：「事關重大，這個玩笑可開不得，不能亂點鴛鴦譜，到底誰是大笨牛公子？」

小二哥的眼睛瞄着大笨牛，道：「這一位才是眞正的大笨牛公子，白吃敎的刑堂堂主。」

劉媒婆睜開小眼，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下，嘖嘖有聲的道：「嗯，讚，高高大大，結結實實，福福泰泰，體體面面的，是個男子漢，大丈夫，莫怪那位姑娘會看上你，害單相思。」

搖搖擺擺的上前三步，拉住了大笨牛的手，摩娑一下，又嗲聲嗲氣的道：「恭喜，恭喜，公子紅鸞星動，鴻運當頭，要發大財啦。」

阿郎道：「劉媒婆，照妳這樣說，似乎是有一位姑娘看上了我們大笨牛，主動找妳來牽紅線？」

「對，沒有錯！事實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她家裡有很多錢？」

「很多很多，多得可以壓死人。」

「是那一家的名門閨秀，金枝玉葉？」

「就是這一家醉仙樓的大老闆！」

大笨牛冷笑道：「劉媒婆，妳是不是有毛病，醉仙樓的老闆是個公的。」

劉媒婆道：「錯啦，錯啦，掌櫃的是公的，後台老闆却是母的。」

皮蛋問小二哥：「是嗎？」

小二哥點頭道：「沒錯，我們新老闆是個女的，三天前才買下醉仙樓。」

大笨牛的興緻來了，精神抖擻的道：「小二，你說的可是實話？」

「小的句句實言，斗胆也不敢騙公子。」

「這位姑娘是那裡人？」（**未完．四**）

上文提要： 譚勝忠於職守，和麗萍結拜爲兄妹，聽麗萍的話，忍辱負重，知道三公子和星星的醜事被帥英傑陷害囚禁，麗萍作代罪羔羊及被帥英傑强佔抵償，想强闖去救人不遂，轉念只好詐作瘋癲以待時機……余青玉被囚在石室內，得麗萍暗中照顧，楊秋潭雖然被白峻收買利用，但仍不失作奴才的本份，代麗萍送酒菜到石室探望余青玉。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爭霸

忍辱表演歌舞　奈何身爲囚徒

話音剛落，外面有人道：「楊秋潭，你奶奶的熊，你怎有這許多話說！快走！」

楊秋潭道：「但公子還未吃！」

「你放在這裏，難道他不會自己吃？快滾，別嚕囌！」

余青玉道：「你去吧，我慢慢才吃！」

楊秋潭欲言又止，余青玉道：「快去，我不自殺就是！」

「公子，我見過琮鈴子師傅了，他說……」

余青玉急問：「他說什麼？」

「他只叫你活下去，還叫你有時間要爭取練氣，說終有一天用得着！」，楊秋潭道：「奴才問他練什麼氣，他不答，只說公子會明白！公子，他教你練什麼氣？」

「他說我唱曲不懂得運用丹田之氣，叫我練氣才能學好戲曲！」

楊秋潭點了頭，道：「他說公子終有用得着的時候，他也認爲公子是清白的！」

余青玉嘆息道：「我那還有心情學戲，以後也不能學，不會學了！」外面的看守人又在催，余青玉道：「你去吧！」

楊秋潭道：「公子保重，有機會奴才會再來看你！」

「不必再來！」余青玉目光望着地上，道：「我亦不是你的主人，日後你亦別再自稱奴才，免得折我之福！」

＊　＊　＊

楊秋潭剛出去，看守的人又將鐵門「砰」的一聲關上，低聲對他說：「白先生在上面等得不耐煩了，快上去！」

楊秋潭快步走出石室，見白峻在外面，等得不耐煩的，在踱方步，一見楊秋潭便埋怨道：「你怎去這麼久？難道你對他尚忠心？」

楊秋潭忙道：「屬下怎會忠心那個窩囊，哈哈，剛才笑死我了！」他忍着笑，將余青玉懷疑要被處斬的經過說了一遍。

白峻聽了亦忍不住笑了起來。「眞是個膿包！那琮鈴子的話，你如何解釋？」

楊秋潭又再將經過仔細述了一遍，白峻冷哼一聲：「那老戲子老懵懂了，這時候叫他練武功，他也未必有此心情和雄心，何況練什麼運氣唱曲的？我早說此人不足爲懼了，偏鐵冠副總管不放心！嗯，對啦，他會不會自殺？這可是件重要的事，這時候他萬萬不能死，要不你我都脫不了關係！」

楊秋潭笑道：「白先生放心，他懷疑要被處斬，已嚇成那副熊樣，怎還有勇氣自盡？何況屬下已用話穩住了他！」

白峻哈哈大笑，道：「如今我才放心，咱們可以交差了！」

＊　＊　＊

楊秋潭走後，余青玉又發了一陣子怔，才坐了起來，見碟中有一隻炸子鷄，便伸手抓了起來，這是他最喜歡吃的，他又覺得對不起麗萍。

麗萍受自己之累，但仍爲他燒最喜愛吃的東西，使余青玉又發了一下怔，這才用力撕開鷄腿，大吃起來。這些天每次均是咸菜咸肉送饅頭，早已淡出鳥來，香酥的鷄肉一入肚，便覺得全身的毛孔，全部

舒張起來。

雙腿雙翼吃了，他又用力掰開鷄身，猛地聽到「叮」的一聲响，鷄腔裏跌下一根六寸長三分寬的鐵器來！

余青玉一怔，放下鷄肉，拾起那根鐵器看了幾眼，黑幽幽的毫不起眼，他心頭奇怪，這些菜旣然是麗萍燒的，那麼這件東西必也是她藏在裡面？這東西有何作用？她這樣做，又有何目的？

余青玉想了一下，又拿起吃剩的鷄肉觀看，只見腔腹處有一張小小的紙，黐在一側，紙上寫着幾個字：雲破月出，等候良機！字體甚爲娟秀，余青玉認得這是麗萍的字跡，連忙將紙撕碎，拋進尿桶裏。

他再撿起那根鐵器，在地上輕輕一劃，奇怪石板上石屑橫飛；竟然讓他刮了一道凹槽！余青玉又驚又喜，連忙將鐵器收起，一邊吃一邊思索。

「莫非麗萍有辦法救我出去？」余青玉心中不由燃起一絲希望之火，暗下決定：「不管如何，從今日起，我得悄悄練武，即使沒有機會逃出去，練好身體，挖掘巨石時，也少點受苦！」

主意一定，他精神大振，想了一下，恐怕那根鐵器，在自己出去時，會被搜到，心頭緊張起來，忽然他目光瞥及小窗，心頭一動，緩緩站了起來，那小窗離地丈八，距離屋頂只有兩尺，但他有把握躍及。

當下略準備一下，輕輕跳起，左手一勾，剛好抓及窗台，身子便懸掛在墻上，右手伸高，小心翼翼將鐵器放在窗台上。窗台深一尺，鐵器只有六寸，除非有人懷疑，否則那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余青玉跳了下來，把那隻鷄全吃清。看守人在外面問道：「喂，你中午吃不吃饅頭？」

余青玉道：「不必送進來了，這些東西，還未吃完。」他又吃了半條魚，然後趺坐地上，練習內功。因爲生疏，起初眞氣難聚，但過了頓飯工夫，丹田便逐漸充盈起來，便引氣游行全身，一口氣運行了幾遍才散功。精神大有起色，兩日苦幹的疲累亦消失了不少。

這一天，余青玉覺得充實了許多，那一大籃食物，吃得乾乾淨淨，他除了睡覺便是練功，次日，他聽見外面有鐵鍊的撞擊聲，知道又要去開山劈石了，可是其他囚犯離開之後，他的鐵門仍未開，他寧願出去透透氣，也不想長年累月坐在裡面，因此伸手拍門。

一回，外面傳來老周的聲音：「喂！余三，你是不是要找死？」

「你們不要我去開山劈石麼？」

「哼！你有多大的氣力？去了也是白去！今日不用你了，另外有任務給你，你且等等！」

余青玉又嘀咕起來：「我還能做什麼事？莫不成想了什麼古怪狠毒的法子要來消遣我！」

又過了頓飯工夫，鐵門才打開，老周端進一小鍋咸肉稀飯，還有一小碟炒鷄蛋，余青玉將食物放在一邊，老周又端進一盆清水進來。「吃了飯換衣服！」

「老周，今天到底有什麼新任務？」

「你走運了，幫主要你教小紅她們跳舞，吃了飯，換好衣服便去！」老周臨走將門關上，道：「當然有人帶你去！」余青玉覺得有些奇怪，但不管如何，這總比挖石輕鬆得多，當下心想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也不再想它，洗了臉便將那鍋稀飯吃了個清光，然後伸手敲門。

鐵門再度打開，老周把一套乾淨的衣服拋進來，余青玉換了衣服，走了出去，老周不替他帶上脚鍊，招一個叫小凌的手下帶他出去。

小凌一直帶他到西院，以前他居住的地方，一到裡面便見到小紅她們，余青玉頗有點尷尬，但小紅反而像什麼事也未發生過，道：「歡迎三公子！」

余青玉澀聲道：「在下什麼也不知道，不知……」

小紅道：「過三天有貴賓到，幫主要咱們爲貴賓表演歌舞，所以暫時不用訓練咱們的基本功！」

余青玉想了一下，便決定教她們比較簡單的，當下他開始示範一次，然後由那些女子隨他的動作而跳動，余青玉邊示範邊教，還得邊矯正她們的動作，一天下來，只學了一半。

小紅道：「這可不行，咱們不能只演一個！」

余青玉道：「如果你不嫌累的，我教你唱幾首小曲！」

小紅嫣然一笑，道：「三公子肯教，賤妾那有怕學之理！」她回頭吩咐其他舞伴回去休息，又着人送飯菜來。

室內只剩下兩個人，余青玉再度覺得尷尬，小紅反而落落大方，她點了燈道：「公子，你也累了，吃了飯之後咱們再練吧！」

「是。」余青玉吶吶地道：「不知來的是什麼貴賓？」

「賤妾地位低微也不知道！」小紅突然幽幽一嘆。

余青玉微覺奇怪，斜乜着她，只聽小紅喃喃自語地道：「三公子可是個硬漢子啊！眞是看不出來！」

余青玉訝然道：「姑娘因何這樣說？余某慚愧，自覺一無是處，十足的窩囊廢！」

「你若是窩囊廢，咱們二夫人又怎肯以身相就？」小紅說着抿咀一笑。

余青玉心頭猛地一跳，滿臉通紅，說不出話來。小紅看了他一眼，又道：「二夫人被幽禁起來，仍不時念着你，只不知三公子還記不記得有那一夕恩愛的……」

余青玉不斷乾咳着，良久才道：「這是……不應該的……我也不知該如何說才好……二夫人知道酒中被人下了藥麼？」

小紅吃驚地道：「你說二夫人害你？」

余青玉忙道：「余某沒有這個意思，不過這是實情！」他又咳了一聲，道：「小紅姑娘，咱們別再談這個好麼？」

小紅却不放過他。「公子是絕情，還是羞愧？」

「羞愧！」余青玉言畢再也坐不住，長身欲出去，剛好下人送飯菜進來，他只好重返小廳。兩人默默吃飯，不再說話。飯後稍息一陣，余青玉便開始傳授曲詞，待小紅都記熟後，他才開始示範，教了半晚，小紅才開始勉强學全。「今晚便到此爲

止吧！」

小紅自個回去，余青玉則被人帶返石室，他躺在地上，想起小紅的話，心潮起了漣漪，輾轉反側，難以入睡。次日，他仍然到西院傳授歌舞，這一天，小紅又學了一首小曲，其他舞妓只學全了那個舞蹈。

第三天，余青玉替她們溫習了幾遍，見她們動作整齊劃一，心中稍覺安慰，不料小紅卻道：「三公子，副總管說要請您也表演一個舞蹈！」

余青玉吃了一驚，脫口道：「這……如何使得？」

「如何不使得？誰不知三公子歌舞出色，是武林中的奇人？只要你一出場，包保賓主齊讚！」

「在下不是這個意思！」余青玉有苦說不出，他好歹也是流星門掌門之子，「出使」蓋天帮爲帥英傑表演，尚說得過去，若以其囚犯的身份，爲其他一帮二門三教四寨五莊的人表演，不但自己難堪，連流星門亦無光彩！

小紅斜乜了他一眼，道：「帮主是這樣吩咐，賤妾只是轉達而已，聽不聽可是你的事！」

余青玉想了一下道：「余某一個人如何表演？」

「公子的意思是只要有人肯與你跳，你便答應是不是？不如我請麗萍姐……」

余青玉急道：「萬萬不可！」

「那只好由賤妾獻醜了！」

「但……」余青玉故作爲難地：「只怕半天工夫排不了！」

「賤妾也學得幾個舞，比如追月、蝶戲花、追魚等等，公子選一個與賤妾合作，再花半天工夫，料不會出岔子！」

余青玉坐在椅上考慮，想起麗萍寫給他的紙條，覺得她說得有理，今日假如違令，以後也不知有什麼後果，目前最重要的是爭取脫離蓋天帮的機會！當下咬一咬牙，道：「那咱們便跳蝶戲花吧！」

* * *

余青玉與小紅等舞妓在邊廂吃點心，大廳裡歡笑聲不斷傳進來，他想起前事，當日的貴賓，如今已成階下囚，少不免唏噓一番。白峻進來，道：「小紅，出去唱個曲子！」

小紅今日打扮得十分嬌艷，不知爲何比余青玉初見她時，煥發得多，臨出去時還回眸看了余青玉一眼，余青玉心頭倏地一震，覺得這目光不知在何處見過，目送小紅出去，仍未記起來。

未幾，即聞外面响起一陣喝采聲，小紅再唱一曲然後返回廂房，接着便是那些舞妓們出去表演。小紅悄聲問道：「公子，賤妾唱得好不好？」

余青玉霍然一醒，忙道：「好得很！」

小紅嗔道：「誰都聽得出這不是衷心之言！」余青玉十分尷尬，小紅又問：「你在想些什麼？」忽然白峻走了進來。

余青玉噓了一口氣，忙長身問道：「白先生輪到咱們了？」

「快了，你們先準備一下！」白峻不懷好意地笑道：「貴賓們都準備欣賞三公子美妙的舞姿！哈哈，拭目以待呀！」說罷又是一陣大笑。

余青玉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小紅忙道：「香主你何必說這種話？影响三公子的心情，表演失準，對你也沒什麼好處！」

白峻冷笑一聲：「哦，原來你如今是弄假成眞了？」

話音未落，小紅紅着臉斥道：「白香主，你說什麼？假如我將你這句話告訴帮主，你說會怎樣？」

白峻臉色一變，連忙堆下笑容，道：「您大量……」說着那些舞妓已退場，他忙道：「好啦，算白某說錯，向你道歉，您們請吧！」

小紅向余青玉點點頭，兩人聯袂走出大廳，小紅走在前面，余青玉低着頭不敢看人，到得場中，東郭西城長身道：「諸位有眼福了，這位便是鼎鼎大名的余三公子，彼之舞技遠近馳名，今日肯爲大家獻技，實乃吾等之幸！」他轉頭拍拍余青玉的肩膀，道：「三公子，待東郭某爲你介紹一下！」

余青玉恨不得地上有個洞好鑽下去，沒奈何在此種情況下，只好硬着頭皮抬起頭來。東郭西城指着一堆身披彩衣的女人，正中那位滿頭白髮，咀唇塗丹的老婦道：「這位便是名震南疆的五毒教教主『銀髮婆婆』！」

他抬步指着另一席，正中坐着兩位中年壯漢，皮膚一黑一白。「這位是鄱陽湖雙龍寨的左寨主左漢典！」又指旁邊一位皮膚白晰的道：「此位是右寨主右祖秋！」

余青玉只尷尬地向他們點點頭。

東郭西城走至第三席，指着一位臉如圓月的胖漢，道：「這位是『胖菩薩』黃懷金黃莊主！」這三撥人都是一帮二門三教四寨五莊的首腦人物，余青玉更覺尷尬。

東郭西城又道：「這位便是流星門余掌門的三公子余青玉，大家也許未見過面，但料必聞名已久！」

黃懷金大笑：「這也得余三公子肯賞臉，才可凑成這盛會！」

東郭西城恐余青玉惱羞成怒，向帥英傑打了個眼色道：「帮主，貴賓們翹首已久，還是先請三公子表演吧！」

帥英傑頷首，道：「請三公子表演，帥某爲你鼓掌！」

余青玉退後，與小紅並肩而出，他先向樂工點了頭，悠揚的音樂一起，兩人便翩翩起舞，小紅表演之佳，頗出余青玉之意外，更料不到兩人在此情況下，居然合作無間，動作配合得絲絲入扣。一舞既終，賓主一齊喝起采來。

黃懷金高聲道：「果然名不虛傳，若能再來一個，則吾等更大飽眼福矣！」

余青玉此刻尷尬已爲成功感所掩蓋，態度比較從容，道：「對不起，在下今日只準備了這一個舞！」他向廳內諸人點頭示意，就在此刻，他才發現麗萍坐在帥英傑身畔，也正用一種令人分辨不出來是什麼意念的目光，望着自己，身子猛地一震，登時呆住了。

後腰忽然一緊，聽到小紅低聲道：「還不快謝場！」

余青玉這才瞿然一醒，與小紅謝場，聯袂返回廂房。「小紅，你今晚跳得特別出色，眞出人意料！」

這次他是由衷讚賞，小紅喜上眉梢，

帶着九分嬌羞地道：「公子也跳得很好！」

猛地聽一聲乾咳，余青玉一轉頭便見到白峻，臉色甚是難看。「小紅，不表演了，還不去換衣服！」

小紅不大願意地抓起衣服，到裡面去更換，白峻又問：「三公子要出去與教主他們喝酒否？」

余青玉一顆腦袋搖得像賣貨郎的手鼓，道：「多謝了，余某還是返回去吧！」

白峻微微一笑道：「如何使得？你今晚表演這麼成功，爲本帮帶來不少光采，理該在這裡吃一頓比較好的！」

余青玉不大願意，但又不想表現得太窩囊，便點頭答應。斯時，小紅剛好自內出來。白峻道：「小紅，我送你回去，再回頭送余公子！」

小紅好像不大願意，不過又不敢拒絕，默默隨他自側門出去。臨行時又轉頭望了余青玉一眼，廂房內只有他一個人，外面歡笑聲不斷傳入來。余青玉忍不住湊眼由窗隙裡望出去，一望便見到麗萍，只見她强顏歡笑，坐在帥英傑身旁，似乎代替了星星的地位。星星是不是被帥英傑囚禁起來，囚禁在何處？

余青玉心念剛一動，便聽見銀髮婆婆問道：「帥帮主，老身在南疆也曾聽人說過帮主有位如花似玉的如夫人，莫非便是你身旁這一位？」

帥英傑哈哈一笑，道：「教主誤會了，賤寵因身體違和，未能來陪諸位，帥某代她自罰一杯！」言畢舉起面前的酒杯，一飲而盡。

銀髮婆婆格格地笑道：「看不出帮主還是個風流人物！」她笑時，臉上皺紋如蚯蚓般亂竄，益顯得難看，可是却無人敢露出一絲不敬之色。

帥英傑道：「帥某頗有自制力，深悉適可而止的道理，不敢當教主盛讚！」

銀髮婆婆道：「帮主眼光不錯，這一位臨時夫人也不錯嘛！只是老身對帮主的話有所懷疑！」

帥英傑訝然問道：「教主懷疑本座那一句話？」

「星星有咱們苗人的血緣，小時候也住在苗疆，而且學了咱們苗人的武功，有『南疆一枝花』的美號，憑她之身手，又怎會身子不適？」

帥英傑含笑道：「她又不是神仙，只是一位普通的凡人，人都會生病，賤寵又怎會例外？教主這樣說，是不是懷疑本座殺了她，要代她討公道？」

「帮主言重了！令寵與老身毫無關係，她是活是死與我何關？老身又何會强出頭？」

麗萍道：「星星姐姐的確是玉體欠和！」

銀髮婆婆頗識大體，含笑道：「老身只因聞其艷名，想見識一下而已，若言詞欠妥者，老身自罰一杯！」言畢舉杯而盡。

帥英傑讚道：「教主豪氣不讓鬚眉，來，大家再乾一杯！」此時，一個人捧着兩碟小菜一壺酒進廂房，請余青玉進食，余青玉剛吃飽，白峻也回來了。

「三公子，待白某送你回去吧！」

跟以前一樣，余青玉洗了個臉便躺在地上了，時已仲秋，晚上躺在石板地上略有涼意，余青玉一骨碌坐了起來，決定練陣功，誰知花了頓飯工夫，竟汐洪進入忘我境界，一閉上雙眼，便似見到小紅那對奇怪的眸子和令人費解的目光。

「她這個神情，我在什麼時候見過？」

余青玉想了一下，猛地醒起那荒唐的夜，是的，那一夜他似曾見過這個目光，可是那一夜他的神志模糊不清，他又不敢肯定，但除此之外，他再也記不起在何時遇過這樣的目光！

「荒唐！」余青玉暗自搖搖頭，「星星的目光怎會與小紅相似！」這個問題似乎已經解決，但心境却仍然難以平靜，最後他索性放棄練功，躺在地上，但直至下半夜才迷迷糊糊睡着。

次日，余青玉又隨重囚出外挖石，想不到不斷遭囚犯們冷嘲熱諷，余青玉此刻已不像以前那麼脆弱，只當作沒聽見，埋頭苦幹，他已決心利用這種惡劣的環境，鍛練自己，改變自己怯懦的性格，他的表現，使得老周亦覺得奇怪，但他知道此人尚有用處，不敢再鞭打余青玉。

出乎意料的是次日他不用出去做苦工，小凌送水的時候告訴他，「今日你不用出去，因爲有特別嘉賓來探你！」

余青玉心頭一跳，問道：「是誰來探我？」

小凌一笑道：「何必緊張？等下便知道了！」

果然過了一陣，鐵門又再打開了，所謂特別嘉賓，居然是麗萍，麗萍不但衣服華麗，而且經過刻意打扮，比往日更覺艷麗，手提一隻食籃進來，余青玉呆了一呆，脫口驚呼：「怎會是你？」

麗萍臉上不動聲息，道：「有什麼奇怪？我欠了你一筆債，不來看你一下，今生怎能心安？」

余青玉痛苦地呻吟了一聲：「麗萍，你再說這種話，我可無地自容了！」

麗萍因爲小凌就在外面暗中監視，不便開口明言，連連向他打眼色，嘴上却道：「公子這樣說，麗萍反而不好意思，若非你成全，麗萍怎有今天？」她邊說邊以指蘸湯在地上寫字：小心外面，堅忍等候良機，展翅高飛。

余青玉呆了一呆，道：「好吧，我以前對你有恩，如今又虧欠你，算是扯平了吧！以後請你莫再替我燒菜！」

麗萍自籃底抽出一本小册子來，示意余青玉收進懷內，嘴上道：「當然，你以爲我如今還是昔日的麗萍麼，今日我是代表帮主來跟你商量一件事的，否則我亦未必會來看你！」

「是什麼事？」

「帮主對你前晚的表現十分滿意，所以希望你繼續發揮你之所長！」

麗萍一邊將食物端出來，邊又道：「希望你隔幾天能訓練小紅她們，不知公子答不答應？」她又向余青玉連連點頭，示意他答應。

余青玉故意沉吟了一下，道：「余某如今已是组上之肉，還能不答應麼？」

麗萍笑了一聲，站了起來，道：「如此我便可回去交差了，三公子，你慢慢享用吧，麗萍要走了！」

余青玉淡淡地道：「不送了！」說着小凌已將鐵門打開，麗萍立即閃了出去，鐵門再度「砰」地關起。

余青玉吃了點東西，又喝了半壺酒，只聽小凌在外面道：「小子，看不出你落難的時候，還有這等艷福！」

余青玉一邊摸出小冊子來觀看，一邊應着：「一個人淪落到此地步，還有什麼心情享受？」這本冊子他不用看也知道是琮鈴子送給他的那本「唱曲運氣秘訣」，覺得麗萍冒險送進來，實在無此必要，不過又覺有點安慰，自己雖然做下了羞恥事，但麗萍和楊秋潭仍不忘昔日之恩，總算有點安慰，不過想起變成白痴的譚勝，心頭又一陣難受。

「喂，小子，咱們說說閑話，這麗萍跟你睡過沒有？」

余青玉怒道：「你說什麼？你以為我是什麼人？又以為麗萍是什麼人？」

小凌怪笑一聲：「你若是柳下惠，便不會勾引二夫人，她若是三貞九烈的女人，便不會陪帮主睡覺！」

余青玉心頭忽然一動，道：「你是說二夫人陪我睡過覺？而帥帮主又穿了我的舊鞋？下次我告訴白先生，讓他賞賜你！」

小凌大驚，忙道：「俺可沒這樣說過，您……」

「你給我閉上嘴，好好服伺我，我便不說！」

小凌果然不敢再搭腔，余青玉一手抓起一條鷄腿，慢慢嘴嚼，一邊打開小冊子觀看，他此刻根本無心再學戲。打開來閱之，只不過是為了消磨時間，二來又因為久未接觸過文字，自然有種興趣。

他很快便草草將小冊子全部看畢，這篇文章內涵深奧，但文字却頗顯淺，他看了一遍之後，仍不甚了了，當下亦無心再看，匆匆吃飽，便盤膝於地，練習內功，很快便進入忘我境界。近日來，他天天練功，真氣比前流暢得多，但仍說不上有所進步，幸而他已開始習慣囚犯的生活。

次日開始，他又開始出外幹苦活，而要隔三天便去西院傳授歌舞，由於勞逸結合，並不覺得太辛苦，反而身子結實了很多，皮膚亦變成古銅色。

這天他又到西院教授舞蹈，那些歌妓們都興高采烈，吱吱喳喳地說着笑，只有小紅獨自坐在一旁，但臉上却頗有幽怨之色，不時瞄一瞄余青玉。

余青玉不知為何一接觸到她的目光，心裏便覺得一陣難受，一個叫小燕的舞伎走過去問道：「小紅姐姐，你身子不適麼？」

小紅強笑道：「沒什麼，昨晚睡得不好，今日精神不足，你們玩去吧，難得三公子肯傳授！」

余青玉道：「那你歇息一下，下次再教你！」小紅微微點頭，坐在一旁，忽然張口「哇」地一聲，小燕叫道：「姐姐嘔吐了，快扶她去休息一下！」

小紅忙道：「沒事，胸口有點作悶而已！」

小燕道：「既然如此，今日咱們便休息一天吧，改天再學也未遲！」眾姝咸稱佳，余青玉自然不會反對。

小紅道：「余公子，賤妾跟你商量一下，日後咱們的練習安排好不好？你們都到庭院裏玩去！」眾姝一湧而出。

余青玉道：「姑娘已有計劃？」小紅却神秘兮兮地向他招招手，余青玉走前問道：「什麼事，在下肉在俎上，現在沒有意見！」

小紅壓低聲音問道：「我問你一件事，你喜不喜歡孩子？快告訴我！」

余青玉一怔，結結巴巴地道：「你，你怎會問這種話？」

「那孩子是你的，你要不要？要不要替你生下來？」

余青玉如遭雷殛，身子一震，訥訥地道：「你，你說……孩子是我的？這個……這個可難以証明呀！」

「絕對是你的，這個你不必懷疑，就是那一夜懷下的！你親生骨肉，你到底要不要？」

「我……」余青玉腦海內一片空白，而且星星是帥英傑之妾，怎可能証明到，腹中肉一定是自己的？

小紅沉着臉道：「時間緊迫，我再問你一次，是你的骨肉，你要不要？你日後肯否負起父親的責任？」

余青玉道：「假如是我的骨肉，我自然要！」

小紅微微一笑，似稍覺安慰，再問：「你覺得麗萍此人如何？」

這句話可不容易答覆，小紅急道：「賤妾是想知道她對你感情如何？會否恨你入骨？我知道她去找過你！」

她越急余青玉越發不敢貿貿然開口，何況他不知道小紅是不是帥英傑派她來探什麼口風的，正在沉吟間，白峻已走進來，問道：「你們商量好了沒有？」

小紅暗中伸手在余青玉的腰輕輕捏了一下，稍提高聲音道：「那就照三公子的意思辦，由基本功開始學習，你以後隔三天傳授，其餘日子咱們每早獨自練習，相信不會躭擱進程！」

余青玉揣測小紅的舉動，亦隱晦地道：「麗萍姑娘在這方面的造詣不在余某之下，以前她亦常代我傳授，如果我不在的話，你們遇到難題，大可以去請教她，她是位好姑娘，有事定會指導你！」

小紅含笑身道：「有三公子這句話，我就安心了，賤妾也不敢再躭誤你的時間了！」

余青玉向她拱拱手，隨白峻離開西院，返回石室，今日一返回石室，他心情便不能平靜下來，小紅神情嚴肅，料不會信口開河，自己那一夜的荒唐，真的令她懷下孽種？

就算星星懷了孕也不能証明是余青玉的骨肉，除非帥英傑已有一段時間，不曾與她親熱！

天啊，這件事已令他頭痛萬分，若果星星再因此而懷下孽種，那麼自己的罪孽便更重了。如果帥英傑知道之後，又會使出什麼報復的手段？

殺死自己？殺死星星？還是立即進攻流星門？余青玉實在不敢再推測下去，總之都不會有什麼好事！

再回心一想，又覺可能性不大，一則帥英傑在此之前十分寵愛她，懷了孕絕不

出奇，這是不是個陰謀？他要增加余青玉的罪孽，然後以此作藉口，攻打流星門？想到此，余青玉冷汗涔涔流下。

良久，再回心一想，又覺得小紅的神情十分奇怪，他腦子裡混混沌沌，自己發了一陣脾氣，心情沒法平靜下來，便躍起攀住窗子，伸手上去，取下那本小册子觀看，希望轉移目標，會好過一點，也因此他這次比較仔細閱讀。

這一來，他才發覺其與學習內功眞氣之道，頗有共同之處，於是照書上所說，練習起來。

出乎意料的，竟然很快便進入忘我境界，眞氣在體內的流速也比平日稍快，他盤坐練了一個時辰才緩緩散功，竟覺精神煥發，疲累盡消，且靈台亦空靈許多。心中暗道：「想不到琮師傅這運氣唱曲的法門，還有這個好處！」當下又掀到第二頁，仔細閱讀。

奇怪的是這本書的文字雖然顯淺，但許多地方竟不易弄通，且全書並無一字述及唱曲之事。天色黑了，石室之內無燈，余青玉亦恐看守人進來，忙將小冊子收起來。

如此一連幾天，日間出外苦幹，回來之後，尚抓緊日未落，石室尚有霎時之光線，仔細推敲書中所述之關節。乃因自他依書運氣之後，覺得大有進益，臉色看來也不如以前之蜡黃。

這天居然下起大雨來，衆囚們都不用出去工作，余青玉這才想起一件事，他已有兩次不被傳召去西院授舞，心中雖有點奇怪，但也不在乎，反正他如今已能應付繁重的體力工作。

日子越來越易過，粗約一計，經已入冬，天氣逐漸寒冷，大概帥英傑認爲這些囚犯尚有用得着的地方，因此不但略爲改善了伙食，而且還派了棉被蓆子，起初余青玉也覺得有點寒意，但後來這種感覺反而消失了。

長期的囚禁，使他將外間的事，全部放在一邊，至於武林中的變化，他更不知道，亦不想知道，心情平靜，使他依琮鈴子著作練習的運氣法，進展更快，一本二十四頁的秘笈，他已學了三分一。

這天一早，老周忽然在外面道：「余青玉，你今日不必出外工作，有人來探你！」余青玉心想若非楊秋潭便是麗萍，心湖起了一陣漣漪。

吃過早飯，他又練了一陣子功，老周才打開鐵門，拋了一襲華麗的衣服進來，余青玉微微一怔，心想莫非是二門三教四寨五莊的人來蓋天帮，帥英傑又要乘機侮辱自己一番？當下問道：「請問今日是誰來了？」

老周道：「俺也不知道，你放心，不會推你去斬首！」

余青玉換了衣服，小凌帶他出去，余青玉一眼便見到白峻了，白峻堆下笑容道：「恭喜公子，身體和精神大佳，看來必能長命百歲！」

余青玉心中暗怒，冷冷地道：「何必廢話？快帶路吧！」

白峻笑道：「公子快人快語，好極了，請隨我來！」他依然帶余青玉到西院，至門口時道：「你自己進去吧，我給你半個時辰，你莫忘記自己如今的身份！」

余青玉見他話中有話，心中倏地升起一陣疑雲，問道：「到底是什麼大人物來看我？」

白峻微微一笑，道：「公子何必心急？那人已久候了，你進去便知道了！」

余青玉回身之際，目光一及，隱隱發覺假山和大樹之後，似乎埋伏了不少人，心頭一陣緊張，輕吸一口氣，抬步內進，剛踏上走廊，廳內已奔出一個女人來，余青玉目光一及，身子猛地一震，良久才發出聲叫道：「娘……」他萬料不到探望他的居然是娘親崔翠！

崔翠見到愛子，再也忍不住，淚水披臉，嗚咽地喚道：「青玉，我的兒！」

余青玉亦忍不住撲前，投入母親的懷抱，母子緊緊擁抱，都忍不住飲泣起來，良久分開。崔翠上下看了兒子幾眼，道：「玉兒，你瘦了，一定受了許多苦吧！」

余青玉暗暗心酸，忖道：「若娘早兩個月來看我，也不知要多傷心！」當下道：「娘，孩兒身體很好，只是心裏很難受……我自己無用，反要連累了家人，累了流星門，有一段時期，眞恨不得自盡，但……」

崔翠忙道：「玉兒，你千萬莫這樣做！上次蓋天幫派人送信去，你爹問他們要將你囚多久，那鐵冠道人說不會殺你，至於要將你囚多久，以他之見，最多三五年而已，待帥英傑心頭氣消了，一切便好說話！玉兒，你記着，一有轉機，娘一定會替你爭取回家的機會！」

「多謝娘親！」余青玉悲哀地道：「孩子自己不爭氣，娘不必爲我花費心力，我……我一定會活下去！」

崔翠稍覺安慰，道：「玉兒，咱們有半個時辰，進去坐吧！」余青玉入廳見几上放着許多食物，心頭一暖，淚水又奪眶而出。玉兒，這些都是你平日喜歡吃的東西，你愛吃，現在就吃吧！」

「娘，孩子慢慢再吃！這次是你來求帥英傑見我的？」

「是我求你爹的，本來我想帶峯兒來，你爹怕有不測，不肯讓他來，其實他派你來，本來就是錯着，哼，他偏不承認！」崔翠忽覺得有些話不該對兒子說，連忙住口。

「爹生我的氣，是應該的，孩兒從未埋怨過他。」

崔翠忙岔開話題，道：「你那位帥傅可還是位有心人哩，知道娘要來，求看門的讓他來見娘！」

余青玉微微一怔，問道：「孩子那一位帥傅？」

「就是那個老戲子琮鈴子呀！」

余青玉急問：「他去見娘，可有什麼事？」

「他只囑爲娘告訴你：你前程無限，千萬不可找死！還有，他說他給你一本什麼册子，叫你要爭取機會依書練習！」崔翠道：「當時娘便對他說，這時候，你不可能學戲，他却說那本小冊子十分珍貴，它絕不是你所知道的那麼簡單，要你一定要勤加練習，將來便會有出頭日子！玉兒，那到底是一本什麼書？」

（未完．六）

上文提要：南宮白母子在伏牛山追尋銅人下落，又遇到幾個銅人鬥在，起，其中一個原來是綠毛幫幫主，還有幾位魔頭幫衆，雙方邊鬥邊呼嘯疾掠而去，母子二人無法與銅人聯絡，南宮白又再次趕去魔窟，見魔頭獻天魔傘，便冒險搶奪，原來是一柄假傘，母子不敵，又得銅人拯救逃至山洞調息，銅人蹤跡又杳，母子二人只好分頭再去找銅人……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

壞女孩心腸歪　設計謀圖苟合

百里空一看是方君躺在地上，胸前一片血跡，笑道：「老騷貨，大概又是强姦未遂，被人打傷了吧？」

方君呻吟道：「老偷兒，快救救我！」

百里空走近，正要伸手，方君道：「老娘雖然已過四十，畢竟是個女人，男女授受不親，你該知道吧——」

百里空嘻嘻一笑，道：「妳簡直可以立貞節牌坊了！」

方君道：「你知道老身命苦，自從死了七個丈夫之後，始終守身如玉，花徑未曾緣客掃，蓬門『從不』爲君開！」

「哈……」

尚鳳池和百里空狂笑一陣，道：「妙極了，這老妖怪居然也正經起來了！」

百里空道：「香兒，過來替她上點藥——」

「且慢！」南宮白一掠而至，沈聲道：「各位站開一點！」

百里空道：「你要幹什麼？」

南宮白厲聲道：「司馬英，你還不滾出來！」

連叫三聲，並無反應，南宮白掠至大石後一看，司馬英已不知去向，顯然是他一現身時司馬英就溜走了！

百里空大聲道：「小子，你在耍甚麼花樣？」

南宮白把司馬英的陰謀說了，百里空道：「老騷貨，妳還想不想活？」

「七嫁寡婦」悶聲不响，咬牙爬起，蹌踉疾奔而去。

尚鳳池道：「南宮賢姪，此次綠毛幫之行可有收獲？」

南宮白把震斷假天魔傘之事說了，反問道：「幾位前輩到那裡去了？」

尚鳳池道：「你們母子進入綠毛幫之後約半個時辰，我們就發現了一個銅人，自綠毛幫掠去，於是我們就追，那知越追越遠，終於失踪了，剛才聽到救命之聲才趕來！」

南宮白道：「依晚輩猜想，『混沌叟』那柄天魔傘一定是仿造的，但現身的那個銅人手中也沒有天魔傘，實在令人不解！」

百里空道：「銅人有三個，你怎知剛才那個銅人是持有天魔傘的？」

南宮白一想也對，這個銅人既然沒有天魔傘，自不是『混沌叟』的敵手，他說『接他一傘』，不過是虛聲恫嚇，旨在救他們母子脫險。

南宮白道：「各位有沒有遇見家母？」

百里空道：「沒有，連樓雨層也沒有看到！」

南宮白道：「我們快走吧，老樓還在那個山洞等我呢！說不定家母已經去了！」

他們來到石洞口，只見孫寒香和樓雨層正自洞中走出。孫寒香道：「老偷兒，你們到那裡去了，害得我找了半天！」

百里空把所見之事說了一遍，又對南宮白道：「小子，你把司馬英的鋼鍊拉斷，從此武林中又多事了！首當其衝的是三個丫頭，反正老偷兒把女兒交給了你，你要是連三個老婆還保護不了，那可是天大的笑話！」

百里香道：「爹爹，你說話文雅一點

好不好？」

百里空道：「文雅甚麼，你們已經是他的老婆了，難道還是假的？」

突然，一個少女疾馳而來，站在十餘丈之外，對南宮白道：「南宮少俠，請你過來一下，我有話對你說。」

南宮白見是小紅，不禁冷哼了一聲，道：「有話就說吧！不必鬼鬼祟祟地！」

小紅道：「你過來嘛！這件事說出來不大方便！」

三個少女同時哼了一聲，朱麗葉道：「過去吧！人家有秘密話兒，不便當衆說出來呢！」

南宮白道：「有什麼不方便！如不說就算了！」

小紅輕哂一聲道：「那麼我可要說了，出了岔子可別怨我了！」

南宮白心念電轉，知道她是要說自己和柳飛燕發生關係之事，這件事雖然錯不在自己，但怎能讓她當衆說出來？

南宮白走了過去，百里香對朱麗葉道：「葉妹，他甚麼時候又和小紅搭上了？」

朱麗葉道：「恐怕是和柳飛燕搭上了吧！小紅不過是爲人傳遞消息而已！」

于眞道：「兩位妹妹別猜忌他，據我所知，白弟和柳姑娘並無深交，或者另有要事也不一定！」

南宮白去到小紅身邊，道：「有甚麼事妳可以說了！」

小紅低聲道：「南宮少爺，你可知道我們小姐已經……」

「已經怎樣？」南宮白心中雪亮，故作不知。

小紅雙頰羞紅的道：「她已經懷孕了！」

南宮白淡然地笑道：「女人懷孕乃是天經地義之事，何必大驚小怪！」

小紅急道：「南宮少爺，那孩子是你的呀！」

南宮白沈聲道：「妳再胡說，我可要不客氣了！」

小紅道：「南宮少爺！這件事是這樣的，你如果要怪罪，只能怪我，可別怪我小姐，因爲她知道你服下『萬年龍鬚參』，需要五六個少女協助運功，所以她想成全你，於是，我想了一個辦法……」

南宮白冷笑道：「難道你小姐不知道？」

小紅道：「她當然不知道，是我第一個上床，將亂性之藥吐入你的口中，當她上床之時，你的藥力已經發作了，當你們口對口之時，那亂性之藥又進入小姐口中少許，於是你們都克制不住，就……」

南宮白哼了一聲，正要回身。

小紅道：「我們小姐自知對不起你，所以想對你說一句話，然後她想削髮爲尼！」

南宮白心中一震，本來他對柳飛燕的印象還不錯，自從獲知上次在飛熊堡之事後，再加上上一代的仇恨，乃和她疏遠，乍聞小紅的話，也生出惻隱之心，道：「她在那裡？」

小紅道：「她就在三四里外一個山谷之中等你！」

南宮白道：「帶路！」

南宮白回頭對孫寒香道：「媽，我有點事要去一下，一個時辰之內一定趕回，各位先到洛陽等我也行！」

孫寒香道：「我們就在這裡等你，你要快一點回來！」

三個少女見他要走，連于眞也受不了，同時白了小紅一眼，眼看著南宮白跟她走了。

兩人剛剛來到一個谷口，只見谷中兩個少女正在動手相搏，正是柳飛燕和周茜茜。

柳飛燕大腹便便，身法受了影响，已經落了下風，而周茜茜却步步緊逼，而且每一出手，就是指向她的肚子。

這時南宮白和小紅站在谷口，相距不下百丈，小紅大聲道：「周姑娘住手！南宮少爺來了！」

周茜茜回頭一看，見南宮白和小紅在一起，顯然是小紅把南宮白找來，心中的火氣更大。

她自從獲悉柳飛燕的孩子是南宮白之後，已對柳飛燕動了殺機。

小紅不大聲呼叫還好，這一呼叫更勾起周茜茜的殺機，「無極黑風爪」全力施出。

南宮白大喝一聲「住手」！向谷中飛馳，周茜茜深知南宮白一到，前功盡棄，悶聲不響，施出「通天一柱香」。

此招一出，柳飛燕踉蹌後退，只感無儔罡風，有如萬斤鐵錘向她的肚子上壓來，立即全力推出一式「飛熊八式」。

「蓬然」一聲，柳飛燕的身子飛出了一丈多遠，血花四濺，肚破腸流。

南宮白驚得呆了，待周茜茜逃走之後，他才好像是夢中醒來，抱著柳飛燕的屍體，淚下如雨。

柳飛燕的身孕已有五六個月，胎形已成，此刻肚子破了，胎衣已裂，一個死嬰的頭顱露出肚皮之外，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南宮白雖然對柳飛燕已生歧視之心，但孩子確是他的，況且此番之事，她只是想成全他，亂性之藥又是小紅下的，不能怪她，而她的痴情，也令人感動。

淚水已乾，眼角中淌下鮮血，滴在柳飛燕的屍體之上，嘶啞著嗓子道：「燕姊！小弟要爲妳報仇！妳安息吧！」

小紅走了過來道：「南宮少爺，你不要哭傷了身子，人死不能復生，你要……」

南宮白突然回頭，獰視著小紅，血紅的眼睛，像兩道利刃一般。

小紅駭然暴退三步道：「南……宮少爺……我是爲……了……小姐……」

南宮白咬牙切齒道：「歸根究底，都是你這賤人惹起的禍根，我要殺了妳……」

小紅混身發抖，牙齒捉對兒厮打，緩緩向後退去。

南宮白步步欺近，冷峻地道：「賤婢！妳三番兩次暗算於我，留妳不得！」

提掌當胸，就要劈下。

突然谷口出現了三個少女，正是于眞、朱麗葉和百里香，她們三人畢竟是放心不下，而且要看看小紅叫南宮白到底是什麼事，就徵求孫寒香的同意趕來。

小紅乍見三個少女，眼珠一轉，就大

叫起來道：「救命呀！他要强姦我哪！」

南宮白不由一震，厲聲道：「賤婢，妳胡說甚麼？」

小紅仍然大呼不停道：「三位姊姊快來救我，他强姦不遂，就要殺死我！」

南宮白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立掌如刀，就要劈下。

就在這一會工夫，朱麗葉等三人已經趕到，冷哼一聲，三人同時托着南宮白一臂，將小紅拉到一邊。

朱麗葉喝聲道：「小紅，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小紅吶吶地道：「我們小姐已經和他有了夫妻之實，剛才叫我喚他來，因爲小姐懷了身孕，希望能早和他成親，那知南宮少爺他……」

朱麗葉冷峻地看了南宮白一眼，而南宮白也無話可說，他確實和她發生了關係。

朱麗葉道：「快說！」

小紅道：「姊姊，我如果說出來，他一定要殺我！」

朱麗葉大聲道：「放心！有我們三人在此，他不敢動妳一根汗毛！」

小紅道：「我們小姐對他說了已懷五六個月的身孕，並且要求他趕快成親，那知他心腸太狠，竟對我們小姐下了毒手，三位姊姊，妳們看看我小姐死得多慘！」

三女回頭望去，柳飛燕的屍體慘不忍睹，不由同時面色大變。

南宮白一聽小紅胡說一通，氣得混身發抖，道：「賤婢！妳信口開河，誣栽好人，妳……妳的良心那裡去了？」

小紅道：「姊姊，妳看，他殺了人還不承認呢！」

朱麗葉這時看了南宮白一眼，道：「小紅，妳說下去！」

小紅道：「我們小姐死了之後，我哭倒在地，那知他不但不悲傷，反而……反而……」

朱麗葉厲聲道：「反而怎樣？」

小紅低聲道：「這件事說出來怪難爲情的！」

朱麗葉道：「是不是調戲妳？」

小紅道：「如果光是言語調戲，小婢只當未聽到也就算了，那知他竟摸著我的奶子並且說……」

「叭叭叭」，三女同時向南宮白臉上吐了一口唾液，冷笑道：「我們都瞎了眼，才看上你這色狠！」

南宮白一顆心幾乎爆炸開來，大聲道：「妳們不能聽她一面之詞……」

朱麗葉冷笑道：「天老爺畢竟還未瞎眼，才叫我們遇上，如果我們不來，這主僕兩人棄屍荒郊，還不知道是誰殺的呢！南宮白，你空有一副不俗的儀表，却有一副狠心狗肺！」

于眞道：「小紅妳再說下去！」

南宮白面色青紫，額上青筋暴起，厲聲道：「妳再血口噴人，我就宰了妳！」

朱麗葉道：「你要殺人滅口是不是？嘿嘿！現在要想滅口，連我們三人也得算上！殺吧！我們自知不是你的敵手！」

南宮白急得頓足搥胸地道：「葉妹……妳們想想看，小兄怎能做出這等事來……」

朱麗葉厲聲道：「我且問你，柳飛燕肚中的孩子可是你的？」

南宮白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因爲他自己也不知道，如果否認，於心不忍，不否認又沒有把握，因爲小紅既然能暗算他，也能暗算別的男人。

「咭……」

三個少女狂笑一陣，她們的芳心都碎了，無論任何人，當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獲得一件重要之物後，而又發現此物根本沒有價值時，其心情是可以想像的。

百里香道：「小紅，再說下去！」

小紅道：「三位姊姊，我說出之後，希望妳們能讓我走，不然他會殺我的！」

百里香道：「說完我就送妳出谷，他不敢傷妳！」

小紅道：「他摸我的奶子，並且說：小紅，妳的奶子……比小姐的好多了，來來來！我們到那山洞去……」

南宮白氣得眼前發黑，差點昏倒，他知道，這時越解釋越糟，只有不安地搖頭嘆息，揮拳頓足。

三個少女一齊向南宮白走了過來，臉上的神色是那麼冷漠、輕蔑，南宮白反而步步後退。

小紅道：「三位姊姊小心哪！他會殺你們的！」

南宮白忍無可忍，繞過三女，向小紅撲去，道：「狗賤人！妳這樣汚衊我，到底是爲了甚麼？」

小紅驚叫一聲「救命」，朱麗葉疾撲過去，全力推出一掌魔傘絕學。

南宮白根本未防，「蓬」地一聲，摔出兩丈之外，吐了一口鮮血。

小紅見事情已經鬧大了，再待下去，一旦拆穿，必有殺身之禍，立即對百里香道：「姊姊，請妳送我出谷！」

百里香道：「走！我送妳出谷！」

南宮白爬了起來，口角血漬斑斑，厲聲道：「別放走了這狗賤人，我……非殺了她不成！」

說著又撲了過去。

于眞冷笑道：「她揭開了你的假面具是不是？」

南宮白痛心疾首地道：「眞姊，難道妳也不相信小弟？」

于眞道：「人證物證俱在，你還有何話可說？」

南宮白道：「妳們要不要聽我解釋一下？」

朱麗葉道：「免了，你就是舌燦蓮花，我們也不相信！」

南宮白頹然一嘆，他現在眞寒了心，深信女人是禍水那句話，反而冷靜下來。

他抽下虬龍角，悶聲不響地掘坑。

朱麗葉和于眞站在一邊，不停地冷笑，也不幫忙。

不一會百里香也回來了，三女袖手旁觀。

南宮白掘了一半，突然停止，好像想起一件重大之事，收起虬龍角，抱著柳飛燕的屍體，出谷而去。

于眞道：「他要到那裡去？」

朱麗葉道：「管他呢！這種孤情寡義之人，我才懶得理他呢！」

百里香道：「他不是這種人呀！我們

跟著他，看看他要做什麼？」

三女尾隨著南宮白，出了谷口，向北疾馳，南宮白抱著柳飛燕的屍體，淚水又泉湧而出。

奔行五六十里，來到一個山坡之上，只見前面有一座新墳，南宮白停了下來，放下屍體。

他又抽下虬龍角，將墳墓掘開。

三女不由大惑不解，因爲她們隱在墳的側面，看不到碑上的字跡。

南宮白道：「柳飛燕，我要爲妳報仇！只要我有三寸氣在，此心不渝！」

他又把墳墓埋了起來，然後又找了一塊大石，力貫掌心向大石上一抹，「刷」地一聲，一塊凸凹不平的大石，立即光滑如鏡。

他以中指當筆疾書，「沙沙」之聲不絕於耳，寫好之後，將石碑埋在墳前，然後又將原來的木碑拔下。

他肅然跪下拜了三拜，喃喃地道：「從現在開始，我要承認周薏文、柳飛燕是我的愛妻，希望二位賢妻在九泉之下，能互相照料，小兄就安心了！」

說畢，回頭疾馳而去。

三個少女看了半天，不知他把柳飛燕的屍體埋在這個墓中是什麼意思，走近一看，只見碑上寫道：「吾妻周薏文、柳飛燕之墓。」在下角寫著：南宮白泣立，年月日。

三女不由一怔，同時又冷哼一聲，朱麗葉道：「怎麼樣？他本來就不是好人嘛！以前妳們可知道他和周茜茜之妹周薏文有婚約？」

兩女道：「不知道！」

朱麗葉道：「反正這個人亂七八糟地，他走了也好，反正我不想再見他！」

兩女也默默無言，出了墓地，向孫寒香等人處趕去。

且說南宮白此刻悲忿已極，他恨透任何人，尤其是女人，他要離開人羣，獨來獨往。他首先要去殺死周茜茜，立即奔向大羅山莊。

他此刻跡近瘋狂，他要殺絕自己所恨之人，到了大羅山莊，發現周茜茜不在，大概沒有回來。

他更恨小紅，他發誓要零碎收拾她，於是又逕奔飛熊堡。

這番他要光明正大地由大門進入，要柳浩然交出小紅。

飛熊堡的大門緊閉著，他大力敲了三下，停了半天，才有一個大漢走了出來，却未開口，沈聲道：「何人敲門？」

南宮白道：「在下南宮白，想見柳堡主一面！」

那大漢道：「請等一等，我進去通報！」

那大漢進去好久，大約有兩盞茶工夫，才聽到步履之聲，不由暗哼一聲，心道：「好大的架子！」

大門開了，柳浩然迎了出來，道：「原來是南宮兄，近來因綠毛幫氣焰太盛，敝莊不得不小心戒備，還請見諒！」

南宮白感覺柳浩然雖然語氣謙恭，却面呈陰沉之色，這和他過去的作風大不相同。

「那裡，那裡！小弟今天又來打擾你！」南宮白道。

「南宮兄不必客氣，請入內談話！」

說著，把他讓入客廳之中。

柳浩然道：「南宮兄近來功力大進，小弟欽佩不已！」

他臉上的笑容仍然十分勉强，南宮白以爲他已知道柳飛燕慘死之事，手足情深也是常情。

南宮白道：「柳兄過譽了，如今綠毛幫中又多了個『混沌叟』，功力蓋世，小弟這點功力又算得什麼？」

柳浩然道：「南宮兄突然莅臨寒舍，小兄當然非常歡迎，不知南宮兄是否有要事見告？」

南宮白劍眉微挑，道：「不瞞柳兄，小弟此番來此，乃是爲小紅而來……」

柳浩然微微一笑，立即揮手阻止他說下去，道：「小事一段，待會小兄把她交給你就是了，南宮兄來此，小弟當然要盡地主之誼……」柳跟着大聲道：「擺酒！」

一聲轟喏之後，不久酒席擺上，兩人杯來盞去，連喝數大杯。

柳浩然道：「南宮兄要捉拿小紅，不知爲了何事？」

南宮白冷哼了一聲，正待說出小紅兩次設計之事，突感頭目有點昏眩，但他仍然沒有懷疑柳浩然會在酒菜中做手脚。

可是，越來越厲害，竟感不支起來。

就在此時，小紅自後門一閃而入，道：「少爺，若不是這個辦法，不要說你我兩人，就是再加三五個也不是他的敵手！」

南宮白此刻神智未失，乍聽此言，不由心神大振，想不到柳浩然竟能和小紅一個鼻孔出氣。

那知柳浩然身形一歪，竟伏在桌上，一動不動。

南宮白功力深厚，尚能支持，這才知道此事是小紅一人所爲，連柳浩然也上了大當。

他勉强支持著站起來，向小紅撲去，那知走出三步，就感天旋地轉，倒在地上。

小紅柳腰一扭，向南宮白哼了一聲，道：「你雖然生得俊逸絕倫，但已和好幾個女人接觸過，我可不稀罕，我小紅想柳少爺好多年了，今夜才如願！」

說著，抱起柳浩然進入內間，粉紅色的窗幃「刷」地一聲放下，燈光一閃而滅。

於是，一件主僕之間的苟合已在進行著。

南宮白自從誤服朱果及攝入「元嬰眞氣」後，體內已起了變化，和常人大不相同，況且近來又服了一顆「萬年龍鬚參」更是錦上添花。

他倒在地上，仍然沒有失去知覺，心中一動，忖道：「我連獲奇遇，百毒不侵，只要暗運眞氣將藥力逼在一邊，或能脫出魔手！」

他躺著不動，暗運眞氣，約盞茶工夫，體力略見恢復，但他相信，此刻就是遇上小紅，也不是她的敵手。

但內間翻雲覆雨之聲溢於戶外，他知道小紅事畢之後，絕不會放過他。

他用力一撐地面，頭顱好像有幾百斤重，但身子却移動了一下。於是，他就這

樣向客廳外爬去，大約費了半盞茶工夫，出了客廳。

他不敢稍停，因爲如果死在大人物手中，還說得過去，如果死在這賤婢手中，死不瞑目。

突然，客廳中驚呼一聲，道：「跑了？奇怪！難道他不怕迷藥？」

突然，又是一聲嬌叱，道：「那個跑了？」

南宮白一聽這個少女的口音，心頭大震，竟是周茜茜。

只聞小紅吶吶地道：「沒有……甚麼……」

周茜茜冷笑一聲，小紅立即發出一聲慘呼，道：「妳鬆鬆手……我……告訴妳……」

周茜茜冷峻地道：「快說！」

小紅說：「南宮白跑了！」

周茜茜好像怔了一下，道：「南宮白來幹甚麼？他爲甚麼要跑？」

小紅道：「周姑娘妳放開我，我告訴妳就是了，我……我自幼命苦，想不到柳少爺包藏禍心，在酒中下了迷藥，迷住了小婢和南宮白，結果小婢被他玷污了……」

南宮白不由咬牙切齒，暗自罵道：「好一個狗賤人，眞會編造謊言！」

周茜茜厲聲道：「南宮白呢？」

小紅道：「他剛才還躺在客廳地上，一會工夫就不見了！」

南宮白叫聲不好，連忙向前爬去，前面是一片竹林，他想如果能爬到竹林之中，或能不被周茜茜發現。

那知他意念未畢，忽聽身後驚噫了一聲，已知周茜茜站在他的身後，不由忿恨交集，不管周茜茜會不會殺死他，他不願在這種狼狽情形之下見到她。

周茜茜哼了一聲，挾起南宮白，回頭向小紅推出一掌，一聲慘呼，發出一聲大震，好像小紅被震出數丈之遠。

周茜茜挾著他出了飛熊堡，南宮白暗運眞氣，已經逐漸好轉，沉聲道：「請妳放下我！」

周茜茜仍然疾馳，不理不睬。

南宮白大聲道：「放我下來！」語氣十分冷漠。

周茜茜依然悶聲不響。

南宮白厲聲道：「妳是甚麼意思？」

周茜茜突然停下身形，道：「沒有甚麼意思，只是看你可憐巴巴地在地上爬，有點過意不去！」

南宮白恨她殺了柳飛燕，本就想去殺她，現在又消遣於他，不由大怒，用力一掙，竟未掙脫，心想：罷了！我南宮白倒了八輩子死霉，竟遇上這些不要臉的女人。

南宮白厲聲道：「妳再不放手，我可要罵人了！」

周茜茜道：「罵吧！我從未聽過你罵人！」

南宮白不由計窮，厲聲道：「妳放下我，我要和妳公平地決鬥，因爲我要殺死妳！」

周茜茜冷笑一聲，「蓬」地一聲，把南宮白摔在地上，兩手叉腰，大聲道：「來吧！我早就想死在你的手中！」

這一摔，竟把南宮白的藥方摔散了，排出體外，他一躍而起，一逼眞力，暢行無阻。

他獰視著周茜茜道：「妳爲甚麼要殺死柳飛燕？」

「我？」周茜茜冷笑道：「因爲我高興殺她！」

南宮白道：「我要以一隻左手和五成眞力殺死妳，這樣妳死了也沒有話說！」

這種殺人的方法聞所未聞，周茜茜怔了一下，道：「別故示大方，我可不領情！」

南宮白道：「我不要妳領情，只要我自己心安就夠了！」

南宮白又厲聲道：「妳要準備了！」

周茜茜仍然兩手叉腰，一臉不在乎的神色，南宮白不由觸景傷情，他記得第一次進入大羅山莊之時，就對她發生了好印象，而且發現她有男子作風。

此刻，她兩手叉腰，小嘴噘得高高的，粉臉微揚，又是那副神態，南宮白不由怔住了。

他心中不住地盤算，這是誰的錯？歸根結底，還是周茜茜太辣手，他親眼看到周茜茜和柳飛燕動手，而周茜茜掌不離她的肚子。

他想到此處，殺機陡起，大聲道：「看掌——」

掌字出口之後，施出師門的「天梭手」，他早已暗自決定，絕不以天魔傘絕學殺死她。

但他此刻功力深厚，無法估計，雖是平凡之學，由他施出，力道仍是雄渾無儔。

周茜茜知道他已經動了殺機，不得不全力應付，那知南宮白掌勢一變，又是「連中三元掌法」，「蓬蓬蓬」三掌，一掌比一掌雄渾，周茜茜連退三步。

她本向善之心，以爲南宮白會原諒她，那知她想錯了，柳飛燕死得太慘，南宮白以爲不殺死她，於心難安。

周茜茜被他勾起怒火，厲叱一聲，施出「通天一柱香」。

但南宮白剛剛用了三成力道，此刻再加兩成，力拍三掌，竟將周茜茜震退三大步。

南宮白厲喝一聲，施出「天梭手」最後一招「怒投天梭」，一時之間嘯聲大作，只聞周茜茜悶哼了一聲，摔出三丈之外。

＊　＊　＊

南宮白雖恨她已到極點，但出手把她震得昏死過去，也十分不忍，掠到她的身邊，大聲道：「茜茜！茜茜！」

周茜茜悠悠醒來，她的面孔扭曲著，痙攣著，美目中射出無邊仇恨之火，道：「滾開……我……今生……不想……再見你……」

南宮白正要說話，突然一縷勁風疾奔他的後腦，並且沉喝一聲「看鏢！」

南宮白就地橫閃三步，劈出一道無儔罡風。

只聞「卜」地一聲，水花四濺，接著，周茜茜又發出一聲慘呼。

南宮白驚得呆了，原來是「三昧眞水」被他的掌風震散，部份灑在周茜茜的嬌軀上。

她的嬌軀冒起一股黃煙，血肉模糊，慘不忍睹，全身抽搐，發出鬼叫似的慘呼。

司馬英站在五丈之外，陰聲道：「周茜茜，我本意並非害妳，而是想使他面目全非，想不到他把毒水震到妳的臉上，其心之狠，大概不須我再贅言了！」

南宮白這時眞想挖出司馬英的心啃上幾口，不由暴怒，疾撲而上，大喝道：「司馬英你這狗賊！我要殺了你！」

「站住！」

周茜茜聲如九幽鬼哭，厲聲道：「要殺他就先殺了我！」

南宮白不由一怔，狠聲道：「他……他心如蛇蠍，毒絕人寰，難道妳……」

周茜茜以手捂著面孔，指縫中滲出汚血，道：「你比他更狠、更毒！要殺，就把我們兩人都殺了，不然，我們可要走了！」

周茜茜對司馬英道：「英哥，這毒水雖是你所發，却是他震到我的臉上，我不怪你，小妹弄成這個樣子，你不會嫌我吧？」

司馬英道：「茜妹，我是眞心愛妳，妳毀了容，我仍然愛妳！」

這句話在周茜茜聽來，有多麼感動呀！周茜茜走到司馬英身邊，兩人攜手而去。

南宮白在夜風中怔立了盞茶之久，心中的恨又再加深，他對著淒涼的夜風悲呼道：「蒼天哪！你爲甚麼要這樣安排？你太慘酷了！我要報復！我要殺……」

他的聲調充滿了無邊的殺機，蕭煞之氣充塞著無邊的蒼穹。

突然，一條高大的身影疾奔而來，原來是「大力神」樓雨層。

老樓見南宮白不言不動，怔立在夜風之中，立即走上前來，道：「南宮少爺，我知道你受了委曲，但百里空、尚鳳池和你母親都很了解你，我們分頭出來找你，你跟我回去吧！」

南宮白凝視著樓雨層，他這時多麼羨慕樓雨層啊！整日渾渾噩噩，煩惱不生。

「南宮少爺，你是知道我老樓不能離開你的，跟我回去吧！」

南宮白見他如此忠心，不由感慨萬千，武林中如果多幾個樓雨層，絕不會發生這些凶殺陰謀之事。

他這時幾乎軟化了，因爲樓雨層溫暖的友情，確使他大爲感動。

樓雨層見他有了回去之意，「卜」地一聲跪了下去，豆大的淚珠子地直往下滾，道：「少爺，你是知道，我老樓雖然是一個飯桶，還知道做人的道理，威武不屈，富貴不淫，我這膝蓋，從未跪過任何人，少爺……別和三位姑娘一般見識，回去吧！」

一提起三女，南宮白有如冷水澆頭，懷抱寒冰，他自問出道以來，未做過半點違背良心之事，但三女不問青紅皂白，把他看成世界上最卑鄙、最下流之人，這是他所無法忍受的。

他那創痕纍纍的心，又堅强起來，冷漠地道：「老樓，我是絕不回去了！我現在唯一不放心的，是家母和幾位前輩，希望你好好地保護他們，去吧！我要走了！」

樓雨層不由大急，他好不容易找到他，那能讓他走！一把抓住南宮白的足踝，道：「少爺，你不回去，就把我打死吧！我也不想回去了！」

南宮白感動得熱淚直淌，但他的稚子之心已經破碎，心堅如鐵，沉聲道：「胡說！你再不聽話，我可要不客氣了！」

樓雨層不但不放手，而且手上加勁，抓緊了南宮白的足踝，道：「少爺，我能死在你的手中，總比離開你好，你……就成全我吧！」

南宮白冷哼一聲，暗納眞力，貫於下盤，抬腿一蹬，這股子力道簡直不可抗拒，況且盛怒而發。

樓雨層偌大的身子，竟被蹬出一丈多遠，「叭噠」一聲摔得灰頭土臉。

南宮白長嘆一聲，疾馳而去。

樓雨層如雷的悲呼之聲，劃破了沉寂的夜空，令人愁腸百結。

南宮白拚命狂馳，胸中悶氣略洩，心想，今後我要獨來獨往，殺盡武林邪惡之人，必須使功力再進入另一境界。

他立即深入荒山，遍走人跡罕至之地，找尋隱蔽之處，他要潛心苦練一個月。

那知一個人影已在後面暗暗跟著他，來到一個幽谷。

南宮白終於找了一個隱蔽的石縫，而石縫中又有一個幽秘的山洞，正是大好潛修之處。

進入洞中，漆黑一片，但却不潮濕，於是他又外出摘了些山菓，回到洞中。

第一步，他必須使體內兩股洪流滙合一起，然後才能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他盤膝趺坐，不到盞茶工夫，已入物我忘兩忘之境。

三天後，兩股洪流，逐漸接近，但要滙合在一起，仍須數日工夫，他已下定決心苦修不已。

但奇怪的是另一股熱流，當他調息之時，好像自靈台穴源源注入。

他不知道這道熱流來自何處？他以爲自己迭獲奇緣，體內潛伏了朱麗葉爲他運輸之眞氣。

半月過去，兩股洪流合而爲一，體內大起變化，即三五天不飲不食，也絲毫不感覺飢餓，而且感覺有一種異樣的舒暢，好像要凌空飛去一般。

過了二十多天之後，他感覺靈台穴上那股熱流已逐漸微弱，不絕如縷，雖感奇怪，却沒擺在心上。

一月之期已滿，他出了石縫，不由心神大快，不但目力大增，而且身輕如紙，混身精力充沛，連里外的細微聲音都可以聽到。

他現在先要到綠毛幫走一趟，和「混沌叟」見個高下，他更要找那三個銅人，然後再暗中看看他的母親。

第二天來到綠毛幫，南宮白心中一動，心道：「此番我功力大增，已非昔比，出手之下即便仍不是『混沌叟』的敵手，也相差無幾，我應該以另一個面目出現！」

他突然想出一個辦法，立即在綠毛幫中找尋，此刻他的輕功又精進多多，來去有如一陣清風，綠毛幫中雖然暗卡重重，高手如雲，但他所過之處僅有一陣清風和

一個淡淡的身影，待對方發覺已不知去向。

終於，他來到一個儲藏室，只見兩件銅衣放在那裏，不由大喜。他立即挑選了一件大小合身的，穿戴起來。

他自己穿上，才知道這銅衣並非純銅所造，而是混合其他金屬所鑄，堅韌無比，却極柔軟。

而且全身幾個環節之處，都是活頁相連，一點也不妨碍動作。

他這時才恍然大悟，記得綠毛幫幫主在邙山落魂坡上召開論劍大會，三個銅人竟能出現，而且來去自如，如非這銅衣能軟能硬，恐怕連落魂坡也上不去。

他掄臂一揮，運用自如，抬腿一踢，也輕便有如無物，連叫妙極！

他出了儲藏室，逕奔那座大殿，記得上次來此，「混沌叟」曾以一柄假傘與他交手，被他的虬龍角震斷，但「混沌叟」內力畢竟高出多多，結果仍然以掌力將他震出數丈之遠，且負重傷。

大殿上戒備森嚴，每一屋角都有一個高手，而且都是綠毛幫一流好手，其中有「黑燈追魂」冷清秋，「蟹面老祖」、「活無常」牛七和「厚黑尊者」秦同。

南宮白存心想試試身手，將輕功施至極限，快逾飄風，自「黑燈追魂」身邊飛過，接著就是「蟹面老祖」、「活無常」和「厚面尊者」，繞一個圈子，虛空舒指，點了四個高手的穴道。

一鳴驚人，心神大暢，這是他一月來第一次感到無比的快慰。

他向大殿一看，「混沌叟」高高在上，綠毛幫幫主坐在他的旁邊，而他的下面繡墩上並肩坐著兩個蒙面人，一男一女，其餘高手都站在兩旁，殿中鴉雀無聲，一片死寂。

「混沌叟」道：「本太上幫主今夜鄭重聲明，收司馬英為徒，且任命他為副幫主，『五花肉』屢次失機，有辱本幫威名，降為護法！」

此言一出，「五花肉」微微顫動了一下，花臉上神色十分難看。

「混沌叟」又道：「至於『活無常』牛七、『厚黑尊者』等人也都不能勝任護法之職，著令降為壇主，以觀後效！」

綠毛幫幫主虔容應了一聲，那個男蒙面人立即站起身來，在「混沌叟」面前跪了下去，三拜九叩之後，又回到座位上。

南宮白已知道蒙面人是司馬英，而那個女蒙面人，一看身材，就猜出必是已被毀容的周茜茜。

他這時不由暗自浩嘆，一個人對正邪的抉擇，僅在一念之間，周茜茜過去十分正派，想不到和司馬英在一起就變了。

「混沌叟」又道：「周茜茜棄家歸順本幫，其情可嘉，著令以護法任用！」

周茜茜站起來深深一福，道：「小女子謝謝太上幫主栽培之恩！」

綠毛幫幫主道：「這一月來，不但南宮白失踪，而且三個銅人之二也未露過面，他們必有陰謀，本幫既然志在武林，亟應愼重應付！」

「混沌叟」哈哈狂笑一陣，道：「講曹操，曹操就到，人家已經來了！」

南宮白又是一震，以為自己露了行藏，正待現身，突見對面屋簷下飛出一條身影，落在院中。

此人一現身，大殿中一陣嘩然，原來是一個銅人，這銅人低沉著嗓子道：「『混沌叟』，你若能接下本人三傘，本人從此不管武林之事，讓你橫行，獨霸天下！」

「混沌叟」嘿嘿冷笑道：「收拾你何必老夫出手！幫主聽令！」

綠毛幫幫主應聲而起，「混沌叟」道：「本太上幫主限你五十招以內，將此人驅出本幫！」

「是！」

綠毛幫幫主大步走出大殿，下了石階，與銅人對面而立。

綠毛幫幫主嘻嘻笑道：「尊駕可以展出天魔傘了！」

銅人悶聲不響，劈出一掌，綠毛幫幫主立還顏色，「蓬」地一聲，兩人各退三步，再次撲上打在一起。

但南宮白看得出來，這銅人內力好像不繼，綠毛幫幫主力劈數掌，竟將他震退五六步之遠。

南宮白暗暗焦急，準備出手，但他以為銅人或能亮出天魔傘。

但銅人好像招架不住，連連後退，此刻已經交換了三十多招，看起來不須五十招，銅人就要躺下。

突然，銅人沈喝一聲「看傘！」

綠毛幫幫主一怔，銅人立即掠上對面屋頂，綠毛幫幫主心知上當，厲喝一聲跟了上去。

兩人又打在一起，而一干魔頭也都紛紛上了屋面，將兩人圍在核心。

四十招一過，綠毛幫幫主步步進逼，銅人已是岌岌可危，南宮白正要長身掠過去，但為時已晚。

只聞綠毛幫幫主大喝一聲，抓住了銅人舉了起來，一干魔頭立即大聲歡呼。

綠毛幫幫主一鳴驚人，尤其在太上幫主面前未出五十招生擒銅人，不由嘻嘻一陣，一揮手，將銅人擲了出去，道：「你若不服，咱們再來一次！」

語音未畢，只聞「劃」地一聲，那銅人頭上腳下，倒栽在巨大的煙囪之中，僅露出兩隻銅脚，一動不動。

南宮白大吼一聲，一掠而至，一干魔頭乍見又是一個銅人出現，紛紛暴退。

綠毛幫幫主豪氣大發，嘻嘻笑道：「你能接下本幫主五十招，本幫主負責，兩個銅人都放生逃命！」

南宮白改變嗓音，咭咭笑道：「你若能接下我三掌，本人自縛兩臂，任憑宰割！」

此言一出，不但綠毛幫幫主陡然一震，連大殿中的「混沌叟」也站了起來。

綠毛幫幫主以為他虛言恫嚇，全力劈出一掌，狂飇徹地而起，屋瓦齊飛。

南宮白冷笑一聲，集八成功力推出一式魔傘絕學第三式。

「轟」地一聲，整個屋子搖搖欲倒，綠毛幫幫主連退七步，踏破了一片屋瓦。

這一下「混沌叟」不由大吃一驚，他深信這必是持有天魔傘的那個銅人。

就在此時，綠毛幫幫主再次集平生功力撲了上來，罡風大作，推出魔傘絕學第七式，狂風有如一堵無形的銅牆，將一干

魔頭壓在屋面，𠽌呼之聲不絕於耳。

南宮白信心已增，却僅施出魔傘絕學第六式。

一聲震天價巨響，房子塌了一角，而綠毛幫幫主竟被震到院中。

南宮白關心那個銅人，這半天仍然沒動一下，他以爲這銅人不是「風雷俠」南宮柳，就是「逍遙先生」呂逸民，再不然就是持有天魔傘那個。

但他以爲不可能是那個持有天魔傘的銅人，因爲那個的功力奇高，不在「混沌叟」之下，絕不會輸給綠毛幫幫主。

這時「混沌叟」自座上站起，向屋上掠來，南宮白無暇和「混沌叟」見個高下，掠到大煙囪邊，拔下銅人，疾奔而去。

出了綠毛幫，他才發覺，這銅人很輕，不由吃了一驚，心道：「一個人再穿上一套銅衣，少說也有一百五六十斤，那會這樣輕？」

他停下一看，不由驚嘻一聲，原來銅人頭部已經破裂，裡面空空如也。

南宮白不由一頭霧水，這銅人被綠毛幫幫主舉起栽在大煙囪之中，好像已昏死過去，動也不動，怎會不見了呢？

況且那煙囪雖大，畢竟不能通過一個大人，即使銅人震裂了銅衣，他自那裡脫身？

但南宮白又恍然大悟，一個絕世高手會縮骨功並不算稀奇，他一定是以縮骨功自煙囪中溜了。

那麼！這銅人是誰？是不是爹爹「風雷客」南宮柳？他的功力好像比前幾次現身時退步不少，那是爲了甚麼？

突然，南宮白似有所悟，他想起第一次服下「萬年龍鬚參」後，運功調息，感覺有一股熱流進入體中，行功完畢，發覺一個銅人自窗中逃走，才知道是那個銅人成全了他。

而且發現那個銅人走路搖搖晃晃，弱不禁風，眞力大傷，那麼此番在石縫之中練功，也有一股熱力自靈台穴上進入體中，是不是這個銅人嘉惠於我？如果是他，內力驟減，自不是綠毛幫幫主的敵手了。

他想到這裡，喃喃地道：「由此看來，這銅人不是爹爹，就是師父『逍遙先生』呂逸民……」

突然，一陣喧嘩之聲傳來，道：「看！銅人在這裡了，我們必須捉住他！」

南宮白悚然一震，竟是媽媽孫寒香和尚鳳池、百里空、「海天雙醜」、「大力神」和三個少女。

* * *

南宮白在這刹那之間，心情十分激動，他已決定要獨來獨往，直到綠毛幫覆亡以及找到三個銅人爲止，當然不能以眞面目相見。

面對自己的母親而不能相認，他淌下了傷心之淚，但誰知他這時的心情呢？只見三個少女十分高興，好像很好玩呢，同聲道：「這次別讓他跑了！」

南宮白暗自哼了一聲，他雖知道三女是誤會了他，但他認爲三女對他的認識不深，也就是說，愛意也不夠堅。

反之，無論發生任何事情，她們都應該平心靜氣地先研究一下，再翻臉不遲。

因此，他又發怒了，此刻，一干人都圍了上來，暗自凝神戒備，怕他跑了。

孫寒香道：「尊駕三番五次現身，總不敢以眞面目相見，是何道理？」

南宮白不敢開口，因爲他就是改變口音，她的母親也能聽得出來。

百里空道：「以老偷兒猜測，你不是南宮柳，必是呂逸民，難道你還要繼續裝下去？」

南宮白有口難言，仍是不言不動。

尚鳳池長嘆一聲，道：「南宮兄，自你遭難之後，武林中奇禍迭起，綠毛幫雄心勃勃，想獨霸天下，如今又多了個『混沌叟』，幾乎無人能敵，南宮兄向以俠義爲懷，總不能任邪魔控制，袖手不管吧？」

南宮白仍是不言不動，一干少女見這種情景，不由同時咭咭笑了起來。

尚鳳池道：「有什麼好笑！今天咱們無論如何要留下他，不能讓他再跑了！」

孫寒香道：「現在我們圍成兩圈，人手配合起來，務必將他捉住！」

百里空道：「孫寒香，由妳發號施令，咱們一齊出手！」

南宮白凝視著三個少女，突然發出一陣「桀桀」怪笑。

一干高手不由一怔，這笑聲充滿了煞氣，好像一個人在極端憤慨，忿怒之下發出，不由怔了一下。

孫寒香大聲道：「尊駕到底是誰？不會是個啞巴吧？」

又是一片沉寂，落針可聞。

孫寒香大聲道：「上！」

九個高手，一齊撲上，他們並不虛空發掌，而是近身相搏之勢，欺到南宮白的身邊。

南宮白早已準備，冷哼一聲，以不可思議的身法和速度，有如游魚一般，自三個少女中間滑了出去。

只聞「拍拍拍」三聲，三個少女左頰上都腫起老高，踉蹌退了三大步。

而南宮白已經站在三丈之外。

這是什麼身法？

不但長一輩的楞在當地，即連被摑耳光的三個少女，也都不由瞠目結舌，呆若木雞。

南宮白「桀桀」怪笑一陣，回身疾掠而去。

九個白道高手，你望我，我望你，一頭霧水，此人功力如此之高，身法如此之絕，絕非泛泛之輩，怎地竟對三個少女下手？而且僅是摑了一個耳光，顯然，這銅人要殺死三個少女，易如反掌折枝。

南宮白摑了三女耳光，胸中略暢，奔了一程，突然發現一個全身焦黑的影子在前面晃動。

南宮白心中一動，差點驚呼出口，心道：這一定是那個栽在煙囪中的銅人，可能煙囪下正在做飯，被火燒得毛髮無存，衣衫焦爛。

他立即加勁追上，只見那焦黑之人奔行極速，好像並未受傷。

不久來到一條小河之旁，那焦黑之人似已發覺南宮白在後面尾追，不敢回頭，却顯出焦急之狀。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關洛奇聽說兒子被捉去，那有心情和展雲龍理論，連忙和鐵中錚追蹤至流沙門，展雲龍趁機先趕去報訊，而珍珠花已早有準備，她既擄得關天虹在手，已在破廟中止嚴陣等待關洛奇到來，派李文揚半路迎接，務求兵不血刃，既不是城下之盟，又能坐下來談判，若談判決裂，更可以出擊，雖無勝算，亦有其過人之處……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

談判未有結果　落個兩敗俱傷

「哈哈！」珍珠花對於關洛奇那種驟來的痛苦感到十分好笑，也感到非常的悲憤，失聲大笑道：「姓關的你也會痛苦麼？嗯！當初你連殺流沙門那麼多高手時，你怎麼也想不到別人的痛苦？關洛奇，你可知有許多人現在比你還要痛苦麼？」

關洛奇不知珍珠花有意來捉弄他，見她義正辭嚴的責問自己，心裡那股怒火簡直不是筆墨所能形容。

他厲聲喝道：「他是怎麼死的？是不是妳這賤貨殺的……」這時他腦海中湧塞的盡是怨恨的殺人手段，所以滿面的殺機使他變得猙獰而恐怖，彷如一個活生生吞噬人類的魔鬼。

關洛奇怨憤的指着李文揚，大喝道：「你不是說我兒子很好麼？原來這是你們的詭計，好呀，眞沒想到，我關洛奇也會陰溝裡翻船，栽在你們的手裡——」

李文揚冷冷地道：「你這小人，何必將人都看得那麼不值錢！」

「值錢！哈哈……」關洛奇連聲大笑道：「你把人估價太高了，也許你不知道人性的低賤與醜惡，李大隊長，你在這方面懂得太少了！」

「胡說！」李文揚叱喝道：「在下對你這種偏激而無理的看法實難苟同，以你這種邪道的看法，是很難得到同情的！」

珍珠花冷冷地道：「我們沒有興趣在這裡聽你說教，關大山主，我們還是長話短說，閣下和敝派的事總得設法解決！」

關洛奇的臉色劇烈的抽搐了一下，他心中所恐懼的事情終於來臨了，並非是他擔心流沙門敢將他怎麼樣，而所憂悒乃是其子之死。

他沉痛的道：「我兒子到底是死在何人之手？」

珍珠花冷冰的道：「是我殺的！」

「妳！」關洛奇顫聲的道：「妳這個狠毒的女人，我姓關的只有這麼一條命根子，妳竟敢辣手殺死他！嗯！妳這個賤貨！」

人性的低賤往往現於一旦，珍珠花存心要讓關洛奇痛苦一陣，使他了解一個親者所遭遇的痛苦。

她淡淡的一笑道：「你不要在這裡鬼吼，姓關的，流沙門的血案今天就要了結了，你知道麼，我請兩位來此所爲的就是要解決此事……」

關洛奇嘿地一聲道：「我兒子的死又怎麼說？」

珍珠花長長吸了口氣，道：「你雖不仁，我們却不會不義，關洛奇，流沙門只要你死，本派會給你留下一條命根。」

關洛奇詫異的道：「這麼說我兒子還活着！」

珍珠花不屑的道：「活着與死並沒有多大的差異，你不要心急！」

展雲龍不願參予雙方的血債裡，所以始終冷漠的站在那裡，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去觀察他們的爭執，他此時非常不滿關洛奇的狂態與陰狠，嘴角一撇，自嘴裡發出一聲不屑的低哼，雖是很輕，幾個人却非常清晰的聞見。

關洛奇雙目一瞪，道：「你哼什麼？」

展雲龍冷冷的道：「以你和關天虹的罪行，雖死猶不能赦去滿身重罪，珍首領

是個恩怨分明的女中豪傑，以髮代首，僅僅給關天虹一點警告，姓關的，你如果有點良心，就該自殺在流沙門之前，減去你過去的罪愆，假如你……」

「嘿！」關洛奇心思大定，低嘿道：「鐵兄，你瞧這小子居然敢抽老夫的後腿！」

鐵中錚嗯了一聲，道：「關兄是一方英主，豈可讓一個後生小子瞧不起，關兄，令郎無恙，我倆也該……」語氣中似乎含有深意。

關洛奇嘿嘿地道：「不錯，鐵兄，你確實提醒了我！」

他這時反而不願去和展雲龍計較了，冷寒的目光在珍珠花臉上一逼，向前大大的跨了一步，沉聲道：「將我兒子放出來！」

珍珠花冷冷地道：「要放不難，我首先要你給我一個保証。」

「什麼保証！」

珍珠花淡淡地道：「很簡單，本首領只要點你三個穴道，令郎自然會出來和你相見，這點要求我想並不苛吧！」

「嘿嘿！」關洛奇冷冷大笑道：「珍首領，妳這個主意可錯了，外面都是我的人，我要將這塊土地踏平，那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珍珠花冰冷的道：「你不敢！」

關洛奇和鐵中錚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道：「為什麼？」

珍珠花有恃無恐的道：「你難道還沒有看出形勢對你不利麼？現在你本身都保不了，縱是你的人奮勇無敵，也不能有時間救你，況且，只要你一有動靜，令郎首先要遭到厄運！」

這眞是一着狠棋，非但鐵中錚佩服這個女人的精明，連一代魔宗關洛奇都暗暗的折服了，他確實覺得事情太棘手了，一時，使這個雄踞綠林的魔宗都感覺為難不已，他腦海中念頭直轉，萬千的思緒湧上腦海……

他雙眉緊鎖，道：「妳到底要怎麼樣？」

珍珠花冷笑道：「我目的只是報仇，所以我只要你的命！」

關洛奇嘿嘿地道：「看樣子我們只有動手一途了，珍大首領，這件事只是我們兩家的樑子，本山主並不希望太多人參與進來，還是由我們兩個人來解決好了！」

珍珠花粉靨上彷如罩上一層寒霜，她緩緩的將身上的披風解下，交給李文揚，道：「李隊長，如果我不幸死去，流沙門的後事全要靠你——」

李文揚全身大顫，道：「首領，妳……」

珍珠花慘然的一笑道：「這有什麼值得難過的，我們所求的不正是這一天麼？李隊長，海一般的仇恨總要洗刷，流沙門的血案如果能夠了結，豈不是件可喜的事情麼？你不要為我的生死擔心，有生就有死，這是自然淘汰的不變定理，何必去斤斤計較這些虛無的東西——」

她苦澀的搖頭一笑，又道：「一切都如我意料中那樣，這一生我沒有可留戀的了，也許我命中註定是個苦難的人，可是我並不怨恨自己的命運，所以你不要為我難過，就當和我不認識一樣，像個潦倒者死在路邊似的；不要太去追求感情！」

她平緩的吐出這些有感的心語，字音極富磁性的魅力，吐出有如珠玉，句句都印進了李文揚的心中，使李文揚激動的幾乎要掉下淚來，可是他却堅强的忍住了，他知道珍珠花的死是有代價，也有目的，她的犧牲是為了整個流沙門，他不能去阻止她這種凜然而充塞於天地間的義氣，浩浩渺渺中，她這種不畏死的精神將與日月共存，山川同在，永垂不朽的義舉，將永遠留在江湖人的心裡……

這是成全，也是犧牲。

珍珠花臉靨上露出一種凜然而不可侵犯的神光，一種敬而生畏的嚴儀，她緩緩的向前移去，像是一個疆場戰士，對她的生死寄托在這決於一旦的戰鬥中，所以她沒有絲毫顧慮，也沒有絲毫的猶疑，她所要完成的是一樁艱巨的使命，明知是不可為而必須為，這是俠士的本色，也是英雄的氣魄……

李文揚緊緊抓着那個長長的綠色披風，彷佛要將她的生命抓住一樣，但那僅是一件斗篷，與她的生命尚隔得那麼遙遠……

他通體顫抖一下，艱澀的啟動了一下嘴唇，道：「首領……」

珍珠花面浮苦笑道：「我不知道你想說什麼，把你的心聲留在心底裡吧，我們的心靈已在互相呼喚，你的濃情我已感受到了！」

好偉大的情操！僅在這片言隻句裡顯露無遺，兩個人兩顆心已在閃耀，合併在一起發出愛的光，愛的火……

關洛奇這時才看出珍珠花和李文揚之間的愛情關係，珍珠花一度是他的愛人，所以目睹這種情形，登時一股醋火湧上心中。

他嘿地一聲大笑道：「婊子無情，戲子無義，嘿嘿，才幾天不見，沒有想到妳又找到新戶頭了，嘿嘿，珍大首領，妳的感情好像並不值錢？」

李文揚滿面怒容的叱道：「我不准你這樣侮辱她。」

「嘿！」關洛奇怒沖沖的道：「你是什麼東西，想當年我和她睡覺的時候，你還不知在那裡喝尿呢？姓李的，別不知好歹，她是長刺的玫瑰，可不怎麼好吃……」

這是珍珠花的隱傷，不錯，她的確是化身作過娼妓，做過關洛奇的情婦，但那是過去，像是昨日死，今日生一樣，今天的她已經洗去了那層污穢，她的心靈是清白的，因為她是為了報仇，而將自已的一生埋進妓院裡。

熱情奔放的李文揚一聽關洛奇當衆揭露珍珠花的過去，彷如是侮辱他自己一樣，他氣得雙目赤紅，恨恨的衝了過來。

他忿怒的大吼道：「姓關的，我非殺了你不可——」

他的理智隨着對方的那句話而湮滅了，心中義憤難除，居然願意以一己之命，為神聖的情愛搏鬥。

叱叫中，他掄起一掌，對着關洛奇的身上擊去。

關洛奇身形略晃，避過正鋒，嘿嘿笑道：「小子，你自己找死，怨不得本山

主！」

他身為一代魔宗，那身幻化如神的功夫，比李文揚高明不知多少，只見他右掌斜斜一起，一股澎湃的掌勁如刃的湧了出去。

「砰！」

兩股強大的氣勁一接，在空中响起「砰」地一聲巨響，李文揚身子一退，連着跟蹌退出七八步。

李文揚髮絲散亂，怒喝道：「我們拚了！」

當他奮不顧身的躍起身形時，陡地有一張痛苦而幽怨的臉驀躍進他的心中，使他的心神劇烈的一顫。

「文揚！」珍珠花面色蒼白的道：「你回來！」

這是命令，也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李文揚只覺心中一酸，差點失去理智的哭了出來，他退回身子，道：「首領，你難道願意讓這種人侮辱我們……」

珍珠花平淡的道：「隨他怎樣說，這也是事實，人永遠抹煞不了事實，我們何必去計較這些俗而又俗的爭執呢？」

她非常慎重的望着李文揚，語意深長的道：「我不准你去白白的送死，這是命令，我一個人死已經夠了，你要延續流沙門的生存。記住，這是你的義務，也是你的責任！」

她堅定的一轉身道：「關大山主，我們可以動手了！」

關洛奇嘿嘿地一笑道：「請，珍大首領，我希望妳能遵守妳的承諾。」

「放心。」珍珠花冷冰的道：「不論我倆是生是死，我的人都會放掉關天虹，只是有一點你要記住，這是互相拚命，不管什麼兵器都可以施！」

關洛奇單掌一斜，道：「很好，本山主非常滿意！」

珍珠花凝重的吸了一口氣，纖纖的玉掌緩緩的抬起，她身子向前一移，陡地快速無比的欺進關洛奇的中門，揮掌向他身上切去。

關洛奇訝異的叫了一聲，道：「這是寒靈派的『寒靈掌』！」

他是個見多識廣之士，僅僅一眼已瞧出珍珠花的門路，不免心中一駭，急忙躍身飛起，回身擊出三掌。

珍珠花有意使對方迷亂其中，猜不出她有多少絕傳秘技，所以一上來施出「寒靈派」的掌法，她是存心拚命，出手盡是狠辣的式子。

可是關洛奇是一代少見的高手，幾招過去，珍珠花頓時有些輕喘透出，雙方的動作都是快得出奇，使所有的人為這場罕見的比鬥所震懾。

這其中莫過於李文揚最緊張了，他雙目瞪得有如銅鈴，不瞬的注視着場中，一顆心跳得如擂巨鼓，額上竟泛起顆顆的巨大汗珠。

他緊張的喃喃自語，道：「願神保佑她——」

展雲龍這時也覺察出情勢危急了，他凝重的向前跨了一步，暗暗的掣出了金魔神，準備在珍珠花遇險的時候搶出，可是他這種行動，卻讓鐵中錚給瞧見了，鐵中錚雙目寒光大湧，殺機隱現臉上，嘴裡發出兩聲冷笑。

鐵中錚嘿地一聲道：「你幹什麼？」

展雲龍冷冷地道：「怎麼，你也有意思動手，哼，姓鐵的，沒有人會含糊的，閣下如果有意思，在下奉陪！」

鐵中錚冷冷地道：「行，等他倆下來，本皇爺首先殺了你！」

「呃！」

兩個人正在鬥氣的時候，空中突然傳出一聲慘叫聲，他倆心神大顫，同時抬頭向場中望去。

只見珍珠花嘴角流血，神情頹唐的倒在地上，劇烈的喘息聲絲絲傳來，飄進每個人的耳中。

而關洛奇雖然暫時凝立在地上，身子卻不停的在抖顫，面上黑氣一片，嘴唇顫動，良久方始出聲道：「妳施毒——」語音一落，突然倒了下去。

李文揚大吼一聲，撲上前去道：「珠花——」

悽涼的呼喚，直傳出去，飄盪在黝黑的夜裡。

這太出人意料了，出乎意料的是兩個頂尖的高手都躺下了，雖然他們嘴裡尚有粗壯的氣息，但是，令人一看已知，這兩個人都已離死不遠了。

李文揚衝動的撲到珍珠花的身上，目中閃出了眞情的淚水，他緊緊的抱着她的軀體，顫聲的道：「珠花——」

珍珠花劇烈的喘了口氣，接着又吐出一口鮮血，吐在李文揚的臉上，鮮紅的一片，李文揚沒有去拭抹，也沒有一些嫌棄的樣子，相反的，他反用唇舐了舐那苦澀的血液，將那血一樣的仇恨通通吸進肚子裡……

她輕輕的睜開雙眸，無力的，彷如是極為費力，一種夢幻的聲音在李文揚耳邊響起，李文揚只聽她凄涼的道：「文揚，我們也許眞正的分別了……」

「不！」李文揚痛苦的道：「妳只是受了傷，我會給妳治好……」

笑了，笑得那麼凄慘，給予人一種蒼涼而悲傷的感覺，李文揚心神大顫，淚水奪眶而出，默默的再也說不出話了。

珍珠花欣然的道：「你只能治好我的這表面的傷痕，而不能醫好我心靈上的創傷，文揚，知道麼？一個人不能踏錯第一步，否則，他的一生就會隨着他踏錯的步子毀去。」

李文揚顫聲的道：「妳要振作——」

珍珠花悲涼的道：「我拿什麼振作？告訴我，有什麼東西能使我重新振作起來……」

李文揚希冀的道：「為了我，也為了流沙門，我們都不能沒有妳，珠花，妳不要再折磨自己，只要妳有生存的意志，我相信我有辦法醫治妳自己——」

珍珠花痛苦的嘆了一口氣，道：「你對我那麼有信心——」

李文揚堅決的道：「妳是流沙門的神，也是我們的偶像，如果妳這樣倒下去，流沙門會整個的瓦解，珠花，妳曉得麼？」

珍珠花寒悚的打了個冷顫，差點急得要跳起來，這確是件極端嚴重的事情，她知道流沙門的弟子對她好，全是與她生死

與共的血性漢子，如果她這一撒手而去，所留下的許多事，要誰去完成，去奮鬥……

沒有一個能取代她的位置，李文揚、凌魂、宇文鵬……這些雖是流沙門的中堅份子，却不能得到整個的人心，不能像她一樣的統馭所有的人，她想起自己創業的那份艱苦，也想起自己的師門所遭遇的慘變……

珍珠花黯然的道：「文揚，我聽你的……」

「眞的！」李文揚驚喜的道：「珠花！我謝謝妳，謝謝妳！」

珍珠花腦海中突然燃起生的意念，一股活的氣息在臉靨上浮現出來，她喘息了一陣，道：「文揚，拔出我的髮簪，在我的『玉闕』、『紫府』、『神宮』三大穴脈上各點三針，首先我要閉住我浮動的血氣，壓制傷勢的蔓延！」

李文揚迫不及待的伸手自她的頭上拔出一枝髮簪，小心的照着她的話，在她的身上「玉闕」「紫府」「神宮」各點三針，珍珠花嗯了一聲，輕啓玉唇，吐出一口瘀血，精神漸漸好轉，臉上沒有剛才那樣難看。

「嘿！」鐵中錚低嘿一聲道：「珍首領，妳是怎麼將關洛奇傷成這個樣子……」

他剛才一見關洛奇受傷倒地，心中登時大吃一驚，身形一躍，急忙去檢查關洛奇傷勢，只見關洛奇口吐白沫，臉上紫青，看不出是傷在何處。

珍珠花冷冷地道：「他中了我三根『蜂尾針』已經沒救了……」

關洛奇暗中運功療毒，一聽到對方說「蜂尾針」三字，登時駭得睜開了眼睛，畏懼的問道：「什麼？她居然有『蜂尾針』！」

珍珠花喘聲的道：「爲了對付你，我不惜遠上苗疆，找到玉面神婆企求這三枝罕見的蜂王毒尾，今夜天助我，總算報了仇！」

關洛奇氣得大叫一聲，道：「賤丫頭，妳的心腸好毒！」

珍珠花不屑的道：「你呢？比起你我實在差得太遠！」

李文揚見她精神略略好轉，便開口說了這麼多的話，怕她激起傷勢惡化，急忙阻止，道：「妳不要說話，當心傷了身子！」

珍珠花苦笑道：「放出關天虹來，讓他們父子在臨死之前能有再見一面！」

李文揚爲難的道：「這……不好吧！」

珍珠花堅決的道：「聽我的，沒有錯！」

李文揚只覺得對方的每一句話都含有無比堅定與毅力，他對她既敬且畏，只得輕輕擊了三掌，道：「傳關天虹進來——」

「是！」

殿外響起一聲回聲，不多時，關天虹由兩個流沙門的弟子陪着走了進來，當他甫一跨進大殿之時，陡然看見關洛奇倒在地上，頓時身子涼了半截！

他顫聲的道：「爹！」

關洛奇一見自己面前站着關天虹，心神登時一定，他緩緩的動了一下身子，道：「孩子，你看清楚，爹爹是怎麼傷的！」

關天虹怨毒的道：「是那個人害你的？」

關洛奇顫抖的指着珍珠花，喘息的道：「是她，你記住這個娘們，只要有機會就給我宰了她！孩子，你懂爹爹的意思麼？」

「爹！」關天虹大吼道：「我懂得，現在我就替你報仇！」

心中惡念一生，凶性登時大發，將珍珠花不殺之恩立時拋得不知何處，他身形斜掠，揚起手掌向珍珠花身前撲了過去。

展雲龍一揚手中金魔神，道：「你要幹什麼？」

關天虹驟見一縷金光閃顫擊來，心中登時一駭，身子在空中一旋，急忙刹住了去勢，斜掌立在地上。

他怒吼道：「這事與你沒有關係，希望你不要管。」

展雲龍冷冷地道：「關天虹，你不要忘了，這條命全是珍首領放掉的，倘若她不是以髮代首，此刻你早就死在不知那裡了！」

關天虹氣憤的道：「我並不領這個情！」

展雲龍道：「珍首領並沒有要你領情，但是你要注意，如果你敢做出過份的舉動，我展雲龍首先會殺了你！」

鐵中錚看不過去，喝道：「你這小子管的事太多了！」

展雲龍冷漠的道：「這事與你也沒關係吧。」

鐵中錚自出道至今，還沒遇上一個這樣後生的小輩，敢在他的面前趾高氣揚，不將他放在眼裡，那裡想到自帝王谷大鬥盲劍客開始，處處都受展雲龍的輕視，他目中寒光一湧臉上登時佈起一股濃濃的殺氣，他恨恨的道：「你這小子太可惡了，來，我們玩玩吧。」

珍珠花冷笑道：「鐵先生，我請你來此，是做公證人，可沒讓你與我的朋友打架，如果你要動手，衝着我好了……」

鐵中錚嘿嘿地道：「珍首領，妳這就不給本皇爺面子了，關兄和妳的事我不便插手，那是因爲妳的面子，而這事是本皇爺的事情，與妳就扯不上關係了！」

珍珠花冷冷地道：「這地方是我的，多少你也問問我這個主人，要打架出去打，誰要是沒有我的同意在這裡動手，休怪我珍珠花反臉不認人……」

鐵中錚氣得大吼道：「好！我算認識妳了！」正要發作，陡見關洛奇向他連施眼色，那意思極爲明顯，意思是說現在不宜動手，只有設法安全離此才有報復的機會。

殿外，這時突然響起一聲大叫，道：「賊兒子，你再不讓老娘進去，老娘就要殺進去。」

只聽宇文鵬在罵道：「臭娘們，你只要敢跨進一步，我宇文鵬首先宰盡你們這批龜孫，讓你們瞧瞧老子宰人的手段！」

關天虹一聽先前的吼叫是自己母親喬五娘的聲音，心中登時暗喜，身形一退，就要往殿外奔出。

李文揚冷喝道：「那裡走！」

喝聲甫落，自黑黝黝的殿外人影裡，陡地湧出十幾個黑衣高手，各持明晃晃的尖刀，擋住了去路。

關天虹大駭叱道：「流沙門，你們的

人數倒不少！」

李文揚冷冷地道：「你還是乖乖的回來，像這種守護的弟子不知有多少重，你的功夫雖然不弱，卻不能衝出去！」

關天虹冷笑道：「姓李的，算你狠！」

他心裡雖然有些不願意，身子却慢慢的退回來。

一連串步履聲傳來，人影晃動，凌魂一步跨了進來，他一眼瞧見首領珍珠花躺在地上，不禁呆呆的道：「首領！」

珍珠花淡淡一笑道：「不要難過，我只是受了傷，凌魂，你有什麼重要報告，乘我還能支持的時候，快點說！」

凌魂面色一暗，道：「首領，喬五娘正將她們的人調集廟外，大有殺來之勢，這個女人聲言要進來一會，望首領能及早定奪！」

珍珠花想了想道：「要她一個人進來，將她的人遠遠散開五里之外，否則，你告訴她，我們流沙門拚了全派毀滅，首先殺死她的兒子丈夫！」

凌魂猶疑的道：「這……」

珍珠花一笑道：「一個喬五娘有什麼值得可怕，她進來之後，我正要找她談談條件，凌魂放手去幹，一切我都有算計——」

凌魂應了一聲，悄悄的退了出去。

一時大殿中非常之沉寂，每個人似乎都將目前的形勢看清楚了，日月山雖然困在外面，看來是佔優勢，其實是處於劣勢，處處都受流沙門的牽制。

不一會兒，喬五娘面色如霜的奔了進來，她人尚未進殿，已自先喝道：「老殺才，你敢讓老娘在外面吃西北風！」

她身形才跨進殿中，陡然瞥見關洛奇面上發紫的躺在地上，似乎微微一楞，近乎不相信的問道：「老殺才，你這是幹什麼？」

關洛奇苦笑道：「夫人，我受傷啦！」

喬五娘哼的一聲，道：「活該，沒有人同情你，誰叫你去惹那個浪貨，老殺才，老娘才不管你的生死，只要我的兒子沒事就行了！」

她轉頭一望關天虹，道：「孩子，你沒事吧？」

關天虹苦笑道：「我沒事，爹是中了毒，如果再不治療就完了，娘，你何必要和爺爭這口氣呢？他現在不是已經後悔了！」

「哼！」喬五娘哼了一聲道：「這是他自找的，怪不得誰，男人是掉了瘡疤忘了痛，你原諒了這一次，他下次準又去惹一身騷……」

關天虹搖搖頭，道：「娘，他是妳的丈夫啊！」

喬五娘氣冲冲的道：「丈夫？他從沒有盡過丈夫的義務，除了會攪女人還會做什麼？死沒良心的，我才懶得管呢……」

鐵中錚雙眉一鎖，道：「嫂子，這不是生氣的時候，目前我們幾個人都困在這裡，如果妳再不和關兄和好，情況……」

「喲！」喬五娘尖聲尖氣的一笑道：「親家，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可不敢再固執了，行，我們現在走吧，回去以後談私事……」

珍珠花這時冷冷地道：「喬五娘妳過來！」

喬五娘一瞪眼道：「妳是什麼東西，喬五娘也是妳叫的！」

珍珠花冷冷地道：「不要凶，現在妳還沒資格殺我，姓喬的，妳的丈夫已中了我的『蜂尾針』此物最毒，無藥可救，流沙門恩怨分明，總算報了仇……」

「蜂尾針！」喬五娘神情大變，道：「天哪！妳從那裡弄來這種東西！」

她這時才覺得事態嚴重，慌不迭的走到關洛奇的身前，伸手看了看他的眼皮，神情大變的道：「洛奇，你覺得怎麼樣？」

關洛奇黯然的道：「我有些昏沉，沒有辦法運氣……」

喬五娘駭得大叫道：「這是毒尾攻心的現象，洛奇，我們趕快回去！」

珍珠花冷笑道：「要回去也要向我商量商量……」

喬五娘怨毒的看了她一眼，道：「妳敢不放行！」

珍珠花冷冷地道：「我爲什麼不敢？」

她淡淡地笑了一笑道：「只要妳喬五娘答應本首領的條件，本首領深仇已報，姑且可放妳一條生路！」

喬五娘怒叱道：「你認爲『蜂尾針』眞能要了他的命是不是？」

珍珠花堅定的道：「至少目前是如此！」

喬五娘心神大震，道：「妳說吧，我沒時間和妳耗下去！」

珍珠花冷冷地道：「日月山和流沙門深仇似海，死了一個關洛奇實在太便宜了，但上天有好生之德，本首領只是上體天心，格外施恩，現在我命妳們日月山弟子不准再出貴山一步，否則……」

喬五娘氣得大笑道：「辦不到！」

大殿似乎又沉寂下來，因爲喬五娘的口吻是那麼的堅定，幾乎沒有人能改變她的意志。

珍珠花淡淡的一笑道：「妳還是再考慮一下，我這個要求並不過份。」

她身罹重傷之後，粉靨上本極蒼白，可是這一淺淺而笑，却有一種病後美人的意味，只見紅暈輕飄，一副惹人憐愛楚楚動人之容，非但使場中羣雄看得心中大動，連李文揚都不覺心恍神搖，有些克制不住。

喬五娘心中一顫，忖道：「怪不得我那外子幾乎爲這騷貨發狂，原來她還眞有這種人見人愛的迷人姿色，我雖是個女人，乍見這病中美人的音容，都還覺得心動神搖，何況是男人了……」

她這時認爲珍珠花出身妓院，必會一種女人的魅功，方始能使男人傾倒，自己丈夫才會突然變心，或許是這女人的功夫太好，致使關洛奇沉迷色中，而樂不思蜀……

哼了一聲，她冷冷地道：「沒有什麼值得考慮，妳還是死了這條心……」

珍珠花輕輕嘆了口氣，道：「你難道不愛妳丈夫？要知苗彊『蜂尾針』天下最毒，中者十之八九沒救，所以首領不忍使妳中年喪夫，好心要延續他幾年生命，沒想到妳倒無所謂……」

喬五娘冷冷地道：「妳的良心倒不錯——」

珍珠花莊容的道：「因爲我們都是女人，知道女人的痛苦，我不願妳和我一樣成爲時代的犧牲者，苦口良言，聽不聽全在妳。」

她雖然恨死了關洛奇，但當她看見喬五娘之後，她的心腸不禁又軟了，或許她是基於心裡的一點同情，同情喬五娘的不幸遭遇，這女人雖然凶了一點，到底沒有得到多少眞正的愛，如果在中年讓她喪偶，也許她會變得更恐怖，更暴躁……

喬五娘冷漠的道：「妳認爲我丈夫一定會死掉麼？」

珍珠花正容的道：「不錯，只要再過一個時辰，我相信沒有人能再救他，喬五娘，願不願意全在妳，等會兒死了丈夫可別怪我事先沒通知妳……」

喬五娘心神大顫，通體冒出一股冷汗，斜睨了關洛奇一眼，只見他額上泛現出顆顆豆大的汗珠，臉上漸呈鐵青之色，她脾氣雖然不好，到底和關洛奇有夫妻之情，見狀之下，急忙奔至關洛奇的身邊，關懷的望着他。

她焦急的道：「洛哥，你怎麼樣了？」

關洛奇此刻正以本身之修爲抗拒「蜂尾針」之毒，耳際雖可聞見自己妻子的話聲，却不可分神答話，只是暗暗在運功施力，妄要將毒針逼出體外。

喬五娘狠狠地跺脚，道：「老不死的，你敢情耳朵聾了……」

鐵中錚嘿嘿笑道：「嫂子，關兄正値緊要關頭，不能隨便開口說話，妳就是問上十遍，他也不會回答妳……」

喬五娘哦了一聲，道：「我眞老糊塗了，居然連這點都沒想到……」

她對自己丈夫的功夫非常自信，一見他能運功療毒，頓知關洛奇有足夠的抗毒力量，暗中不覺放心不少。

可是珍珠花却絲毫也不放鬆，她倒在李文揚的懷中，斜睨着明麗的眸子朝這邊直望，一見喬五娘神情略定，知道這女人必有所恃，珍珠花冷哼一聲，道：「喬五娘，我們的談判如何？」

喬五娘冷哼地道：「我日月山的弟子遍及天下，論身份勢力都比妳流沙門要强得太多了，豈會受妳流沙門的約束，而不准出日月山一步，珍珠花，妳這個主意可不太高明。」

珍珠花臉上殺機一湧，道：「不管妳怎麼說，我一定要妳答應，喬五娘，妳是聰明人，不要我再多說，假如妳一定要堅持的話，那後果是怎麼樣，妳會知道得比我還要清楚……」

喬五娘一怔，道：「妳還敢動硬的？」

珍珠花臉靨所浮現的殺機由淡而濃，逐漸的擴散出來，她眸子裡的寒光一閃，以一種堅定而沉毅的口吻，道：「這是必然的手段，也是杜絕後患的好方法，喬五娘，我珍珠花雖然是個女人，却有男人一樣的手腕，如果妳一定要看看這個後果，我只好讓妳先瞧瞧我對付你們的手法，不過妳看見之後，可不要說我太狠……」

她輕輕擊了兩掌，道：「這廟裡廟外都是埋伏我的手下，只要我掌聲一起，這殿外四週的人就會衝殺進來，那時，嘿嘿，妳要後悔都來不及了……」

果然，她掌聲甫落之時，只聽四處响起一連串鼓聲，頓見這大殿各處同時湧出一大排手持「硬弓强弩」的高手，俱身配長劍，手持强弩，對着殿中所有的人。

喬五娘和鐵中錚心中登時一駭，沒有想到珍珠花這麼厲害，居然將弩箭手暗藏四處，將他們這些進來的人通通困在裡面，這情形很顯然，只要鐵中錚和喬五娘稍有異動，便會萬箭俱發，長弩飛舞，這時雙方距離極近，只要箭弩一發，不管對方有多高的身手，要想對付這些銳利的長箭及弩矢，恐怕不是件簡單的事。

鐵中錚嘿嘿一笑道：「珍首領，我姓鐵的今夜可開了眼界，沒料到珍首領非但是才女，還是個極工心機的大行家，僅憑這種佈局就非一般人所能想出來的，本皇爺有點奇怪，以妳這種手段對付關家，不是有點小題大做了……」

珍珠花苦笑道：「誰都知道魔宗之主天下之霸，流沙門要跟關當家的對對場面，的確是有點不自量力，可是我要血刃師門之仇是在所必行的事，因此本首領在愼重的考慮之後，才決定在這裡和關家的一拚，那怕是拚至最後一人……」

鐵中錚冷冷地道：「妳一拚可知道流沙門要全毀了……」

珍珠花淡淡的道：「流沙門早就毁了，現在的流沙門只不過是死灰復燃……」

「嘿——」鐵中錚心中念頭直轉，嘴裡只是不住的冷笑，這個老狐狸更不簡單，他見勢不妙，暗中在籌劃脫身之策，但他不敢當面得罪關洛奇，只是在等待機會。

珍珠花雙目如刃，冷冷的瞧着喬五娘，道：「妳還有意見麼？」

言下之意，對方不答應也得答應，竟要逼得喬五娘沒選擇之餘地，喬五娘也不是省油之燈，她見勢已至此，腦海之中如電光火石般的閃出，意念一動，心中有了計劃，表面上絲毫不動聲色，只是淡淡的一笑。

她哈哈笑道：「珍首領，我喬五娘可服了妳，憑妳那片蓮舌也會說動了鐵石人的心，妳是知道的，我喬五娘雖然是日月山的半個主人，什麼事可作不了主，這事要等我那個老不死醒過來，我再去跟他商量商量，只要他肯答應，什麼事都好談……」

喬五娘向關天虹施了個眼色，關天虹會意的點點頭，這情形很顯然，關家的人不會這樣雌伏，或許尚有什麼詭計要施出來，只是凝視着流沙門的那些弩箭手，一時不敢動而已。

「咚！咚！咚！」

突然自夜空裡響起一連串密集而沉重的鼓聲，低沉的鼓聲如悶雷般的響起，傳遍了每個人的耳中。

珍珠花神情微變，道：「李隊長，什麼事？」

李文揚也不知這密急的鼓聲是從何而來，他愣了一愣，道：「我去看看！」

李文揚大步行出，直往宇文鵬那裡走去，一路上，只見流沙門的弟子個個緊張，目不轉瞬的望着日月山的高手。

宇文鵬急忙奔了過來，道：「李大隊長，雙方馬上就要接觸了！」

李文揚嗯了一聲，道：「對方好像要動手了，我們要小心——」

宇文鵬指殿裡的人，道：「裡面的情形如何？」

李文揚苦笑道：「很好，你不要担心……」

他默默察看了一下雙方情勢，急忙的又轉回殿中，將外面的情形悄悄的告訴了珍珠花，使珍珠花心思略定。

闞洛奇經過一陣運功之後，身上所中的蜂尾針劇毒總算暫時遏止住了，他深知蜂尾針中人身上，極不易拔除，自己雖能暫時抑制住傷勢，但時間一久，依然會喪失了性命，所以他急忙張開了雙目向場中各人看了一眼。

他向喬五娘苦笑，道：「夫人，我們得快點回山——」

喬五娘冷冷地道：「珍大首領不放行呀，老殺才的，你不是和珍大首領有過一腿子的關係麼，這個交情可要你去賣了……」

這娘兒還眞不含糊，每一句話都是那麼尖酸、苛薄，聽得任何人的耳中都會覺難以入耳，忍受不了。

李文揚忽然變色，道：「臭女人，妳說話可留點德——」

「喲——」喬五娘尖叫了一聲，道：「我們的大隊長，這又碍着你什麼事，我喬五娘連講句話的自由都沒有了，哼！我的嘴就是這個樣子，誰都管不了——」

李文揚冷笑道：「多嘴婆，妳要我管我還懶得管呢，只是妳說話不要傷害到別人，我們是爲那一樁事說那一樁事，可不要七拉八扯說一通——」

喬五娘不屑的道：「李文揚，你不要以爲在流沙門當個大隊長便神氣活現，反穿皮襖裝他媽老羊，你得放明白點，憑你那副德性給老娘提鞋我都不要，拾了個破尿壺，當了個大酒罈，還好意思說得出口，呸！穿破鞋頂綠帽子，我都覺得丟人。」

一股烈火樣的憤怒自李文揚的心中湧了上來，他也是個鐵錚錚的漢子，豈能連着受婦人的羞辱，當時氣得一聲大吼，幾乎要跳將起來。

他總算沒失去理智，轉頭向珍珠花，道：「珍首領，我不能再忍耐了，士可殺不可侮，她非但侮辱了我，也冒犯了你的神聖，在下必須爲妳的神聖而拚到底——」

珍珠花黯然的道：「你不能再忍耐一下了麼？」

李文揚堅決的道：「不能！我一點不能，因爲我愛妳，我不能讓任何一人侮辱了妳，首領請讓在下和這個臭女人一拚……」

珍珠花幽幽地道：「你去吧，我不能再阻止你——」

李文揚緩緩的轉過身去，臉上露出一股湛然的神光，右手緊緊的握着劍柄，慢慢的向前行去。

展雲龍搖搖頭，對李文揚這種寧死不屈的英雄氣魄不禁大爲敬佩，當李文揚行至他身邊時，他輕輕拍了李文揚一下肩頭，小聲的道：「小心對付，攻她雙腿，那是她最弱的地方！」

李文揚微微一怔道：「多謝你指點我……」

他曉得展雲龍這話含有深意，當時謹記在心中，斜斜的一拔長劍，一股流灩的寒光脫鞘騰出，大喝一聲道：「臭女人，妳給我過來。」

喬五娘冷冷怒道：「和你這種人動手也太丟人，老娘不和你動手……」

李文揚大聲的道：「妳如果不敢出來和我動手，就表示日月山從此退出江湖，再也不要談武林中事，臭女人，妳聽清楚了麼？」

喬五娘沒有料到李文揚這般厲害，居然在這時拿話套住自己，她鼻子裡傳出重重的一聲冷哼，道：「不知死活的小子，你也太小看老娘了……」

她是何等的高傲，驟見李文揚耀武揚威的立在身前，登時有一股怒火湧出，緩緩行出，嘴裡傳出冷笑之聲。

闞天虹身形斜斜一躍，道：「媽！這場交給孩子吧！」

展雲龍用手指着闞天虹，淸叱道：「滾回去，這裏沒有你的事——」

闞天虹只覺得心中一寒，一股涼氣逼透心間，連他自己都不明白爲了什麼，每當他看見展雲龍時，心裡就會產生一種說不出來的畏懼與恐怖，他氣得嘴唇顫動，却不敢表示出來，恨恨的又退了回去，目中盡是怨毒之色。

但他也不甘如此示弱，嘴裡大叫道：「展雲龍，我們大家有得好看……」

展雲龍僅是冷冷一笑道：「那是以後的事，現在可沒有你表現的機會……」

他暗中向李文揚一施眼色，李文揚乘機斜揮長劍，在空中晃起一股劍浪，大喝一聲，斜劍使了出來。

「哼！」

喬五娘重重的冷哼一聲，身子倏地躍空而起，右掌輕輕一晃，左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劈向李文揚的劍身。

李文揚這時雖然蓄滿了一肚子的怒火，暗中却有了準備，一見她斜掌劈來，劍刃在空中陡然一轉，對着喬五娘的右足上削去。

這一着是展雲龍提醒他的，臨時拿來試試是否有效，心中可說是全沒有把握，那知他的長劍擊出，喬五娘的神情隨即而變，嚇得暴身退了出去。

喬五娘暗中大駭，道：「老不死的，我腿上的毛病是誰告訴他的……」

原來這個脾氣暴烈的女人幼時生過一場大病，得了一種怪病，這怪病是生在雙腿之上，每當她運功對敵之時，雙足便會像軟骨一樣的用不上勁道，所以每在對敵之時，她都盡量防備自己的雙腿，不使這個弱點被敵人看出來。

可是她扮裝的雖然巧妙，依然讓展雲龍無意之中發現，臨時點醒李文揚，要他冒險一試，那知這一着甚是成功，居然逼得喬五娘粉靨驟變，暗中駭顫。

闞洛奇喘了兩口氣道：「夫人，我也不知道……」

這件事除了他們夫妻兩人知道外，連兒子闞天虹都不知道喬五娘有這種絕症，故李文揚招式一出，闞洛奇和喬五娘暗中皆生駭異之心。

李文揚一着奏效，精神登時一振，揮起手中三尺鋒芒，躍身進逼而出，一時竟

將喬五娘迫退好幾步。

喬五娘氣得大聲的吼道：「姓李的，你不要逼人太甚——」

這女人倒也眞狠，她見李文揚識破她的弱點，登時有一股殺氣湧滿了臉上，左掌五指一曲，縷縷的指風破空點了出來。

「五陰鬼爪——」

場中似乎都被喬五娘這邪道上的異派功夫所懾，俱心中一寒，沒想到武林中沉寂已久的一種秘門功夫，會在這個女人的手裡施出來。

珍珠花神情大變道：「文揚，你快退回來，不要和這種人動手……」

「呃……」

時間似乎太晚了，李文揚只覺身子大顫，一怪異的勁氣穿進體內，他痛苦的慘呃了一聲，長劍突然脫手落在地上，身子蹌蹌踉踉的退了幾步！

他痛苦的道：「首領，這個女人指上好毒——」

珍珠花驟見李文揚身中毒指，心中如被兩枝銳利的長劍絞剜着一樣，她痛苦的全身一顫，道：「文揚你趕快運功抵住傷勢——」

李文揚深知此刻情勢危急，急忙盤膝坐在地上，暗暗運集全身眞力，阻止毒勢的蔓延。

喬五娘冷冷大笑道：「珍首領，你的大情人好像是傷得不輕麼？」

珍珠花冷冷地道：「這個仇有人會替他找回來，喬夫人，妳不要得意，你們的生死還在我的手中，憑妳們這點力量還逃不出我這七道重卡。」

喬五娘冷道：「不錯，妳能看清這裡的形勢已經不錯了。」

「嘿嘿！」鐵中錚嘿嘿連聲，道：「嫂子，關大哥的傷好像又發作了，我們似乎不能再拖延時間了，妳瞧，關大哥的身子……」

喬五娘心中大顫，回頭一望，只見關洛奇冷汗直流，面上泛起陣陣的抽搐，她雖然暗恨關洛奇的負心，到底是夫妻一場，驟見他這種在生死邊緣掙扎的痛苦情形，心裡不禁軟了許多，頓時顯得焦急起來。

她惶悚問道：「老殺才，你覺得怎麼樣？」

關洛奇額上汗珠滾滾滴落，他這時强自忍耐着身上的痛苦，牙關抖顫，睜開無神的雙目，道：「夫人，我可能不行了！」

喬五娘悽然的道：「老不死，我們先回去……」

她這時只關心丈夫的生死，對於身外的事却看得淡了，忙命關天虹將關洛奇扶起來，回頭向鐵中錚，道：「鐵先生，請你開路——」

鐵中錚嘿嘿地道：「嫂子能以大哥生死爲重，什麼事都好說了！」她緩緩向前移動了一下身子，目中閃出一絲詭秘而陰狠的神色，望着珍珠花，道：「珍首領，請給我鐵中錚一個面子，讓他們先回去，關於兩家的恩恩怨怨，日後我們再談……」

珍珠花搖搖頭道：「鐵先生，小女子對先生的要求本不敢拂逆，無奈流沙門弟子都在等待着這一天，所要的是一個交待，如果小女子沒有一個交代給他們，他們或許會太激憤，反而給小女子一個難堪，那時我也沒有臉再當他們的首領……」

鐵中錚眉頭一皺，道：「珍首領的意思……」

珍珠花堅決的道：「我還是那句老話，只要日月山的人一年之中不出江湖一步，流沙門這段樑子就算結了，對姓關的人說，這實在太便宜他了，但我們並不是逼人太甚之人，只要大家都過得去，什麼事都可放手……」

這的確是個很大的難題，以日月山在武林的聲望，自然不會輕向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流沙門低頭，事關雙方的聲譽，主宰今後的武林地位，喬五娘不是個笨蛋，要她親口答應比殺了她還要難過，但事實已逼在眼前，不交待也不行了。

喬五娘恨恨的道：「珍首領，妳這一着也太狠了！」

珍珠花冷笑道：「當年關大當家的毀我流沙門的時候，怎麼妳不說他狠呢？妳可知流沙門忍辱偷生所爲的是什麼？只望以後有一天讓日月山也嚐受一下失敗的苦味……」

關天虹這時感覺關洛奇的呼吸愈來愈沉重了，他知道爹爹生命已至油乾燈盡的時候，如果再不作適當的救治，爹爹的這條命便算交待在這裡了。

他心中一急，道：「媽！爹快不行了，妳就先答應她——」

喬五娘想了一下，痛苦的道：「好，我答應妳，但是期限僅僅一年，一年後我關家子弟會洗雪今日之恥……」她傷心的嘆了口氣，道：「想不到顯赫一世的日月山會毀在我喬五娘的手裡，若不是爲那個老不死的，我願一劍先殺死自己，免得人家笑我喬五娘這樣無用——」

當她腦中想起自己的祖父、爹爹的努力開創日月山那種辛苦時，她不禁爲自己今日所承諾對方的事而難過，她知道日月山是毀了，毀在自己的手裡，她將沒有顏面向歷代祖宗交待，因爲她已背負起不孝的罪名……

鐵中錚見事已至此，嘿嘿的一笑，向關天虹一施眼色，雙雙向大殿之外行去，喬五娘恨恨的看了大殿中的每一個人一眼，方始移動着艱苦的步子行去。

「站着！」

這彷如平地響起一聲巨雷似的大喝，自展雲龍的嘴裡傳出，喬五娘心神劇烈的一顫，登時一刹身勢，道：「你鬼吼什麼？」

展雲龍冷冷地道：「妳這樣就走了？」

喬五娘一怔，道：「我不這樣走，難道還要我爬出去？」

展雲龍冷淡的一笑道：「李大隊長身中五陰鬼爪，沒有妳的解藥誰也救不活他，在下斗胆要請妳留下解藥再走……」

喬五娘變色，道：「我丈夫身中珍首領的『蜂尾針』又何嚐有解藥，年輕人，你不要太逼人，我姓喬的並不怕你。」

展雲龍冷冰的道：「這不同，蜂尾針中者雖然沒救，以關洛奇的功力保持性命還不是太難的事，而妳的鬼爪可不同了，要是不服下你的解藥，恐怕李大隊長的性命要交待給妳了……」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俞劍峯、岑少風正想轉回古塔，發現一條隱道有人影。此時又來了后曉南領着丐幫四位弟子，說岑少風殺了丐幫的人，帶他回去對姐姐解釋，余劍峯只好一個人落隱道探險，又遇見俞福老僕……岑少風跟后曉南行至半路，她反將丐幫四人誘殺，使岑少風莫名其妙，她的解釋是怕丐幫分舵找他麻煩。將他們解決了事……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流沙冲落塔底殿　險死闖出火口關

沙丘上黑點鑽動，待蹄聲漸近，數人數騎出現在他倆視野，速度好不迅疾，一眨眼，已馳到了跟前。

將要錯身之際，岑少風電目一瞥，只見六匹馬一字排開直奔前來，馬上只坐著三個人，另有三匹馬，馬上却不見有騎士坐著。

原來那三個騎士除了胯下自騎著一匹坐騎之外，此外又分別牽了一匹馬隨行奔馳。

身邊風聲斐然，轉瞬間那三人六騎已超越岑少風及后曉南漸去漸遠，終於杳不可見。

岑少風望著漫空塵沙，怔怔自語道：「馬行沙漠，速度猶不亞於飛履平原，這三人的馬上功夫也算是十分到家了，何況他們另外還牽著三匹馬……」

后曉南接口道：「他們這是有備無患，一俟胯下的馬兒力竭而倒，立刻便可換上另一匹座騎，可免在沙漠中徒步之苦。」

岑少風拍拍衣袂上的沙塵，道：「這三個人趕路如此之疾，想必有急事在身，只不知他們此去何方？」

后曉南露出奇異的笑容，道：「若我所料不差，他們此行乃是趕到巴什湖去。」

岑少風道：「妳說什麼湖？」

后曉南一字一字道：「巴什湖。我師姊就住在那兒！」

語聲微頓，復道：「你若不想渴死在沙漠上，便跟我走吧——」

言罷再也不望胡三奇等四人的屍首一眼，舉步前行，岑少風稍事躊躇，亦隨後跟上，一陣狂風吹來，捲起了半天黃沙，他倆的身影逐漸模糊難辨……

日落時，岑少風及后曉南走到了巴什湖畔。

遠望湖上，沙鷗翔集，一碧萬頃，錦鱗戲於水中，汀蘭長於江岸，微風徐徐，從湖心吹來，令人爲之心曠神怡。

在這漫無邊際的莽莽黃沙中，突然出現了這一座美麗的湖泊，簡直就像神話中的太虛幻境一般。

然而岑少風却無心欣賞美景，一瞧見那澄澄見底的湖水，他的眼睛早已發直了，狂喜著叫道：「水……有水了！」

他狂奔著上前，匍伏在湖岸，死命的喝著水，直到他的肚子已被水灌得鼓漲，還是繼續的喝著。

忽然間，一滴鮮紅的血滴落在湖上！

一滴、二滴、三滴、四滴……殷紅的鮮血淌在碧綠的湖水之中，染成一幅狼藉的圖案，耀人眼目。

鮮紅的血水逐漸擴大，微風吹過，蕩起血花漣漪，岑少風感到一陣噁心，險些將喝進去的水全都嘔了出來，他霍地一躍而起，抬目一望，只見湖岸一株垂楊枝頭上，赫然斜掛著一具屍體——

那屍身上的衣衫勾住樹枝，是以並未掉墜下來，扭曲的小腹上穿裂了一道致命的傷口，鮮血不住地汩汩淌出，傷口深入皮肉總有三四寸之深，似乎爲兵刃所傷，但細看之下，却又不像兵刃劃得那樣平整俐落。

岑少風心中有數，深深吸了口氣，喃

喃道：「五節刀？趙門五節刀！」

後曉南銀鈴似的語聲響自他背後：「此人乃是死於趙門五節刀的指力上，瞧這傷口劃得如此平整，便如被利刃所割，此一獨門手法算是趙門武學中最惹眼的標誌了，任何人一瞧傷口，就立刻可以斷定出他的死因。」

岑少風道：「但是我並沒有殺死他。」

後曉南笑道：「人自然不是你殺的，一整天你都與我在一起，除非分身有術，否則怎能跑到此地來殺人？」

岑少風道：「我不是這個意思，五節刀之招式繁複萬端不足爲外人道，除我身受趙老爺子親傳外，絕不能有第三者精擅此技，可是近來却一再有人死於五節刀上，委實把我弄糊塗，幾乎要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殺人了。」

說話間目光轉動，近處的垂楊上同樣也掛著二具屍身，死狀都是一般無二。

他皺了皺眉，說道：「死者怕是下午在沙漠上越過我們的三個騎士，只不知爲了何故死於此處？」

後曉南不答，伸手指了指前方，道：「你瞧見岸邊那十幾座帳篷沒有？」

岑少風循著她纖手所指望去，但見湖岸不遠處稀稀落落架著十數座圓型帳篷，他下意識道：「塞外遊牧部落，一向逐水草而居，這莫非是他們居住的蒙古包？」

話聲突然頓住，眼睛直瞪住前方，半晌不曾轉動。

一眼望去，只見數十個蒙族裝束的大漢，分抬著七八具屍體筆直走到岸旁，一個接著一個抖手拋出，「噗通」「噗通」連響不停，死者一一被拋入湖心。

那些屍身上俱綁著一塊巨石，落入水中後，便直沉湖底，只有水面上平空起了一圈一圈的水泡。

岑少風瞧得又是驚奇，又是詫異，連眼球都發直了，道：「好多的死人！」

後曉南道：「也不算太多。」

岑少風道：「如此多人同時暴卒，還不算多？此地莫非有瘟疫不成？」

後曉南淡淡道：「是不是瘟疫，你等著瞧吧。」

岑少風道：「無論怎樣，這巴什湖必是個是非之地，姑娘帶我來此……」

言猶未盡，陡然一陣蹄聲亮起，沙塵飛揚中，三人三騎自沙漠上飛馳而至，騎士身上所披的大氅迎風飛展，驟眼望去，宛如三片黑雲貼地捲來。

* * *

且說俞劍峯被捲入流沙漩渦之中，載浮載沉，那股流沙奔勢甚疾，宛如波濤洶湧澎湃，在地底中發出轟雷般的迴鳴。

他捲沉漩渦底下後，立刻閉住一口眞氣，但沙粒仍不住自鼻孔中滲入，只覺胸中窒悶非常，他心中暗嘆一聲，忖道：「這股流沙，深藏地底，疾漩如輪，其流勢峻急較之怒濤猛浪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若任得流沙翻捲，久不換氣，縱然不遭滅頂之禍，只怕悶也得要活活悶死。」

他竭力使自己保持清醒，與流沙掙扎，身軀被沖出一段距離後，流沙突然改道向左面石骨缺口湧出，流勢變得愈發愈湍急奔騰，隆隆聲音，不絕於耳。

翻騰之間，突見一團黑影順著沙浪飄浮而來。

俞劍峯甫從沙底冒出頭換了一口氣，未及瞧清那團黑影是何物事，身子又被迂迴的急流捲沒，他精枯力竭，丹田中的眞氣，已然散盡，再也支持不了，當下但覺胸口一窒，登時昏迷了過去……

醒來時，他發覺自己躺在一座淺灘之上，那流沙奔勢到此已變得頗爲迂緩，灘上積沙，僅及他的膝下。

俞劍峯心裡明白，他是被流沙急湍把他捲到這淺灘上來了，在如此激流漩渦的衝擊下，他居然沒有葬身沙底，得保不死，除了依賴自己具有超人的求生意志外，更不得不歸功於奇蹟的出現了。

當他的知覺恢復時，只覺全身百骸欲散，體內像是有一團烈火熊熊燃燒著，提不出一丁點力氣來。

他無助的想著：「也許我只有躺在此地，讓死神一分一分把我的性命奪去了。」

渾渾然，他又昏迷了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當他再次啓開眼簾時，週遭是一片漆黑，奔雷似的流沙聲音依舊在他的耳旁交震迴響著。

俞劍峯知道自己目下當務之急，乃是要盡快恢復功力，然後方能設法脫離此一困境，於是他立刻摒除雜念，調息運氣。

他運起禪門吐納字訣，體內一股眞氣上沖泥丸，下達四肢百骸，徐徐運轉了十五週天，半盞熱茶時間過後，氣脈逐漸暢行無阻，出了一陣熱汗後，他感覺到自己身子已經是完全復原了。

這一次運氣，俞劍峯不期發現師門心法的妙用，以自己所蘊藏的驚人潛力，不覺信心大增。

他甫站直身子，驀然之間又是一陣隆隆巨響傳了過來，入耳驚心，俞劍峯定睛一望，只見那股蜿蜒不絕的流沙不知受了什麼衝激，流勢劇增，只一忽又恢復了先時的澎湃湍急，那沙勢湲湲，有如天河突降，瞬已衝湧到他立身之處。

俞劍峯百忙中，不暇多想，迅速縱身往後疾退，只見自己已站立在一處岩脈的缺口上——滔滔激流，洶湧而過。

目下他所立身的岩脈，較之底下那道沙床要高出許多，是以任流沙奔騰，驚濤狂捲，仍不慮被湮沒波及。

俞劍峯搖頭嘆道：「好一股惡流……」

沙浪翻滾中，一團黑影順著奔騰般的沙勢漂流而至。

俞劍峯目力過人，雖然光線極端黑暗，依然看出那竟是一個人在沙浪裡翻捲，心中不覺震一大震。

他萬萬料不到除自己之外，竟還有旁人陷身於這股地底暗流中，眼看那人在急湍上掙扎，便與適才自己的處境一般無二。

一股沙浪捲過，那人冒出半個身子，雙手虛空亂抓，這只是一種下意識的動作，莽莽平沙之上，根本無可資攀拿之物。

俞劍峯高聲喊道：「快設法閉氣游到這邊來！」

那人吐氣開聲，盡可能使身子浮在沙面上，手足運勁往斜地裡划將過來，却是力有未逮，始終無法接近岩脈。

經過幾次嘗試後，又被奔雷似的流沙

衝出老遠。

那人大吼道：「我不行了！丟一根繩子過來！」

俞劍峯隨身並未帶有蔴繩，他情急智生，立即脫下外衫，裂帛一聲，那外衫已為他撕成片片，結成一條長索，運力拋出。

他擲索救人，無論時間方位無不拿捏得恰到好處，那人伸手拉索，運氣聚納中焦，借著俞劍峯手勁冲身一提，凌空拔足連點數點，宛似飛鳥凌波般，在平沙上面幾個起落，疾射岩脈。

就在他即將躍抵岩脈上方的當兒，忽然發出一聲悶哼，身子無緣無故一沉，被大浪捲成半傾斜的狀態。

俞劍峯只道對方真力不足，喝道：「提身換氣，莫要撒手丟棄繩索，我再想法助你一臂之力……」

話猶未盡，那人陷入流沙，身軀逐漸下沉，迅即沒頂，此後便不見再冒身出來。

俞劍峯覩狀黯然，暗忖：方才眼看那人即將掠到安全地帶，却是功虧一簣，無端又沉入沙中，若非他真氣不繼，便是流沙裡另有一股暗流使他前衝的身軀無法暢行，此番他陷身沙底，十有八九是活不成了。

然而他立刻想到自己的處境，雖然暫時免却沒頂之危，但能否脫困猶是一大問題，與其在此坐以待斃，倒不如像那人一般葬身沙底來得乾脆一些。

他默默對自己道：「此人與我先後陷身於這股地底狂流，不知是否也受老漢俞福的暗襲所致？剛剛倉猝之下，未能瞧清他的面容，倒不知他到底是誰？」

這場變故來得如此突然，亦消失得如斯迅快，饒他心智深沉，也為之迷惘不已，頹然弄不出半點頭緒。

俞劍峯只得暫時收起一顆悵悵之心，環目打量週遭環境，脚下那股流沙由高向低，以一種驚人的速度急瀉流動，兩旁岩脈自斜地裡伸進沙床，岩壁剝離的缺口，仍不時有散沙流溢而下。

奇怪的是他置身於地層之下，猶覺冷風拂拂，空氣雖然較地面上要稀薄些，但呼吸依然通暢無滯，絲毫沒有窒悶的感覺。

正用心尋思間，倏然一道冰冷語聲傳入耳際：「唉，又一個送死的人！」

俞劍峯悚然一驚，脫口道：「什麼人？」

喝聲在岩壁間交響迴鳴，却不見回應。

半晌，又是一聲陰沉的冷笑傳來：「流沙之谷，死亡之口——小子，你可有胆氣進這死亡之口？」

俞劍峯霍地回轉身子，發覺聲音乃是發自身後的洞穴，一眼望去，洞內黑黝黝的，瞧不出裡面的景物。

他定了定神，沉聲道：「閣下是對我說話嗎？」

那冰冷的聲音道：「難不成此地還有第三者在？你是多此一問了。」

俞劍峯道：「小可隨流沙飄流至此，敢問……」

那冰冷的聲音打斷道：「少說廢話，你才從流沙之谷撿回一命，殊不知自家已踏進了死亡之口，嘿嘿，你畏縮不前，可是心中害怕了？」

俞劍峯雙眉一揚，道：「生死有命，如若老天爺要我死在此地，我也只好認命了，至於害怕與否，那是另外一回事。」

語聲歇了一歇，復道：「倒是閣下一再出言挑衅，莫非是另有存心？」

那冰冷的聲音道：「小子，你若不敢走進洞裡，何必推三阻四，顧左右而言他……」

俞劍峯道：「閣下稍待，我這就進來了……」

他暗暗蓄勁於雙掌，準備應付任何突如其來的奇襲，硬著頭皮走進這條黑暗狹窄的洞穴。

穴中空氣甚為汚濁，抑且暗無天日，他緩緩摸索前進，繞過一道岩壁，突見前方不遠處隱約透出一抹迷濛的光線。

俞劍峯心念微動，疾地飛步上前，那一線綠光逐漸在他的瞳孔裡放亮，驀地足下一踣，「喀」地一響，他竟絆著了一物，險些摔倒於地。

定睛望去，却是一具骷髏橫置於地！如漆鬼火從燐燐白骨上飄散，點燃在黑暗洞穴之中，俞劍峯觸目所及，不禁倒吸了一口寒氣。

他心中默默道：「我道在此暗無天日的地底洞穴何來亮光？原來是這具骷髏所發出的燐火，顯見有人曾經喪命於此，洞內那人言之死亡之口許不為過——」

跨過白骨，眼前景物突然一變，一扇石屏當道而立。

俞劍峯探頭過去，向屏後窺看，但見屏後開了一個小洞，光線朦朦朧朧，雖是黯淡陰森，洞內景物却可一望無遺。

他運功護住門面，湊近細望，那岩壁一角坐著一個披髮左衽的老人，此人滿臉于思，長髮披垂，將面孔蓋住大半。

不過面目雖是無法分辨，俞劍峯却隱隱感覺到對方的體態及裝束都十分熟悉，只是一時無法記起。

俞劍峯敞聲道：「適才是老先生呼喚於我嗎？」

良久沒有應聲，那老人端坐於地，未曾移動一下身子。

俞劍峯皺一皺眉，挪身沿著洞口滑將進去。

那老人似乎毫無所覺，直到俞劍峯靠近他的身側時，依舊坐不改其姿，甚至連頭也沒有回轉。

俞劍峯道：「老先生不用在裝聾作啞了，小可……」

話至中途，偶爾發現眼前這老人坐立的模樣異常古怪，他端坐在那裡，非特姿勢十分僵硬而毫無生氣，抑且他的身軀久久不曾動彈，頗有幾分像是出家人蟬蛻圓寂的神態。

俞劍峯心中喃喃道：「莫非——莫非這是個死人？」

有了此一發現，他便不再冒然開口，當下放輕足步，緩緩步上前去，中途他曾頓足等了一會，對方仍毫無動靜。

俞劍峯再也按捺不住，朗聲道：「恕俞某放肆了——」

一手當胸抬起，掌勁颷風應聲劈去。

他這一掌為的只是要試試對方的性質，故以掌勢發出之際，只運集了三成功力左右，勁道十分緩和。

詎料俞劍峯的拳風，乍一觸及那老人的身軀，其全身衣袂及肌肉悉化成寸寸細灰，迎風飛揚！俞劍峯頓時為之怔住，他見自己竟然失手毀了他人一尊遺體，雖說出於無心，但總是難辭其咎，久久未能稍釋。

耳邊忽聽到一陣輕嘆之聲，在這死一般靜寂的洞裡，突然亮起這麼一聲嘆息，直令人毛骨悚然。

緊接著一道冰冷的語聲響起：「那廝的遺體被你毀掉了，是也不是？其實你大可不必為他傷感，你的命運比起他來，也不見得好到那裡去。」

俞劍峯皺眉道：「足下到底在那兒？」

那冰冷的聲音道：「你只要走過石塌，便可以望得見老夫了……」

語聲雖然冰冷毫無人味，但說到最後卻微微低喘了兩聲，竟像有些乏力而無以為繼的模樣。

俞劍峯想不出對方到底在耍弄什麼玄虛，那低喘之聲引得他狐疑心動，心中暗暗忖道：「看來若欲有所發現，非得採取主動不可了。」

他陡然下了決定，舉步跨過石塌，觸目處只見左側方一個黑影蠕動一下，下意識雙手護胸，運功待發——

那黑影一聲大喝道：「躺下去——」

喝聲中，一股熱風直襲俞劍峯，灼熱中夾著一種刀刃般刺膚的感覺，便像平空起了一場烈火一般。

那掌風襲至，俞劍峯立感炙氣陣陣逼人，他乍逢變故，全然不似往常那樣靈活多謀，竟不抽身閃避，呆板板地出手硬架，「蓬」「蓬」聲音連響數下，洞中颼風翻轉，激起一片氣流漩渦。

此際俞劍峯已退到牆邊，背脊貼壁而立。

他退無可退，盡聚全身功力正準備硬拚，倏覺對方力道一收，緊接着又傳來一陣低喘之聲。

俞劍峯驚魂甫定，慍道：「閣下莫非有意戲弄於我嗎？」

那黑影默然不語，喘氣之聲突然加劇。

俞劍峯恍然若有所悟，忖道：「敢情此人體內已負內傷，是以才會急喘不已，剛剛他那一掌勁道突收，想來便是傷勢發作，後勁不繼所致，依此道來，勢必導致內傷加劇了，早先我怎沒想到這一層上去？」

他一步跨前，自懷中摸出火摺，一團火光應手而燃——

昏黃色的光線，撒了一地，俞劍峯觸目所及，不覺驚駭交集，險些脫口驚呼出聲，火光中只見那人渾身上下都是一片焦黑，已完全不成人形，竟與被烈火燒焦了的木炭無異。

就那黑影的身旁，一排躺著二人，全身也是焦黑斑斑，業已氣絕斃命，死狀慘不忍覩。

那黑影開口道：「年輕人，你到底是走進來了，可見尚有幾分膽氣，其實老夫若不用點激將法，還不容易將你引進此洞呢。」

他話說得很快，以致顯得有點上氣不接下氣，胸前也劇烈地起伏着，略略休歇了須臾，續道：「老夫已是墳墓間的遊魂，不久於人世，你既然來到，好歹打死一個歹徒陪我送終，亦可略消心中之恨。」

俞劍峯愕道：「我是歹徒？此言從何道起？」

那黑影道：「能夠走進這洞穴的人，從來沒有一個是善類，老夫雖離死期不遠，但拚着最後一口氣，亦得作孤注一擲，你留心提防吧，老夫出手絕不留情。」

一言甫盡，黑焦焦的右手一揚，發出一股凌厲之極的掌勁，挾着呼嘯風聲，直襲俞劍峯。

俞劍峯心知對方體力已到油枯燈竭的階段，這一擊雖稱雄渾厲烈，只不過是迴光反照而已，他內心情不自禁湧起一種莫明所以的憐憫感覺，儘量避免與對方硬架硬拚，閃身避過。

他口中道：「老先生或許是誤會了，小可……」

那黑影厲聲道：「咄！你與老夫住口！」

俞劍峯見對方毫無理由一再逼着自己動手，目下又無故被搶白了一句，不禁微生慍意。

但他一眼見到對方那種慘狀，便再也發作不出來了。

他平平和和地道：「老丈且聽俞某一語，再動手不遲——」

那黑影似乎怔了一怔，霍地抬起頭來，睜開他那被火燒焦了的眼皮，其實他面上五官全燬，什麼是眼眶，什麼是眼皮，已然模糊難辨，這一睜眼，更顯得奇形怪樣，形狀甚駭人。

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俞劍峯好一忽，道：「什麼？你姓俞？莫不成你竟是俞劍峯？」

俞劍峯聽他居然認識自己，不覺大感意外，而他卻無從猜知對方的身份，這自然與他焦黑莫辨的面龐有關。

當下應道：「正是小可。」

那黑影喃喃道：「原來是你俞劍峯，難怪我總覺得聲音有些熟悉，無奈老夫眼睛不爭氣，幾乎連你的面孔如何都無法瞧得分明了……」

說着，長長嘆息一聲。

俞劍峯道：「小可眼拙，老丈大名可否見示？」

那黑影微喟道：「老夫落到這般田地，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無怪連你都認不出來了，當日咱們於飛葉石石骨內見過一面，不想老夫臨終之際，還有你在側，你我的緣份也可以算是不淺的了——」

俞劍峯聞對方提及飛葉石石骨，心念微動，再看看他身邊橫躺着的二具人體，立刻就猜到他的身份了。

他脫口呼道：「承天三匠？老丈等三人敢情就是承天三匠？」

那黑影道：「你的記憶不差，總還記得老夫。」

俞劍峯視線落到他身側的二具焦黑人體，低道：「這兩位前輩……」

那黑影黯然接口道：「他倆是老夫的二弟、三弟，早已死去多日，只有老夫命

大，仗着體內一口眞氣欲散未散，勉强支撐到現在。」

愈劍峯望着此等慘象，感到一陣難受，良久默然無語。

半晌，他打破沉寂，道：「前輩在三匠中既然排行最大，那麼便該是巧匠耿明了？」

那黑影點點頭，道：「愈小哥，你是如何來到這裏的？」

愈劍峯道：「小可遭人暗襲，跌落流沙漂浮至此，萬般僥倖才能保得住性命。」

那黑影啊了一聲，道：「那陷害於你之人，可是一個叫愈福的瘋老漢？」

岑少風愕道：「極有可能是他，不過我仍不敢十分肯定，前輩你也識得此人？」

那黑影道：「怎會不識？愈福……愈福……，嘿，老夫兄弟三人今日之遭遇，可說大半是拜他之賜。」

愈劍峯道：「前輩亦是遭愈福所害？」

那黑影道：「承天三匠一生被奸人反覆相害，又豈止愈福一人而已。先是在飛葉石，然後在落英塔……」

愈劍峯聽他再度提到「飛葉石」，腦際偶然想起一事，他滿懷不能置信地望着眼前這個焦頭爛耳的黑影，欲言又止。

終於他迸口道：「你……你絕不是巧匠耿明——」

那黑影似乎呆了一呆，道：「這就奇了，老夫不是耿明，誰是呢？難道武林中還有第二個巧匠不成？」

愈劍峯道：「有一位御風刀孫抱軒，你與他可是舊識？」

那黑影道：「孫御風刀嗎？他乃是老夫等三人生平至交，你怎麼忽然提起他來？」

愈劍峯道：「小可嘗在銀川與孫前輩碰過一面，他從我口中得悉三匠被愈肇山禁錮於飛葉石，遂趕去施救，後來於撒拉木橋我再度和孫御風刀碰頭，其時他已奄奄一息，臨死前透露承天三匠業已遇害——」

他憶起當日孫御風刀被人追殺的一幕，不覺心中慘然。

那黑影聞言微微一顫，失聲道：「你說……說什麼？孫御風刀已先老夫而故去了？」

顫抖的語聲中，透着幾分驚訝，說到最後，已完全充滿着絕望的悽傷，令人爲之惻然。

愈劍峯見對方眞情畢露，不像是作僞，一時不知如何說話好。

但他心中早有成見，遂說：「三匠的死訊既然由孫前輩親口道出，那是不會錯了，爾今又自稱耿明，不是假冒三匠之名還是什麼？」

那黑影嘆一口氣，道：「孫御風刀在飛葉石所見到的死者，只怕是老夫的替身。」

愈劍峯詫道：「替身？你的意思是孫前輩看錯了人？」

那黑影道：「唉，這一切都是愈肇山一手的傑作，他找了三個替死鬼，化裝成老夫等三人的模樣，爲的是使世人相信三匠已死，然後神不知鬼不覺地將老夫從飛葉石接到落英塔來……」

愈劍峯錯愕萬狀，倉猝中沒有聽淸楚他後面所說的幾句話，插口道：「然則那死在外面，爲小可失手毀去遺體之人又是誰？」

此時他已確定對方乃是巧匠耿明，是以急於得知另一人的身份。

那黑影道：「老夫與那人素昧平生，只知他來自西域，那愈福叫他溫老怪。」

愈劍峯道：「溫老怪？溫世達？」

巧匠耿明道：「他是兩個月前陷身於此的，聽說他和愈肇山爭奪金剛經，被那老魔頭誘到這死亡之口，活活餓死悶死的——」

愈劍峯悚然暗忖：「溫老怪一向是愈肇山拍檔合作的，不想因爲雙方利害相背，昨日之友便成了今日之敵，到最後終不免喪身於愈肇山手上，眞是可悲可嘆了。」

他搖搖頭，道：「這姓溫的無惡不作，算是死有餘辜，但是前輩……」

耿明仰天慘笑一聲，道：「任何人來到此等絕地，便再也莫作生離的打算了，那瘋老漢愈福稱這個地方爲死亡之口，可說名符其實，先時老夫兄弟三人猶不死心，窮力竭智圖闖出此處，結果呢，嘿嘿，就在火室中被焚成這等模樣……」

言猶未盡，忽然睜眼向愈劍峯背後，厲聲道：「朋友，姓愈的命你前來替老夫收屍嗎？」

喝聲中一掌猛地揚起，掌風到處，「砰澎」大響一聲，愈劍峯身後的石塌應勢崩落了一大塊。

一個怪模怪樣的老頭從塌後探出身子，當耿明揮掌之際，他已發招相迎，一時之間，洞內颼風颼然，尖嘯之聲頓起。

愈劍峯衝著那老頭大喝道：「快收掌！」

那猥瑣老頭似乎呆了一呆，但一掌去勢甚疾，再無法收回，但聞「砰」地一響，耿明仰身跌倒地上，四肢一陣痙攣。

愈劍峯一步掠前，叫道：「耿前輩，你——」

耿明斷斷續續道：「地道樞鈕……地道樞……」

只說了幾個字，眼簾緩緩闔上，愈劍峯伸手摸他脈門，早已停止了跳動，肌膚逐漸僵冷。

望著地上那三具焦黑的屍身，愈劍峯一顆心中竟也像死者的肌膚一樣的漸漸發冷，刹時他心中已被一種難以形容的悲傷之情所籠罩，只顧楞楞地站在三匠遺體前發呆，居然忘了身旁還有人在。

一聲邪笑自身後傳至，道：「姓愈的小子，你與三匠是什麼關係？值得你爲他們如此哀悼嗎？」

愈劍峯霍地回轉身子，咬牙道：「五邪叟！你爲何對一個垂死的老人下手？」

那猥瑣老頭果然是南荒五邪叟，他咧著嘴笑道：「巧匠豈是死在老夫手上？他傷勢沉重，縱使不硬接我那一掌，也支撐不過一個時辰的了，況且是他先行出手，焉可怪罪到老夫頭上？」

愈劍峯一掌本已抬起，作勢欲劈，聽得此言暗道對方所說未始沒有道理，遂又頹然垂了下來。

但他目光掃過巧匠耿明那僵硬的身體，心中陡地湧起無限的地不平與忿恨，雙目之中，充滿了殺機。

五邪叟嘿嘿冷笑道：「難不成你竟有要與老夫一拚生死的決心嗎？咱們目下同病相憐，正該和衷共濟，是以不願與你交惡，否則，嘿嘿，老夫只要用點手段，保管叫你吃不完，兜着走……」

兪劍峯發出冷嗤之聲，道：「你的手段我見多了，還能夠要出其他什麼花樣？巧匠雖說陽壽將盡，他之死你總是難辭其咎——」

他面色一板，復道：「再說你一生爲惡多端，曾冒家師之名四出作案，肆虐恣睢，莫過於此，兪某藉此機會取你性命，亦是爲世除害之意。」

五邪叟毫不懊怒道：「這句話你說過不只二遍了，若要爲世除害，現在老夫既困死此地，還用得著你動手嗎？如若欲代三匠復讎，爲何不找元凶兪肇山去？」

兪劍峯道：「你此言何意？」

五邪叟道：「兪肇山乃是害死承天三匠的元凶，你早該知曉了姓兪的先是以重金利誘三匠至飛葉石塑雕石像，之後又故佈疑陣，使世人誤信三匠已死，再要脅他們到落英塔來建造地底機關密道……」

兪劍峯滿露不能置信之容道：「胡說！密道若爲新近所建造，身在落英塔的左老前輩怎會不知情？如他知情，又怎會任得兪肇山胡作妄爲？」

五邪叟道：「甭打岔行嗎？姓左的曾爲了你父母兪一青夫婦之死，離開落英塔到中原走了一趟，爲時總有半載之久，這段期間，總夠那以機關浮雕之學巧奪天工的承天三匠完成地底密道了吧？」

兪劍峯聞言眼神凝注，露出尋思之容，往日他曾聽岑少風提過左姓奇人因爲他雙親身罹奇禍，一怒出塔的掌故，是以五邪叟所說的事，雖離奇得令人難以置信，却未始不無可能。

五邪叟續道：「地道造成，三匠再無利用價值，遂被兪福誘到此等絕地所在——」

兪劍峯道：「老漢兪福也曾參與此事？」

五邪叟道：「兪福這瘋老頭子腦筋不甚清楚，以前他是你家中的老僕，兪家發生變故後，姓左的將他收留於左右，老夫無意中發現他有二種截然不同的性格，他胸中所蘊藏的秘密，只怕比你想像所及還要多，還要可怕！」

兪劍峯心頭重重一震，道：「多麼奇怪的人！」

五邪叟道：「今晚老夫不期又察覺了他的另一項秘事，以致不容於他，乘老夫心有旁顧之際，將我推落地底流沙之中——」

兪劍峯啊了一聲，道：「怎地？你也是從洞外那股惡流裏逃過性命來的？刻前有一人陷身於流沙漩渦，我雖然抛出布索，亦未能救他出險，致又沉入沙底，那人可就是你？」

五邪叟搖搖頭道：「不是老夫，你所見到的定必是另有其人。」

兪劍峯道：「多麼奇怪的事！」

五邪叟道：「中原武林有許多高手，已相繼趕到了落英塔，這孤懸於沙漠上，靜得有如一泓死水的古塔，現在忽然熱鬧起來，你瞧見的可能是此輩高手中的人，不過他能很快的進入密道裏，倒大出我意中所料。」

兪劍峯訝道：「你從那裏得來的消息？」

五邪叟道：「小子你忘了老夫原本與兪肇山拍檔合作的嗎？我從兪大先生口中探知落英塔底埋藏有一座寶殿……」

兪劍峯仰天大笑道：「沙漠之中，何來寶殿，爾等簡直是痴人說夢了。」

俄頃笑聲一收，復道：「那一干中原高手，也是爲尋寶而來了？」

五邪叟道：「十有八九如此，否則他們甘冒暑氣，橫渡大漠來到這裏做什麼？這風聲只怕是兪肇山故意透露出去的——」

五邪叟道：「難說得很，不過在古塔裏，行將展開一場前所未有的凶殘屠殺，多少武林高人將埋骨於此，是可以斷言的了，嘿！嘿！」

兪劍峯大爲震驚，脫口自語道：「難不成禪宗他老人家趕來此地，居然與此事有關嗎？」

他略一沉思，旋道：「爲今之計……」

五邪叟接口道：「爲今之計，咱們還是儘速設法離開這死亡之口的好。」

兪劍峯嘆道：「前有流沙，後有火室，要想生離此地怕是毫無指望了。」

五邪叟眨眨眼，道：「你怎生猜到石門後面是間火室？」

兪劍峯道：「這道理甚爲淺顯，三匠受困之時日頗久，他們情知流沙多險，難以飛渡，只有另尋出路，設若石門後除開火室外尚有其他通路，三匠那裏會被烈火焚成這等慘狀，甚至因此喪命呢？」

輕嘆一聲，復道：「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過一段時間，咱們也都得步上三匠等人的後塵，化爲一堆白骨了。」

五邪叟滿面盡是懊惱之色，道：「見你的鬼！老夫可還沒有活夠哩，好歹我也得嘗試闖一闖火室，想法子亂碰，總比在此坐以待斃上算得多。」

於是放步奔去，消失不見。

兪劍峯耐心的等待着，石門後果然傳來一陣淒厲的呼聲，約略可辨出是南荒五邪叟所發。

他不用細想，便能猜知五邪叟目下的遭遇如何了，雖然這一切都在預料之中，心中仍情不自禁駭得狂跳一下。

慘呼聲時斷時續，兪劍峯實在按捺不住了，決定過去瞧個究竟，當即飛步繞過石門，沿着甬道急奔。

走到盡頭，一堵石壁，阻住去路。

只見五邪叟正好端端佇立在石壁前面，身上沒有一點灼傷的痕跡，臉上露出古怪的邪笑。

兪劍峯呆了一呆，道：「方才那聲慘呼可是你所發出？」

五邪叟道：「不錯。」

兪劍峯皺眉道：「究竟你弄的什麼玄虛？」

五邪叟道：「看你那等喪氣模樣，鬥志全無，老夫若不瞎嚷幾聲，使你誤以爲我正遭受火焚之苦，豈會那麼容易把你招

引過來……」

愈劍峯勉强按捺住一肚子怒氣，道：「老頭子你眞是鬼計多端了，且看你有無安然闖過火室之法？」

五邪叟道：「老夫若沒有發現，怎會招你來此？」說着便仰首哈哈大笑，透露出十分得意的意思。

愈劍峯左顧右盼，始終不見任何惹眼之物，不禁皺一皺眉頭，五邪叟依然狂笑不止，轉身面向一堵石壁，伸手由下而上緩緩地摸索着，一直摸到石洞頂端只有尋尺時，手指觸到了一條狹細的縫隙。

五邪叟道：「找到了！承天三匠枉有虛名，竟不曾想到這間火室既是天然而非人工所建，極可能有人在此留下闖越火室之物……」

話聲中，抖腕運勁一拉，砰然一聲，石壁自縫隙間應勢拉下了一道巨大的裂口，愈劍峯探頭一瞧，只見裂口裏放置着一堆油光發亮的紅色皮衣，點一點數目，竟有五件之多。

五邪叟從裏面取了兩件出來，道：「這皮衣顯然是以獬豸之皮縫製而成，獬豸不畏火，用牠的外皮護體，雖然烈火燒焚中，亦可來去自如，有了此物，何愁不能通過火室？」

愈劍峯心中犯疑，道：「你似乎對這裏的一切情形都熟悉得很，這且不談，當發現獬豸皮衣之時，本來你大可獨個兒闖出去，無可置疑的，以你的心術爲人定會如此做的，但你却一反本性，讓我知道此事，莫非你又在我身上打主意來了？」

五邪叟眼珠亂轉，道：「你先穿上皮衣再說吧。」

愈劍峯雖然滿腹疑雲，但還是依言將皮衣披上，頓時兩人都變成了全身長滿紅毛的怪物。

五邪叟道：「小心，火室石門一啓，你立刻挪身竄進去。」

愈劍峯冷冷道：「敢情你口上雖作如是言，對獬豸皮衣是否可以防火護身，却無一點把握，故此擬利用我先來個投石問路，若我慘遭火焚，你便得另外找尋出路了，是也不是？」

五邪叟笑道：「算你小子腦袋長有螺旋紋路，能猜知老夫的心機，其實我一向不喜過份爲難人，你若不願先進火室，便將皮衣還與老夫吧。」

愈劍峯一沉吟，道：「也罷，我答應你。」

五邪叟再不打話，長長吸一口氣，雙掌蓄勢往前一推，「咿呀」一聲，那道石門逐漸往內陷入。

一團赤紅火熖迎面撲罩過來，愈劍峯一咬鋼牙，雙足拔起，快如閃電側身自門隙擠入去。

他雙足甫行踏入，立聞「砰」地一響，石門再行封閉起來，此刻他已不暇多慮了，運足目力自水晶片望出去，只見自己正置身於火室之中，周遭火舌吞吐，透過晶片，隱隱泛出赤色的光華。

走入不遠，漸漸感到全身燠熱難當，雖有獬豸皮衣護身，但那熱氣砭骨，直令人恨不得脫掉身上的一層皮。

放目四望，四周除了熊熊烈火外，再也瞧不見什麼。

愈往前行，愈感到熱氣陣陣逼人，似乎整個人體已在祝融中焚燒起來，委實不易忍熬得住。

烈火拂拂之中，陡然出現一條黑影，迎面向愈劍峯走來，很快地雙方已然錯肩而過。

愈劍峯心頭震駭，在這火煙之外別無他物的火室中，突然有人影穿過烈火如履平地的走到他的面前來，當眞是不可思議之極，他定睛一瞧，但見那人身上一片通紅，在火光照映下，看不出是否也穿了獬豸皮衣。

他情知事有蹊蹺，轉念又忖：「此人來勢古怪，而且不遲不早，恰於我進入火室時現身，眞眞可疑得緊，我莫如索性裝作不聞不見，看他下一步行動，再決定如何應付爲善。」

此念一決，遂不打理對方，逕自從他身旁走過。

奇怪的是那人始終亦不曾開口，只是靜靜地注視着愈劍峯每一個動作，直到愈劍峯走出五六步後，才出聲喝道：「站住——」

愈劍峯置若未聞，只是繼續往前疾行，突見人影一晃，那人竟平平抽身倒退，「虎」地攔在他的面前，沉聲道：「叫你站住，你沒有聽見嗎？」

愈劍峯站定身子，定睛注視對方，但見火舌吞吐，周遭一片通紅，雖運足目力，亦僅能瞧見那人模糊的身影而已。

他略沉吟，道：「足下有何吩咐？」

那人冷冷道：「我問你，你是打從火室那邊走過來的嗎？」

愈劍峯沒好氣地道：「足下此言不嫌太過含糊其詞了？你所指的那邊是指那一邊？」

那人道：「據我事先探得，這間火室一共僅有兩扇門戶，此外絕無出路，而你我又來自不同的方向，顯而易見你從地下寶殿走進火室裏來。」

愈劍峯微怔道：「你——你說什麼？」

那人冷笑道：「老夫說得還不夠明白？你也不用裝傻了，想來你已從寶殿中滿載而歸，我遲了一步，竟讓你捷足先登。」

愈劍峯先時已由南荒五邪叟口中聞知有關落英塔地下寶殿的傳聞，此刻逐漸聽出了一些端倪，遂故意道：「便是入寶山空手回，又如何？」

他語含雙關，那人不覺呆了一呆，俯首尋思愈劍峯話中含意。

半晌，那人發出嘿嘿一陣冷笑，道：「寶物當前，能不動心者幾許？你休想拏此言來混淆老夫的耳目。」

愈劍峯道：「然則足下認定我身上必是懷有重寶的了？」

那人道：「不錯。」

愈劍峯道：「不瞞足下，區區其實才由死亡之口脫身，那裏前有流沙，後有火室。」

那人打斷道：「鬼話！你以爲老夫相信麼？」

愈劍峯聳聳肩道：「你若不信，儘可以自己親往走一遭，恕我不奉陪了。」

言罷舉步而去，那人大喝一聲，道：「老夫不叫你走，你走得了麼？」

俞劍峯雖然穿着獬豸皮可以防火護身，但室內火勢委實太過猛烈，那陣陣炙氣更令人感到燠熱難耐，使得他一心欲盡早離開此處，聞言遂不再加以理睬，逕自大踏步而行。

那人冷哼道：「躺下！」

抬手駢指臨空點出，俞劍峯正行間，陡覺一縷勁風疾襲自己身後大穴，他反應何等迅快，忙縱身一閃，堪堪避過對方的指風。

他勃然大怒道：「足下好沒來由，動不動就下毒手，豈是……」

那人截口道：「你甫從寶山回來，囊中朗朗當當的寶物定必不少，懷璧其罪，老夫怎會任由你安然離此？」

俞劍峯苦笑道：「然則你意待如何？」

那人道：「先說你打算怎麼樣吧？」

俞劍峯楞道：「我？我自然是要走的。」

那人冷笑道：「走不走對你倒沒有多大分別，反正都是死路一條。」

俞劍峯一聽對方敢情有殺死自己之意，沉聲道：「足下走的才是死路，只是你自己不自知罷了。」

那人跨前一步，道：「你不要節外生枝，顧左右而言他，還是乖乖上來領死吧。」

俞劍峯嘆道：「看來足下眞是執迷不悟了，在這塞外大漠之中，到底有無地下寶殿，還是個疑問，極可能是有人故意擺下這個騙局，以引誘武林豪傑自相殘殺，你只要用心一想，便知此言不謬。」

那人冷笑道：「縱任你巧舌如簧，亦難以博得老夫之信任，分明你貪得寶藏，偏偏還要嘴上賣乖，我東方龍是何許人，豈是被你幾句花言巧語就打發得了的？」

俞劍峯聳然道：「足下便是當今綠林總瓢把子東方龍？」

那人道：「你若也認得老夫，還不速速引頸就戮。」

他嘿然一陣冷笑，雙掌蓄勁先後劈出，掌力如濤浪激湧，呼嘯震耳，聲勢之威猛，已到了驚世駭俗的地步。

抑有進者，他雙掌發出之際，四周的火焰被颷風一掃，直往俞劍峯身上捲來，拂拂有聲。

俞劍峯但覺熱氣襲體，胸前有如壓了一方千鈞巨石，忙運起禪門心法抗拒，以炁氣佈下一道無形牆壁，饒是如此，一待對方兩記掌力擊上之後，他依舊無法穩住身形，朝後退了兩步，方始站定。

他駭然忖道：「這東方龍成名數十年，新近始躍爲江北綠林總瓢把子，果然懷有驚世藝業在身，今日我要安然退走，似乎不太可能了。」

那東方龍的驚駭却不下於俞劍峯，暗忖：「方才我以全力發出紫煞手，天下武林可接得下這一掌的人寥寥可數，這廝居然能硬接紫煞手而安然無事，他到底是什麼來歷？」

心思轉動間，身手毫不停滯，大步迫近俞劍峯，揮掌襲至。

只見他掌勁如潮，而且不時移動身形從四面八方湧捲拍擊，招數之奇奧狠毒，實足令人瞠目。

俞劍峯運掌封架，隨手反擊，但與敵手相形之下，總稍形遜色，掌招守多攻少，陷於捱打的局面。

烈火包圍中，雙方展開一場別開生面的激鬥，兩人招數愈出愈疾，須臾已對拆了十餘招之多了。

突聞俞劍峯大喝一聲，道：「小心！」

左掌猛然一翻，右掌斜圈而出，這一式乃是「禪門七曲」的精華，掌勢才出，霎時「嗚」「嗚」之聲銳響揚起，那東方龍正打得性起，欲待使出殺手，此刻陡覺內力一窒，五步之外竟然遞不出掌。

俞劍峯乘機收掌，縱身躍開。

他沉下嗓子道：「東方瓢把子且聽區區一語，然後再打不遲。」

東方龍陡見對方處於極端劣勢下，竟能以輕鬆寫意的一招反客爲主，心中不禁惴然，不再冒然發動攻擊。

他口中道：「你說吧。」

俞劍峯道：「咱們置身於火室，四面都是烈火，若長此僵持下去，勢將熬受不住炙氣烘烤而落個同歸於盡，東方瓢把子難道沒有此等先見嗎？」

東方龍道：「這話也有道理。」

俞劍峯道：「所以說你若要將我就地解決，還是早早死了這條心，否則連你自家一命，恐怕亦得葬送在此！」

東方龍尋思一下，道：「暫時我可以不殺死你，但你得回轉頭，再跟我到地下寶殿走一遭。」

話猶未完，俞劍峯驀地破口大喝道：「東方瓢把子，留神背後……」

東方龍反應何等靈敏，俞劍峯喝聲才出，他一掌猛可反拍出去，轟然一聲大響，他身後人影一晃，掌勁與火焰飄飛之中，已然掠到三步之外。

火光朦朧裏瞧不出那偷襲之人是誰，只有俞劍峯心中有數，那人乃是自通往死亡之口的石門閃進來，分明是南荒五邪叟無疑。

俞劍峯心念一轉，故意叫道：「五邪叟你寶物到手了嗎，快走！」

他這一著將計就計，有心將東方龍的注意力移轉到五邪叟身上，那東方龍本來就是一味認定俞劍峯到過地下寶殿，霍然轉身面向五邪叟，雙手翻飛間，已自攻了七掌。

俞劍峯不再遲疑，身形一提而起，好比脫弦之矢，直往右邊的一扇石門衝去，待得激戰中的二人發現，他已掠到石門前面。

五邪叟被對方死命纏住，暴跳如雷道：「小子，你耍的什麼花樣？」

俞劍峯不答，他提住一口眞氣，身形保持不墜，正待衝離火室，突聽得「呼」一聲響，一人沒頭沒腦撞將進來，單掌斜沖而起，挾着一股強勁火風罩向俞劍峯。

俞劍峯見對方一照面，下手便如此惡毒，一時措手不及，被對方掌力逼得一連退後了五六步。

他冷然一哼道：「朋友不分皂白，便驟下毒手，未免太絕了一點。」

話聲方落，慘號聲已起，那打了俞劍峯一掌的人全身着火，踉蹌着自石門倒退而去。

俞劍峯錯愕萬狀，足步一錯，繼而閃出火室，觸目所及，只見眼前一排立開三

人，六道目光冷冷地盯視着他。

在他們的脚下，却橫躺着一人痛苦地在地上蠕動着，那人渾身上下已被烈火燒成一片焦黑，面貌無法分辨。

那人身軀忽然劇烈晃動起來，似乎耐不住火焚過後的痛苦，喘氣之聲也逐漸加劇，一陣陣煙臭氣味撲鼻而至。

俞劍峯覩狀惻然，俯身下去探察那人傷勢，這才發現他身上並未穿着獬豸皮衣防火，是以才會被焚燒成這等慘象，簡直與一塊甫從火爐中取出的黑炭無異，不禁暗暗嘆了口氣。

那黑影口中氣息咻咻，斷斷續續的道：「火……你們快走……走吧，再遲就……」

他費盡很大的氣力，仍未說完他所要說的，便自嚥氣了。

那陌生的三人一直睜大眼睛望着地上的黑影，個個神色俱都沉凝異常，好一會那居中一名大漢始喘了口氣，道：「好猛烈的火勢，竟將點蒼高手焚成這等模樣。」

俞劍峯瞥了他一眼，道：「尊駕與死者是舊識嗎？」

那大漢道：「雖非舊識知交，但俺却認得他便是當今點蒼數一數二的高手傅珀，傳某人在來落英塔的道中，與咱哥兒三人碰上，聯袂到此。」

俞劍峯視線移到三人身上所披的灰色大氅，心念微動，道：「瞧三位這身行裝，莫非是獨霸齊魯，威名顯赫的風林三灰鶴？」

那大漢面寒如冰，道：「你呢？你一身裝束非人非鬼，難道也是中州武林中人？」

俞劍峯微微一笑，動手卸下護身的獬豸皮衣，霎時由一個長滿黃毛的怪物，變成了翩翩少年。

風林三灰鶴齊地一怔，那為首勝翔說道：「小哥年少英俊，眼光又如斯銳利，想必亦屬名門弟子。」

俞劍峯道：「區區俞劍峯，一個小卒罷了。」

勝翔點了點頭，道：「原來你是西域禪宗的傳人，據說你出道以來，事事與百毒教作對，强如紅袍老祖亦對你無可奈何，短短一載間便闖出了萬兒，無愧是英雄出少年，勝某頗為佩服。」

俞劍峯淡淡道：「不敢，勝大俠好說了。」

勝翔道：「點蒼高手慘遭火焚，而你却能在火室中來去自如，其關鍵莫不成出在你所穿的獸衣上面？」

俞劍峯頷首道：「這皮衣乃以獬豸獸皮製成，可以防火護身，區區被困死亡之口，其所以能安然闖過火室，全賴此物之賜。」

勝翔眼中露出惑色，道：「死亡之口？火室的另一邊不是地下寶殿嗎？」

俞劍峯雙眉一皺，暗道：又來了，這風林三灰鶴老大勝翔的口氣與先時在火室所遇的東方龍如出一轍，只怕也是聽信了別人的謠言，方始趕到此地，但不知這消息，究竟是何人所傳播出去？他的用意何在？

他緩緩道：「什麼人告訴勝大俠，落英塔地底有一座寶殿？」

勝翔呆了一呆，道：「這個勝某也是道聽途說，但中原武林流言紛紛，還有誰不知道此事呢？」

俞劍峯聽得一愣，好一會，突然仰首大笑起來。

站在勝翔身旁的老二勝翎怒道：「你笑什麼？」

俞劍峯道：「我笑風林三灰鶴名滿武林，已經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老江湖了，竟也會中了江湖上流言之毒。」

勝翔面顏霍變，道：「你話中最好少帶骨頭，否則莫怪勝某不再與你客氣了。」

俞劍峯淡淡道：「勝大俠不必動怒，依區區所見，落英塔高手雲集，受惑中計者顯然並非僅只賢昆仲三人，那幕後編造此一傳說……」

話猶未完，陡聞「嗤」的一響，一道寒星破空閃過，勝翔手中的火摺子忽然熄滅了，四下登時變成了一片黝黑。

勝翔大聲道：「是誰打滅了火摺子？」

聲音透着壓抑不住的緊張，俞劍峯亦感到事有蹊蹺，他全身有若一隻張滿了弓的弦，凝動蓄勢以待。

黑暗中，突聽得勝翔發出一聲悶哼，便如心窩被人擊了一拳，諸人都不禁駭了一跳。

勝翎、勝翱齊地脫口道：「大哥，你……你怎麼了？」

勝翔嘶聲喝道：「姓俞的小子！你竟敢暗箭傷人？」

俞劍峯楞道：「區區連手都沒伸出，勝大俠可不要血口噴人。」

勝翔道：「分明有人在我左脅下面打了一拳，除你之外，難道還有……」

說到此地，恍然若有所悟，沉聲道：「二弟，方才是你站在我左邊，這一拳莫非是你打的？」

勝翎道：「大哥怎麼疑心到自己人身上了？」

口上說着，心中却冷笑忖道：「這事透着蹊蹺，我壓根兒沒有打他，他却硬咬我一口，敢情大哥故意如此裝模作樣，好教別人疑神疑鬼，他便可乘機溜到寶殿，好獨吞寶藏。」

勝翔冷冷道：「重寶當前，親如兄弟也會見利忘義，這倒難說得很。」

一直不曾開口的勝翱突然說道：「言之有理，咱們正是誰也不該相信誰！」

勝翔喃喃道：「那一掌是誰使的手脚？誰使的手脚……」

勝翎冷哼一聲，道：「大哥莫再裝腔作勢了，我若打你一掌，你此刻還有命在嗎？」

勝翔道：「果然不錯，你偷襲了我一掌，本意是要取我性命的，可惜黑暗中出掌，部位不免有所偏失。」

老三勝翱亦自冷笑道：「財寶猶未尋到，二哥便下此毒手，也未免操之過急了。」

勝翎怒喝道：「老三，你也來挑撥是非嗎？」

勝翱道：「非是我故意挑撥，實是老二你不該對自己人下手。」

勝翎大怒道：「放屁！」（**未完・卅八**）